

蘇聯共產黨(克維什爾波)歷史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專門委員會(波)歷史

。定審會員委央中(波)黨產共聯蘇。

新華書店發行

MG
D351.23
2

史歷(克維什爾波)黨產共聯蘇
本讀要簡

編主會員委門專設所會員委央中(波)黨產共聯蘇
年八三九一·定審會員委央中(波)黨產共聯蘇

行發店書華新

月五年九四九一



3 1772 3252 1

本書內容目次

導言

第一章 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黨而鬥爭

(一八八三年至一九〇一年)

- (一) 俄國境內農奴法之廢除和工業資本主義之發展。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之出現。工人運動之初步。……………三
- (二) 俄國之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普列漢諾夫之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之散佈。……………一一
- (三) 列寧底革命活動之開始。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二二
- (四) 列寧之反對民粹主義及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列寧之工農聯盟思想。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二七
- (五) 列寧之反「經濟主義」的鬥爭。列寧的「火星報」之出現。……………三二
- 簡短的結論……………三五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形成。波爾什維克政派組織與孟什維克政派組織之在黨內出現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

- (一) 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間，俄國境內革命運動之高漲。……………三八
- (二) 列寧之建立馬克思主義黨的計劃。「經濟主義者」之機會主義。
「火星報」為列寧計劃而鬥爭。列寧之「做什麼？」一書。馬克思主義黨之思想的基礎。……………四二
- (三)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黨綱與黨章之通過和統一黨之成立。代表大會上之意見分歧和黨內兩個派別——波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之出現。……………五五
- (四) 孟什維克首領們之分裂主義的行動以及黨內鬥爭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之尖銳化。孟什維克之機會主義。列寧所著之「進一步，退兩步」一書。馬克思主義黨之組織的基礎。……………六三
- 簡短的結論……………七五

第三章 孟什維克與波爾什維克之在俄日戰爭和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

- (一) 俄日戰爭。革命運動在俄國之繼續高漲。在彼得堡的罷工。一九〇

五年一月九日，工人在冬宮門前之示威。示威羣衆之遭受槍殺。革命之開始。……………七七

(二) 工人之政治罷工和遊行示威。農月底革命運動之增長。「波將金」鐵甲艦上之起義。……………八四

(三) 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策略上的意見分歧。黨之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

馬克思主義黨之策略的基礎。……………八九

(四) 革命之繼續高漲。一九〇五年十月間之全俄政治罷工。沙皇政府之退却。沙皇宣言。工人代表蘇維埃之出現。……………一〇九

(五) 十二月武裝起義。起義之失敗。革命之退却。第一屆國家杜馬。黨之第四次(統一的)代表大會。……………一一四

(六) 第一屆國家杜馬之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之召集。黨之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屆國家杜馬之解散。第一次俄國革命失敗之原因。……………一二四

簡短的結論……………一三三

第四章 孟什維克與波爾什維克之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波爾什維克之形成爲

獨立的馬克思主義黨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

(一) 斯托雷平的反動。智識界反政府階層中之腐化。悲觀失望。一部份

黨員智識份子之轉入馬克思主義底敵人營壘並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

底理論。列寧在他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中之對修

正主義者的反駁和對馬克思主義黨理論基礎的論證。……………一三七

(二) 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五〇

(三) 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份。波爾什維克之反對

取消派及召回派的鬥爭。……………一九〇

(四) 波爾什維克之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反黨的八月聯盟。……………一九六

(五) 一九一二年之普拉加黨代表會議。波爾什維克之形成爲獨立的馬克

思主義黨。……………二〇〇

簡短的結論……………二〇八

第五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的工人運動高漲年份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

(一)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革命運動之高漲。……………二一一

(二) 波爾什維克的「真理報」。波爾什維克在第四屆國家杜馬裏的黨團。……………二一六

(三) 波爾什維克在合法組織中之勝利。革命運動之繼續增長。帝國主義

大戰之前夜。……………二二七

簡短的結論.....二三一

第六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在俄國的第二次革命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

(一) 帝國主義大戰之產生及原因.....二二三

(二) 第二國際底黨之轉到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第二國際之分崩為各

個社會——沙文主義黨.....二三八

(三) 波爾什維克黨在戰爭、和平及革命問題上的理論與策略.....二四三

(四) 沙皇軍隊在前線上之失敗。經濟破壞。沙皇制度之危機.....二五一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之覆亡。工兵代表蘇維埃之成立。臨時政府之

成立。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二五四

簡短的結論.....二六二

第七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準備與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

(一) 二月革命後之國內狀況。黨之走出秘密狀態與轉向公開的政治工

作。列寧之回到彼得格勒。列寧之「四月提綱」。黨之關於過渡到

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二六五

(二) 臨時政府危機之開始。波爾什維克黨之四月代表會議.....二七三

- (三) 波爾什維克黨在首都之成功。臨時政府軍隊在前線上進攻之失利。工人和兵士底七月示威之被鎮壓。……………二八〇
- (四) 波爾什維克黨之準備武裝起義的方針。黨之第六次代表大會。……………二八五
- (五) 科爾尼洛夫將軍之陰謀反對革命。陰謀之被粉碎。彼得格拉與莫斯科兩地蘇維埃之轉到波爾什維克方面。……………二九一
- (六) 在彼得格拉之十月起義以及臨時政府當局之被捕。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及蘇維埃政府之成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社會主義革命之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原因。……………二九八
- (七) 波爾什維克黨為鞏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布列斯特和約。黨之第七次代表大會。……………三一二
- (八) 列寧關於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貧農委員會與壓制富農。『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叛亂及其被鎮壓。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憲法』之通過。……………三二〇
- 簡短的結論……………三二五
- 第八章 波爾什維克黨在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
 -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
 - (一) 外國武裝干涉之開始。國內戰爭之第一時期。……………三二八

- (二) 德國之軍事失敗。在德國之革命。第三國際之成立。黨之第八次代表大會。……………三三五
- (三) 武裝干涉之加強。蘇維埃國家之被封鎖。高爾察克之進攻及其被粉碎。鄧尼金之進攻及其被粉碎。三個月之休戰時間。黨之第九次代表大會。……………三四三
- (四) 波蘭地主之進攻蘇維埃國家。弗蘭格爾將軍之襲擊。波蘭計劃之失敗。弗蘭格爾之被擊潰。武裝干涉之終結。……………三五〇
- (五) 蘇維埃國家是如何和爲什麼能戰勝了英法日波干涉與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白匪反革命底聯合勢力呢？……………三五五
- 簡短的結論……………三六〇
- 第九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
- (一) 蘇維埃國家之在肅清武裝干涉和結束國內戰爭以後。恢復時期中的困難。……………三六二
- (二) 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黨之第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派之失敗。過渡到新經濟政策。……………三六六
- (三) 新經濟政策之初步的總結。黨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蘇維埃社會主

蘇共和國聯盟之形成。列寧之患病。列寧之合作社計劃。黨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三七七

(四) 爲克服國民經濟恢復事業中的困難而鬥爭。托洛茨基份子底積極活動因列寧患病而加強。黨內之新的爭論。托洛茨基份子之失敗。列寧之逝世。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黨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三八六

(五) 蘇聯之在恢復時期末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之「新反對派」。黨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方針。……………三九四

簡短的結論……………四〇七

第十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

(一) 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以及爲克服這些困難而鬥爭。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反黨聯盟之形成。聯盟之反蘇維埃的發動。聯盟之失敗。……………四〇九

(二) 社會主義工業化之成功。農業之落後。黨之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之被粉碎。政治上的兩面手腕。……………四一八

(三) 對富農的進攻。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的反黨集團。第一個五

年計劃之採取。社會主義競賽。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之開始。……四二六

……簡短的小結……四三七

第十一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爲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

(一)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之國際環境。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之經濟

危機。日本之強佔東三省。法西斯蒂之在德國上台執政。兩個戰爭

策源地。……四三九

(二) 由限制富農成份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爲反對歪曲

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政策而鬥爭。爲反對資本主義成份而舉行的

全線進攻。黨之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四四三

(三) 改造國民經濟所有各部門的方針。技術之作用。集體農莊運動之繼

續發展。機器——拖拉機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之

總結。社會主義在全線上的勝利。黨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四五六

(四) 布哈林份子之脫化爲政治上的兩面份子。托洛茨基兩面份子之脫化

爲白匪的兇手間諜匪幫。賽·米·基洛夫之被兇殺。黨之關於加強

波爾什維克警覺性的辦法。……四七三

簡短的精論.....四八一

第十二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實行新憲法而鬥爭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

- (一)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國際環境。經濟危機之暫時的減弱。新的經濟危機之開始。意大利之強佔阿比西尼亞。德意兩國之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之侵入中國中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之開始。.....四八三
- (二) 蘇聯底工業和農業之繼續高漲。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先期完成。農業之改造與集體化之完成。幹部之意義。斯達漢諾夫運動。人民幸福之增進。人民文化之高漲。蘇維埃革命之力量。.....四八九
- (三) 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蘇聯新「憲法」之通過。.....四九九
- (四) 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間諜、暗害者、賣國賊餘孽之被消滅。對於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之準備。黨之擴展黨內民主的方針。蘇聯最高蘇維埃之選舉。.....五〇六
- 結束語.....五一四
- 個別名辭註釋.....五三〇

導言

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是經過了長期的和光榮的道路的，它是由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於俄國的第一批細小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馬克思主義團體，發展為現時領導着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工農國家的偉大的波爾什維克黨。

蘇聯共產黨（波），是在革命前俄國底工人運動基礎上，由那些與工人運動聯系着並把社會主義意識灌輸於工人運動中去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和馬克思主義團體長成的。蘇聯共產黨（波），無論在過去和現在，都是以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革命學說為指南。它的領袖們，在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底新條件下，往前發展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學說，並把這學說提高到了新階段。

蘇聯共產黨（波），是在向工人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黨——「社會革命」黨人（而在更以前，則是向他們的前輩——民粹派）、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各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作原則鬥爭中，而在黨內，則是在向孟什維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派別——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民族主義傾向者以及其他反列寧主義集團作原則鬥爭中增長起來和鞏固起來的。

蘇聯共產黨（波），是在向工人階級底一切敵人，向勞動羣衆底一切敵人——地

主、資本家、富農、暗害者、間諜，向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底一切層層走狗們作革命鬥爭中鞏固起來和鍛鍊出來的。

蘇聯共產黨（波）底歷史，乃是三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間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十月間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

蘇聯共產黨（波）底歷史，乃是推翻沙皇制度，推翻地主資本家政權的歷史，乃是在國內戰爭時擊潰外國武裝干涉的歷史，乃是在我國建成蘇維埃國家和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

研究蘇聯共產黨（波）底歷史，就是以我國工農為社會主義而奮鬥的經驗來增益我們。

研究蘇聯共產黨（波）底歷史，研究我們黨向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一切敵人，向勞動羣衆底一切敵人們作鬥爭的歷史，就是幫助我們精進波爾什維主義，提高政治警覺性。

研究波爾什維克黨底英勇的歷史，就是用社會發展和政治鬥爭規律的知識，用革命動力的知識來武裝我們。

研究蘇聯共產黨（波）底歷史，就是鞏固我們確信列寧——斯大林黨偉大事業最終勝利，共產主義在全世界上勝利的信心。

這本書就是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歷史之簡要的敘述。

第一章 爲在俄國建立社會民主工黨而鬥爭

(一八八三年至一九〇一年)

(一) 俄國境內農奴法之廢除和工業資本主義之發展。
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之出現。工人運動之初步。

沙皇俄國之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比其他國家遲些。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前，在俄國境內，工廠還是很少的。貴族地主的農奴制經濟曾佔最主要地位。在農奴制度之下，工業不能真正發展起來。不自由的農奴勞動在農業裏所給與的勞動生產率，是低微的。整個經濟發展進程，都是推動人們去消滅農奴法。沙皇政府，既被克里木戰爭中的軍事失敗所削弱，又被農民的反地主「騷動」所震懾，乃不得不於一八六一年廢除農奴法。

然而，就是在廢除農奴法以後，地主還是繼續壓迫農民。地主搶掠了農民，他們在「解放」農民時把農民向來所享用的一大部份土地奪去了，割去了。而農民就把這部份

土地叫作「割地」。農民會被強迫去向地主繳納本身「解放」的贖金，此項贖金，約達二十萬萬盧布。

在農奴法被廢除以後，農民不得不在最苛刻條件下租佃地主的土地。除必須繳付貨幣租金以外，地主還往往強迫農民用農民自己的農具和馬匹去白白替地主耕種一定量的土地。這就是所謂「工役」，「勞役」。在最大部份情形之下，農民不得不用收穫得來的半數自然品去向地主繳付地租。這就是所謂「對半分」工作制。

這樣，當時的情形，幾乎仍然與從前在農奴法存在時一樣，其不同處，祇是在於，當時，農民在身分上已經享有自由，人們已經不能把他當作物品一樣買賣了。

地主曾用各種搶劫方法（地租、罰款）從落後的農民經濟身上榨取最後一點脂膏。基本的農民羣衆，因受地主壓迫而不能改善自己的經濟。因此，在革命以前的俄國，農業是極端落後的，其結果就是時常發生歉收和飢饉。

農奴制經濟之殘餘，極繁重而往往超過農民經濟收入的賦稅和向地主繳納的贖金，使農民羣衆陷於破產和貧窮的境地，逼迫農民離鄉背井而出外謀生。他們走進工廠去。而廠主就取得廉價的勞動力。

當時壓在工廠頭上的，是由警察局長、巡官、憲兵、警兵、鄉警所組成的整個軍隊，他們擁護沙皇、資本家和地主，反對勞動者，反對被剝削者。肉刑制，一直存在到一九〇三年。雖然農奴法已經廢除了，而農民爲犯了極小過失、爲不付賦稅，就要受到

鞭笞的苦刑。工人往往受警察和哥薩克軍隊所毆打，特別是當工人們因不滿廠主虐待而停止工作舉行罷工的時候。工人和農民在沙皇俄國是沒有任何政治權利的。沙皇專制制度，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沙皇俄國是各民族之監獄。沙皇俄國境內數目很大的非俄羅斯民族，曾是完全沒有權利的，曾經常遭受百般蔑視和侮辱。沙皇政府曾指使俄羅斯居民把民族區的基本民族看作下等人種，正式把他們叫作「異族人」，養成賤視他們和仇視他們的心理。沙皇政府故意挑起民族的紛爭，唆使這一個民族反對另一個民族，時常組織蹂躪猶太人的事件，在南高加索組織鞑靼人與阿爾明尼亞人互相殘殺的慘劇。

在民族區裏，所有一切或幾乎所有一切國家職位，都被俄羅斯官吏所盤踞。機關裏，法庭裏的一切案件，都是用俄文辦理的。民族語言出版報紙和書籍，禁止在學校裏用本族語言上課。沙皇政府力圖杜絕民族文化之任何表現，實行強迫非俄羅斯民族「俄羅斯化」的政策。沙皇政府是屠殺非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和拷打非俄羅斯民族的掌刑人。

在農奴法被廢除以後，俄國境內工業資本主義之發展是進行得頗為迅速的，雖然農奴制殘餘仍然阻礙這個發展。在二十五年間，——從一八六五年起至一八九〇年止，——僅就大工廠和鐵路的工人數量來說，就已由七十萬零六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萬三千人，就是說，已增加一倍以上。

在九十年代，俄國境內的資產主義大工業，更迅速地發展起來。到九十年代末葉，大工廠、礦業以及鐵路的工作人數目，僅就屬俄五十州而論，即已增至二百二十萬零七千人，而就全俄說來，則已增至三百七十九萬二千人。

這已經是現代的工業的無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因它在巨大資本主義企業裏的團結性和有戰鬥的革命的品質，是和農奴制時期工廠裏的工人和小的手工業的以及其他任何工業裏的工人，根本不同的。

九十年代的工業高漲，首先就是奧加爾建築鐵路相聯繫的。在十年當中（一八九〇年至一九〇〇年），就建築起二萬一千餘俄里的新鐵路。而鐵路則需要巨量鎊金屬、珠建造軌道、車頭、車箱之用），需要更多的燃料，石煤和石油。這樣就引起了鎊金屬和燃料業之發展。

在革命以前純俄國，也如同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工業高漲的年份，總是與農業危機，工業停滯的年份來輪替，而工業危機，工業停滯的年份，副總是使工人階級受沉重的打擊，使數十萬工人陷於失業和貧困。

在農奴制被廢除以後，雖然資本主義在俄國發展得頗為迅速，可是俄國在其經濟發展中仍然很落後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絕大多數居民，仍然從事於農業。列寧在其名著「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書中，曾將一八九七年全國人口調查中的重要數字，用數字說明，當時從事於農業的，約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五，而從事於大小工業、商業、鐵

路和水路運輸業、漁業、森林採伐業以及其他等等事業的，却總共不過約佔全國人口六分之一。

這就是指明：俄國雖然在其境內有資本主義之發展，但仍然是農業的，經濟落後的國家，是小資產階級的國家，就是說，是這種半個國家，在這種國家裏，小資產階級並非注意着的個體農民經濟，佔着最主导地位。

資本主義不僅曾在城市裏發展着，而且也會在鄉村裏發展着。和革命以前的俄國農村人數最多的階級——農民，日益瓦解，日益分化了。在農村裏，從最豐裕的農民中間分化出極農土層，即農村資產階級；而在另一方面，很多農民，却陷於饑寒，即村貧民，即農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之數目，逐漸增加。而中農之數目，則逐年減少。

在一九〇三年時候，在俄國境內，約有一千萬農戶。列寧在其『農民書』的小冊子裏，曾計算如下：在這個農戶總數中，至少有三百五十萬農戶是沒有耕地的農民。這些最貧窮的農戶，通常祇是耕種很小一塊土地，其餘的土地則租給富農，而自己則到外地去謀生。最貧窮的農民，按其地位說來，是最接近於無產階級的。列寧把他們叫做農村的無產者或半無產者。

另一方面，一百五十萬富農的、貧農的農戶（農民農戶總數約有二千萬），則擁有半全體農民耕地面積之半數。這個農民資產階級，就發財致富了，他們租佃貧農和中農，剝削雇農和短工等勞動，而變為農業資本家。

尚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俄國工人階級就已經開始覺醒並進行反資本家的鬥爭。沙皇俄國時代的工人生活狀況，是非常痛苦的。在八十年代，工廠裏的工作日，曾不少於十二小時半，而在紡織工業中，甚至於達到十四至十五小時。對於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剝削，是廣泛採用的，童工的工作時間，是與成年工人一樣，而他們所領得的工資，却如女工一樣，比成年男工的工資少得多。工資是異常低微的。大部份工人，每月只領得七八個盧布。就是五金製造廠和鑄鐵廠裏領工資最高的工人，每月也不過三十五個盧布。沒有任何勞動保護，因此，工人殘廢及死亡的情事，是非常普遍的。工人保險是沒有的；要得到醫藥救助，非得付錢不可。居住條件是非常惡劣的。在工人宿舍每一個矮小的「黑房間」裏，都聚居着十個至十二個工人。廠主時常用詭算的方法剝扣工人們的工錢，強迫工人們在廠主店鋪裏用昂貴三倍的價錢購買食品，以及靠繳收罰款來搶劫工人。

工人們就開始彼此商定並共同向廠主提出關於改善其艱苦不堪的生活的要求。他們往往拋棄工作，就是說，宣佈罷工。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最初一批罷工，通常都是由廠主勒收非常苛刻的罰款，在給工人支付工資時實行惡弄欺騙，減低工資定額等原因而產生的。

忍無可忍的工人們，在舉行最初一批罷工的時候，曾有時毀壞機器，打破廠屋玻璃，搗毀廠主店鋪和賬房。

先進的工人們已開始懂得，黨要進行順利的反資本家的鬥爭，就必須有組織。於是工人協會便開始出現了。

一八七五年，在敖德薩組織了「南俄工人協會」。這是第一個工人組織。它在八九

年，在彼得堡，以木匠哈爾士林和鏗工奧布諾爾斯基為首，組織了「俄羅斯北方協會」。在這協會綱領中曾指出，該協會按其任務說來是與西方社會民主黨接近的。該協會所提出的終極目的，就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國家現存的政治經濟制度，因為這是極不公平的制度」。該協會組織者之一——奧布諾爾斯基，曾在國外住過一些時候，並在國外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所領導的第一國際之活動。這個情況，就反映到「俄國工人北方協會」綱領上去。該協會認為自己最近的任務，就是為人民爭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言論出版自由，集會權利等等）或限制工

協會會費數目，曾達到二百人；其同情者數目，也與此相等。協會開始參加了工人罷工並領導了這些罷工。沙皇政府把這個工人協會也擊破了。

然而，工人運動仍然是繼續增長着，並普及到一批一批新的區域中去。在八十年代，曾發生很多次罷工。在五年當中（由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六年），曾有四十八次以上的罷工，其罷工工人，達八萬之多。

在革命運動史上有特別巨大意義的，就是一八八五年在奧列哈沃、祖也沃城的莫羅作夫工廠裏所爆發的大罷工。

當時在這工廠裏工作的，約有八千工人。工作條件是極惡劣的；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四年，工資曾減少五次，而在一八八四年，工資定額一下子就減低四分之一，就是說，減低百分之二十五。而且，除此而外，廠主莫羅作夫還用種種辦法來壓迫工人，以變在法庭審訊時所查出的情形，從每個工人工資底每一個盧布中，用罰款方式落入廠主荷包內的，就等於三十個至五十個哥比。工人們因不堪這樣的搶劫，乃於一八八五年一月宣佈罷工。這次罷工是預先就準備好了的。預備運送大罷工的，是烏斯曼尼彼特爾·莫依先科，他過去是「俄國工人北方總會」的會員，並且早已具有革命組織經驗。莫依先科的前夜，莫依先科就已和其他最覺悟的織布工人擬出許多預備向廠主提出總要求，並把這些要求提交工人秘密會議通過了。工人們所要求的，首先就是停止檢閱式的罰款會。

第二天五乘被武裝力量鎮壓下去了。六百餘工人被捕，其中有幾十個工人被捉去關進監獄。

同樣的罷工，於一八八五年在伊爾蘭沃、沃茲涅先斯基各工廠裏，也發生過。次年，沙皇政府，因被工人運動之增長所震懾，乃不得不公布關於罰款的法律。在這法律裏載着：所罰的金錢，應歸於該廠主底荷包，而應用來抵償工人本身應需

要。

根據莫維作夫工廠罷工以及其他罷工底經驗，工人們已經瞭解到，他們是能夠用有組織的鬥爭來爭得很多的東西。工人運動已開始從自己隊伍中提拔出能幹的、堅持工人階級利益的領導者和組織者。

同時，在工人運動增長基礎上以及在西歐工人運動影響之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組織，也開始在俄國境內創立起來了。

(二) 俄國之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普列漢諾夫之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之散佈。

在馬克思主義團體尚未出現以前，民粹派曾在俄國進行革命的工作，而民粹派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

第一個俄國新馬克思主義團體，是在一八八三年出現的。這就是格·瓦·普列漢諾夫在國外，在日內瓦所組織的「勞動解放」社，當時，格·瓦·普列漢諾夫因進行革命活動而受到沙皇政府底追究，不得不逃亡國外，僑居日內瓦。

在此以前，普列漢諾夫本人曾是民粹主義者。他在僑外時期認識馬克思主義以後，

就與民粹主義斷絕關係，並成爲馬克思主義底出色的宣傳者。

「勞動解放」社，進行了巨大的關於在俄國散佈馬克思主義的工作。它把馬克思與恩格斯下列各著作翻譯成俄文：「共產黨宣言」，「廢除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之由空想發展爲科學」以及其他等等，並把這些著作在國外刊印出版和在俄國秘密散佈。格·瓦·普列漢諾夫，查蘇利奇，阿克雪里羅得以及該國其他參加人，還寫了許多作品，在這些作品裏，他們解釋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學說，解釋了科學社會主義底思想。馬克思與恩格斯——無產階級偉大的導師，是與空想社會主義者相反的，他們破天荒第一次說明了：社會主義並不是夢想家（空想家）所臆想出來的東西，而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過程之必然的結果。他們指明了：資本主義制度之行將崩潰，也如農奴制度之已經崩潰一樣；資本主義自己給自己造成了掘墓人，即無產階級。他們指明了：只有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只有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勝利，才會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擺脫剝削制度。

馬克思與恩格斯教導無產階級覺悟到自己的力量，覺悟到自己的階級利益，並聯合起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堅決鬥爭。馬克思與恩格斯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底規律，並用科學方法證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和在這社會裏的階級鬥爭，將必不可免地使資本主義崩潰下去，使無產階級達到勝利，使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來。

馬克思與恩格斯教導說：要擺脫資本政權和把資本主義財產變爲社會公有財產，不

是經過和平道路可以達到的；工人階級爲要達到這一步，只能是經過採取革命暴力反對資產階級的道路，經過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經過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的道路，無產階級專政應當壓倒剝削者底反抗並建立新的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的社會。

馬克思與恩格斯教導說：工業無產階級是最革命的階級，因此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裏最先進的階級；只有像無產階級這樣的階級，才能把一切不滿意于資本主義的勢力集合到自己周圍，並引導他們去轟擊資本主義。然而，爲要戰勝舊世界和創立新的沒有階級的社會，無產階級就應當具有自己本身的工人黨，即馬克思與恩格斯所稱之共產黨。

第一個俄籍無產階級主義團體，即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解放」社，就正是從事於教佈馬克思與恩格斯底理論。

當「勞動解放」社在俄國國外刊物上舉起馬克思主義旗幟的時候，在俄國境內還沒有社會民主運動。會必須首先在理論上，思想上給這個運動開闢道路。當時橫互在教佈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道路上的主要思想障礙，就是民粹主義的觀點，而這些觀點，當時在先進工人和具有革命情緒的智識份子中，是佔着優勢的。

隨着資本主義在俄國境內之發展，工人階級已成爲強有力的、先進的、能進行有組織的革命鬥爭的力量。然而，民粹派却沒有懂得工人階級底先進的作用。俄國民粹派很錯誤地認爲：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僅僅用農民「騷動」，就可

以把沙皇和地主政權推翻的。民粹派不知道工人階級，他們不瞭解，如果不把工人階級攔腰，如果不受工人階級所領導，那末單是農民，是不能戰勝沙皇制度和地主的。民粹派不懂得，工人階級是社會裏最革命的和最先進的階級。

民粹派起初會企圖掀起農民去作反沙皇政府的鬥爭。爲着這個目的，革命的智識界青年，就穿鑿造民衣服，走到農村裏去，即當時所謂「到民間去」。而「民粹派」之名稱，即由此而產生的。然而，農民並沒有跟着他們走，因爲他們就連農民也沒有真正知道和真正瞭解。多數民粹派份子都被警察逮捕了。那時，民粹派就決定不要人民而只用自己的力量去繼續其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鬥爭，其結果，他們就幹出更嚴重的錯誤。

民粹派的秘密團體「**民意**」社，就開始來準備刺殺沙皇。一八八一年三月三日，民粹派果然用炸彈把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炸死了。然而這並沒有幫助人能以絲毫的差處，用刺殺個別人物的手段，是不能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是不能夠消滅地主階級的。繼續的亞歷山大第二的，是另一個沙皇，即亞歷山大第三，而在亞歷山大第三之下，工農生活更顯惡劣了。

民粹派所選定的用個別暗殺手段、用個人恐怖手段去與沙皇制度作鬥爭的道路，乃是錯誤的。於革命有害的。個人恐怖的政策，是從不正確的民粹主義理論出發的，這個理論把人們分成積極「英雄」和等待着「英雄」專功作績的消極「大眾」。這個荒謬的理論說：只有個別卓越人物，才創造歷史；而群眾，人民，階級，或如民粹派作家們所

鄙薄稱呼的「人羣」，則不能作孤自覺的有機的行動，這個「人羣」，只能盲目地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就拒絕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間進行軍事革命的行動，却去採取個大恐怖的手段。民粹派會強迫當時最大革命家之一的斯切賓斯基，去參加關於組織革命工人協會的工作，而去專心從事於恐怖活動。

民粹派曾用那些於革命無益的，刺殺壓迫者階級個別代表人物的行動，去轉移勞動羣衆底視線，使他們離開反對這壓迫者階級的鬥爭。他們曾囑咐工人階級不要從事革命運動與積極性之發展。

民粹派會妨礙工人階級去瞭解自己在革命中領導作用，會阻礙工人階級獨立發展之建立。

雖然民粹派的秘密組織已被沙皇政府所破壞，可是民粹主義的觀點，當時在蘊蓋具有革命精神的思想份子中，仍然保存着很久。民粹派的殘餘，會頑強地反抗馬克思主義。在俄國殘剩之教條不會動搖工人階級之組織。

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當時只有在向民粹主義作鬥爭中，才能長成和發展起來。

「勞動解放」社，當開展反對民粹派錯誤觀點的鬥爭，它曾經指出，民粹派底學說及其鬥爭方式，給工人運動以極大的害處。

馬克思主義者列漢諾夫在他以反對民粹派爲目標的著作中，曾指出說，民粹派底觀點，是與科

學社會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雖然民粹派也曾以社會主義者自稱。

普列漢諾夫破天荒第一次給了民粹派錯誤觀點以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普列漢諾夫既然給了民粹派觀點以中肯的打擊，同時也就開展了對於馬克思主義觀點的繁燦的辯護。

民粹派那些曾經受到普列漢諾夫之痛擊的基本錯誤觀點，究竟是什麼呢？

第一，民粹派硬說：資本主義在俄國，乃是「偶然的」現象，它不會在俄國發展，因此，無產階級也不會增長和發展。

第二，民粹派不認為工人階級是革命中的先進階級。他們夢想不要無產階級而達到社會主義。民粹派認為由智識份子所領導的農民以及當時被他們看作社會主義底經驗和基礎的農村村社，乃是主要的革命力量。

第三，民粹派對於人類歷史整個進程抱持錯誤的有褻的觀點。他們不知道和不懂得社會底經濟政治發展的規律。他們在這方面已完全落伍的人。按他們的意見，創造歷史的，不是階級，不是階級鬥爭，却只是個別的英雄人物——「英雄」，「聖賢」，「偉人」，「人民」，階級，則是盲目地跟着這些「英雄」走。

普列漢諾夫在進行反民粹派鬥爭和揭露他們的時候，曾寫出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曾藉這些著作來學習和修養。據普列漢諾夫底遺囑的著作，如「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角陣見分歧」，「論一元史觀之發展初期」，「是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之勝利，清除了地基的」。

普列漢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敘述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他那本在一八九五年刊行的「論社會主義之發展問題」一書，曾有特別章來討論意識。列寧曾經指出說，藉這本書「培養出來的，有一整輩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三四七頁）。

普列漢諾夫在他以反對民粹派為目標的著作中，曾證明說，民粹派底問題提法，是很荒謬的，民粹派底問題提法是：資本主義是否應當在俄國發展呢？而事情是在於，——普列漢諾夫用事實證明說，——俄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且沒有什麼力量能使它離開這條道路。

當時，革命家底任務，不是在於阻止資本主義在俄國之發展，——即使他們要這樣做，也是做不成功的。當時，革命家底任務，是在於依據於那由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產生的強大的革命力量，即依據於工人階級，發展它的階級意識，組織它，幫助它建立自己的工人黨。

普列漢諾夫把民粹派第二個基本錯誤觀點也打破了，這個觀點就是否認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先進作用。民粹派把無產階級在俄國之出現，看作是一種「歷史的不幸」，他們曾寫過關於「無產階級流行毒藥」的文章。普列漢諾夫在辯護馬克思主義學說及其對於俄國的完全適用性時，曾經證明：雖然農民在人數上是佔優勢而無產階級在人數上是比較少，——可是，革命家却恰恰要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寄託於它的增

長

爲什麼恰恰要寄託於無產階級呢？

因爲，無產階級，雖然它現時人數尙少，可是它却是這樣的勞動者階級，這個階級是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聯系着的，它是與大生產聯系着，因此，它是無價值的將來。

因爲，無產階級之爲階級，是逐漸地與着在政治上變革着，並由階級於大生產中的勞動條件之故，是易於組織起來，而它由於自己的無產者地位之故，乃是最革命的階級，因爲它在革命中間所喪失的，並沒有別的東西，而不過是自己頸上的枷鎖。

而農民則不然。

農民（此地是指個體農民而言，即「編者」），雖然它是人數衆多，可是它却是這樣的勞動者階級，這個階級是與最落後的經濟形式聯系着——是與小生產聯系着，因此，它是沒有階級也不能有偉大的將來。

農民之爲階級，不僅不增長着，而是相反，是逐年分解爲資產階級（富農）與貧民（無產者，即無產者）。而且，它由於自己的階級漫性之故，是比較難於組織起來，而它由於自己的小有產者地位之故，是不及無產階級那樣樂於走入革命運動的。

民粹派硬說，在俄國，社會主義之到來，將不是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經過他們所看作社會主義底胚胎和基礎的農民村社。然而，村社並非無。而且不論是社會主義底基礎或胚胎，因爲在村社裏佔統治地位的，乃是舊農奴制底剝削貧農、雇農以及經

濟對農村的「吸血鬼」。當時在形式上存在的村社土地佔有制和開墾實地是計口重分土地制，是絲毫也沒有改變事情本質的。享用土地的，乃是村社裏那些擁有耕畜、農具、種子的社員，就是說，是富裕中農和富農。沒有耕馬的農民，貧農以及一般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却不得不把土地讓給富農，而自己刻去受人雇用，去做雇農。農民村社，在事實上是以掩飾富農壟斷農村的方便形式。是沙皇政府利用法來破壞農村的。則向農民收集賦稅的便宜工具。因此，沙皇政府沒有觸動過農民村社。把這黨的村社當作社會主義胚胎或基礎，那是很可笑的。

普列漢諾夫把民黨派第三個基本錯誤觀點也打破了，這個觀點，就是認為「英雄」，導轉人物及其思想對社會發展中是有領導的作用，而羣衆，「木羣」，人民，階級底作用，則是很渺茫的。普列漢諾夫實僱民粹派為唯心主義，並且證明說：真理不是從唯心主義方面，而是在馬克思主義恩格斯底唯物主義方面。

普列漢諾夫發揮了並且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底觀點。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而證明社會的發展，終究不是取決於卓越人物之願望和觀念，而是取決於社會底存底物質條件之發展。取決於社會底存底物質資料生產方式之變更。取決於各階級在物質資料生產方面的相互關係之變更，取決於各階級為着自己在物質資料生產和分配方面的作用和地位而進行的鬥爭。不是觀念決定人們底社會經濟地位，而是人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人們底觀念。如果卓越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是違反着社會底經濟地位

展，是違反着先進階級底要求，那他們就會變成廢物；反之，如果卓越人物底觀念和願望，是正確表現出社會經濟發展底要求，先進階級底要求，那他們就能成爲真正卓越的人物。

當民粹派斷定說羣衆乃是人羣，說只有英雄才創造歷史和把人羣變爲人民的時候，請克慮主義者會回答他們說，並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而也就是說，英雄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英雄，卓越人物，只有當他們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瞭解應如何向好的方面改變這些條件的時候，才能够在社會生活裏發生嚴重的作用。英雄，卓越人物，如果他們不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而開始違反社會底歷史要求，却儼然以歷史底「創造者」自居，那他們就會變成可笑的和誰也不需要失敗者。

而民粹派就正是這一類的失敗者的英雄。

普列漢諾夫底著作，他所進行的反對民粹派的鬥爭，是很厲確地摧毀了民粹派在革命智識份子中的影響。然而，在思想上的民粹主義的事業，則還遠未完成。這種任務——徹底打破民粹主義，徹底打破馬克思主義底這個敵人的任務，——是落到我們身上。

多數民粹派份子，當「民意」黨被擊破以後，很快就放棄了反沙皇政府的革命鬥爭，而轉趨於與沙皇政府調和妥協的主張。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時，民粹派就變成富

農利益底代表了。

「勞動解放」社，擬定了兩個俄國社會民主派綱領草案（第一個草案是在一八八四年，第二個草案是在一八八七年）。這對於準備在俄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黨，曾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然而，「勞動解放」社也有嚴重的錯誤。在它第一個綱領草案中，還有民粹派觀點底殘餘，還容納個人恐怖的策略。其次，普列漢諾夫未曾顧到，在革命進程中，無產階級能够而且應當引導農民隨着自己前進，而且只有在與農民聯盟中，無產階級才能戰勝沙皇制度。其次，普列漢諾夫曾把自由資產階級看作是能够給革命以援助——即令是不穩固的援助——的力量，至於說到農民，那末在他的某些著作中，却完全忽略了；例如，他說：

「除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而外，在我國，我們看不見其他社會勢力，可以爲反政府的或革命的聯合行動所倚據」（『普列漢諾夫文集』，第三卷，第一一九頁）。

普列漢諾夫底這些錯誤觀點，乃是根據那些著作家底錯誤觀點。

無論是「勞動解放」社或當時其他馬克思主義小組，都還未曾實際與工人運動聯系起來。這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思想、社會民主派綱領原理在俄國產生和鞏固的時期。在一八八四至一八九四這十年當中，社會民主派之存在，還是表現於個別的不大的團體和小組，這些團體和小組，與羣衆的工人運動沒有聯系或很少聯系。正好似

尚未降生的，可是已經在母親胎胞裏發展着的孩兒一樣，社會民主派還處在——如列寧所寫——「在胎胞裏發展的過程中」。

「勞動解放」社，「只是在理論上創立了社會民主派和實行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列寧會這樣指出。

在俄國把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溶合起來，以及把「勞動解放」社種種錯誤糾正的任務，會必須由列寧來解決。

(3) 列寧底革命活動之開始。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

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烏里揚諾夫（列寧），——波爾什維主義底創始人，在一八七〇年生於西姆比爾斯克城（現爲烏里揚諾夫斯克城）。一八八七年，列寧進嘉桑大學肄業，但是很快就因參加學生革命運動而被捕並被開除大學學籍了。列寧在嘉桑加入了費多塞也夫所組織的馬克思主義小組。在列寧移居薩馬拉後，薩馬拉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很快就列寧周圍形成了。還在那個時候，列寧就因精通馬克思主義而使大家驚歎佩服了。

一八九三年末，列寧移居彼得堡。列寧在彼得堡最初的一些發言，就在彼得堡馬克

恩主義小組參加者中間刻上了強烈的印象。非常精通馬克思學說的知識，善於把馬克思主義應用於當時俄國經濟政治環境的才能，確信工人事業勝利的熱烈的牢不可破的信念，卓越的組織天才——所有這一切，就使列寧成了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們所公認的領導者。

列寧受到那些在他所指導的小組裏聽講的先進工人們熱烈的愛戴。

工人巴布石金當回憶到列寧在工人小組裏上課情形時說：「我們所聽的講演，是帶有復活潑的，很有興味的性質；我們大家都十分滿意這些講演；我們的講師底智慧，是經常令我們贊歎佩服的」。

一八九五年，列寧把彼得堡所有一切馬克思主義工人小組（當時這樣的小組已約有二十個）統一起來，成爲一個「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他這樣就準備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黨之建立。

列寧在「鬥爭協會」面前提出了以下的任務，就是要更加密切地與羣衆工人運動聯系起來，並在政治上加以領導。列寧曾提出以下的提議，就是要由在那些集合在宣傳小組裏的少數先進工人中間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進而去在工人階級廣大羣衆中間進行迫切的政治的鼓動工作。這一個向羣衆鼓動方面的轉變，對於俄國工人運動以後的發展，是有嚴重意義的。

在九十年代，工業曾經過高漲的時期。工人數量增長了。工人運動加強了。從一八

九五年到一八九九年，罷工工人數目，即按不完全的統計，也至少有二十二萬一千人。工人這團變成爲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嚴重勢力。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即他們在向民粹派鬥爭時所擁護的、關於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先進作用的觀點，已由實際生活本身所證實。

「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把工人們爲經濟要求的鬥爭——爲改良勞動條件、爲縮短工作日、爲提高工資而進行的鬥爭，——與反沙皇制度

的政治鬥爭，聯系起來了。『鬥爭協會』在政治上教育了工人。

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寧領導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黨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曾在某一個工廠裏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裏的情形的，——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它揭露廠主盤剝虐待工人的事實，會解釋工人應如何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會寫着工人們底要求，這些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機噐上的風燭殘結，關於工人們底窮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困苦的日常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底毫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情實況，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裏，會提出相當的政治要求。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一八九五年秋天，列寧寫了發給托爾通工廠罷工的男女工人的傳單。這個工廠是屬於英國廠主們的，他們獲得了偉

萬的利潤。在這裏，工作日是延長到十四小時以上，而每個織布工人每月所領得的工資，却不過七個盧布。罷工的結果，是工人獲得勝利了。在很短時間中，「鬥爭協會」就印發了幾十種這樣的告客工廠工人的傳單和宣言。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們。

在「鬥爭協會」領導之下，於一八九六年夏天，舉行了彼得堡三萬紡織工人的罷工。基本的要求，就是縮短工作日。在這次罷工逼迫之下，沙皇政府不得不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限制工作日至十一小時半的法律。在這法律未頒佈以前，工作日是根本沒有限制的。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列寧被沙皇政府逮捕。列寧就是在監獄裏，也沒有停止過革命的鬥爭。他用自己的意見和指示幫助了「鬥爭協會」，從監獄裏寄送了自己所寫的小冊子和傳單。列寧在監獄裏寫了「論罷工」的小冊子和「告沙皇政府」的傳單，在這些傳單內，他揭露了沙皇政府野蠻專橫的暴行。同時，列寧在監獄裏還寫就了黨綱草案（這草案是用牛奶寫在一本醫學書籍字行間的）。

彼得堡的「鬥爭協會」，曾給了強有力的推動，使俄國其他城市與省區約的工人小組也統一為這樣的協會。在九十年代中葉，馬克思主義組織在南高加索產生了。在一八九四年，莫斯科的「工人協會」在莫斯科形成了。在九十年代末葉，西伯利亞的「社會民主協會」在西伯利亞組織起來了。在九十年代，在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雅羅斯拉

夫里，科斯特羅馬，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後來，這些團體就統一成爲「社會民主黨北方協會」。在頓河岸上的羅斯托夫，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基也輔，尼科拉也夫，土拉，薩馬拉，嘉桑，奧列哈沃，祖也沃以及其他等城市裏，在九十年代下半期，皆有社會民主的團體和協會成立起來。

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底意義，就在於它——正如列寧所說那樣——乃是倚據於工人運動的革命黨底第一個嚴重的萌芽。

列寧後來爲在俄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而工作時，就是以彼得堡的「鬥爭協會」底革命經驗爲倚據的。

自列寧及其最親近戰友被捕以後，彼得堡的「鬥爭協會」底領導成份，就大大變更了。新的人們出現了，這些人把自己稱爲「青年人」，而把列寧及其戰友稱爲「老頭子」。他們就開始進行錯誤的政治路線。他們說，必須號召工人們只去進行反對企業主的經濟鬥爭；至於說到政治鬥爭，那末，這乃是自由資產階級底事情，政治鬥爭底領導權，是應當屬於自由資產階級的。

這樣的人，就開始被人稱爲「經濟主義者」。

這就是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底隊伍中第一個妥協主義的、機會主義的集團。

(四) 列寧之反對民粹主義及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
列寧之工農聯盟思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雖然普列漢諾夫在八十年代就已經給了民粹主義一種系統以基本的打擊，可是就在九十年代初期，民粹派觀點還得到某一部份革命青年之同情。當時，一部份青年還繼續認為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認為將來在革命中間表現主要作用的，是農民，而不是工人階級。民粹派底殘餘，曾多方力圖阻止馬克思主義在俄國之散佈，進行鬥爭反對馬克思主義者，並力圖多方誹謗他們。當時，必須在思想上澈底粉碎民粹主義，以保證馬克思主義更進一步的散佈和保證有可能建立社會民主黨。

這個工作是由列寧完成了。

列寧在其「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中（一八九四年），曾澈底揭破民粹派——這些假「人民之友」之名，行反對人民之實的人——底真面目。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在實際上早已放棄任何反沙皇政府的革命鬥爭。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宣傳了與沙皇政府調和妥協的主張。列寧聽到當時的民粹派時寫道：「他們簡直以為如果向這個政府好好地客氣些兒請求一下，那末這個政府就會一切都辦妥帖的」

（『列寧全集』，第一卷，第一六一頁）。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故意不看見農村裏的貧民苦況，故意不看見農村裏的階級鬥爭，故意不看見富農對貧民的剝削，却讚美富農經濟之發展。他們在事實上是以富農利益為代表者資格出來說話的。

同時，民粹派在自己的雜誌裏實行詆譭馬克思主義者。民粹派故意顛倒是非，曲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觀點，硬說馬克思主義者想要農村破產，想要「把每個農夫都拿到工廠鍋爐裏去受煎熬」。列寧在揭破民粹派這個虛假的批評時指出：事情並不在於馬克思主義者底「願望」，而在於俄國境內資本主義發展底現實進程，在這個進程中，無產階級底人數，是必不可免地增加着。然而，無產階級將是埋葬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列寧曾指明說：真正的人民之友，願意消滅資本家地主壓迫的，願意消滅沙皇制度的真正的人民之友，並不是民粹派，而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在其「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裏，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關於工農革命聯盟是推翻沙皇制度、地主、資產階級的主要工具的思想。

列寧在他這個時期內的許多著作中，批評了民粹派底這樣一些政治鬥爭手段，這些手段曾為民粹派底基本集團——民意派所運用，而後來則為民粹派底繼承者——「社會革命黨」人所運用，特別是個人恐怖的策略。列寧認為這個策略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因為這個策略曾以個人——英雄底鬥爭來代替羣衆底鬥爭。這個策略底意義，就是不相信

人民革命運動。

列寧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中，規定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底基本任務。列寧認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首先就把零散的馬克思主義小組，組織成爲統一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黨。其次，列寧指出說：正是俄國工人階級將在與農民聯盟中去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然後，俄國無產階級將在與勞動者被剝削者羣衆聯盟中，與他國無產階級並排循着直接的公開政治鬥爭的大道，走向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由此可見，還在四十餘年以前，列寧就已經正確指出了工人階級底鬥爭道路，肯定了工人階級是社會底先進革命力量的作用，肯定了農民是工人階級底同盟者的作用。

列寧及其擁護者之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其結果是還在九十年代，就已經使民粹主義在思想上永被擊潰了。

列寧之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同樣有偉大的意義。如在歷史上所常見的，在一個巨大社會運動當中，通常都有暫時的「同路人」混進去。所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恰是這樣的「同路人」。馬克思主義是開始在俄國廣闊散佈了。於是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就開始穿上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他們在合法的，就是說，經沙皇政府允許的報章雜誌上，發表自己的論文。因此，人們就開始把他們叫作「合法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會按自己的觀點進行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然而，他們却會企圖利用這個鬥爭

和馬克思主義旗幟去使工人運動服從和適應於資產階級社會底利益，資產階級底利益。他們把馬克思學說中的最主要點——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拋棄了。最著名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彼特爾·司徒盧威，讚美資產階級，並號召人們「承認我們的不文明性而去向資本主義領教」，以代替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

列寧曾認為在進行反民粹派的鬥爭中，可以與「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實行暫時協定，以利用他們去反對民粹派，例如，共同出版一本反民粹派的文集。然而，同時，列寧却萬分激烈地批評了「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揭露了他們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實質。

這「同路人」中的很多人，後來變成了「立憲民主」黨人（俄國資產階級底主要的黨），而在國內戰爭時，則成爲頑固的白匪份子了。

除在彼得堡、莫斯科、基輔以及其他等地有「鬥爭協會」外，在俄國西部民族邊區裏，也出現了社會民主的組織。在九十年代，從波蘭民族主義黨中間分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份子，這些份子就組織了「波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在九十年代末葉，拉脫維亞社會民主派組織成立了。一八九七年十月，在俄國西部各州裏，全猶太社會民主聯合會，即崩得，也建立起來了。

一八九八年，幾個「鬥爭協會」，即彼得堡「鬥爭協會」，莫斯科「鬥爭協會」，基輔「鬥爭協會」，葉加特林諾斯拉夫「鬥爭協會」，以及崩得，初次企圖來統一爲社會民主黨。爲着這個目的，它們就於一八九八年三月在明斯克集合起來舉行了俄國社

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參加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總共有九個人。列寧未曾參加這次代表大會，因為他當時已被流放在西伯利亞。在代表大會上所選舉出來的黨中央委員會，很快就被捕了。用代表大會名義發表的「宣言」，還很不能令人滿意。在「宣言」中，關於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是被忽略過去了，關於無產階級底領導權是絲毫沒有提及，關於無產階級在其反沙皇制度及反資產階級鬥爭中的同盟者問題，也是被忽略過去了。

代表大會在自己的決議和「宣言」中，宣佈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之成立。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底意義，也就是在於它作了這個正式的手續，這個手續是發生了很大的革命宣傳的作用。

可是，雖然第一次代表大會是舉行過了，而在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還未曾建立成功。代表大會未能把各個別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組織統一起來並在組織上聯系起來。在各地方組織底工作中，還未曾有統一的路線，還未曾有黨綱，黨章，還未曾有出自一個中央的領導。

因此，以及由於其他許多原因，在各地方組織裏，思想上的離散現象，就開始增長起來，而這個情況就為機會主義派——「經濟主義」在工人運動中之加強，造成了順利條件。

會需要列寧及由他所組織的「火星報」之數年緊張工作，方才克服這種離散現象，

打破機會主義的動搖，並準備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形成。

(五) 列寧之反「經濟主義」的鬥爭。

列寧的「火星報」之出現。

列寧沒有出席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他當時是住在流放地，即西伯利亞之喬沙村裏，他是因「鬥爭協會」案而在彼得堡監獄裏坐了很久以後，被沙皇政府放逐到這裏來的。

然而，列寧就是在流放地，也繼續進行了革命工作。列寧在流放地，寫完了最重要的科學著作——「俄國資本主義之發展」，這個著作把在思想上的粉碎民粹主義的事業完成了。同是在這裏，他又寫成了著名的小冊子——「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之任務」。

雖然列寧當時曾與直接的革命實際工作隔離，可是他還是能保持了他與實際工作者們的某些聯系，從流放地和他們往還通信，向他們詢問種種消息，並供給他們以種種意見。當時使列寧特別用心費力的，就是「經濟主義者」問題。他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清楚瞭解：「經濟主義」乃是妥協主義，機會主義底基本支部；「經濟主義」在工人運動中之獲得勝利，那就會是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之陷於破壞，馬克思主義之遭受失敗。

所以從「經濟主義者」最初出現之日起，列寧就開始向他們實行猛擊了。

「經濟主義者」硬說：工人們應當只進行經濟鬥爭，至於說到政治鬥爭，那末就讓自由資產階級去進行它罷，而工人們則應當幫助這自由資產階級。列寧認為：「經濟主義者」這一種宣傳，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就是否認工人階級有獨立政黨之必要，就是企圖把工人階級變為資產階級底政治的附庸。

一八九九年，「經濟主義者」集團（普羅科坡維奇，苦斯可瓦以及其他等人，所有他們這些人，彼來都變成「立憲民主」黨人了），發表了自己的宣言。他們發表言論來反對革命馬克思主義並要求放棄關於建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工作，要求放棄工人階級底獨立政治要求。「經濟主義者」認為：政治鬥爭乃是自由資產階級底事情，至於說到工人們，那末只要他們進行反企業主的經濟鬥爭就夠了。

列寧看見這個機會主義文件以後，就召集了附近那些被流放的政治犯——馬克思主義者底會議，於是以列寧為首的十七個同志，就通過了一個激烈的揭破性的抗議書，以反對「經濟主義者」底觀點。

列寧所寫的這個抗議書，曾在全俄各地馬克思主義組織中散佈，而它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黨在俄國之發展事業，是有偉大意義的。

俄國的「經濟主義者」所宣傳的觀點，也就是國外社會民主黨內的馬克思主義底敵人們，即所謂伯恩斯坦派，就是說機會主義者伯恩斯坦底信徒們所宣傳的觀點。

因此，列寧反對「經濟主義者」的鬥爭，同時也就是反對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

反對「經濟主義」而為着建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所進行的基本鬥爭，是由列寧所組織的「秘密報紙」「火星報」所完成的。

一九〇〇年初，列寧以及「鬥爭協會」其他會員，從西伯利亞流放地回到俄羅斯本部。列寧立意要創辦巨大的全俄的「秘密的馬克思主義報紙」。當時已存在於俄國的許許多多的細小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組織，彼此還未曾聯系起來。在這個時候，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說那樣，「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曾自上至下地廣佈着；當時，思想上的離散，乃是黨內生活之特徵」，——在這個時候，創辦全俄秘密報，乃是俄國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底基本任務。只有這樣的報紙，才能把各個零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彼此聯系起來，並準備建立真正的黨。

然而，當時在沙皇俄國，由於警察的追究，沒有可能組織這樣的報紙。如果在沙皇俄國組織這樣的報紙，那末經過一兩個月以後，這報紙就會被沙皇密探所發覺，就會遭受破壞。因此，列寧就決定在國外去出版這個報紙。在國外，這報紙是用最薄的、結實的紙張印刷的，並秘密運到俄國來散發。有些期「火星報」，曾在俄國之巴庫，基申涅沃，西伯利亞等地秘密印刷所裏翻印過。

一九〇〇年秋，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到國外去和「勞動解放」社裏的同志們商定關於創辦全俄政治報的問題。這個意見，列寧還在流放期中就已十分周詳地考慮過了。列寧從流放地回來時，沿途在烏發，普斯可夫，莫斯科，彼得堡等地，召集多次會議討論

這個問題。每到一處，他都和同志們約定秘密通信的密碼，以及寄送刊物的地址等等，並和他們討論將來鬥爭的計劃。

沙皇政府感覺到列寧是它底最危險的敵人。沙皇的暗探，黨兵祖巴托夫，在其秘密通信中寫道：「現在革命當中，再沒有那一個人比烏里揚諾夫（列寧）更大的了」，因此，他認為最好是設法把列寧刺死。

到了國外以後，列寧就和「勞動解放」社，就是說，和普列漢諾夫，阿克雪里羅得，月。查蘇利奇，商定了關於共同出版「火星報」的事情。整個出版計劃，從頭至尾都是由列寧製定的。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火星報」第一期在國外出版了。在報紙標題下面，載有以下的成語（題詞）：「行看星星之火，燦成熊熊之燄」。這幾個字，是從十二月派（註一）在西伯利亞流放地回答詩人普希金致他們的賀詞的回信裏摘引出來的。

的確，列寧所點燃的「火星」，後來果然燃起了偉大的革命的火燄，結果把貴族地主、沙皇帝制和資產階級的政權，完全燒成灰燼了。

簡短的結論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工人黨之在俄國，首先就是在反對民粹主義，反對民粹主義

底錯誤的有害於革命事業的觀點的鬥爭中，建立起來的。

只是在思想上打破了民粹派觀點以後，才能為在俄國建立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黨掃清地基。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給了民粹主義以有決定意義的打擊。

列寧在九十年代把在思想上海碎民粹主義的事業完成了，把民粹主義澈底打破了。

一八八三年成立的「勞動解放」社，進行了在俄國散佈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工作，在理論上創立了社會民主派和實行了迎接工人運動的第一步。

隨着資本主義在俄國之發展，工業無產階級底人數是迅速增長了。在八十年代中葉，工人階級走上了有組織的鬥爭道路，走上了表現於有組織的罷工的羣衆發動的道路。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團體，還只是從事於宣傳，而沒有懂得須要過渡到在工人階級裏進行羣衆發動，並因此而還未曾實際與工人運動聯系起來，未曾領導工人運動。

列寧所組織的彼得堡的「為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一八九五年），在工人中間進行了羣衆發動並領導了羣衆罷工，而列寧既組織彼得堡的「為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就是開闢了新的階段——過渡到在工人中間進行羣衆發動和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彼得堡的「為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就是革命無產階級黨在俄國之第一個萌芽。在彼得堡的「鬥爭協會」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者底組織，在一切主

黨工黨中心以及在各邊區裏，也相繼產生了。

一八九八年，實現了第一次企圖——雖然不是成功的——把各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組織統一為黨，就是說，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然而這次代表大會還是沒有把黨建立起來，因為既沒有黨綱，也沒有黨章，也沒有出自一個中央的領導，在各個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團體之間，還幾乎沒有任何的聯系。

為要把零散的馬克思主義組織統一起來和彼此聯系起來成爲一個黨，列寧就提出了和實現了創辦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第一個全俄報——「火星報」——的計劃。

在這個時期，「經濟主義者」乃是反對建立統一的政治的工人黨的主要敵人。他們否認有這樣的黨之必要。他們擁護各個別集團底零散狀態和手工業方式。列寧以及由他所組織的「火星報」，正是針對着他們施行了打擊。

「火星報」最初幾期之出版（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一年），就是過渡到新的時期——真正由各個零散的團體和小组，形成爲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時期。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黨之形成。波爾什維克政

派組織與孟什維克政派組織之在黨內出現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

(一) 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四年間，

俄國國內革命運動之高漲。

在十九世紀末，工業危機在歐洲爆發了。這次危機，很快就波及俄國。在危機年份——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間，有三千個大小企業陷於倒閉。被拋棄在街道上的失業工人，數達十萬以上。剩下的在業工人之工資，大大降低了。工人們以前在堅持經濟罷工中從資方爭來的小小讓步，現在都被資方奪回去了。

工業危機，失業苦痛，並沒有停止工人運動，也沒有減弱工人運動。反之，工人們已開始採取更加革命的性質。工人們已開始從經濟罷工過渡到政治罷工。最後，工人們又過渡到遊行示威，提出關於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沙皇專制制度」的

口號。

一九〇一年在彼得堡底奧布哈夫兵工廠所發生的五一罷工，變成工人與軍閥間的流血衝突。當時，工人們只能拿石頭和鐵塊去對抗武裝的沙皇軍隊。工人們底堅持反抗，結果是被擊破了。而接着便是殘酷的摧殘：約有八百個工人被捕，很多工人被投入監獄並判處苦役徒刑。然而，英勇的「奧布哈夫防衛戰」，給了俄國各地工人以巨大影響，引起了工人們中間的同情浪潮。

一九〇二年三月，巴士姆的工人舉行大罷工和遊行示威，這些罷工和示威是由巴士姆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所組織起來的。巴士姆的示威，把南高加索一帶的工農羣衆激動起來了。

同是在一九〇二年，在頓河岸上的羅斯托夫，也發生了大罷工。首先實行罷工的，是鐵路工人，隨後，很多工廠裏的工人，也加入罷工了。這次罷工，激動了全體工人，連日在城外舉行羣衆大會，參加工人數目，達三萬之多。在這些羣衆大會上，高聲朗誦了社會民主黨的宣言，並有許多人登台演說。警察和哥薩克軍隊，曾無法驅散這成千成萬人衆的工人大會。當有幾個工人被警察殺死時，第二天就有人山人海的工作人羣聚集會起來示威送葬。沙皇政府只是從鄰近城市調來大批軍隊以後，才得把這次罷工鎮壓下去。領導羅斯托夫工人鬥爭的，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頓河區委員會。

一九〇三年所發生的罷工，規模更大。這一年在南俄所發生的羣衆政治罷工，曾

及於南高加索各地（巴庫，梯弗里斯，巴士姆）以及烏克蘭各個最大的城市（敖德薩，基也輔，葉加特林諾斯拉夫）。這些罷工成爲更加堅持、更有組織的了。與工人階級過去發動不相同的地方，就是此時的工人政治鬥爭，幾乎到處都是由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所領導。

俄國工人階級已經起來進行反沙皇政權的革命鬥爭了。

工人運動給了農民以影響。一九〇二年春夏兩季，在烏克蘭（在坡爾塔瓦州與哈爾可夫州）以及窩爾加河一帶，農民運動開展起來了。農民們放火燒毀了地主的莊院，奪取了地主的土地，殺死了爲他們所仇恨的地政官（註二）和地主。雖然政府派去軍隊鎮壓起義的農民，槍殺農民，雖然成百數的農民曾被逮捕，領導者和組織者被捕入獄，可是革命農民運動還是繼續增長起來。

工農底革命發動指明了：在俄國，革命是日益成熟着，日益逼近着。

學生的反政府運動，也在工人革命鬥爭底影響之下加強了。政府爲回答學生的示威罷課起見，把大學關閉了，把成百數的學生投入監獄，最後並想出把不肯屈服的學生們送去當兵。爲回答政府這些舉動起見，全國各大學學生，於一九〇一年末和一九〇二年初，舉行了全國總罷課。參加這次罷課者，達三萬人之多。

工農底革命運動，特別是政府對學生施行的壓迫，逼得那些自由派的資產者以及那些坐在所謂地政局裏的自由派的地主們也不得不活動起來，迫使他們發出「抗議」聲，

及反對沙皇政府的「極端手段」，因為沙皇政府壓迫了他們在大學裏念書的子弟。

地政自由派底支撐點，就是地政局。所謂地政局，就是地方管理機關，其職權就是處理那些關係於鄉村居民的純粹地方性的事宜（修築道路，建造醫院及學校）。自由派的地主，曾在地政局裏起着頗大的作用。他們曾與自由派的資產者密切相聯，並且幾乎和他們融成一片，因為他們自己在經營自己的地產方面已開始從半農奴制經濟，過渡到更有利的，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兩個集團的自由派，當然都是擁護沙皇政府的，然而他們曾反對沙皇政府底「極端手段」，深恐正因此些「極端手段」將會加強革命運動。他們雖然害怕沙皇政府底「極端手段」，可是他們却更其害怕革命。自由派在抗議沙皇政府底「極端手段」時，是想一舉兩得：第一，「開導」沙皇；第二，給自己戴上「大不滿意」沙皇制度的假面具，以博得人民的信任，使人民或一部份人民離開革命，並以此而煽動革命。

當然，地政——自由派的運動，對於沙皇制度之存在是沒有什麼危險的，然而，它畢竟是指明：沙皇制度底「萬古不朽的」柱石是不完全吉利的。

由於地政——自由派運動的結果，在一九〇二年就有資產階級的「解放」集團之成立，這個集團就是俄國以後主要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之中堅。

沙皇政府，既然看見工農運動日益滋湧泛濫於全國，乃採取一切辦法來停止革命運動。用武力對付工人罷工示威的事實，日益頻繁；槍彈和皮鞭，成爲沙皇政府回答工農

發動的通常工具；監獄和流放地，已有人滿之患。

沙皇政府既加緊採取高壓手段，同時又企圖採用其他的、比較「靈巧的」、沒有高壓性質的辦法，以便引誘工人離開革命運動。曾企圖建立一些假借的工人組織，這些組織是處在憲兵和警察保護之下的。當時，這些組織就叫作「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或祖巴托夫的組織（因為當時建立這些警察工人組織的那位憲兵上校，是姓祖巴托夫）。沙皇暗探局（註三），經過自己的探子，曾想方設法誘惑工人，要他們相信沙皇政府自己決意幫助工人們滿足他們的經濟要求。祖巴托夫份子曾向工人說道：「既然沙皇自己站在工人方面，試問爲什麼你們還要從事政治，爲什麼你們還要舉行革命呢」。祖巴托夫份子在幾個城市裏成立了自己的組織。一九〇四年，加邦牧師，也按照祖巴托夫組織的模式和爲着同樣的目的，而建立了名爲「彼得堡俄國工廠工人大會」的組織。

然而，沙皇暗探局想使工人運動服從於自己的企圖，並沒有成功。沙皇政府，畢竟沒有能力用這類辦法把那日益增長的工人運動對付下去。高漲着的工人階級革命運動，循自己的途程上，把這些警察組織掃蕩無餘了。

（二）列寧之創立馬克思主義黨的計劃。「經濟主義者」

之機會主義。『火星報』爲列寧計劃而鬥爭。列寧

之「時代」一書。馬克思主義黨之思想的基礎。

雖然在一八九八年舉行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已宣佈黨之成立，可是，黨還是沒有建立成功。未曾有黨綱和黨章。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選出的黨中央委員會，旋即被捕，而且再也沒有恢復過，因為根本沒有什麼人可以去恢復它。況且，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內思想上的離散和組織上的渙散，是更爲加強了。

如果一八八四年至一八九四年，會是戰勝民粹主義和在思想上準備社會民主派的時期，而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八年，會是企圖——固然是沒有成功的企圖——把各個馬克思主義組織統一起來成立社會民主黨的時期，那末，一八九八年以後的時期，就成了黨內思想上組織上的紊亂狀態加強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對於民粹主義的勝利以及工人階級底革命發動，既證明馬克思主義者正確有理，就加強了革命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同情。馬克思主義已成爲時髦品了。結果造成了這樣的情況，就是智識界中的大批革命青年份子，湧進馬克思主義組織中來，這些份子在理論方面是很軟弱的，在組織的政治的方面是沒有經驗的，他們關於馬克思主義，只具有模糊的、多半是不正確的、從當時充滿於刊物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機會主義作品中求得的概念。這個情況，就降低了馬克思主義組織底理論的政治的水平，把「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情緒送進了馬克思主義組織中去，並加強了思想上的離散，政治上的動搖，組織上的紊亂。

工人運動之日益高漲和革命之顯然逼近，會要求成立統一集中的、能够領導革命運動的工人階級黨。然而，地方黨機關、地方委員會、團體以及小組底情況，會是如此不

良，而它們組織上的散漫和思想上的離散程度，曾是如此巨大，致使成立這樣一個黨的任務，是異常困難的。

困難不僅是在於當時要在沙皇政府殘酷追兇的火力下來建立黨，而組織中的優秀工作人員時常被沙皇政府抓去並拋到流放地、監獄及苦工處去。困難尤在於當時大部分地方委員會及其工作人員，除了本地狹小的實際工作而外，不願知道其他的事情；他們不懂得黨內缺乏組織上和思想上統一的現象之害處，而習慣於黨的組織上的散漫與黨內思想上的紊亂，並且認為沒有統一集中的黨，也是可以的。

爲要建立集中的黨，會必須克服各地方機關中的這種落後性、頑固性以及狹隘的實際主義。

然而這還不是一切。當時在黨內存在有一個人數頗多的集團，這些人有自己的機關報——在俄國有「工人思想」，在國外有「工人事業」，他們在理論上辯護黨內組織上的渙散和思想上的離散，甚至時常讚美這些現象，並且認為，建立統一集中的工人階級政黨的任務，乃是不必要的和臆造出來的任務。

這些人就是「經濟主義者」及其信徒。

爲要建立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會必須首先就打破「經濟主義者」。

而列寧當時就擔負了執行這些任務和建立工人階級黨的工作。

從何着手去建立統一的工人階級黨呢——關於這個問題，曾有過各種不同的意見。

有些人認爲，必須從召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去着手建立黨，以爲這個代表大會自然會把各地方組織統一起來並把黨建立成功。而列寧則反對這種意見。列寧認爲：在召集代表大會以前，必須弄清黨底目的和任務問題，必須知道我們要建立怎樣的黨，必須在思想上去和「經濟主義者」劃清界限，必須誠懇而公開地告訴黨，關於黨底目的和任務問題，是存在着兩個不同的意見——「經濟主義者」底意見和革命社會民主派底意見，必須進行廣泛的刊物宣傳以擁護革命社會民主派底觀點，也正如「經濟主義者」在其機關刊物上進行宣傳以擁護自己的觀點一樣，必須給各地方組織以在這兩個派別中間自覺選擇一個的可能，——只有做完這個必要的預備工作以後，才可以召集黨代表大會。

列寧直截了當地說：

「在實行統一以前，而且正是爲着實行統一，首先必須堅決地和肯定地劃清界限」（『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七八頁）。

因此，列寧認爲：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工作，應當從組織全俄的政治報——進行宣傳鼓動以擁護革命社會民主派觀點的報紙——着手；創辦這樣的報紙，應當是建立黨的第一步。

列寧在其著名論文「從何着手？」中，擬出了建立黨的具體計劃，後來，這個計劃又在他的名著「做什麼？」中發展了。

列寧在這篇論文中說：

「據我們的意見，創辦全俄政治報，應當是活動之出發點，是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之第一個實際步驟；最後是我們能够藉以不斷發展、加深和擴大這個組織之基本線索。沒有這個線索，就不能有系統地進行原則整定的各方面的宣傳與鼓動，這種宣傳與鼓動，一般就是社會民主派底經常的和主要的任務，特別是現時的迫切任務；因為現時，在最廣大的居民階層中，已喚起對於政治，對於社會主義問題的興趣」（同上，第二一〇頁）。

列寧認為：這樣的報紙，將不僅是在思想上團結黨的工具，而且是在組織上把各地方組織統一為黨的工具。這樣報紙底代辦員和通信員網，既然是各地方組織底代表，就會成爲這樣的骨幹，黨將正是圍繞着這骨幹在組織上集合起來。因爲——列寧說——

「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而且還是集體的組織者」。

列寧在同一論文中說：

「這代辦員網，將正是我們所需要的組織底骨幹，而這個組織：是充分巨大的，以至於足以包羅全國；是充分廣闊和多方面的，以至於可以實行嚴格的詳細的分工；是充分堅定的，以至於善於在任何情況之下，在任何「轉折」和意外情形之下，都始終一貫地進行自己的工作；是充分機敏的，以至於在一方面，善於避免同

是指導立憲而言。——「編者註」。

勢力過大的敵人在曠野中作戰，當敵人已集中其全力於一個據點的時候，而在另一方面，又善於利用這個敵人之動作遲笨並在他最少料到受攻擊的地方和時候，予以攻擊」（同上，第一一二頁）。

「火星報」就應當是這樣的報紙。

而「火星報」果然是恰恰成爲這樣的左俄政治報，它準備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團結。至於說到黨本身底結構和成份，那末列寧認爲黨應當由以下兩部分所組成：（一）由人數不多的經常的幹部的領導工作者，這中間所包含的，主要是職業革命家，就是這類的理者，他們專門進行黨工作而不必從事於其他任何業務，他們具有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理論知識、政治經驗、組織技能以及和沙皇警察作鬥爭的藝術，避開警察的藝術；（二）由廣闊的地方黨組織網，由爲數甚多的備受千百萬勞動者同情擁護的黨員羣衆。列寧寫道：

「我斷定說：（一）無論那個革命運動，如果沒有堅定的和保存繼承性的領導者組織，就不能是強固的；（二）自發捲入鬥爭的羣衆愈廣泛，則這樣的組織之必要性愈迫切，這個組織也應當愈加堅固……；（三）這樣的組織，主要應當是由那些以從事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人們所組成；（四）在專制國內，我們愈是縮小這樣的組織之黨員成份，直線加入這個組織的，只是以從事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並在和政治警察作鬥爭的藝術方面有專門準備的人，則這個組織也愈是難被「一擊打盡」；

48

(五)——則無論是工人階級以及社會裏其他階級中有可能參加運動和在這個運動中積極工作的人員成份也愈廣泛。」(「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四五六頁)。

至於說到所建立的黨底性質及其對於工人階級底作用，以及黨底目的和任務，那末列寧認為：黨應當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它應當是工人運動底領導的力量，它統一着和指導着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黨底終極目的，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最近的目的，就是推翻沙皇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而因為要推翻資本主義，就非預先推翻沙皇制度不可，於是黨在當時的主要任務，就在於發動工人階級，發動全體人民去和沙皇制度鬥爭，開展人民革命運動以反對沙皇制度和推翻沙皇制度，因為沙皇制度是橫在達到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第一個和嚴重的障礙。

列寧說：

「歷史現時在我們面前提出了最近的任務，這個任務與任何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底最近的任務比較起來，都是最革命的任務。實現這個任務，就是說，不僅是打破歐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太堡壘，而且也是(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打破亞洲反動勢力底最強太堡壘，這就會使俄國無產階級成爲國際革命無產階級底先鋒隊」(同上，第三八三頁)。

其次：

「我們應當記着，爲個別要求而和政府鬥爭，奪取個別讓步，這祇是和敵人的

小接觸，這只是小小的諍哈戰，而決戰還在前面。在我們面前站着一座強有力的敵人砲台，向我們施放兩噸重的砲彈，來殺害我們優秀的戰士。我們應當奪取這座砲台，如果我們能把覺醒着的無產階級一切力量與俄國革命者底力量統一到一個黨——而俄國一切有生氣和有氣節的人都將傾向於這個黨——之內，則我們定能奪取這座砲台。祇有在那個時候，才會實現俄國工人革命家彼特爾·阿列克塞也夫底偉大的預言：「待到千百萬工人大眾舉起筋肉條條的拳頭，那為兵士刀槍所圍繞着的專制桎梏，就會被打得粉碎的！」（同上，第五九頁）。

列寧在沙皇專制俄國條件下建立工人階級黨的計劃，就是如此。

「經濟主義者」馬上就開火反對列寧計劃了。

「經濟主義者」硬說：反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鬥爭，乃是所有一切階級底事情，首先就是資產階級底事情，因此，這個鬥爭對於工人階級是不關重要的，因為工人底主要利益是在於進行反企業主的經濟鬥爭以謀增加工資、改良勞動條件等等。因此，社會民主黨人所應當作為自己的主要最近任務的，並不是反沙皇制度的政治鬥爭，並不是推翻沙皇制度，而是組織「工人們反企業主及政府的經濟鬥爭」，同時，他們心目中的反政府約經濟鬥爭，就是為改善工廠立法的鬥爭。「經濟主義者」硬說：用這樣的方式，就可以「賦與經濟鬥爭本身以政治的性質」。

「經濟主義者」當時已經不敢正式否認政黨對於工人階級之必要了。然而他們認

爲：黨不應當是工人運動底領導力量，黨不應當干預工人階級底自發運動，更其是不應當領導它，而應當是跟着它走，研究它，並從它中間吸取教訓。

其次，「經濟主義者」硬說：覺悟成份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理論底組織的和指導的作用，是很渺小的，或幾乎是很渺小的；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把工人們提高到社會主義意識底水平，反而應當適應於和降低到工人階級之中等階層或甚至於更落後階層底水平；社會民主黨不應當給工人階級灌輸社會主義意識，而應當待工人階級自發運動自己用自己本身力量養成社會主義意識。

至於說到列寧底建立黨的組織計劃，那末他們認爲這計劃是等於對自發運動施行強迫。

列寧在「火星報」篇幅上和特別是在其名著「做什麼？」一書中，猛擊了「經濟主義者」底這個機會主義的哲學，結果是把它打得體無完膚了。

(1) 列寧指明說：引誘工人階級離開反沙皇制度的一般政治鬥爭並把它的任務限於反對企業主及政府的經濟鬥爭，但同時却絲毫不損傷企業主及政府，——這就是迫使工人們永久做奴隸。工人們反對企業主及政府的經濟鬥爭，乃是爲改善向資本家出賣勞動力的條件的工聯主義鬥爭，可是工人想奮鬥力爭的，不僅是要改善向資本家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條件，而且是要消滅那迫使工人們必須向資本家出賣自己勞動力的種運受爲前的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然而，當在工人運動道路上還站立着沙皇制度，即保護資本主義的

羈狗時，工人們就不能開展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更不能開展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因此，黨和工人階級底最近的任務，就在於要從這路上掃除沙皇制度並讓黨去打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2) 列寧指明說：歌頌工人運動底自發過程和否認黨底領導作用，把黨底作用化為事發登記者底作用，——這就是宣傳「尾巴主義」，宣傳把黨變為自發過程底尾巴，變為運動中的消極的，只能旁觀自發過程和指靠自發過程的力量。進行這樣的宣傳，——這就是方謀把黨消滅下去，就是說，使工人階級沒有黨，使工人階級沒有武器。可是，當時，在工人階級面前站立着這樣的敵人，如用一切掣掣空具武裝起來的沙皇制度，以及按現代方式組織起來的而且有自己的黨領導它自己來作反對工人階級鬥爭的資產階級，——在這樣的時候，却使工人階級沒有武器，這就是販賣工人階級。

(3) 列寧指明說：崇拜工人運動底自發性和降低覺悟性底作用，降低社會主義意識，社會主義理論底作用，——這就是：第一，譏笑那些趨向覺悟性如趨向光明一樣的工人；第二，使理論在黨眼光中失去價值，就是說，使黨藉以認識現在和預知未來的武器失去價值；第三，完全地和最終地滾到機會主義泥潭中去。

列寧說：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只有被先進理論所指導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4) 列寧指明說：「經濟主義者」之硬說社會主義的思想系統能從工人階級自發運動中產生，這就是欺騙工人階級，因為在事實上，社會主義的意識系統，並不是從自發運動中產生，而是從科學中產生的。「經濟主義者」之否認有向工人階級灌輸社會主義意識之必要，這就是給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打掃道路，使它容易灌輸和注入到工人階級中去，——因而就是把關於將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溶合起來的意識埋葬下去，就是幫助資產階級。

列寧說：

「對於工人運動自發性的任何崇拜，對於『覺悟成份』作用、社會民主黨作用的任何輕視，這就是——而這輕視者自己是否願意這樣，那是完全沒有關係的，——加強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對於工人的影響」(『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頁)。

其次：

「問題只是這樣：是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還是社會主義的思想系統。在這裏，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因此，對於社會主義的意識系統的任何輕視與任何排斥，同時就是加強資產階級的思想系統」(同上，第三九一至三九二頁)。

(5) 列寧在總結「經濟主義者」所有這些錯誤時，得出以下的結論：「經濟主義者」所想要的黨，並不是從資本主義之下解放工人階級的社會革命黨，而是預定要保存資本主義統治的「社會改良」底黨，因此：「經濟主義者」乃是販賣無產階級根本

人謂爲有步最後，列寧指明說：「經濟主義」並不是俄國的偶然現象，「經濟主義者」乃是把資產階級影響傳達至工人階級中去的傳達者，他們在西歐各社會民主黨內有自己同盟者——修正派，即機會主義者伯恩施坦底信徒。當時，在西歐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派已在尋覓鞏固，這機會主義派在對馬克思實行「批評自由」的大旗之下發表言論，要求「修正派」，就是說，修改馬克思學說（由此就有「修正主義」的名稱），要求「拒絕革命」，拒絕社會主義，拒絕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指明說：俄國「經濟主義者」所執行的，也是這樣的拒絕革命鬥爭、拒絕社會主義、拒絕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

這也就是列寧在其「做什麼？」一書裏所發展了的基本理論原理。

因「做什麼？」一書散佈之結果，在它的出版一年以後（它是於一九〇二年三月出版）到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時候，由「經濟主義」底思想立場所剩下的，已經不過是令人討厭的回憶，而「經濟主義者」這一個徽號，在大多數的黨工作者看來，簡直是一個侮辱的符號了。

這就是在思想上把「經濟主義」完全粉碎，把機會主義底思想系統、尾巴主義、自流觀點完全粉碎。

然而，列寧所寫「做什麼？」這一著作底意義，並不以此爲限。

「做什麼？」底歷史意義，是在於列寧在自己這本名著裏面：

(1) 破天荒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中，根本揭破了機會主義底思想的根源；他指明了：機會主義底思想的根源，首先就在於崇拜工人運動底自發性和降低社會主義意識在工人運動中的作用；

(2) 提高了理論、覺悟性、黨——黨是使自發工人運動革命化並加以領導的力量——底意義；

(3) 燦爛地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的原理，這原理就是說馬克思主義黨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之溶合；

(4) 英明地規定了馬克思主義黨底思想的基礎。
在「做什麼？」一書裏所發展了的理論原理，後來就成為波爾什維克黨底思想系統之基礎。

「火星報」既然有這樣的理論財富，所以能够開展而且果然開展了廣闊的運動，為列寧的建立黨的計劃，為聚集黨的力量，為第二次黨代表大會，為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為反對「經濟主義者」，為反對一切和各種機會主義者，為反對修正主義者而進行的廣闊運動。

「火星報」底最重要的事業就是製定黨綱草案。大家知道，工人黨底黨綱，乃是工人階級鬥爭目的和任務之簡要的用科學方法歸納的敘述。黨綱是規定無產階級之革命運動底終極目的，以及黨在達到這終極目的之道路上所奮鬥爭取的要求。因此，製定黨綱

草案會不但不有變更的意義。

在製定黨綱草案時，在「火星報」編輯部內，在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以及其他編輯員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這些意見分歧與爭論，曾幾乎引起列寧與普列漢諾夫之間的完全決裂。然而，這個決裂在當時還未發生。列寧爭得了把最重要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列入黨綱草案，並在黨綱草案中明確指出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

黨綱內關於土地問題的整個部份，也是出自列寧的。列寧還在當時就已經主張土地國有，然而他當時認為在鬥爭第一階段上是必須提出關於把「割地」歸還農民的要求，這所謂「割地」，就是地主在「解放」農民時從農民土地中割去的土地。普列漢諾夫却出來反對土地國有。

列寧與普列漢諾夫關於黨綱的爭論，是局部地決定了後來在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的。

(三)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黨綱與黨章之通過和統一黨之成立。代表大會上之意見分歧和黨內兩個派別——波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之出現。

這樣，列寧的原則之勝利與「火星報」為列寧的組織計劃而進行的順利鬥爭，就準備

了。一切必要的條件，以便建立黨，或——如當時所說——建立真正的黨。「火星報」的方針已在俄國各地社會民主組織中勝利了。現在已經可以召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了。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公曆七月三十日），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了。代表大會是在國外秘密舉行的。代表大會最初幾次會議，是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後來，比國警察要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離開比國。於是代表大會就移到倫敦去舉行了。

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總共有四十三人，代表二十六個組織。每個委員會有選派兩個代表之權。然而有些委員會却只選派一個代表。所以，四十三個代表，共有表決權五十一票。

代表大會底主要任務，就是「根據「火星報」所提出所擬定的原則的和組織的基礎，來建立真正的黨」（『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四頁）。

代表大會底成份是不一致的。在代表大會上，明顯的「經濟主義者」沒有正式派遣代表出席。因為他們已遭受失敗。然而在這個時期當中，他們已經如此巧妙地改頭換面，他們竟能把自己幾個代表混進代表大會上去。除胎而外，崩得底代表們曾只是在口頭上與「經濟主義者」不同，而其實質他們是站在「經濟主義者」方面的。

所以，參加代表大會的，不僅有「火星報」底擁護者，而且有「火星報」底反對者。「火星報」底擁護者，有三十三人，就是說，是佔大多數。然而並不是一切以火星派自命的人，都是真正以火星派——列寧主義者。大會代表分成了幾個集團。列寧底擁護

者，或者說，墜定的火星派份子，有二十四票；九個火星派份子跟着馬爾托夫走。後者乃是不穩定的火星派份子。有一部份代表，是在「火星報」和「火星報」底反對者之間動搖着，這樣的人在代表大會上共有十票。這就是中派。「火星報」底公開反對者，共有八票（三個「經濟主義者」和五個崩得份子）。當時，「火星報」分裂，那末「火星報」底敵人就能佔上風了。

由此可見，代表大會上的環境，曾是如何複雜。列寧曾花費許多心力，以保證「火星報」在代表大會上的勝利。

代表大會底最重要的事業，就是通過黨綱。在討論黨綱時引起代表大會底機會主義者部份所反對的主要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關於其他許多綱領問題，機會主義者也是與代表大會底革命者部份不同意的。然而，他們却決定了主要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來進行鬥爭，他們藉口說，國外許多社會民主黨在其黨綱內沒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條文，因此，也可以不把這個條文列入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中去。

機會主義者並且反對把關於農民問題的要求列入黨綱中。這些人是不願意有革命的，因此他們就歧視工人階級底同盟者——農民，以嫌惡態度來對待農民。

崩得份子和波蘭社會民主黨人，發言反對民族自決權。列寧始終教導說：工人階級務須爲反對民族壓迫而奮鬥。反對把這個要求列入黨綱，那就等於提議拒絕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成爲民族壓迫底幫兇。

列寧給了所有這些反對意見以致命的打擊。

代表大會通過了「火星報」所提出的黨綱。

這個黨綱，是由兩部份所組成——最高限度的綱領和最低限度的綱領。在最高限度的綱領中所說的，是工人階級黨底主要任務——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最低限度的綱領中所說的，是黨底最近的，應當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以前，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前就要實現的任務：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爲工人施行八小時工作日，在農村中消滅一切農奴制殘餘，把地主從前由農民方面奪去的土地（「割地」）歸還農民。

後來，波爾什維克已用關於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的要求，來代替關於歸還「割地」的要求。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黨綱，乃是工人階級黨底革命的綱領。

這個黨綱一直存在到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時爲止，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時，我們黨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後，已通過新的黨綱了。

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通過黨綱以後，就進而討論黨章草案。代表大會既已通過黨綱和建立黨底思想統一之基礎，就應當也通過黨章，以便終止手工業方式和小組習氣，終止組織上的散漫和在黨內缺乏堅強紀律的現象。

然而，如果黨綱之通過，曾是比较順暢，那末黨章問題卻就在代表大會上引起殘酷

的爭論。最激烈的意見分歧，是因為討論黨章第一項條文——即關於黨員資格條文——之規定而開展起來的。誰得為黨員，黨底成份應當是怎樣，黨在組織方面應當是什麼——是有組織的整體，抑是某種無定形的東西，——所有這些，就是在討論黨章第一項時所產生的問題。當時有兩個定義彼此鬥爭着：一個是列寧底定義，擁護這個定義的，是普列漢諾夫和堅定的火星派份子；一個是馬爾托夫底定義，擁護這個定義的，是阿克雪里羅得，查蘇利奇，不穩定的火星派份子，托洛茨基以及代表大會底整個公開機會主義者部份。

列寧底定義說：凡承認黨綱，在物質方面幫助黨並參加黨某一個組織為組員者，皆得為黨員。而馬爾托夫底定義，却只認為承認黨綱和在物質上幫助黨是做黨員的必要條件，而不認為參加黨某一個組織是做黨員的條件，以為黨員也可以不是黨某一個組織底組員。

列寧是把黨看作有組織的部隊，其中的份子，並不是自己把自己列入黨，而是由黨某一個組織接收入黨並因此而服從黨底紀律；而馬爾托夫則把黨看作某種在組織上不成形的東西，其中的份子，是自己把自己列入黨，而他們既然是不參加黨某一個組織，於是就不必服從黨底紀律。

這樣，馬爾托夫底定義之與列寧底定義不同，就在於馬爾托夫底定義是給那些不穩定的非無產者份子大開入黨之門。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前夜；在資產階級的智識界中，

會有一些暫時同情於革命的人。他們甚至於會間或能夠給與黨以不大的幫助。然而這些人決不會加入組織，服從黨的紀律，執行黨的委託，決不會去受那些由此而生的危險。而馬爾托夫以及其他的人孟什維克，却主張把這樣的人當作黨員，主張給他們以影響黨務的權利和可能。他們甚至於主張給每一個罷工者把自己「列名」為黨員的權利，雖然當時蘇加罷工的，也有非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

結果是這樣：馬爾托夫份子所想要的，並不是列寧和列寧主義者在代表大會上所奮鬥力爭的一元性的、戰鬥性的、組織縝密的黨，而是成份複雜的、渙散的、不成形的黨，這個黨決不能是戰鬥性的黨，至少因為它一定是成份複雜而不能有堅強紀律。

不穩定的火星派份子之脫離堅定的火星派份子，不穩定的水屋派之與中派結成聯盟以及公開機會主義者之與他們合併，結果便使馬爾托夫在這個問題上佔得上風。代表大會以三千八百票多數反對二十二票，並在一票放棄表決權之下，照馬爾托夫底定義而通過了黨章第一項。

在火星派因黨章第一項問題而發生分裂以後，代表大會上的鬥爭，是更加尖銳化了。代表大會快要結束了，已臨到選舉黨領導機關——黨中央機關報（「火星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的時候了。可是，還在代表大會臨到進行選舉以前，却已發生一些事變，其結果是把代表大會上的勢力對比改變了。

由於黨章的關係，代表大會會須討論崩得問題。崩得想在黨內取得特殊地位。它要

求承認它是俄國境內猶太工人底唯一的代表。如果同意崩得這個要求，那就是在黨組織中按民族標準來分開工人，拋棄工人階級底統一的階級的地域的組織。代表大會否決了崩得派的組織上的民族主義。於是，崩得份子就離開了代表大會。而當代表大會不肯承認「經濟主義者」的國外同盟為黨在國外的代表的時候，兩個「經濟主義者」也退出代表大會了。

七個機會主義者之退出代表大會，結果就把勢力對比改變而由列寧主義者佔優勢了。

黨中央機關底成份問題，從最初時起就是列寧所最注意的問題。列寧認為必須把堅定的和澈底的革命者選進中央委員會去。馬爾托夫份子則力謀使不穩定的、機會主義的份子在中央委員會裏佔得優勢。代表大會底多數，在這個問題上是跟着列寧走了。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都是列寧底擁護者。

根據列寧底提議，當選到「火星報」編輯部去的，是列寧、普列漢諾夫，馬爾托夫。馬爾托夫在代表大會上要求選舉「火星報」舊有的六個編輯員為「火星報」編委，因為其中大多數，都是馬爾托夫底擁護者。代表大會以多數否決了這個提議。列寧所提出的三人團當選了。那時，馬爾托夫就聲明說他不參加中央機關報編輯部。

這樣，代表大會就以其對於黨中央機關問題的表決，固定了馬爾托夫底擁護者之失敗和列寧底擁護者之勝利。

從此時起，列寧底擁護者——他們在代表大會進行選舉時獲得大多數選票——就開始被稱爲波爾什維克，而列寧底反對者——他們獲得少數選票——就開始被稱爲孟什維克。

在總結第二次代表大會工作總結時，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

(1) 代表大會固定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主義」，對於公開機會主義的勝利；

(2) 代表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社會民主黨，並因此而給統一的黨確立了範圍；

(3) 代表大會揭露了嚴重的組織上的意見分歧之存在，這些意見分歧把黨分爲兩部份，即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其中第一部份人是堅持着革命社會民主黨底組織原則，而第二部份人則滾入組織散漫性的泥潭，滾入機會主義的泥潭中去；

(4) 代表大會指明了：在黨內那些舊有的、已被黨所擊碎了的機會主義者的位置，「經濟主義者」的位置，已開始由新起的機會主義者——孟什維克所佔着；

(5) 代表大會在組織問題方面未能勝任，表現過動搖，有時候甚至於讓孟什維克佔得上風，雖然它在最後是改正過來了，可是它終究不僅未能揭破孟什維克在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和在黨內孤立他們，而且甚至於未能在黨面前提出這樣的任務。

最後這個情況就成爲在代表大會以後，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的鬥爭，不僅沒有熄滅，反而是更加尖銳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 孟什維克首領們之分裂主義的行動以及黨內鬥爭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之尖銳化。孟什維克之機會主義。列寧所著之「進一步，退兩步」一書。馬克思主義黨之組織的基礎。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內鬥爭更加尖銳化了。孟什維克拚命設法破壞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並拚命設法奪取黨底中央機關。孟什維克要求把自己那樣數目的代表加入到「火星報」編輯部和中央委員會裏去，以便他們在編輯部裏佔有多數，在中央委員會裏使孟什維克人數與波爾什維克人數相等。因為這與第二次代表大會底直接決議相矛盾，所以波爾什維克就否決了孟什維克底要求。那時，孟什維克就瞞着黨而以馬爾托夫、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羅得爲首，暗中成立了自己的反黨的派別組織，並「如馬爾托夫所寫——」掀起了「反列寧主義的暴動」。他們所選定的反黨鬥爭手段，就是「搗亂整個黨的工作，敗壞事業，阻碍所有一切」（這是列寧底幾句話）。他們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國外同盟」爲戰壕，——其中十分之九，都是些與俄國國內工作脫離關係的僑外智識份子，——並實行從那裏開槍來射擊黨、列寧、列寧主義者。

普列漢諾夫大大幫助了孟什維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普列漢諾夫是和列寧一道

走的。可是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普列漢諾夫却讓孟什維克用分裂的威脅把他自己嚇倒了。他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去和孟什維克「講和」。把普列漢諾夫拉到孟什維克方面去的，乃是他的過去那些機會主義錯誤的貨色。普列漢諾夫自己很快就由對機會主義者——孟什維克的調和者變成孟什維克了。普列漢諾夫要求把所有以前那些孟什維克編輯員——他們是被代表大會所否決了的——加入「火星報」編輯部中去，以便藉此在黨中央裏鞏固起來，並從這個同意這一點，於是就退出「火星報」編輯部，以便藉此在黨中央裏鞏固起來，並從這個陣地上去打擊機會主義者。普列漢諾夫違反着代表大會的意志，而一意孤行地把他過去那些孟什維克編輯員補充到「火星報」編輯部中去。從此時起，從「火星報」第五十二期起，孟什維克就把「火星報」變成自己的機關報並開始經過「火星報」來宣傳他們自己的機會主義的觀點。

從此時起，在黨內就開始說着「火星報」，即列寧的、波爾什維克的「火星報」，以及新「火星報」，即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的「火星報」。

自從「火星報」轉入孟什維克手裏以後，「火星報」就變成了進行鬥爭來反對列寧，反對波爾什維克的機關報；變成了宣傳孟什維克機會主義——首先就是在組織問題方面——的機關報。孟什維克既然已與「經濟主義者」及崩得份子結合起來，於是就在「火星報」篇幅上開始了反對——如他們所說——列寧主義的進攻。普列漢諾夫沒有能夠在調和立場上支持下去，於是經過一些時候以後，也就加入這個進攻了。而按事物過

輯，這本書是勢所必然的：誰堅持着對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態度，誰就一定要求列機會主義那裏去。在辦『火星報』篇幅上，出現了雪片似的聲明和論文，說黨不願意是有組織的轉變，說必須容許一些不必服從黨機關決議的自由團體和個人在黨內存在，說必須給每個同情於黨的智識份子，以及『每個罷工者』和『每個示威者』以宣佈自己為黨員的權利，說要求黨員服從黨底一切決議，就是『形式御僱主義的』處事態度，說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就是『機械地鎮壓』黨員意志，說要求全體黨員——無論是首領也好，無論是普通黨員也好——一樣服從黨底紀律，就是在黨內建立『長奴法』，說『我們』在黨內所需要的不是集中制，而是無政府主義的、給各個人和黨組織以不執行黨決議之權利的『自治制』。

這乃是放肆的宣傳，以擁護組織上的放蕩性，破壞黨性和黨紀律的行動，讚美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擁護無政府主義的無紀律性。

孟什維克顯然是把黨拉向後退，從第二次黨代表大會退到組織散漫狀態上去，退到小組習氣上去，退到手工業方式上去。

會必須給予孟什維克們以堅決的駁斥。

列寧在其名著『進一步、退兩步』中（一九〇四年五月出版），就給予了他們以這樣的駁斥。

以下就是列寧在這本書裏所發展的而後來已成爲波爾什維克黨底組織基礎的基本組

級原理：

(1) 馬克思主義黨乃是工人階級底一部份，乃是它的部隊。然而，工人階級是有許多部隊的，所以，並不是工人階級任何部隊，都可稱為工人階級黨。黨之所以與工人階級其他部隊不同，首先就是因為黨並不是簡單的部隊，而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部隊，覺悟的部隊，馬克思主義的部隊，這個部隊是以社會生活的知識，以社會生活發展規律的知識，以階級鬥爭規律的知識武裝起來，並因此而善於引導工人階級，領導工人階級底鬥爭。因此，不可把黨和工人階級混淆起來，正好似不可把部份和整體混淆起來一樣，不可要求使每個罷工者都能宣佈自己為黨員，因為誰把黨和階級混淆起來，誰就是把黨底覺悟性水平降低到「每個罷工者」底水平，誰就是消滅黨之為工人階級先進覺悟的部隊。黨底任務並不在於把自己的水平降低到「每個罷工者」底水平，而是提高工人羣衆，提高「每個罷工者」到黨底水平。

列寧寫道：

「我們是階級底黨，因此差不多整個階級（而在戰爭時候，在內戰時代，期完全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之下行動，都應當盡可能地密切接近於我們黨；可是，如果以為在資本主義之下，有什麼時候，幾乎整個階級或者是整個階級都能升到自己的先進隊伍，自己的社會民主黨底覺悟程度與積極程度，那就是馬尼諾夫精神（註四）和「尾巴主義」了。還沒有一個明白事理的社會民主黨人懷疑

邁：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職工組織（比較原始的、比較容易爲落後階層底覺悟程度所瞭解的組織）都不能包括幾乎整個工人階級或整個工人階級。如果忘記先進部隊與趨向於它的一切羣衆間的區別，忘記先進部隊底經常責任是把日益廣大的階層提高到達先進的水平，那就是欺騙自己，故意不看見我們的任務之巨大，縮小這些任務。」（『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五至二〇六頁）。

(2) 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先進的、覺悟的部隊，而且同時又是工人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它有自己的、爲自己的黨員們所務須遵守的紀律。因此，黨員一定應當參加黨某一個組織爲組員。如果黨不是階級底有組織的部隊，不是組織的系統，而是這黨一些人底簡單的總和，這些人自己宣佈自己爲黨員，可是並不參加黨某一組織，因此也就是無組織的，因而也就不必服從黨底決議，——那末黨就永遠也不會有統一的意志，就永遠也不能實現自己黨員行動的統一，——於是，它就會沒有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底鬥爭。黨只有當自己一切黨員都組織成爲統一的整個部隊——由意志之統一、行動之統一、紀律之統一所團結的部隊——時，才能實際領導工人階級底鬥爭和指引它走向一個共同目的。

孟什維克底反駁意見，說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許多智識份子——譬如說，大學教授、大學生、中學生等等，——將會留在黨外，因爲他們是不願意加入黨某一個組織的，這或是因爲他們經受不起黨底紀律，或是因爲——如普列漢諾夫在第二次代表大會

上所說——他們覺得「加入某一個地方組織，就是有失自己的體面」，——孟什維克底這個反黨意見，乃是打擊孟什維克自己的，因為黨並不需要這樣的、經受不起黨紀律和害怕加入黨組織的黨員。工人們並害怕紀律和組織，如果他們已決意做黨員，那他們就樂意加入組織。害怕紀律和組織的，乃是抱着個人主義情緒的智識份子，而他們確實是會留在黨外。然而，這正是很好的，因為黨將避免那些不穩定份子流進黨內來的現象，而這個現象，在當時，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高漲的時期，特別加強起來。

列寧寫道：

「如果我說，黨應當是組織底總和（並且不是簡單的算術的總和，而是整體），那末……這樣，我就完全明白地和確切地表明出自己的願望，自己的要求，使黨，這階級底先進部隊，成爲儘可能更有組織的，使黨只是把那些至少是容許有最嚴限度組織性的份子吸收到本身環來……」（『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三頁）。

其次：

「在口頭上，馬爾托夫底公式是堅持着無產階級廣大階層底利益；在事實上，這個公式乃是效勞於躲避無產階級紀律性和組織的資產階級智識界底利益。誰也不敢否認：智識界之爲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特別階層，其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同上，第二一二頁）。

再其次：

「無產階級是不害怕組織和紀律的……無產階級是不會焦心於要使那些不願加入組織的大學教授先生和中學生先生們祇是因爲在組織監督之下工作就被承認爲黨員的……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某些智識份子，在組織和紀律方面缺乏自我修養」（同上，第三〇七頁）。

(3) 黨並不簡單是有組織的部隊，而是高於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其使命就是領導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黨，這最高組織形式，是由階級裏那些以先進理論、以階級鬥爭規律的知識以及革命運動的經驗武裝起來的最優秀的份子所組成，具有「一切可能去領導——而且應該去領導——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孟什維克力謀縮小和降低黨底領導作用，就是削弱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其他一切組織，——因而也就是削弱無產階級和解除其武裝，因爲「無產階級在爲奪取政權而鬥爭當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同上，第三二八頁）。

(4) 黨是工人階級先進部隊與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間的聯繫之體現。黨如果不與非黨員羣衆發生聯繫，如果不增加這些聯繫，如果不鞏固這些聯繫，那末，就無論它是怎樣優秀的先進部隊，無論它是組織得如何好，它也還是不能生活和發展的。黨如果閉戶幽居而與羣衆隔絕，喪失或即令只是減弱與本階級的聯繫，——它就一定會喪失羣衆方面的信任和贊助，——於是它就一定會不免於滅亡。爲要過着完備的生活和向前發展，黨就應當增加自己和羣衆的聯繫並求得本階級千百萬羣衆底信任。

列寧說：

「爲要成爲社會民主黨，而必須求得的，正是階級底贊助。」（「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八頁）。

(5) 黨爲要正確地動作和有計劃地領導羣衆起見，就應當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要有統一的黨章，要有統一的黨的紀律，要有統一的領導機關——即以黨代表大會爲首，而在各次黨代表大會之間，則是以黨中央爲首，少數服從多數，各個別組織服從中央，下級組織服從上級組織。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那末工人階級黨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就不能實現其領導本階級的任務。

當然，由於黨在沙皇專制制度條件之下所處的不合法存在的地位，黨的組織在當時會不能建築在從下而上的選舉制基礎上，因爲，黨會不得不具有極秘密的性質。然而，列寧當時認爲這是我們黨生活裏的暫時的現象，這個現象，從推翻沙皇制度以後第一天起，就會消失，那時候，黨就會成爲公開的、合法的，而黨的組織就會建築在民主選舉制原則上，建築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上。

列寧寫道：

「從前，我們黨還不是正式有組織的整體，而只是許多部份團體底總和，所以在這些團體間，除掉思想影響以外，別的關係是不能有的。現在，我們已經成爲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權力之造成，思想威信之變成權力威信，黨的下級機關服從於

黨的上級機關」（同上，第二九一頁）。

在責備孟什維克爲組織上的虛無主義和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這個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不容許黨應權力和黨底紀律加在它自己身上的——時，列寧寫道：

「這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的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好像是神奇古怪的「工廠」；部份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好像是「被蘇東縛制」……，在中央領導之下實行分工，他們就可憐而又可笑地狂吠起來，反對把人們變成「機輪和螺絲釘」（而他們認爲變得特別嚇死人的，要算是組織員之被變爲同事），一提起黨底組織章程，他們就做出看不起人的面孔和發出蔑視他人的（向「形式主義者」發出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是可以的」（同上，第三一〇頁）。

（6）黨在自己的實踐中，如果它想要保存自己的隊伍之統一，就應當實行統一的無產階級的紀律，這種紀律是爲一切黨員——無論是首領也好，無論是普通黨員也好——所同樣務必遵守的。因此，在黨內不應有什麼不必服從紀律的「上等人」和務必服從紀律的「平凡人」之分。沒有這個條件，則黨底完整性和黨隊伍底統一性，就不能保存。

列寧寫道：

「馬爾托夫及其夥伴們之極端缺乏合理的理由來反對代表大會所任命的組織

部，這最好是用他們自己的字眼——「我們不是農奴」——來說明……。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是把自己看作超乎羣衆組織和羣衆紀律之上的「上等人物」的，——這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底心理，在這裏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智識份子的個人主義看來……任何無產階級的組織和紀律，都似乎是農奴法」（同上，第二八二頁）。

其次：

「隨着我們的真正黨之形成，覺悟的工人應當學會辨別無產階級軍隊的戰士底心理和愛說無政府主義辭藻的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底心理，應當學會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來履行黨員的責任」（『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二頁）。

列寧在總結對於意見分歧的分析，並判定孟什維克底立場是「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時，認為：孟什維主義底基本罪過之一，就是看輕黨組織——即無產階級在它爲自己解放而鬥爭中的武器——底意義。孟什維克認為：無產階級底黨的組織，對於革命底勝利是沒有嚴重意義的。列寧却與孟什維克相反而認為：單靠無產階級底思想統一，還不足以獲得勝利，——爲要獲得勝利，就必須用無產階級「組織底物質的統一」來「鞏固」思想統一。列寧認為：只有在這個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不可被戰勝的力量。

列寧寫道：

「無產階級，在爲政權而鬥爭當中，除組織而外，再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既然被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無政府競爭制統治所分散，既然被替資本所作的奴隸工作所壓抑，既然經常被拋到完全貧困、粗野、退化的「深淵裏」，所以無產階級之能够成爲而且必然會成爲不可被戰勝的力量，就只是因爲它由馬克思主義原則所造成的思想統一，是由組織底物質的統一所鞏固起來，這個組織是把千百萬勞動者團結爲工人階級底大軍。在這支大軍面前，無論是俄國沙皇專制制度底已經衰老的政權，無論是國際資本底正在衰老的政權，都是支持不住的」（同上，第三二八頁）。

列寧就是用這幾句至理名言結束他這本書的。

這就是列寧在其名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所發展了的基本組織原理。

這本書底意義，首先就在於：它反對小組習氣而把黨性保持住了，它反對搗亂者而把黨保持住了，它粉碎了組織問題上的孟什維克機會主義，並奠定了波爾什維克黨底組織的基礎。

然而，這本書底意義，並不以此爲限，這本書底歷史意義就是在於：列寧在這本書裏，破天荒第一次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中規定了關於黨的學說，說黨是無產階級底領導的組織，是無產階級手中的基本武器，如果沒有這個武器，那就沒有可能在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中獲得勝利。

列寧所發「進一步、退兩步」一書在黨工作者中間之散佈，就使大多數地方組織，都團結到列寧周圍了。

可是，各地方組織愈是緊密地團結在波爾什維克周圍，則孟什維克首領們底行爲，也愈是狠毒了。

一九〇四年夏，孟什維克在中央委員會裏抓得了多數，這是由於普列漢諾夫底幫助和兩個腐化的波爾什維克——克拉辛和諾斯可夫底叛變之結果。當時看得很明白，孟什維克是力圖引起分裂。由於喪失「火星報」和中央委員會的結果，使波爾什維克處在兩難的地位。曾必須組織自己的波爾什維克的報紙。曾必須組織新的代表大會，即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以便建立新的黨中央委員會並打破孟什維克。

於是，列寧就着手進行，波爾什維克就着手進行這件事情。

波爾什維克就召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而進行鬥爭。一九〇四年八月，在列寧領導之下，在瑞士舉行了二十二位波爾什維克底會議。這個會議通過了「告全黨」的宣言，這個宣言，成了波爾什維克爲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而奮鬥的綱領。

在波爾什維克委員會三個區（南方區、高加索區、北方區）代表會議上，選舉了波爾什維克委員會常務局，這常務局就進行了實際準備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工作。

一九〇五年一月四日，波爾什維克的報紙——「前進報」第一期出版了。

這樣，在黨內就形成了兩個彼此隔絕的政派組織，即波爾什維克政派組織和孟什維

克政派組織，各有自己的中央，各有自己的機關報。

簡短的結論

在一九〇一年——一九〇四年時期，在革命工人運動增長的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組織在俄國發展和鞏固起來。列寧的「火星報」底革命路線，在反對「經濟主義者」的堅持的原則鬥爭中獲得勝利；思想上的離散和「手工業方式」，被克服下去。

「火星報」把零散的社會民主的小組和團體彼此聯系起來，並準備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一九〇三年召集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俄國社會民主黨，通過了黨綱和黨章，建立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所發生的為火星派方針最終勝利的鬥爭中，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出現了兩個集團。波爾什維克集團與孟什維克集團。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間的主要意見分歧，是在組織問題上開展的。

孟什維克去和「經濟主義者」接近，並佔着他們在黨內的位置。孟什維克底機會主義，暫時還只是表現在組織問題方面。孟什維克反對列寧式的戰鬥的革命的黨。他們主

張散漫的、無組織的、尾巴主義的黨。他們進行在黨內引起分裂的路線。他們在普列漢諾夫幫助之下，抓得「火星報」和中央委員會，並利用這些中央機關去謀達到自己的分裂主義的目的。

波爾什維克既看見從孟什維克方面來的分裂危險，就採取制止分裂派的辦法，動員各地方組織去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出版自己的報紙——「前進報」。

這樣，在第一次俄國革命前夜，在已經開始的俄日戰爭時期，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是以兩個彼此隔絕的政治集團資格活動的。

第三章

孟什維克與波爾什維克之在

俄日戰爭和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七年)

(一) 俄日戰爭。革命運動在俄國之繼續高漲。在彼得堡的罷工。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工人在冬宮門前之示威。示威羣衆之遭受槍殺。革命之開始。

從十九世紀末葉起，各帝國主義國家即開始加緊爲爭奪太平洋上的統治權，爲瓜分中國而鬥爭。沙皇俄國也參加了這個鬥爭。在一九〇〇年，沙皇的軍隊聯合日本的、德國的、英國的和法國的軍隊，以空前殘暴手段，鎮壓了在中國的人民起義，而這個起義底鋒芒是反對外國人——帝國主義者的。還在這時以前，沙皇政府便強迫中國以遼東半島及旅順口砲台讓給俄國。俄國獲得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的權利。北滿方面的鐵路——中

東路建築成功了，并爲保護該鐵路而把俄國軍隊開到北滿去。北滿被沙皇俄國用武力所佔領。沙皇政府底勢力逼近高麗了。俄國資產階級曾製定在滿洲成立「黃色俄羅斯」的計劃。

沙皇政府在遠東進行侵略中，碰到了另一個眼盜——日本；日本這時已很快地變成帝國主義的國家，并同樣企圖在亞洲大陸施行侵略，首先是侵佔中國。日本也如沙皇俄國一樣企圖佔有高麗和滿洲。日本在當時就已夢想佔領庫頁島和遠東。英國害怕沙皇俄國在遠東之加強而暗中贊助日本。俄日戰爭逼近了。尋找新市場的大資產階級和最反動的地主階層推動沙皇政府去進行這個戰爭。

日本不待沙皇政府宣戰，而首先開始了戰爭。日本既在俄國設有良好的偵探機關，所以它知道，在這個戰爭中的敵人將是沒有準備的。一九〇四年一月，日本不經宣戰而忽然襲擊旅順口的俄國砲台，並使駐在旅順口的俄國海軍遭受了嚴重的損失。

俄日戰爭就是這樣開始了的。

沙皇政府預計戰爭能幫助它鞏固自己的政治狀況和阻止革命。然而，它的預計並沒有成功。戰爭更加動搖了沙皇制度。

武裝惡劣和訓練不良的，由庸懦無能的叛賣的將軍所領導的俄國軍隊，遭受接二連三的失敗。

資本家、官吏和將軍們在戰爭中賺得了錢財。盜竊之風盛行着。軍隊的供給是很壞

的。當砲彈缺乏時，軍隊就猶如開玩笑似地領到許多車箱的神像。兵士們痛心地说：「日本人以砲彈來打我們，而我們則以神像去打他們」。專車不是用去裝運傷兵，而是用去運給沙皇將軍們所擄掠得來的財產。

日本人包圍了旅順口砲台，然後就把這砲台佔領了。他們使沙皇軍隊遭受多次失敗後，就在瀋陽附近把它擊潰了。三十萬的沙皇軍隊在這次戰役中的損失，死傷和被俘虜的太數，達十二萬之多。接着，從波羅的海派去解旅順口之圍的沙皇海軍，又在對馬海峽完全被擊破和消滅了。在對馬海峽的失敗，等於完全破滅；沙皇派去的二十艘軍艦中，有十三艘被擊沉和消滅了，四艘被俘虜了。沙皇俄國在戰爭中遭受了完全的失敗。沙皇政府竟不得不與日本締結可恥的和約。日本佔領了高麗，從俄國手中奪得了旅順口以及庫頁島之半部。

民衆不願意這個戰爭，並覺悟到這個戰爭對於俄國的害處。人民因為沙皇俄國之舉後而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對這個戰爭的態度是各不相同的。

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在內，滾到護國主義的，就是說，保護沙皇、地主和資本家「祖國」的立場上去了。

反之，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則認為沙皇政府在這個掠奪戰爭中的失敗是有益處的，因為它會削弱沙皇制度和加強革命。

沙皇軍隊之失敗，在最廣大民衆前面暴露了沙皇制度底腐敗性。民衆仇視沙皇制度的義憤，是與日俱增了。旅順口之陷落就是專制制度陷落之開始，——列寧會這樣寫着。

沙皇本來想用戰爭來撲滅革命，可是他所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結果。俄日戰爭加速了革命。

在沙皇俄國，資本主義之壓迫因沙皇制度之壓迫而加強起來了。工人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的剝削和苦役的勞動，而且苦於全體人民沒有權利。因此，覺悟的工人，就力圖領導城鄉一切民主份子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農民由於缺乏土地，由於許許多多農奴制度殘餘而呻吟喘息，他們受地主富農所奴役。沙皇俄國境內各民族人民，是呻吟於兩重壓迫之下——既受本族地主資本家所壓迫，又受俄羅斯地主資本家所壓迫。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三年的經濟危機，既使勞動羣衆所受的災難日益厲害，而戰爭又使這些災難更加尖銳了。在戰爭中的失敗，加強了羣衆對於沙皇制度的仇恨。人民已臨到忍無可忍的地步了。

由此可見，革命之原因，是總有餘裕的。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巴庫波爾什維克委員會領導之下，舉行了巨大的、組織得很完善的巴庫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結果是工人獲得了勝利，並在工人與石油工業家之間，締結了俄國工人運動歷史上第一個集體合同。

巴厘罷工是南高加索以及俄國許多區域中的革命高漲之開始。

「巴庫罷工，乃是全俄一二月光榮發動之信號」（斯大林）。

這次罷工有如偉大革命風暴前夜的閃電一般。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公曆一月二十二日）在彼得堡發生的事件，就是革命風暴之開始。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在彼得堡最大工廠——普梯洛夫工廠（現在是基洛夫工廠）的罷工開始了。這次罷工是因四個工人被開除出廠而開始的。普梯洛夫工廠中的罷工很快地發展起來，彼得堡其他工廠亦響應參加進去。罷工就成為總罷工了。運動是洶湧地增長起來。沙皇政府決定要在這個運動開始時就撲滅這個運動。

還在一九〇四年，在普梯洛夫工廠罷工之前，警察便利用好細加邦牧師在工人中建立了自己的組織——「俄國工廠工人大會」。這個組織在彼得堡一切區域中都有自己的分會。當罷工已開始時，加邦牧師在自己的大會會議上提出了好細的計劃：在一月九日，讓全體工人集合起來，舉着教堂旗幟和沙皇像片，和平列隊到冬宮去向沙皇呈遞關於自己需要的請願書（請求）。他說沙皇會出來接見人民，傾聽和滿足人民底要求。加邦負責幫助沙皇暗探局；引起槍殺工人的慘劇和把工人運動沉沒於血泊中。但是，這種警察的計劃，却反轉過來反對沙皇政府了。

請願書是在工人會議上討論過的，在請願書上面加了些變更和修改。在這些會議上

也有波爾什維克出來講話，但他們沒有公開說自己是波爾什維克。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在諸廣書中加進了言論出版自由，工會自由，召集立憲會議以便改變俄羅斯國家制度，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教會與國家分立，停止戰爭，規定八小時工作日，土地轉交農民等要求。

波爾什維克在這些會議上發言時，曾向工人指明說，自由不是向沙皇請願可以達到的，而是要擡手持武器去奪取的。波爾什維克警告工人說，工人將會受到槍殺的。但是他們未能阻止向冬宮的遊行。頗大一部份工人還相信沙皇會幫助他們的。羣衆被騙有力的運動所籠罩了。

在彼得堡工人底請願書中說：

「我們，彼得堡城裏的工人，我們的妻室兒女和老弱父母，特到你，皇帝陛下來尋找真理和保護。我們已陷於貧困，我們正被人壓迫，我們被迫從事繁重不堪的勞動，我們被人侮辱；不把我們當人看待……。我們已再三忍耐，但是我們日甚一日地被推入貧困、無權和愚昧的深淵中去，專橫暴虐制度壓制着我們……。已經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了。對於我們已到了可怕時刻，我們寧死而不願繼續受此種難堪的痛苦」。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清晨，工人們向着沙皇當時所在地冬宮前進。工人帶着整個家庭——妻室兒女和白髮老人去見沙皇；他們抬着沙皇像片，舉着教堂旗幟，唱着禱告

歌，手無寸鐵地走去。在各街道上總共聚集了十四萬多人。

尼古拉第二沒有和他們講親善。他下令槍殺手無寸鐵的工人。在這一天，有一千餘工人被沙皇軍隊殺死，有二千餘工人受傷。在彼得堡各街道上，逼流着工人底鮮血。

波爾什維克和工人們同去了。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被殺死或者被捕。波爾什維克就在當地，就在流瀉工人鮮血的各街道上，向工人解釋誰是這悽慘罪行底罪人並必須如何和他鬥爭。

一月九日總之就叫做「流血星期日」。工人們在一月九日得到了血的教訓。工人們對沙皇的信仰，已在這一天，被槍殺了。工人們瞭解了：只有用鬥爭才可獲得自己的權利。到九日黃昏時，在各工人區域中已開始建築街壘。工人們說：「沙皇痛打了我們，我們也只好去痛打他！」。

關於沙皇流血罪行的噩耗，傳遍各地。整個工人階級，全國人民，都充滿着義憤和暴怒。在每一個城市裏，工人都以罷工來表示抗議沙皇的罪行並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工人現在已是帶着「打倒專制制度」的口號走上街道了。在一月間，罷工人數，達到很大的數字——四十四萬人。在一個月內，參加罷工的工人，便超過了整個過去十年的罷工人數。工人運動已升到很高的高度。

革命在俄國開始了。

(二) 工人之政治罷工和遊行示威。農民底革命運動之增長。『波將金』鐵甲艦上之起義。

在一月九日以後，工人之革命鬥爭具有了更加尖銳的、政治的性質。工人們已開始由經濟罷工和同情罷工轉到政治罷工，轉到遊行示威，而在某些地方，並且已開始轉到武裝抵抗沙皇軍隊的鬥爭。在那些集中有很大數量的工人羣衆的大城市中——在彼得堡，莫斯科，華沙，里加，巴庫，罷工帶有特別堅持的和有組織的性質。五金工人在鬥爭的無產階級底前列行進着。工人先進隊伍以自己的罷工掀起了覺悟較弱的階層，發動起整個工人階級去作鬥爭。社會民主黨底影響，是迅速增長起來了。

五一節的遊行示威在許多地方引起了與軍警的衝突。在華沙由於槍殺示威羣衆的結果，死傷者達數百人之多。工人們根據波蘭社會民主黨底號召以抗議的總罷工來回答華沙的慘殺。罷工和遊行示威在整個五月內都未曾停止過。參加五月罷工者，在全俄共有二十餘萬工人。巴庫，洛茲，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底工人，是爲總罷工所捲入了。罷工工人和示威羣衆更加時常與沙皇軍隊發生衝突。在許多城市中——在敖得薩，華沙，里加，洛茲及其他城市中，都發生過這樣的衝突。

在波蘭巨大工業中心——洛茲城中，鬥爭具有了特別尖銳的性質。洛茲城的工人們

在城市街道上建築了幾十個街壘，並與沙皇軍隊進行了三天的巷戰（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這裏的武裝發動與總罷工匯合起來了。列寧認為這些戰鬥是俄國工人第一次的武裝發動。

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罷工是夏季罷工中特別出色的罷工。這個罷工從一九〇五年五月底起延長到八月初止，就是說，幾乎延長到兩個半月之久。參加罷工的工人約有七萬，其中許多是婦女。波爾什維克北方委員會領導了這個罷工。差不多每一天都在城外，在泰爾克河畔舉行數千工人的集會。在這裏，在大會上，他們討論了工人自己的需要。在工人大會上有波爾什維克出來發言。爲着鎮壓罷工，沙皇當局命令軍隊驅散工人，向工人開槍射擊。工人被打死者數十人，受傷者數百人。城市中宣佈戒嚴了。但是，工人還是繼續堅持而不上工。工人及其家屬雖受着飢餓，但是並不屈服。祇是極端的疲憊，才迫使工人不得已而上工。罷工鍛鍊了工人。它表示了工人階級底勇敢、堅持、堅定和同情心的模範。它成了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工人底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學校。

在這個罷工時期中，依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工人建立了全權代表蘇維埃，而這蘇維埃在實際上就是俄國第一批工人代表蘇維埃之一。

工人底政治罷工掀動了全國。

鄉村也隨城市而發動起來了。從春天起便開始了農民的風潮。農民成羣結隊起來反

對地主，毀壞他們的田莊、糖廠和酒廠，焚燒地主的大廈和莊院。在許多地方，農民奪取了地主的土地，實行大批砍伐森林，要求把地主土地轉交人民。農民奪取了地主的麥子以及其他的糧食，並把它們分給了飢民。地主們驚惶萬分，不得不逃往城市去。沙皇政府派遣兵士和哥薩克部隊去鎮壓農民起義。軍隊槍殺了農民，逮捕了「發難者」，鞭打和拷問了他們。但農民並沒有停止鬥爭。

農民運動在俄國中部，在窩爾加河一帶，在南高加索，特別是在格魯細亞，開始廣大傳播起來。

社會民主黨人更加深入到農村中去。黨中央發出告農民宣言：「農民們，請聽我們說」。在特維爾，薩拉托夫，坡爾塔瓦，契爾尼各夫，葉加特林諾斯拉夫，穆弗里斯及其他許多州份中，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發出了告農民的宣言。社會民主黨人在各鄉村中舉行了大會，成立了農民小組，建立了農民委員會。一九〇五年夏天，在許多地方發生了由社會民主黨人所組織的農業工人罷工。

但這只是農民鬥爭之開始。農民運動祇普及八十五縣，就是說，約近沙皇俄國歐洲部份郡縣總數七分之一。

工農運動之發展以及俄國軍隊在俄日戰爭中之多次失敗，在軍隊中發生了自己的影響。沙皇制度底這個靠山動搖起來了。

一九〇五年六月，在黑海艦隊之「波將金」鐵甲艦上爆發了起義。鐵甲艦這時停泊

在與教得薩相隔不遠的地方，而在教得薩正在進行着工人總罷工。起義的海軍兵士把他們所最仇恨的軍官懲辦後，就把鐵甲艦開到教得薩。「波將金」鐵甲艦轉到革命方面來了。

列寧認爲這個起義有巨大的意義。他認爲波爾什維克必須去領導這個運動，把它和工人、農民及地方駐軍的運動聯系起來。

沙皇派了軍艦去鎮壓「波將金」，但這些軍艦上的海軍兵士們拒絕開砲射擊自己的起義同志。幾天之內，在「波將金」鐵甲艦上飄揚着革命紅旗。但是當時，在一九〇五年，波爾什維克黨還不是像以後在一九一七年那樣爲領導運動的唯一政黨。在「波將金」上有了不少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因此，雖有個別的社會民主黨人參加了起義，但起義還是未曾有正確的和經驗充分的領導。一部份海軍兵士在決定勝負的關鍵動搖起來了。黑海艦隊中的其他軍艦沒有去和起義的鐵甲艦聯合起來鬥爭。革命鐵甲艦既沒有煤炭和糧食，遂不得已而開駛到羅馬尼亞海岸去，並向羅馬尼亞當局投降了。

「波將金」鐵甲艦上海軍兵士的起義，結果是失敗了。以後落到沙皇政府之手的海軍兵士，都被提交法庭審判。一部份被處死刑，一部份被流放去作苦工。但起義這件事實本身，是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波將金」鐵甲艦上的起義，是海陸軍中第一個群眾革命發動，是沙皇軍隊巨大部隊第一次轉到革命方面來。這個起義使關於海陸軍兵士廠與工

入階級，與人民聯合的思想。成爲對於工人、農民、特別是對於海陸軍兵士羣衆本身更加明瞭的、更加切近的思想。

工人之進到羣衆的政治罷工和遊行示威，農民運動之加強，人民之與軍警發生武裝衝突，最後，黑海艦隊中之起義，——所有這些事實都是說明人民武裝起義底條件正在成熟。這個情況，迫使自由資產階級不得不認真動作起來。它害怕革命而同時又以革命去恐嚇沙皇，它力謀與沙皇妥協以反對革命，並「爲人民」要求些小小改良，以便「安慰」人民，分裂革命底勢力，並以此而預防「革命慘狀」。自由派地主們說：「必須割些土地給農民，不然，他們便會來割我們了」。自由資產階級準備與沙皇瓜分政權。列寧在這些時日論到工人階級底策略與自由資產階級底策略時，寫道：「無產階級進行鬥爭，資產階級盜竊政權」。

沙皇政府繼續以兇猛殘酷手段鎮壓工農，可是，它不能不看到，只靠一種壓迫手段是對付不下革命的。因此，它除採取壓迫手段以外，又開始採取隨風轉舵的政策。一方面，它利用自己的奸細去唆使俄國境內各民族相互摧殘，進行蹂躪猶太人的慘劇以及阿爾明尼亞和韃靼人相互間的殘殺。另一方面，它却諾許召集以縉紳會議（註五）或國家杜馬（註六）爲形式的「代表機關」，並委託大臣布里根去草擬這樣的杜馬底草案。但要使這杜馬不致於擁有立法權。所有這些辦法之採用，都是爲着分裂革命底勢力和使人民中的溫和階層脫離革命。

波爾什維克宜准攝布里根社馬，并指定目的要擄破這幅對人民代表機關的諷刺畫。

反之，孟什維克却決定不阻撓杜馬並承認有參加此杜馬之必要。

(三) 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策略上的意見分歧。黨之

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馬克思主義黨之策略的基礎。

革命使社會一切階級都動作起來了。革命所引起的國內政治生活中的變動，推動它們離開舊有的、慣常的立場，並迫使他們改編自己以適應新的環境。每個階級，每個黨，都努力製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動路線，自己對其他階級的態度，自己對政府的態度。甚至沙皇政府也不得不製定自己的，對於它自己是非常的新策略，即諸許召集「代表機關」——布里根社馬。

社會民主黨也必須製定自己的策略。革命底日益增長的高潮要求這樣做。擺在無產階級面前的刻不容緩的實際問題要求這樣做，這些問題，就是關於組織武裝起義，關於推翻沙皇政府，關於建立臨時革命政府，關於社會民主黨參加這個政府，關於對農民的態度，關於對自由資產階級的態度等等問題。必須製定社會民主黨底統一的和周密考慮

過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

但是，因為孟什維克底機會主義和分裂行動，俄國社會民主黨在這時候已分裂成爲兩個政派組織。這個分裂當時還不能認爲是完全的，這兩個政派組織在形式上還不是兩個不同的黨，然而在事實上，它們却儼然是兩個不同的黨，各有自己所有的中央，各有自己所有的報紙。

孟什維克在自己和黨大多數之間關於組織問題的舊的意見分歧之上，又增加了新的意見分歧——關於策略問題的意見分歧，這個情況就促使分裂更其加深了。

缺乏統一的黨，結果就缺乏統一的黨的策略。

如果立刻召集下屆的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在代表大會上規定統一的策略並責成少數派誠懇執行代表大會底決議，服從代表大會大多數人底決定，那末本來是可以從當時情形中找到出路的。波爾什維克向孟什維克所提議的，正是這個出路。但是孟什維克關於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問題，甚至不願聞問。波爾什維克既認爲，如果讓黨繼續缺乏由黨所批准的並爲全體黨員所務須執行的策略，那就是罪惡，於是就決定自己担负起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發起責任。

所有一切的黨組織，無論是波爾什維克的，或者是孟什維克的，都被邀請來參加代表大會。但是，孟什維克却拒絕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而決定召集自己的代表大會。他們稱自己的代表大會爲代表會議，因爲他們的代表，原來不多；然而在實際上，這乃是

代表大會，孟什維克黨代表大會，這個代表大會底決定，曾認爲是全體孟什維克所務須執行的。

一九〇五年四月，在倫敦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代表大會的，有二十四個代表，代表着二十個波爾什維克委員會。一切大的黨組織都派有代表出席。

代表大會斥責孟什維克爲「黨之已經分裂出去的部份」，然後就進而討論議程上關於製定黨底策略的問題。

與代表大會同時舉行的，就是在日內瓦召集的孟什維克代表會議。

「兩個代表大會——兩個黨」，——列寧曾這樣評定當時的情形。

無論是代表大會，無論是代表會議，在實質上都是討論了同樣的策略問題；可是對於這些問題所通過的決議，却具有完全相反的性質。在代表大會上以及在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兩種不同的決議，就是揭露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和孟什維克代表會議之間，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是有如何深刻的策略分歧。

茲將這些分歧底基本點列舉如下。

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底策略路線。代表大會認爲：雖然現在進行的革命是帶有資產階級民主的性質，雖然它在現在時候不能越出在資本主義下所容許的範圍，可是，無產階級首先就利於要這個革命得到完全勝利，因爲這個革命之勝利能給無產階級以可能組

續起來，在政治上提高起來，得到對勞動群眾實行政治領導的經驗和技能，並且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

只有農民能够贊助無產階級所預計要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勝利的策略，因為沒有革命完全勝利，則農民就不能推翻地主和取得地主的土地。因此，農民是無產階級底天然的同盟者。

自由資產階級不利於要這個革命得到完全勝利，因為它需要沙皇政權來做反對它所最害怕的工農羣衆的鞭笞，它將努力保存沙皇政權，不過稍稍把沙皇政權底權力限制一下。因此，自由資產階級將努力以在立憲君主制度基礎上與沙皇妥協來了事。

如果革命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如果革命底領袖——無產階級能够保證與農民的聯盟，如果自由資產階級將被孤立起來，如果社會民主黨將積極參加於組織反沙皇制度的人民起義事業，如果因起義勝利的結果，將會成立能够剷除反革命根蒂並召集全民立憲會議的臨時革命政府，如果社會民主黨將不拒絕在順利條件之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把革命進行到底，——祇有在這樣的情形之下，革命才會勝利。

孟什維克代表會議底策略路線。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性的，那末祇有自由資產階級才能成爲革命底領袖。無產階級不當與農民，而應當與自由資產階級接近。這裏最主要的，就是不要以自己的革命性來駭退自由資產階級和不要給自由資產階級以口實而退出革命，因為如果它竟退出革命，那革命便會滅絕。

也許，起義會得到勝利，可是，在起義勝利之後，社會民主黨就應當退到旁邊，以便不致駭退自由資產階級。也許，由於起義之結果，會成立臨時革命政府，可是，社會民主黨却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參加這個臨時革命政府，因為這個政府就其性質說來，將不是社會主義的政府；而最主要的，就是社會民主黨將會因自己參加這個政府和自己的革命性而駭退自由資產階級並因此而破壞革命。

從革命前途看來，如果可以召集某種代表機關如縉紳會議或國家杜馬之類，那就更好了，工人階級可以從外面來逼迫這個杜馬，以便把它變成立憲會議，或者推動它去召集立憲會議。

無產階級有自己特殊的，純粹工人的利益，它正是應當追求這些利益，而不是企圖成為資產階級革命底領袖，而這個革命是一般政治的革命，因此，它是與一切階級，而不只是與無產階級有關的。

俄國社會民主黨兩個政派組織底兩個策略，簡單說來就是這樣。

列寧在自己的有歷史意義的「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中，對於孟什維克底策略，是給了模範式的批評，而對於波爾什維克底策略，則給了天才的論證。

這本書是在一九〇五年七月，就是說，在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兩月後出版問世的。就該書名稱看來，也許可以設想：列寧在這書中所涉及的，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底

策略問題，並且這裏所指的，只是俄國的孟什維克。然而在事實上，他既批評了孟什維克底策略，他同時就是揭破了國際機會主義底策略；而他既論證馬克思主義者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中的策略並劃定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的區別——他同時就是規定了在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中的馬克思主義策略底基礎。

茲將列寧在他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展了的基本策略原理，列舉如下。

(I) 貫注列寧這本書的基本策略原理，就是關於無產階級能夠而且應當成爲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成爲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者的思想。

列寧承認這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質，因爲這個革命，正如他所指出的，「不能直接越出祇是民主革命底範圍」。然而，他認爲：這個革命不是上層的，而是使整個人民、整個工人階級、整個農民都動作起來的人民革命。因此，列寧認爲：孟什維克既然企圖減少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意義，既然企圖降低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使無產階級脫離這個革命，他們就是叛賣無產階級底利益。

列寧寫道：

「馬克思主義教導無產階級的，不是脫離資產階級革命，不是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把革命中的領導權讓給資產階級，而是相反的，是最努力地參加，最堅決地爲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爲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鬥」(「列寧全集」，第

八卷，第五八頁）。

列寧往下又寫道：

「我們不應當忘記，在現時，除了完全的政治自由，除了民主共和國之外，沒有，而且不能有其他方法以加速社會主義之到來」（同上，第一〇四頁）。

列寧預見了革命底兩個可能的結局：

（甲）或者，事情之結局，是徹底戰勝沙皇制度，推翻沙皇制度並建立民主共和國；（乙）或者，如果力量不夠，那末事情之結局，將會是沙皇與資產階級實行取償於人民的妥協，是某種殘缺不全的憲法，甚至多半會是對這種憲法的諷刺畫。

無產階級是利於要有最好的結局，就是說徹底戰勝沙皇制度。可是，這樣的結局，只有在無產階級能成爲革命底領袖，領導者的情形下，才有可能。

列寧寫道：

「革命之結局將依以下情況爲轉移：工人階級或者是起着資產階級底助手作用，這助手按其攻擊專制制度的力量說來是強有力的，但在政治上是軟弱無力的；或者是起着人民革命底領導者作用」（同上，第三三頁）。

列寧認爲無產階級有一切可能來避免替資產階級當助手的命運，來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導者。據列寧底意見，這些可能就是如下。

第一，「無產階級按其地位既是最先進的和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因此，它的使命

就是在俄國一般民主革命運動中起領導作用」（同上，第七五頁）。

第二，無產階級有自己的離資產階級而獨立的政黨，這個政黨給它以可能來團結成爲「統一的和獨立的政治力量」（同上，第七五頁）。

第三，無產階級比較資產階級更利於要革命獲得徹底勝利，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來，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是比對於資產階級更加有利些」（同上，第七五頁）。

列寧寫道：

「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是倚靠着某些舊制殘餘，如君主制度，常備軍等等來反對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有利的，是使資產階級革命不過分堅決地掃除一切舊制殘餘，而是要留下其中某些殘餘，就是說，使這個革命成爲不完全徹底的，不進行到底的，成爲不堅決的和不是無情的……。對於資產階級更加有利的，就是使在資產階級民主方向中的必要的改革發生得緩慢些、漸進些、多所顧忌些和不堅決些，經過改良而不是經過革命……。就是使這些改革儘可能地少發展平民，就是說農民，特別是工人底革命自動性、主動性和精力，因爲如果不然，那末工人將更容易如法國人所說的「把槍枝從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說，更容易用資產階級革命所供給他們的武裝，用這個革命所給與他們的自由，用那些在已把農奴制度掃除的地基上所產生的民主機關，倒轉去反對資產階級本身。反之，對於無產階級更加有利的，是使在資產階級民主方向中的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經過改良主義的道

路，而是經過革命的道路來進行，因為改良主義的道路是遲延、遲緩、使人民橫體中的腐爛部份之消亡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在這些部份腐爛過程中，最感痛苦，首先而且最多就是無產階級和農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割除而使無產階級最少受到痛苦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爛部份的道路，是對於君主制度以及適合於君主制度的卑污醜惡的、腐敗不堪的、臭氣薰騰的機關，最少讓步，最少顧忌的道路」（『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五七至五八頁）。

列寧繼續寫道：

「因此，無產階級正是站在最前列為共和國而鬥爭，它以藐視態度拒絕那些愚蠢的、在它看來是毫無價值的、要它去計較到資產階級是否會退出革命的勸告」（同上，第九四頁）。

為要使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可能變為現實，為要使無產階級在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革命底領袖，領導者，——為要做到這個地步，據列寧底意見，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為要做到這個地步，第一，就必須使無產階級具有利於要澈底戰勝沙皇制度並能準備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同盟者。這是領導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為如果沒有被領導者，那末領導者就不成其為領導者；如果沒有被領導者，那末領袖就不成其為領袖。列寧認為這樣的同盟者就是農民。

為要做到這個地步，第二，就必須使那與無產階級爭奪革命領導權並力求由自己充

當革命底唯一領導者的階級，被逐出領導底舞台並陷於孤立。這也是領導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為領導思想本身，是絕對不容許有兩個革命領導者的。列寧認為這樣的階級就是自由資產階級。

列寧寫道：

「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是為民主制而澈底奮鬥的戰士。只有在農民羣衆加入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的條件之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在為民主制而奮鬥中獲得勝利的戰士」（同上，第六五頁）。

其次：

「農民本身包含有很多的半無產者份子，同時包含有小資產階級份子。這就使得它也是不穩定的，並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爲嚴格的階級黨。然而，農民底不穩定性是與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根本不同的，因為農民在現時所需求的，與其是無條件地保存私有制，倒不如是奪取這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然不因此而成爲社會主義的，雖然不因此而停止其爲小資產階級的，可是，它能成爲民主革命底完全的和最急進的擁護者。只要是啓發農民的革命事件底進程不因資產階級之叛變和無產階級之失敗而中斷得太早，那末，農民必然會成爲這樣的擁護者。在上述條件之下，農民必然會成爲革命與共和國底堡壘，因爲只有獲得完全勝利的革命，才能給農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一切，才能給農民以農民所希望的、農民

所想像的、爲農民所真正必需的一切」（同上，第九四至九五頁）。

列寧在分析孟什維克底反對意見——孟什維克硬說波爾什維克這樣的策略「會迫使資產階級退出革命事業並因此而減弱革命發展規模」，——並且評定他們這些反對意見是「叛賣革命的策略」，是「變無產階級爲資產階級底可憐尾巴的策略」時，寫道：

「誰真正瞭解農民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中的作用，誰就不能說當資產階級退出時，革命底發展規模便會削弱；因爲在事實上，祇有當資產階級退出，而農民羣衆以積極革命者資格來協同無產階級一起奮鬥時——祇有那時，俄國革命底真正的發展規模，才會開始；祇有那時，這才是真正最廣大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所可能的革命發展規模。我們的民主革命爲要成爲澈底進行到底的革命，就應當倚靠於這樣的一些力量，這些力量能够麻痺資產階級底、不可免的澈底性，也就是說，正是能够「迫使它退出去」（『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五至九六頁）。

這就是列寧在他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展了的關於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之領袖的基本策略原理，關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權（領導作用）的基本策略原理。

這是馬克思主義黨關於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問題的新方針，這個方針是與前此在馬克思主義者武庫中存在過的策略方針有深刻的差別。迄今以前，情形是如彼的，就是在資產階級革命中，例如在西歐，領導作用總是落到資產階級之手，而無產階

級不管自己願意不願意，却只得做它的助手，而農民則是資產階級底後備軍。馬克思主義者當時認為這樣的湊合，多多少少是不可免的，但馬上就聲明說，無產階級在這個情形之下應當儘可能地堅持自己的最近的階級要求并應當有它自己的政黨。現在，在新的歷史的環境中，照列寧底方針說來，情形却變為如此，就是無產階級已成為資產階級革命底領導力量，資產階級已被排擠於革命領導以外，而農民則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軍。

有人說普列漢諾夫「也曾主張」無產階級領導權，——這種說法是出於誤會。是的，普列漢諾夫曾向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獻媚，而且曾不嫌在口頭上承認它，然而在事實上，他是反對這個思想底實質的。無產階級領導權底意義，就是在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政策之下，在使自由資產階級孤立起來的政策之下，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起領導作用；但大家都知道，普列漢諾夫却反對孤立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主張與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的政策。在事實上，普列漢諾夫底策略方針，乃是孟什維克的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方針。

(2) 列寧認為勝利的人民武裝起義是推翻沙皇制度和爭取民主共和國的最重要的手段。列寧與孟什維克相反，他認為「一般民主的革命運動已引起武裝起義之必要」，認為「組織無產階級去起義」已「提到日程上成為黨底切實的主要的和必要的任務之一」，並認為必須「採取最有力的辦法來武裝無產階級和保證直接領導起義的可能」。

上，第七五頁）。

爲要引導羣衆走到起義並使起義本身成爲全民的起義，列寧認爲必須提出這樣的口號，不提出這樣的對羣衆的號召，這些口號和號召要能展開羣衆底革命自動性，組織他們來實行起義以及瓦解沙皇制度底政權機關。列寧認爲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對策略問題的決議就是這樣的口號，而列寧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就是爲擁護這些決議而作的。

他認爲以下的幾點就是這樣的口號：

(甲) 採用「羣衆的政治罷工，這種罷工在起義開始和在起義進程中，都極有重要的意義」(同上，第七五頁)；

(乙) 組織「用革命手段來立刻實現八小時工作日以及工人階級其他迫切的要求」(同上，第七五頁)；

(丙) 「立刻組織革命農民委員會」，以使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一切民主改革」，一直到沒收地主土地爲止(「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八八頁)；

(丁) 武裝工人。

這裏特別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兩點：

第一，用革命手段在城市中實現八小時工作日和在鄉村中實現民主改革的策略，就是說，這樣去實現，既不顧及政府，也不顧及法律，藐視政府和法律，打破現行法律并

用無所顧忌的手段自動建立新秩序。這是新的策略的手段，採用這個手段，就能廢除沙皇制度底政權機關並展開羣衆底積極性及創造的自動性。在這個策略基礎之上，生長了城市中的革命罷工委員會和鄉村中的革命農民委員會，而後來，前者就發展成爲工人代表蘇維埃，後者就發展成爲農民代表蘇維埃。

第二，採用羣衆政治罷工，採用總政治罷工，這種罷工，以後在革命進程中，在羣衆底革命動員事業上，起了頭等作用。這是新的、在無產階級手中的很重要的武器，這個武器以前在馬克思主義黨底實踐中是未曾有過的，而在後來則已得到大家的公認。

列寧認爲：由於人民起義已經勝利的結果，沙皇政府應由臨時革命政府來代替。臨時革命政府底任務，就在於鞏固革命底勝利品，鎮壓反革命底反抗並實現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最低限度的綱領。列寧認爲：不實現這些任務，就沒有可能徹底戰勝沙皇制度。但爲要實現這些任務並達到徹底戰勝沙皇制度，臨時革命政府應當不是通常的政府，而是勝利了的階級——工人和農民的專政政府，它應當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生底革命專政。列寧曾援引馬克思關於「在革命後，任何臨時國家制度都要求專政，並且是堅強果敢的專政」這個著名原理，並作出結論說，臨時革命政府，如果它想保障徹底戰勝沙皇制度，就不能不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生底專政。

列寧寫道：

「革命之徹底戰勝沙皇制度，就是實現無產階級與農民生底革命民主專政……這

個勝利將正是專政，就是說，它將必不可免地應當憑藉於軍事力量，憑藉於蘇俄武裝，憑藉於起義，而不是憑藉於這種或那種用「合法的」，「和平的手段」建立起來的機關。這只能是專政，因為實現為無產階級和農民所立刻和一定需要的改造，會引起地主、大資本家以及沙皇制度之拚命的反抗。沒有專政，就沒有可能打破這個反抗，擊潰反革命的企圖。然而，這當然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它不能（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中的許多中間階段的話）觸動資本主義基礎。它最多只能實行根本重分地產以利於農民；實現澈底的和完全的民主制度，直到共和國為止；把亞洲式的、奴役性的一切特徵不僅從農村生活而且從工廠生活中連根剷去；奠定認真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和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礎；最後——就次序來講，而不是就重要性來講——把革命火焰延燒到歐洲。這樣的勝利，還絲毫不會把我國資產階級革命，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民主的革命不會直接越過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係的範圍；然而，這樣的勝利底意義，對於無論是俄國——無論是全世界底將來的發展，都畢竟是極大的。任何東西，都不能把全世界無產階級底革命精力提高到這樣的程度；任何東西，都不能如此厲害地把達到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道路縮短，如同已在俄國開始的革命底這個澈底勝利一樣」（同上，第六二至六三頁）。

至於說到社會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的態度以及社會民主黨可以參加這個政府的問題，那末，列寧是完全堅持第三次黨代表大會對於這個問題的決議，該決議說：

「依實力對比關係以及其他不可預先明確判定的因素為轉移，我黨全權代表們可以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便妥和一切反革命企圖作無情鬥爭並堅持工人階級底獨立利益；這種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之必要條件，就是黨對自己的全權代表們施行嚴格的監督和堅決不移地保存社會民主黨底獨立性，社會民主黨是力圖實現完全底社會主義革命的，因此對一切資產階級黨採取不可調和的仇視態度；無論社會民主黨將是否有可能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都將在無產階級極廣大階層中宣傳這樣的思想：武裝的和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為保護、鞏固和擴大革命勝利品起見，必須經常逼迫臨時政府」（『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七頁）。

孟什維克會反駁道，臨時政府將舉薦選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如果不願意重犯法國社會黨人米爾蘭——他參加了法國資產階級政府——所犯的錯誤的話，那就不能容許社會民主黨人參加這樣的政府，——列寧在押黨這些反駁時指出：孟什維克在這裏混淆了兩個不同的東西並暴露了自己沒有能力用馬克思主義觀點來觀察問題：當時在法國，問題是在國內缺乏革命形勢的時期，由社會黨人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而這個情況，就使得社會黨人務須不去參加這樣的政府；而在俄國，問題却是在革命劇烈高漲時期，由社會黨人參加為革命勝利而奮鬥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政府——這個情況，就使得社會民主黨人可以，而在順利條件之下，並且務須參加這樣的政府，以便不僅「從下面」，從外面，而且「從上面」，從政府內部去打擊反革命。

(3) 列寧是擁護資產階級革命之勝利和民主共和國之爭得的，可是，他決沒有想暫停留在民主階段上和以資產階級民主任務之完成來限制革命運動的發展規模。反之：列寧認為隨着民主任務之完成，就應當去開始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剝削羣衆底這樣的鬥爭，這個鬥爭已經是爲社會主義革命而進行的。列寧知道這個，並認爲社會民主黨務須採取一切辦法來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列寧之所以需要工農專政，不是爲着在完成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勝利以後，就使革命終止在這上面，而是爲着儘可能地延長革命狀態，澈底消滅反革命殘餘，把革命火焰延續到歐洲去，並在這個時候，既讓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發展起來並組織成爲偉大軍隊，——就開始直接進到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說到資產階級革命底發展規模以及馬克思主義黨應當與這發展規模以怎樣的性質時，寫道：

「無產階級應當把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這就要把農民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來撲滅專制制度底反抗，並澈底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無產階級應當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無產者份子羣衆聯合到自己方面來，以便用強力來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並驅逐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底不穩定性。這就是無產階級底任務，而新火星派（指孟什維克而言。——「編者」）在自己一切關於革命發展規模的議論和決議中，却把這些任務看得如此狹隘」（同上，第九六頁）。

其次：

「領導全體人民，特別是領導農民來為完全自由、為徹底民主革命、為共和國而奮鬥！領導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來為社會主義而奮鬥！革命無產階級底政策，在事實上就應當是如此；階級口號，——工人黨在革命時期中應當用以貫徹和規定每個策略問題決定和每個實際步驟的階級口號，——就是如此」（同上，第一〇五頁）。

為着不留下任何不明白的地方起見，列寧在「兩個策略」一書出版兩月以後所寫的「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之態度」一文中，曾解釋道：

「我們將立刻從民主革命開始過渡，——而恰恰是依照我們的力量為標準，依照覺悟的和有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為標準，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停頓的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廢」（『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頁）。

這是關於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間相互關係問題的新方針，是關於在資產階級革命終結時，在無產階級周圍改編力量以便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新理論，——關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列寧在規定這個新方針時所依據的：第一，就是馬克思關於不停頓革命的著名原理——這個原理是馬克思於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在「致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所提出的；第二，就是馬克思關於必須把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配合起來的著名思

想——這個思想是馬克思於一八五六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所說出的，他在這封信內說道：「在德國，全部事情，都將以是否有可能由某種第二版農民戰爭來贊助無產階級革命為轉移」。然而，馬克思這些英明的思想，後來沒有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得到自己的發展，而第二國際理論家們又採取了一切辦法來把它們埋葬起來，付諸遺忘。一個任務落在列寧身上，——這就是要把已被人忘記的馬克思原理拖到入世中來並完全把它們恢復起來。然而，在恢復馬克思這些原理時，列寧並沒有限於——而且也不能限於——簡單把它們重複一下，而是往前發展了它們，把它們改製成爲嚴整的社會主義革命論，並加進了新的成份，爲社會主義革命所必需的成份，——即無產階級與城鄉半無產者份子聯盟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條件。

這個方針把西歐社會民主黨底策略立場打得粉碎了，西歐社會民主黨底策略立場之出發點，就是認爲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農民羣衆，貧農羣衆也包括在內，應當一定會舉出革命，因此，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後，應當有一個長久的停頓時期出現，有一個五十年至一百年——也許更長的「和睦」時期出現，在這個時期中，在新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底時機還沒有到來以前，無產階級將「和平地」受着剝削，而資產階級則「合法地」賺得金錢。這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論，實現這革命的無產階級，並不是孤獨去反對全部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而是領導着的無產階級，它有居民中的半無產者份子，有千百萬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爲其同盟者。

直着按照這個理論，在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條件下的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領導權，應當轉變為在無產階級與其餘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羣衆聯盟條件下的無產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領導權；而無產階級與農民民主專政，則應當為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準備基礎。

這個理論推翻了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底流行的理論，西歐社會民主黨人否認城鄉半無產者羣衆底革命的可能性；他們的出發點，就是認為「除了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外，在我國，我們看不見其他社會力量可以為我國反政府的或革命的聯合行動所倚據」（這是普列漢諾夫底話，這些話對於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是標本式的）。

西歐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將是單獨一個，將是反對全部資產階級，將是沒有同盟者，將是反對一切非無產階級和階層。他們不願意顧及以下的事實，就是資本不僅剝削無產階級，而且剝削千百萬城鄉半無產者階層，這些階層受資本主義壓迫，並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在為使社會擺脫資本主義壓迫而奮鬥中的同盟者。因此，西歐社會民主黨人認為：在歐洲，社會主義革命底條件還沒有成熟，而只有當着由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結果，無產階級已成為民族中的大多數，成為社會中的大多數的時候，這些條件，才可說已經成熟。

列寧底社會主義革命論，是把西歐社會民主黨這個腐敗的和反無產階級的方針，根本推翻了。

當時，在列寧底理論裏，還沒有關於社會主義有在單獨一個國家裏勝利可能的直接結論。然而，當時在這一理論裏面已經包含有一切或幾乎一切基本的必要的成份，以便或早或遲地作出這樣的結論。

大家知道，列寧之作出這樣的結論，是在一九一五年，就是說，經過十年以後。

這就是列寧在他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這一本有歷史意義的書裏面所發展了的基本策略原理。

列寧這個著作底歷史意義，首先在於它在思想上擊破了孟什維克底小資產階級的策略方針，武裝了俄國工人階級去繼續擴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去對沙皇制度作新的進攻，並給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以明確的關於資產階級革命必然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

然而列寧這本著作底意義，並不以此為限。它的不可估量的意義，就在於它以新的革命論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並奠定了波爾什維克黨底革命策略之基礎，而我國無產階級就運用着這個策略在一九一七年得到了戰勝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

(四) 革命之繼續高漲。一九〇五年十月間之全俄政治罷工。
沙皇政府之退却。沙皇宣言。工人代表蘇維埃之出現。

到一九〇五年秋，革命運動已普及全國。運動是洶湧增長了。

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開始了印刷工人罷工。罷工浪潮普及彼得堡以及其他許多城市。在莫斯科本城，印刷工人罷工得到其他生產部門工人之援助，並變成總政治罷工了。

十月初，在莫斯科——加桑鐵路上開始了罷工。經過一天以後，全體莫斯科各鐵路交叉點上的工人都實行罷工了。罷工浪潮很快就普及全國一切鐵路。郵政局和電報局都停止工作。在全俄各城市中，工人們召集成千成萬人的羣衆大會並決定停止工作。罷工浪潮普及一個又一個的工廠，一個又一個的城市，一個又一個的區域。同罷工工人來聯合的，還有下級職員，學生和智識份子——律師、工程師、醫生。

十月政治罷工，成了全俄的罷工，它包括了差不多整個國家，一直到最遙遠的區域爲止；它包括了差不多所有一切工人，一直到最落後的階層爲止。參加總政治罷工的，單是工業工人，就約近一百萬；而鐵路工人，郵電職員及其他等人還不在此數，他們之參加罷工者，也是爲數很多的。國內全部生活已陷於停頓。政府力量已被麻痺。

工人階級領導了民衆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

波爾什維克底羣衆政治罷工口號，結出了自己的果實。

表示出無產階級運動底力量和威力的十月總罷工，逼迫那感得魂不附體的沙皇發表了十月十七日宣言。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宣言裏，諾許人民以「公民自由之堅固不

移的基礎；個人身體之真正不可侵犯，宗教、言論、集會和結社之自由」。諾許召集立法性質的杜馬並吸收人民中一切階級來參加選舉。

這樣，布里根的諾讓性質的杜馬，便被革命力量所掃蕩無餘了。波爾什維克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策略，原來是正確的。

雖然如此，而一月十七日宣言，終究是欺騙人民的手段，是沙皇的詭計，是沙皇所需要的特殊休戰時間，以便麻醉輕信者，贏得時間，聚集力量，然後再給革命以打擊。沙皇政府在口頭上諾許自由，而在實際上却連一點切實東西都沒有給出。除諾言之外，工農暫時從政府手裏連一點東西也都沒有得到。預期的政治大赦，只是以在十月二十一日赦免一小部份政治犯來代替了。而同時，爲要分裂人民力量起見，政府且組織了許多蹂躪猶太人的流血慘劇，在這些慘劇發生時，死亡者成千成萬；而爲要對付革命起見，政府又成立了匪幫的警察組織：「俄國人民同盟」和「米哈依爾·阿爾汗格爾同盟」。人民稱這些組織爲「黑幫」，而在這些組織中，反動的地主，商人，牧師和半刑事犯的流氓份子，起着顯著的作用。黑幫份子在警察協助之下，公開打殺先進工人，智識界的革命家，學生；放火焚燒羣衆大會和公民集會場所和槍殺集會羣衆。沙皇宣言底結果，暫時就是這樣。

當時，在民間就流行着這樣談論沙皇宣言的歌謠：

「沙皇大吃驚，頒佈了宣言」

死人得自由，活人進牢監」。

波爾什維克向羣衆解釋說：十月十七日宣言乃是陷阱。他們指斥說政府在宣言頒佈以後的行動爲挑撥。波爾什維克號召工人們拿起武器並準備武裝起義。

工人們更努力實行成立戰鬥隊。他們明白了；用總政洽罷工奪得的十月十七日第一個勝利要求他們繼續努力，繼續鬥爭，以便推翻沙皇制度。

列寧估計十月十七日宣言爲些許的暫時的勢力均衡時機；此時，無產階級和農民雖已從沙皇手中奪得宣言，但還沒有力量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已經不能只用舊時手段來統治，因而不得不在口頭上諾許「公民自由」和「立法性的」杜馬。

在澎湃的十月政治罷工時日，在和沙皇鬥爭的火線中，工人羣衆底革命創造力，造成了新的強有力的武器——工人代表蘇維埃。

工人代表蘇維埃是一切工廠代表底會議，它是世界從所未見的工人階級的羣衆政治組織。破天荒第一次在一九〇五年產生的蘇維埃，乃是無產階級於一九一七年在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下成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底雛形。蘇維埃爲人民創造性底新的革命的形式，它們純粹是由人民中的革命階層所成立起來的，它們打破了沙皇制度底一切法律規則。它們是起而與沙皇制度鬥爭的人民底自動性之表現。

波爾什維克把蘇維埃看成是革命政權底萌芽。他們認爲：蘇維埃底力量和意義，是完全以起義底力量和成功爲轉移的。

孟什維克既不承認蘇維埃是革命政權底萌芽機關，也不承認蘇維埃是起義機關。他們把蘇維埃看作是如民主化的城市自治局一類的地方自治機關。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日（公曆二十六日），在彼得堡，在所有一切工廠裏都進行選舉參加工人代表蘇維埃的代表。當天夜間，舉行了蘇維埃第一次會議。隨彼得堡之後，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莫斯科也組織起來了。

彼得堡的工人代表蘇維埃，既是俄國最大工業中心的和最大革命中心的，沙皇帝國首都的蘇維埃，本來應當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起着決定的作用。然而，這個蘇維埃因為是處在惡劣的孟什維克的領導之下，以致沒有執行自己的任務。大家知道，列寧那時還沒有在彼得堡，他還居留在国外。孟什維克利用列寧缺席機會而混入彼得堡蘇維埃並奪取其中的領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孟什維克們——黑努斯達列夫，托洛茨基，巴烏斯以及其他等人之流能使彼得堡蘇維埃轉而去反對起義政策，當然是毫不足怪的。他們不去使兵士與蘇維埃接近並聯系起來共同鬥爭，却要求迫令兵士離開彼得堡。蘇維埃不去武裝工人並準備他們實行起義，却竟絲毫足不前並反對起義底準備。

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是在革命中起了完全另一種作用。莫斯科蘇維埃從其成立第一天起便實行澈底革命的政策。莫斯科蘇維埃中的領導是屬於波爾什維克的。由於波爾什維克之努力，在莫斯科與工人代表蘇維埃並存的，還產生了兵士代表蘇維埃。莫斯科蘇維埃成了武裝起義機關。

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間，工人代表蘇維埃在許多的城市和幾乎在一切工人中心都建立起來了。曾經企圖成立兵士和海軍代表蘇維埃，並使它們與工人代表蘇維埃聯合起來。在某些地方，成立了工農代表蘇維埃。

蘇維埃底影響是很大的。雖然它們往往是自發產生的，雖然還沒有完全形成以及在己成份方面是散漫的，可是，它們是以政權資格行動了。蘇維埃以強力奪取手段實現了出版自由，規定了八小時工作日，並號召人民不繳納賦稅給沙皇政府。在個別情形之下，它們還沒收了沙皇政府底金錢並用以供應革命之需要。

(五) 十二月武裝起義。起義之失敗。革命之退却。第

一屆國家杜馬。黨之第四次(統一的)代表大會。

一九〇五年十月間與十一月間，羣衆底革命鬥爭是繼續洶湧發展着。工人罷工是繼續着。

一九〇五年秋，農民反地主的鬥爭，已具有廣大的範圍。農民運動已普及全國縣數三分之一以上。薩拉托夫，唐波夫，契爾尼各夫，梯弗里斯，庫泰依斯以及其他某些州份，都爲真正農民起義所籠罩。可是，農民羣衆底進攻，還是不充分的。農民運動還沒有足夠的組織性和領導。

在梯弗里斯，海參崴，塔什干，薩馬爾塔達，庫爾斯克，蘇胡姆，華沙，基也輔，里加等城市，兵士的風潮，也加強了。在喀琅施塔得以及停泊在塞瓦斯托波里的黑海艦隊兵士中，爆發了起義（一九〇五年十一月）。然而，這些起義是彼此分散的，結果是被沙皇政府鎮壓下去了。

在海陸軍個別部隊中，成爲起義底導火線的，往往是軍官過分粗暴的待遇和惡劣的食品（「豌豆暴動」）等等。很多起義的海陸軍兵士還沒有清楚瞭解推翻沙皇政府之必要，以及努力繼續武裝鬥爭之必要。起義的海陸軍兵士底情緒，還過於和平和溫柔，他們往往作出錯誤，釋放那些在起義開始時被捕的軍官，並讓長官們以種種諾言和勸告來安慰自己。

革命已緊緊逼近武裝起義了。波爾什維克號召羣衆去作反對沙皇和地主的武裝起義，並向他們解釋武裝起義必不可免。波爾什維克聚精會神地準備了武裝起義。在海陸軍兵士中進行了革命工作，在軍隊中建立了黨的軍事組織。在許多城市中，組織了工人戰鬥隊，並教導隊員們使用槍械。組織了在國外購買槍械並秘密運進俄國的工作。在組織運械工作中，曾有黨的重要工作人員參加。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寧回到俄國了。在這些時日，列寧躲避着沙皇憲兵和暗探，而直接參加武裝起義底準備。他在波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報」上发表的文章，成了黨在日常工作中的指令。

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同志在南高加索進行了巨大的革命工作。斯大林同志揭破和粉碎了孟什維克這班反對革命和反對武裝起義的人。他堅決準備了工人去作反對專制制度的決戰。在沙皇宣言公佈的那一天，斯大林同志在梯弗里斯羣衆大會上向工人說道：

「爲着真正獲得勝利，我們需要什麼呢？爲着這件事，就需要三件東西：第一就是武裝，第二就是武裝，第三還是，還是武裝」。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蘭的塔墨爾福斯召集了波爾什維克代表會議。雖然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形式上還是在一個社會民主黨之內，可是在實際上，他們是組成兩個不同的黨，各有其單獨的中央。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列寧與斯大林第一次親身會面了。在此以前，他們是用通信或經過同志們來保持聯繫的。

從塔墨爾福斯代表會議決議中，必需指出兩個決議：一個是關於恢復在實際上已分裂爲兩個黨的黨之統一，另一個是關於抵制第一屆杜馬，所謂維持杜馬。

因爲到這時候，在莫斯科已開始武裝起義了，於是代表會議就根據列寧底意見來迅速結束自己的工作，而代表們則回到各地，以便親身參加起義。

但是沙皇政府也沒有酣眠。它也準備着作堅決的鬥爭。沙皇政府既與日本締結和約以減輕自己的困難情形，乃轉而進攻工人與農民。沙皇政府在許多發生農民起義的州份，宣佈了軍事戒嚴，頒佈了殘暴的命令——「必須就地正法」、「不要愛惜子彈」，並下令逮捕革命運動領導者和驅散工人代表蘇維埃。

於是莫斯科的波爾什維克以及他們所領導的與廣大工人羣衆聯繫着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就決定實行立刻準備武裝起義。十二月五日（公曆十八日），莫斯科委員會通過決議如下：向蘇維埃提議宣佈總政治罷工，以便在鬥爭進程中把它變爲起義。這個決議在工人羣衆大會上得到擁護。莫斯科蘇維埃估計到工人階級底意志，乃一致決定開始總政治罷工。

莫斯科無產階級在開始起義時，已有自己的戰鬥組織——約有一千個工人戰鬥隊員，其中大半都是波爾什維克。在莫斯科許多工廠中，也有工人戰鬥隊。整個說來，起義者共有將近二千個工人戰鬥隊員。工人們打算中立衛戍隊，把一部份衛戍隊分裂出來，並引導他們跟隨自己走。

十二月七日（公曆二十日），在莫斯科開始了政治罷工。可是，這個罷工未能普及全國去，——它沒有得到彼得堡方面的充分援助，而這個事實從最初時起就已減弱起義勝利底機會。尼古拉鐵路——即現在的十月鐵路——仍然留在沙皇政府之手。在這條鐵路上的交通沒有停止，因之政府能够把禁衛團從彼得堡調往莫斯科去鎮壓起義。

在莫斯科本城，衛戍隊曾經動搖。工人們開始武裝起義，本來是有幾分指望到衛戍隊之援助。然而，革命者放過了時機，而沙皇政府就壓倒了衛戍隊中的風潮。

十二月九日（公曆二十二日），在莫斯科發現了第一批街壘。接着，莫斯科許多街道都佈滿街壘。沙皇政府用大砲射擊。它調集了超過起義者很多倍的軍力。在九天之內，

幾千武裝工人作了英勇的鬥爭。沙皇政府只是在由彼得堡，特維爾和西方邊疆調來兵團之後，才能把起義鎮壓下去。起義底領導機關在戰鬥本身前夜，就已有一部份被捕，一部份被囑絕而陷於孤立。莫斯科波爾什維克委員會被捕了。武裝發動，變成了彼此分散的個別區份的起義。各個區份，既已喪失領導中心，又沒有全城鬥爭的總計劃，所以只能以防禦為主。這就是莫斯科起義力量軟弱底基本根源，也是它所以遭受失敗的原因之一，正如列寧在以後所指出那樣。

莫斯科紅色勃列斯尼亞的起義，帶有特別堅持的和殘酷的性質。紅色勃列斯尼亞乃是起義底主要堡壘和中心。在這裏集中了最好的爲波爾什維克所領導的工人戰鬥隊。可是，紅色勃列斯尼亞被刀槍所鎮壓下去，它被化爲血泊，它被砲彈燃起的大火所燃燒。莫斯科的起義，是被鎮壓下去了。

起義不僅曾在莫斯科發生。其他許多城市和區域，也曾發生過革命起義。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莫托維里哈（皮爾姆），諾沃羅西斯克，索爾莫沃，塞瓦斯托坡里和喀琅施塔得等城市，皆有過武裝起義。

俄國境內各被壓迫民族也奮起進行武裝鬥爭了。幾乎整個格魯細亞都會爲起義所包括。在烏克蘭境內頓巴斯一帶，哥爾洛夫克，亞力山大洛夫斯克，魯干斯克（現在的沃羅希洛夫格拉），都發生了大規模的起義。拉脫維亞一帶的鬥爭，帶有堅持的性質。芬蘭境內的工人，成立了自己的赤衛隊並舉行了起義。

但所有這些起義，也如莫斯科起義一樣，都被沙皇政府慘無人道地鎮壓下去了。

孟什維克和波爾什維克對十二月武裝起義給了彼此不同的估計。在武裝起義以後，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公然對黨提出責備，說「本來不需要動用武器」。孟什維克曾企圖證明，說起義是不需要的和有 hại 的事情，說在革命中是用不着起義的，說勝利是可以不用武裝起義，而用和平鬥爭方法達到的。

波爾什維克，斥責這種估計為叛賣性的估計。他們認為莫斯科武裝起義底經驗，只是證明了工人階級武裝鬥爭有勝利之可能。列寧在回答普列漢諾夫所謂「本來不需要動用武器」的責備時，說道：

「恰巧相反，會需要更加堅決地、更加努力地和更加採取攻勢地動用武器；會需要向羣衆解釋說：只靠和平罷工是不可能的，還必須進行毫不畏懼的和毫不留情

的武裝鬥爭」（『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〇頁）。

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義，曾是革命底最高點。在十二月間，沙皇專制政府把起義打敗了。十二月起義失敗以後，革命便開始轉為逐漸的退却。革命之高漲，便由革命之逐漸退落所代替了。

沙皇政府趁急乘此失敗機會，以圖完全打破革命。沙皇的劊子手和管監人，展開了自己的血腥的工作。在波蘭、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南高加索、西伯利亞一帶，討伐隊是萬分橫行了。

然而，革命還沒有被鎮壓下去。工人和革命農民，且戰且退。新的工人階層，被吸引而來加入鬥爭。工人參加罷工者，在一九〇六年中，有二百餘萬。在一九〇七年，有七十四萬。農民運動，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包括將近沙俄半數縣份，在下半年，則包括所有縣份總數五分之一。在陸軍和海軍中，還繼續發生風潮。

沙皇政府在其反對革命的鬥爭中，並不以採取高壓手段為限。它藉高壓手段得到第一批成功以後，就決定用召集新的「立法性的」杜馬的方法來給革命以新的打擊。它打算藉召集這樣的杜馬來使農民離開革命並藉此而完全打破革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沙皇政府頒佈了關於召集新的「立法性的」杜馬的法律，以別於曾被波爾什維克抵制策略所掃除了的舊的布里根的「諮議性的」杜馬。沙皇的選舉法，當然是反民主性的。選舉不是普遍的。大半居民，根本就未被視為選舉權，例如婦女和二百餘萬工人。選舉不是平等的。選民分成四個選民團，即如當時所說的：土地所有者選民團（地主），城市的選民團（資產階級），農民的選民團和工人的選民團。選舉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級的。選舉在實際上不是不記名投票的。選舉法保證少數地主資本家在杜馬中比千百萬工農佔有絕大的多數。

沙皇想利用杜馬來引誘羣衆脫離革命。頗大一部份農民當時還相信有經過杜馬來取得土地之可能。「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欺騙工農，說不經過起義，不經過革命而可以達到人民所需要的制度。在和這種欺騙人民的政策作鬥爭中，波

爾什維克根據塔墨爾福斯代表會議底決議，宣佈和實行了抵制第一屆國家杜馬的策略。工人們在與沙皇制度鬥爭時，並要求把黨底力量統一起來，要求把無產階級黨統一起來。波爾什維克既然以塔墨爾福斯代表會議關於統一問題的著名決議為依據，就贊助了工人們這一個要求，並向孟什維克提議召集統一的黨代表大會。孟什維克在工人羣衆逼迫之下，不得不同意於統一。

列寧是主張統一的，可是他所主張的，是這樣的統一，就是要使關於革命問題的意見分歧不致於在統一之下而被掩蓋起來。調和派（波格丹諾夫，克拉辛以及其他等人）僅黨受到很大的害處，他們曾企圖證明，說在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並沒有嚴重的意見分歧。列寧反對了調和派，並要求波爾什維克帶着自己的政綱去參加代表大會，以便使工人們清楚明瞭：波爾什維克是站在怎樣的立場上，以及統一是在怎樣的基礎上進行着。波爾什維克就製定這樣的政綱並交給黨員們去討論了。

一九〇六年四月，在斯托哥爾摩（瑞典）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稱爲統一的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一百二十一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七個地方黨組織。此外，參加代表大會的，還有民族社會民主黨底代表；崩得代表三人，波爾社會民主黨代表三人，拉脫維亞社會民主組織代表三人。

當時，因爲波爾什維克組織在十二月起義時和起義後遭受破壞之故，所以並不是所有的波爾什維克組織都能够派遣代表。而且，孟什維克在一九〇五年的「自由日子」曾

把大批和革命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接收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只要指出一個事實就夠了：梯弗里斯的孟什維克（當時在梯弗里斯，產業工人是不多的）就派了與最大的無產階級組織——彼得堡的組織同樣數量的代表參加代表大會。因此，在斯托哥爾摩代表大會上，孟什維克竟佔了多數——雖然是不大的多數。

代表大會底成份既然是這樣，所以它對於許多問題的決議，就具有孟什維克的性質。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祇是發生了形式上的統一。在實際上，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各仍然保持着各自的觀點，各有其獨立的組織。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討論的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對時局和無產階級階級任務底估計，對國家杜馬的態度問題和組織問題。

雖然孟什維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佔了多數，但他們爲着不使工人離開自己起見，却不得不採取列寧關於黨章第一項論黨員資格的规定。

關於土地問題，列寧堅持土地國有。列寧認爲只有在革命獲得勝利時，只有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才有可能實現土地國有。在這個情形之下，土地國有，能便利於無產階級在與農村貧民聯盟中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土地國有是要求無代價奪取（沒收）一切地主土地以利於農民。波爾什維克的土地綱領，號召農民去作反對沙皇地主的革命。

而孟什維克則站在另一種立場上。他們堅持市有化綱領。根據這個綱領，地主土地

不是交與農民村社支配，甚至不是歸農民村社使用，而是交與市政局（就是說，地方自治機關或地方自治局）支配。而農民則應當各按其力量去租佃這些土地。

孟什維克的市有化綱領是妥協的，因此也就是有害於革命的。它不能動員農民去作革命的鬥爭，不是指望於完全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孟什維克的綱領是指望革命半途而廢的。孟什維克不願意發動農民來進行革命。

代表大會以多數表決通過了孟什維克的綱領。

特別是在討論關於時局估計和國家杜馬問題的決議時，孟什維克暴露了自己的反無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實質。孟什維克馬爾丁諾夫公開發言反對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在答覆孟什維克時，斯大林同志直截提出問題如下：

「或者是無產階級底領導權，或者是民主資產階級底領導權——現在黨內的問題就是這樣擺着，我們的意見分歧就在這裏」。

至於說到國家杜馬問題，那末孟什維克就在自己的決議中極力稱讚它為解決革命問題，為使人民從沙皇制度下解放出來的最好工具。反之，波爾什維克則把杜馬看成是沙皇制度底軟弱無力的附屬品，是用以掩蓋沙皇制度機體腐朽的屏風，而一到這個屏風對它不便利時，它便會立刻把這屏風拋棄。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會裏，有三個波爾什維克和六個孟什維克。在中央機關報編輯部裏，僅僅只有孟什維克。

當時看得很清楚：黨內鬥爭是一定會繼續下去的。

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以後，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鬥爭，更加劇烈起來了。在形式上已經統一起來的地方組織裏，多半是由兩個報告人來作關於代表大會工作的報告：一個是代表波爾什維克的，另一個是代表孟什維克的。討論兩個路線的結果，組織中的大多數黨員，在大多數情形之下都是站在波爾什維克方面的。

實際生活，益加證明波爾什維克之正確。由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的孟什維克的中央，益加暴露自己的機會主義；暴露自己完全沒有能力來領導羣衆底革命鬥爭。一九〇六年夏季和秋季，羣衆革命鬥爭又重新加強了。在喀琅施塔得和斯維亞波爾格，海軍兵士舉行了起義；農民反地主的鬥爭是劇烈起來了。而孟什維克的中央則提出機會主義的口號，可是羣衆並沒有跟着這些口號走。

(六) 第一屆國家杜馬之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之召集。黨之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屆國家杜馬之解散。第一次俄國革命失敗之原因。

沙皇政府因爲第一屆國家杜馬原來是不充分馴服，遂於一九〇六年夏天把它解散了。沙皇政府變本加厲地壓迫人民，它在全國開展討伐隊的蹂躪行動，並宣佈自己關於在最短期間召集第二屆國家杜馬的決定。沙皇政府顯然是厚顏無恥了。它看到革命往下

低落，它已經不害怕革命了。

波爾什維克應當決定關於參加或是抵制第二屆杜馬的問題。講到抵制時，波爾什維克通常都是指積極的抵制，而不是簡單的消極的拒絕參加選舉。波爾什維克把積極的抵制看作是革命的手段，藉以警告人民，說明沙皇企圖把人民由革命的道路引上沙皇「憲制」的道路，把積極抵制看作是打破這種企圖並組織人民再去進攻沙皇制度的手段。

抵制布里根杜馬的經驗證明了：抵制「曾是唯一正確的，爲事態所完全證實了的策略」（『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七頁）。這次抵制是適當的，因爲它不僅警告了人民關於沙皇憲制道路的危險，而且在杜馬未及產生以前，就使它流產了。這次抵制是適當的，因爲它是在革命向上高漲時實行的，並且是以這個高漲爲依據的，而不是在革命低落時實行的，因爲撕破杜馬，祇有在革命高漲條件下才是可能的。

抵制維特杜馬，就是說，抵制第一屆杜馬，是在十二月起義失敗以後，是在沙皇竟成爲勝利者的時候，就是說，是在可以推想革命已向下低落的時候實行的。

列寧寫道：

「然而，那時當然還沒有根據把這個勝利（指沙皇勝利而言）。——『編者』——看作有決斷意義的勝利。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義，還是由一九〇六年夏天許多彼此分散的局部的軍事起義和罷工所繼續着。抵制維特杜馬的口號，乃是爲着集中和綜合這些起義而鬥爭的口號」（『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二〇頁）。

對維特杜馬的抵制，雖然會大大破壞這杜馬底威信並減弱一部份人民對杜馬的信仰，然而未能把杜馬撕破；這次抵制未能撕破杜馬，因為這次抵制，如現在所已看得清楚的，是在革命退落、低落的环境中實行的。因此，在一九〇六年對於第一屆杜馬的抵制，原來是不適當的。關於這一點，列寧在其名著「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裏寫道：

「波爾什維克之一九〇五年抵制「國會」，是以非常寶貴的政治經驗增益了革命無產階級，表明了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國會內的和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之下，善於拒絕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的，甚至是要的。波爾什維克之一九〇六年抵制杜馬，却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不大的、容易改正的。對於個人的評論，經過相當修改以後，也可以應用於政治和政黨。聰明的人不是不犯錯誤的人。這樣的人，是沒有的，而且是不會有的。聰明的人是犯不很重大的錯誤而又能容易和迅速糾正這些錯誤的人」（『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二至一八三頁）。

至於說到第二屆國家杜馬，那末列寧認為：因環境之變遷和革命之低落，波爾什維克「應當重新審查關於抵制國家杜馬的問題」（『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六頁）。

列寧寫道：

「歷史表明了：當杜馬召集起來時，就會有可能在它內部和在它附近進行有益

的鼓動；——和革命農民接近而反對「立憲民主」黨的策略，在杜馬內部是有可能進行的」（同上，第二九頁）。

從這一切中間所得出的，就是不僅當着有革命高漲時要善於堅決進攻，在最前列進攻；而且在已經沒有高漲時要善於正確退却，在最後面退却；要善於適應着已經變化的環境來改變策略，不是紊亂地退却，而是有組織地、鎮靜地、毫不張惶地退却；要善於利用最小一點兒可能，把幹部從敵人打擊之下挽救出來，改編隊伍，積蓄力量並準備向敵人作新的進攻。

波爾什維克就決定參加第二屆杜馬的選舉。

然而，波爾什維克之參加杜馬，並不是爲着在杜馬中與「立憲民主」黨人聯盟來進行有機的「立法的」工作，如像孟什維克所作的那樣，而是爲着利用它作爲講壇，以利於革命。

反之，孟什維克的中央，却號召與「立憲民主」黨人締結選舉的協定，在杜馬中擁護「立憲民主」黨人，把杜馬看成是能够控制沙皇政府的立法機關。

大多數的黨組織都起來反對孟什維克中央底政策。

波爾什維克要求召集新的黨代表大會。

一九〇七年五月，在倫敦召集了第五次黨代表大會。到這次代表大會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包括各民族的社會民主組織在內）計有十五萬黨員。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

共有三百三十六人。波爾什維克是一百零五人；孟什維克——九十七人。其餘的代表，則是代表民族的社會民主組織——波蘭的和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黨人組織以及崩得的，所有這些組織都是在上次代表大會上被接受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

托洛茨基在代表大會上企圖糾合自己的單獨的中派的，就是說，半孟什維克的小集團，可是誰也沒有跟隨着他走。

既然波爾什維克引導波蘭代表和拉脫維亞代表跟着自己走，於是他們在代表大會上就有確定的大多數。

在代表大會上引起鬥爭的基本問題之一，就是關於對各資產階級黨的態度問題。關於這個問題，還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在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就發生了鬥爭。代表大會對於一切非無產階級黨——黑幫派、十月派、「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的估計，乃是波爾什維克主義的估計；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對於這些黨的策略，乃是波爾什維克主義的策略。

代表大會贊同了波爾什維克底政策，並通過了決議要進行無情的鬥爭，既反對黑幫黨——「俄國人民同盟」、保皇派、貴族聯合會，又反對「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派）、工商業黨及「和平復興」黨。所有這些黨都是顯然反革命的黨。

至於說到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那末代表大會是決議要與它作不可調和的揭發性質的鬥爭。代表大會決議要揭發「立憲民主」黨人底偽善的、虛假的「民主

義」，並進行鬥爭反對自由資產階級想做農民運動領導者的企圖。

關於對那所謂民粹派的或所謂勞動派的黨（人民社會主義者，勞動團（註七），「社會革命」黨人）的態度，代表大會是提議要揭破他們假冒社會主義者的企圖。同時，代表大會又容許與這些黨締結個別協定，以便共同地和同時地打擊沙皇制度和「立憲民主」派的資產階級，因為這些黨，當時還是民主派的黨並代表着城鄉小資產階級底利益。

還在代表大會以前，孟什維克就提議召集所謂「工人代表大會」。孟什維克底計劃就在於要召集這樣一個代表大會，參加這個代表大會的，既有社會民主黨人，又有「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無政府主義者。這個「工人」代表大會，應當建立一種又好像是「非黨的黨」，又好像是「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綱的工人黨。列寧揭破孟什維克這個最有毒的企圖——即取消社會民主黨並使工人階級先進部隊溶化於小資產階級羣衆中的企圖。代表大會激烈地斥責了孟什維克的「工人代表大會」的口號。

在代表大會工作中，職工會問題佔有特殊的地位。孟什維克擁護職工會底「中立性」，就是說，他們反對黨在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代表大會否決了孟什維克底提議，通過了波爾什維克的關於職工會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指明了：黨應當對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領導職工會。

第五次代表大會是表明波爾什維克在工人運動中的巨大勝利。然而，波爾什維克並

沒有誇功自滿，並沒有高枕而臥。列寧所教導他們的，並不是這些。波爾什維克知道：反孟什維克的鬥爭，還在前面。

斯大林同志在其於一九〇七年出版的「一個代表底札記」一文中，曾這樣估計代表大會底結果：

「在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底旗幟下，在事實上把全俄先進工人統一為一個全俄的黨——這就是倫敦代表大會底意義，這就是它的一般性質」。

在這篇論文中，斯大林同志舉出關於代表大會成份的材料。這些材料說明，參加代表大會的波爾什維克代表，主要是由大工業區域（彼得堡，莫斯科，烏拉爾，伏爾加沃—沃茲涅先斯克以及其他等等）派來的，而參加代表大會的孟什維克，則是由那些以手工業工人，半無產者佔大多數的小生產區域，以及由一些純粹農民區域派來的。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會總結時指出說：

「很明顯的，波爾什維克底策略，是大工業無產者底策略，是那些階級矛盾特別明顯和階級鬥爭特別激烈的區域底策略。波爾什維克主義——這是真正的無產者底策略。另一方面，同樣很明顯的，孟什維克底策略，主要是手工業工人和農民半無產者底策略，是那些階級矛盾不很明顯和階級鬥爭被掩蓋着的區域底策略。孟什維克主義——這是無產階級裏的半資產階級份子底策略。數目字就是這樣說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一一至一二頁，一九三五年版）。

沙皇解散第一屆杜馬以後，本想得到更馴服的第二屆杜馬。可是，就連第二屆杜馬也沒有符合這個期待。因此，沙皇就決定將這個杜馬也實行解散，並按更壞的選舉法來召集第三屆杜馬——希望它會是更馴服的杜馬。

在第五次代表大會閉會以後，沙皇政府很快就實行了所謂六三政變。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屆杜馬。社會民主黨的杜馬黨團——共計六十五個代表——都被逮捕並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新的選舉法公佈了。工農權利更被削小了。沙皇政府繼續進攻。

沙皇內閣大臣斯托雷平是變本加厲地摧殘工農。成千成萬的革命工農被討伐隊所槍斃和絞殺。革命家在沙皇牢獄中受着痛苦和拷打。工人組織，首先是波爾什維克，遭受特別殘酷的追究。沙皇的探狗，尋找當時潛居芬蘭的列寧。他們想謀害革命底領袖。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列寧衝過極大危險，才得再次移往外國僑居。

斯托雷平反動橫行的困難年份已經到來了。

這樣，第一次俄國革命，結果是失敗了。

促成這種失敗的，有以下的原因：

(一) 當時在革命中，還沒有工農反對沙皇制度的堅固聯盟。農民是起來進行反地主鬥爭並且是去與工農聯盟以反對地主了。然而，他們還未曾懂得：不推翻沙皇，就不能推翻地主。他們未曾懂得沙皇與地主是一致行動的；而且願大一部分農民還曾相信沙皇

並對沙皇的國家杜馬抱着希望。因此，許多農民，曾不願意與工人聯盟以推翻沙皇制度。農民當時相信愛德華黨——「社會革命」黨人，比相信真正的革命家——波爾什維克還要厲害。其結果，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就沒有充分的組織性。列寧指出說：

「……農民們行動得過於散漫，無組織和沒有充分採取攻勢，革命所以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這裏」（『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五四頁）。

(二)頗大一部份農民之不願意與工人一起去推翻沙皇制度，也表現到軍隊底行爲中，因爲軍隊大多數，都是身穿軍服的農民子弟。在沙皇軍隊底個別部隊中，曾有過風潮和起義，可是大多數兵士却還幫助沙皇鎮壓工人底罷工和起義。

(三)工人也是行動得不充分協調的。工人階級底先進部隊，在一九〇五年開展了英勇的革命鬥爭。比較落後的階層——工業最少發展州份的，居住在鄉村中的工人——發動得比較遲慢。他們之參加革命鬥爭，在一九〇六年是特別加強起來，可是在這時，工人階級先鋒隊却已被大大削弱。

(四)工人階級是革命底先進的基本的力量，然而當時在工人階級黨隊伍內還沒有必要的統一和團結。俄國社會民主黨——工人階級黨——曾分裂成爲兩個集團：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波爾什維克進行了澈底的革命路線並號召工人去推翻沙皇制度。孟什維克則以自己的妥協性的策略，阻碍革命，紊亂頗大一部份工人，分裂工人階級。因此，工人當時在革命中的發動，並不時時都是同心協力的，而工人階級自己本身隊伍既

還沒有統一，於是也就不能成爲革命底真正領袖。

(五) 西歐帝國主義者幫助了沙皇專制政府來鎮壓一九〇五年革命。外國資本家們害怕喪失自己在俄國投下的資本和巨大的收入。此外，他們還害怕俄國革命一旦勝利時，其他國家的工人，也會起來革命。因此，西歐帝國主義者就幫助了沙皇——劍子手。法國銀行家給了沙皇大批借款爲鎮壓革命之用。德國皇帝曾準備數萬軍隊來實行武裝干涉以幫助俄國皇帝。

(六) 於一九〇五年九月與日本締結的和約，給了沙皇以重大的幫助。在戰爭中之失敗和革命之猛烈增長，逼使沙皇急於簽訂和約。在戰爭中之失敗，曾削弱沙皇制度。而和約之締結，却鞏固了沙皇底地位。

簡短的結論

第一次俄國革命乃是我國發展中的整個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是由兩個時期組成的。第一個時期，是革命向上高漲，由十月總政治罷工走到十二月武裝起義，利用着在滿洲戰場上遭受失敗的沙皇底弱點，掃除了布里根杜馬和從沙皇那裏奪得了接二連三的讓步；第二個時期，是沙皇既與日本締結和約而恢復了自己的元氣，乃利用自由資產階

就在革命面前的發料，利用農民底動搖，而給他們以小惠——維特杜馬，並轉而向工人階級，向革命施行進攻。

祇在區區三年（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革命期間，工人階級和農民就得到了他們在尋常的和平發展三十年內所不能得到的，這樣豐富的政治教育。革命的幾個年頭，把和平發展條件下幾十年內弄不清楚的東西弄清楚了。

革命揭破了：沙皇制度是人民底死敵，沙皇制度是只有坟墓才能把它醫好的駝背子。革命表明了：自由資產階級不是向人民而是向沙皇尋找聯盟的；自由資產階級是反革命的力量，而與它妥協，就等於叛賣人民。

革命表明了：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領袖；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排擠自由派的「立憲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把農民從它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擊潰地主，把革命進行到底並掃清達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最後，革命表明了：勞動農民雖然是動搖的，但它畢竟是能與工人階級聯盟的唯一的嚴重的力量。

在革命時期，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有兩條路線鬥爭着，這就是波爾什維克底路線和孟什維克底路線。波爾什維克所抱的方針，就是要擴展革命，就是要用武裝起義來推翻沙皇制度，就是要由工人階級實現領導權，就是要孤立「立憲民主」派的資產階級，就是要與農民聯盟，就是要成立由工農代表所組成的臨時革命政府，就是要使革命達到

勝利之結局。反之，孟什維克所抱的方針，却是要削弱革命。他們主張以改良和「改善」沙皇制度來代替用武裝起義手段推翻沙皇制度，以自由資產階級領導權來代替無產階級領導權，以與「立憲民主」派的資產階級聯盟來代替與農民的聯盟，以全國「革命勢力」中心的國家杜馬來代替臨時革命政府。

孟什維克就是這樣渡進了妥協主義的泥潭，成為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影響之傳達者，在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代理人。

波爾什維克乃是黨內和國內唯一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力量。

很明顯的，既有這樣的嚴重的意見分歧，於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事實上就分裂成了兩個黨——波爾什維克黨和孟什維克黨。黨之第四次代表大會，絲毫也沒有改變黨內的實際狀況。它只是保存了和稍許鞏固了黨底形式上的統一。黨之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黨底實際的統一方面前進了一步，而且，這個統一是在波爾什維主義旗幟之下進行的。黨之第五次代表大會，在總結革命運動時，斥責了孟什維克的路線，認為那是妥協主義的路線；並贊同了波爾什維克的路線，認為這是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這樣，它只是再一次證實了已被第一次俄國革命整個進程所證實了的事情。

革命表明了：當環境要求進攻時，波爾什維克是善於進攻的；他們學會了在最前列進攻和引導人民限着自己去衝鋒。但除此而外，革命還表明了：當環境不利時，當革命向下退落時，波爾什維克並且還善於有秩序地退却；波爾什維克學會了正確地、毫不

張惶地、毫不燥急地退却，以便保存幹部，積蓄力量，並改編自己的隊伍以適應新的環境，然後再去進攻敵人。

沒有善於正確地進攻的本領，就不能戰勝敵人。

沒有善於正確地退却、不張惶地退却、不紊亂地退却的本領，就不能在遭受失敗時避免破滅。

第四章

孟什維克與波爾什維克之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波爾什維克之形成爲獨立的馬克

思主義黨。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

(一) 斯托雷平的反動。智識界反政府階層中之腐化。悲觀失望。一部份黨員智識份子之轉入馬克思主義底敵人營壘並企圖修正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列寧在他所著唯物主義與經濟批評主義一書中之對修正主義者的反駁和對馬克思主義黨理論基礎的擁護。

第二屆國家杜馬是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被沙皇政府解散了。這個日子，在歷史上通常都是稱爲六三國家政變日。沙皇政府頒佈了新的第三屆國家杜馬選舉法，這樣就違背了它自己於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頒佈的宣言，因爲，按照這個宣言，沙皇政府只有

經杜馬同意，才能頒佈新法律。第二屆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被提交法庭審判；工人階級底代表們，被遣送到苦工處和放逐到流放地去了。

新選舉法是製定得這樣，就是使地主和工商業者產階級在杜馬中的代表人數，大大增加。而同時，本來就很少的農工代表人數，却更其減少數倍了。

第三屆杜馬，按其成份而言，乃是黑幫——「立憲民主」黨人的杜馬。杜馬代表總數是四百四十二人，其中：右派（黑幫）佔一百七十一人；十月派以及與他們同類的集團份子，佔一百一十三人；「立憲民主」黨人以及與他們接近的集團份子，佔一百零一人；勞動派——十三人；社會民主黨人——十八人。

右派（其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在杜馬裏坐在右邊）所代表的，是工農之死敵——這就是那些曾在鎮壓農民運動時實行大批鞭打和槍殺農民的黑幫地主——農奴主，以及那些組織蹂躪猶太人事件、毆打示威工人、慘燒在革命時期內舉行羣衆大會會場的人們。右派是主張最殘忍地鎮壓勞動羣衆，主張無限制的沙皇政權，反對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沙皇宣言的。

在杜馬裏和右派接近的，就是十月派，或者說「十月十七日聯盟」。十月派所代表的，就是大工業資本和那些按資本主義方法經營的大地主底利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初期，有頗大一部份由大地主出身的「立憲民主」黨人已轉到十月派方面）。十月派與右派所不同者，只是在於他們承認——而且只是在口頭上——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十月派

是完全贊助沙皇政府底內外政策的。

「立憲民主」黨人在第三屆杜馬裏所佔有的位置，比他們在第一屆以及第二屆杜馬裏所佔有的位置少些。這是因爲一部份地主的選票，已由「立憲民主」黨人方面轉到十月派方面去了。

在第三屆杜馬裏，會有爲數不多的小資產階級民主份子集團——即所謂勞動派——參加。杜馬中的勞動派，是歸格於「立憲民主」黨人與工人民主派（波爾什維克）之間的。列寧曾指出：雖然勞動派在杜馬裏非常軟弱，可是，他們是代表着羣衆，即農民羣衆的。勞動派在「立憲民主」黨人與工人民主派之間的動搖，是由小業主底階級地位中必然產生的結果。列寧在波爾什維克代表面前，在工人民主派面前提出了以下的任務——就是要「幫助軟弱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使他們擺脫自由派底影響，團結民主營去反對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人，而不只是反對右派……」（「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四八六頁）。

無論是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進程中，無論是在——特別是——在這革命失敗以後，「立憲民主」黨人都日益表現出自己是反革命的力量。他們日益拋棄自己的「民主」假面具，而以十足的保皇派，沙皇制度擁護者的資格出來活動了。一九〇九年，最著名的「立憲民主」黨人作家集團，出版了標題爲「路標」的文集，在這文集中，「立憲民主」黨人代表資產階級向沙皇道謝，因爲沙皇鎮壓了革命。「立憲民主」黨人在沙皇的刑

杖校台政府面前奴顏婢膝，他們直率地寫道：必須「給這個政權祝福，因為只有它還有自己的刺刀和監獄來保護着我們（即自由資產階級）免遭人民底暴行襲擊」。一

沙皇政府既已解散第二屆國家杜馬並摧殘參加國家杜馬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就開始加緊搗毀着無產階級底政治的經濟的組織。苦工監獄、囚禁所、流放地，均為革命家所充滿。革命家在監獄裏受着殘暴的鞭笞，受着拷問和磨折。黑幫的恐怖，狂暴到極點。沙皇內閣大臣斯托雷平把校台密佈全國。革命家被執行死刑者，達數千之多。校台在當時被稱為「斯托雷平的領結」。

沙皇政府在鎮壓工農革命運動時，不能祇限於高壓手段、討伐、槍殺、監獄、苦役等方法。沙皇政府看到農民對於「皇帝爺」的幼稚信仰日益消失，殊覺惶恐不安。因此，它就大施手腕，立意要在農村裏為自己造成穩固的支柱，即人數衆多的農村資產階級——富農階級。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斯托雷平頒佈了關於農民退出村社而另立單獨田莊的新土地法。依照斯托雷平土地法，村社的土地使用制已被破壞了。每個農民都得把自己的份地作為個人私產，並得退出村社。農民可以出賣自己的份地，而在過去，他是沒有權利這樣作的。村社必須劃出一個地點的土地（單獨田莊，獨家田場），給予退出村社的農民。

富農的農民——富農，在這個情況下，乃取得按賤價向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收買其

土地的可能。在這法律頒佈以後幾年當中，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完全喪失土地而陷於破產者，數達一百餘萬。而富農的單獨田莊和私家田場的數量，就藉掠奪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底土地而增長起來。有時候，這些田莊田場，簡直是十足的大地產，在這裏，廣泛採用着雇傭的、雇農的勞動。政府強迫農民從村社中給富農——單獨田莊主人，分出最好的土地。

如果從前，在「解放」農民時，貧是地主搶奪農民土地，那末現在，就是富農搶奪村社土地，獲得最好的地段，按賤價收買貧農的份地。

沙皇政府發給富農以大量借款，作為收買土地和營造單獨田莊之用。斯托雷平想把富農變成小地主，變為沙皇專制制度底忠實保護者。

總共在九年當中（從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五年止），退出村社的戶主，總共有兩百萬以上。

斯托雷平政策使少地農民與農村貧民底情況，更加惡化。農民之分化過程加強了。農民和富農——單獨田莊主人間的衝突，已經開始了。

同時，農民已開始瞭解：在沙皇政府及地主——「立憲民主」黨的國家杜馬尚存在時，他們是得不到地主土地的。

在分出為單獨田莊的過程加强的年份當中（一九〇七年至一九〇九年），農民運動開始走向下低落的，可是接着，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二年以及更晚些的時候，在村

社農民與單獨田莊主人互相衝突的基礎上，農民反對地主及富農——單獨田莊主人的運動，却已加強起來了。

革命以後，在工業方面也發生了頗大的變化。工業集中的過程，就是說，工業擴大和集合到日益巨大的資本家集團之手的過程，大大加強了。還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資本家們就已開始結為同盟，以便在國內提高商品價格，而把賺得的額外利潤變為鼓勵輸出的基金，以便有可能按低廉價格把商品輸往國外市場並奪得國外市場。這樣的同盟，這樣的資本家聯合（壟斷公司），就叫作托辣斯和新迪卡。在革命以後，資產階級托辣斯和新迪卡底數量，是日益增加了。大銀行底數目，也日益增加；而同時，大銀行在工業中的作用，也日益增長了。外國資本，更加源源不絕地流入俄國。

於是俄國境內的資本主義，就日益變成壟斷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了。

工業經過幾年停滯以後，又重新活躍起來了；煤炭之採掘，金屬之製造，石油之開採，均有增長；織物和沙糖之生產，已經增加了。穀物出口量，是大大增長了。

雖然俄國當時在自己工業方面，已有若干進步，可是俄國與西歐比較起來，還仍然是落後的國家，而且是依賴於外國資本家的國家。當時在俄國，還不能生產機器與機架，而是從外國輸入這些東西。也沒有汽車工業，沒有化學工業，沒有礦質肥料製造業。在武器製造方面，俄國也是落後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

列寧在指明俄國境內金屬需用額底低度水平乃是俄國落後底特徵時，寫道：

「在農民解放以後半世紀中，俄國境內的鐵質需用額，已增加五倍，可是俄國畢竟還是一個異常罕見的落後國家，貧困的和半野蠻的國家，按其所有的現代生產工具設備說來，僅劣於英國四倍，劣於德國五倍，劣於美國十倍。」（『列寧全集』，第十六卷，第五四三頁）。

由俄國經濟政治落後所產生的直接結果，就是俄國資本主義以及沙皇制度本身對於西歐資本主義的依賴。

這個情況之表現，就是如國民經濟中這樣最重要的部門，如煤、石油、電氣工業、冶金業，都操於外國資本之手，而幾乎所有一切機器，一切裝置品，沙皇俄國都付不得不由國外輸入。

這個情況之表現，就是奴役性的外債，爲要繳付這些外債的利息，沙皇政府會每年從人民身上榨取很多萬萬盧布的金錢。

這個情況之表現，就是與「同盟者」簽訂的許多秘密條約，按照這些條約，沙皇政府必須在戰爭爆發時供給數百萬俄國兵士到帝國主義戰線上去，以幫助「同盟者」，替英法資本家們保證無限制的利潤。

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份特別顯著的現象，就是憲兵和警察們、沙皇奸細和黑幫強盜們對工人階級施行的行兇打劫的侵襲。可是，用高壓手段攪擾工人的，不僅是沙皇的衛隊。在這一方面，工廠主也並不落後於他們；這些工廠主，在工業停滯和失業增加年代，

特別加強了對工人階級的進攻。工廠主曾採用大批開除工人的手段（傳業），製定「黑名冊」來把那些積極參加罷工的覺悟工人們記上去。而落入這「黑名冊」或「黑名單」的工人，是無論那一個加入本工業部門廠主同盟的企業也不肯接收他們工作的。工資定額，還在一九〇八年就已減低了百分之十至十五。而工作日却到處都延長到十小時至十二小時。搶劫性的罰款制度，又開始盛行起來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失敗，在革命底同路人中間產生了瓦解和腐化現象。腐化現象和探觀失望情緒，特別是在智識界中加強了。同路人是在革命洶湧高漲時期從資產階級中間跑進革命隊伍的，他們一到反動時期，就離開了黨。其中一部份人已走到革命底公開敵人營壘中去，而另一部份人則盤踞在工人階級那些保存下來的合法團體中，並力圖使無產階級離開革命的道路；力圖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黨之威信。同路人離開革命後，就力圖驅使反動勢力，力圖和沙皇制度和睦相處了。

沙皇政府乘着革命失敗機會，來把那些最胆怯的和抱着私利觀念的革命同路人招募去做自己的走狗，就是說，做自己的姪細。那些被沙皇暗探局送到工人組織和黨組織中來的卑鄙叛徒奸細們，就在這些組織內部進行偵探勾當和實行販賣革命家。

反革命勢力，在思想戰線上也舉行了進攻。一大羣時髦作家出現了，他們實行「批評」和「讚賞」馬克思主義，辱罵革命，譏笑革命，讚美叛變行為，並假借「崇拜個性」的名義來讚美淫亂之風。

在哲學方面，「批評」，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企圖，已經加強了；而各種各樣則以買牌「科學」論據爲掩飾的宗教派別，也同時出現了。

謝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已成爲時髦的貨色。

所有這些老爺們，雖其色彩各不相同，但他們都是追求着一個共同目的——就是要使羣羣離開革命。

悲觀失望和缺乏信念的現象，也涉及一部份黨員智識份子，他們雖然以馬克思主義者自命，可是從來也沒有穩穩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在這中間，有以下的作家：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盧那察爾斯基（他們是於一九〇五年歸附波爾什維克的），尤史克維奇，瓦連廷諾夫（兩人都是孟什維克）。他們開展了「批評」，既反對馬克思主義底哲學的理論的基礎，就是說反對辯證唯物主義，同時又反對馬克思主義底科學的歷史的基礎。就是說反對歷史唯物主義。這種批評之與普通批評不同，就是它不是公開誠實進行的，而是巧加掩飾地和偽善地，在「擁護」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的旗幟下進行的。他們說道：我們在本上是馬克思主義者，可是我們想把馬克思主義「改善一下」，想使它擺脫某些基本原理。而其實，他們是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因爲他們力圖破壞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雖然他們在口頭上是以偽善口吻來否認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仇視，並繼續用兩個手腕稱自己爲馬克思主義者。這種偽善的批評底危險，就在於它打算欺騙黨的普通工作人員，並能把他們引入迷途。而且，這種以破壞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爲目

標的批評，愈是進行得偽善些，則它對於黨，也就愈加危險些，因為它與反動勢力反對黨、反對革命的總進攻，愈加密切結合起來了。一部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智識份子，竟走到這樣的地步，就是他們竟宣傳有創造新宗教之必要（即所謂「精神派」和「造神派」）。

當時在馬克思主義者面前擺着一個刻不容緩的任務——就是要給這些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變節份子以應有的駁斥，撕破他們的假面具，澈底揭穿他們，並這樣來保持住馬克思主義黨底理論基礎。

當時也許可以指望，以「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自命的普列漢諾夫及其孟什維克的朋友們，將出而執行這一個任務。然而，他們却寧願以撰寫幾篇帶諷刺批評性的小品論文來敷衍了事，然後就躲藏到灌木林子裏去。

這個任務，是由列寧在其名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裏（於一九〇九年出版）實現了。

列寧在這本書裏寫道：

「為時尚不及半年，就出版了四本主要是而且幾乎完全是以攻擊辯證唯物主義為目的的書籍。這首先就是『關於（？）本來要說：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概論」——於一九〇八年在聖彼得堡出版的論文集，由巴查羅夫，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伯爾曼，格里寧得，尤史克維奇，蘇瓦羅夫合著；其次就是以下各書：尤史克

推奇著——「唯物主義與批評的現實主義」；伯爾曼著——「現代認識論光線下的辯證法」；瓦連廷諾夫著——「馬克思主義之哲學結構」……。所有這些人——雖然政治觀點很不相同——都是由於對辯證唯物主義的仇視而結合起來的，但同時，他們却公然冒充爲哲學方面的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的辯證法乃是「神祕論」，——伯爾曼這樣說；恩格斯的觀點「已經陳舊了」，——巴查羅夫這樣順便指出，以爲這簡直是不言而喻的。這樣一來，唯物主義似乎是被我們的勇敢武士們所駁倒，這些武士們竟傲然自得地引用着「現代的認識論」，引用着「最新的哲學」（或「最新的實證主義」），引用着「現代自然科學之哲學」，或甚至於「二十世紀自然科學之哲學」（「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一頁）。

在回答盧那察爾斯基時，——盧那察爾斯基曾替自己的朋友們，即哲學方面的修正派辯護道：「也許我們誤入迷途了，但我們是在尋求着」，——列寧在回答盧那察爾斯基時，寫道：

「至於說到我，那末，我也是哲學中的「尋求者」。這就是說：在這篇短文中（即指「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而言。——「編者」），我抱定任務與找出：這些冒充馬克思主義而拿出一些極端糊塗的、亂雜的、反動的東西的人們，究竟是在甚麼地方失足的」（同上，第一二頁）。

可是，在事實上，列寧這本書是遠遠超出了這個簡單任務底範圍的。在事實上，列

事這本書不僅是批評了波格丹諾夫，尤史克維奇，巴查羅夫，瓦連廷諾夫以及他們的哲學老師——阿萬那留斯與馬赫，——所有他們這些人在自己的著作裏，曾企圖捧出那精巧的光滑的唯心主義來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列寧這本書，同時又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擁護，並且是用唯物主義的眼光來綜合了在整個歷史時期內——由恩格斯逝世起至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出版問世為止的時期內——科學和首先就是自然科學所獲得諸成績中的一切重要的切實的成績。

列寧在自己這本書裏，把俄國經驗批評主義者及其外國老師們批評得體無完膚以後，就得出以下的結論來反對那哲學的理論的修正主義：

(1) 「日益精巧地偽造馬克思主義，日益精巧地把反唯物主義的學說冒充爲馬克思主義，——這就是現代修正主義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在策略問題方面，以及一般在哲學方面的特徵」(「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七〇頁)；

(2) 「整個馬赫與阿萬那留斯學派，都是走向唯心主義的」(同上，第二九二頁)；

(3) 「我們的馬赫主義者，盡都陷落到唯心主義泥潭中去了」(同上，第二八二頁)；

(4) 「在經驗批評主義底認識論的煩瑣學後面，不可不看出各黨在哲學方

面的鬥爭，這個鬥爭，露根到底說來，就是表現着現社會裏各級對階級底傾向和思想系統』（同上，第二九二頁）；

(5) 「經驗批評主義底客觀的、階級的作用，完全是效勞於崇拜主義者（即偏重信仰而鄙棄科學的反動派。——「編者」），幫助他們進行鬥爭，一般是反對唯物主義，局部是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同上，第二九二頁）；

(6) 「哲學的唯心主義，乃是……到達神道主義的道路」（同上，第三〇四頁）。

爲要估計列寧這本書在我們黨底歷史中的偉大意義，並且瞭解：列寧在進行反對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一切種種修正派和變節份子的鬥爭中，他是保持住了怎樣的理論的財富，那就必須——即令是很簡略地——來認識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基礎。

其所以必須這樣做，尤其是因爲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乃是共產主義底理論的基礎，乃是馬克思主義黨底理論的基礎，而認識這些基礎，因而也就是說，預會這些基礎，乃是我們黨每一個積極活動家底責任。

那末：

(1) 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呢？

(2) 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呢？

(二) 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乃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黨底世界觀。它之所以叫做辯證唯物主義，就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觀察方法，它用以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用以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乃是辯證的，而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於自然界現象的瞭解，它的理論，乃是唯物主義的。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其辯證方法底特徵時，通常都是援引黑格爾，把他看作是規定了辯證法底基本特徵的哲學家。然而這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辯證法是和黑格爾底辯證法一樣的。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只是從黑格爾辯證法中取出其「合理的內核」，而拋棄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外殼，並向前發展了辯證法，因而賦與了辯證法以現代的科學的模樣。

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方法，在自己的基本上，不僅是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而且是和它正相對的。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他甚至於用觀念這個名稱把思維

過程變成獨立的主體，——乃是現實界底創造主 (Deus) ，而現實界却不過是思維過程底外部表現。在我看來，却是恰巧相反，觀念只不過是被移置於人類頭腦中並在人類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而已」(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三版跋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在說明其唯物主義底特徵時，通常都是援引費爾巴黑，把他看作是恢復了唯物主義應有權威的哲學家。然而這並不是說，馬克思與恩格斯底唯物主義是和費爾巴黑底唯物主義一樣的。其實，馬克思與恩格斯是從費爾巴黑底唯物主義中摘取其「基本的內核」，把它往前發展為科學——哲學的唯物主義理論，並摒棄了它那唯心主義的奧和宗教——倫理的贅瘤成份。大家知道，費爾巴黑雖然在基本上是唯物主義者，可是他卻曾極力反對唯物主義這個名稱。恩格斯曾多次聲稱，說費爾巴黑「雖然有其唯物主義的基礎，可是還是沒有擺脫舊時的、唯心主義的羈絆」，說「我們只要一去考察他的倫理學和宗教哲學，就立刻看出費爾巴黑底實在的唯心主義」(「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二至六五四頁)。

辯證法是導源於希臘文，*dialecto*，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藉助於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真理的方術。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為思維中的矛盾之揭破以及對立意見之衝突，乃是發現真理的最好方法。這個辯證的思維方式，後來推廣到自然界現象中去，就變為辯證的認識自然界的方

法，這個方法，把自然界現象看作永恆運動着和永恆變化着的現象，而自然界之發展，乃是自然界中各種矛盾發展的結果，乃是自然界中各對立勢力相互影響的結果。

辯證法在自己的基本上，是與玄學正相反對的。

(壹)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底基本特徵如下：

(1) 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把自然界不是看作什麼彼此隔離的、彼此孤立的、彼此不相依賴的各個對象，各個現象之偶然的積聚，而是看作聯系着的、統一的整體，在這裏，各個對象，各個現象，是互相有機聯系着，互相依賴着，互相制約着。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自然界中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沒有聯系的，那它就不能被人瞭解，因為自然界任何一部份中的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條件沒有聯系的，是與它們隔離的，那它就會變成毫無意思的東西；反之，任何一個現象，如果把它看作是與其週圍現象密切聯系的，牠它看作是受其週圍現象所制約的，那它就能被人瞭解和被人論證。

(2) 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靜止的和不動的形態，停頓的和不變的形態，而是看作不斷運動的和不斷變化的形態，不斷革新的和不斷發展的形態，在這裏，無論何時，都總有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都總有某種東西在毀壞着和腐朽

。

因此，辯證方法要求人們在觀察現象時，不僅只是以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

爲觀點，而且以它們的運動，它們的變化，它們的發展爲觀點，以它們的產生和死亡爲觀點來加以觀察。

在辯證方法看來，最重要的，不是那在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死亡的東西，而是那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即令它在現時還似乎是不堅固的，因爲在辯證方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着和正在發展着的東西，才是不可被戰勝的。

恩格斯說：

「整個自然界，由其最小單位到最大物體，由沙粒到太陽，由 *Atom* (原始的活細胞。——「編者」) 到人，都是處在永恒的產生和消滅過程中，處在毫不間斷的流動中，處在始終不倦的運動和變化中」(「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四八四頁)。

因此，——恩格斯說，——辯證法之「觀察對象及其精神的反映，主要是在他們的相互聯系中，在它們的結合中，在它們的運動中，在它們的產生和消滅中，去觀察它們」(同上，第二三頁)。

(3) 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不是把發展過程看作簡單的增長過程，在這裏，數的變化，並不引起質的變化；——而是看作這樣的發展，這個發展是由不大的和不顯露的數的變化進到顯露的變化，根本的變化，質的變化，在這裏，質的變化之到來並不是逐漸地，而是迅速地、突然地、是表現於由一個形態之飛躍式地進到另一個形態；質的變

化之到來，並不是偶然地，而是有規律地，是由於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數的變化之積累起來的結果。

因此，辯證方法認為：發展過程，不應當瞭解為循環式的運動，不應當瞭解為過去事物之簡單的重複；而應當瞭解為前進的運動，上升的運動，由舊的質態進到新的質態，由簡單而發展到複雜，由低級而發展到高級。

恩格斯說：

「自然界乃是試驗辯證法的試金石，而現代的自然科學，既供給這個試驗以非常豐富的，與日俱增的材料，於是它就證明了：在自然界中，歸根到底說來，一切都是辯證法式地進行的，而不是玄學式地進行的；自然界並不是在永遠一樣的、經常輾轉重複的循環週裏運動着，而是經歷着實在的歷史。在這裏，首先就應當指出達爾文，他給了玄學的自然觀以最有力的打擊，因為他證明了：整個現代有機界，植物和動物，因而也就是說人類，乃是那會延長到幾百萬年的發展過程底產物」（同上，第二三頁）。

恩格斯在說明辯證發展過程乃是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時說：

「在物理學中……每一個變化，都是由數進到質，即某個物體所固有的或某個物體所承受的某種運動底數量之數變的結果。例如，水之溫度，在最初時候，對於水之液體形態，是沒有絲毫意義的，然而，當液體的水之溫度，不斷增加或不斷減

少時，那就會有這樣一個時機到來，那時，這個結合形態就要變化，於是水就會變爲蒸氣或冰塊……。例如，必須具有一定最低限度的電力時，白金絲才開始發光；例如，每種金屬，都有其一定的熔點；例如，每種液體，都有其一定的——在相當氣壓之下——冰點和沸點，——既然我們能用我們所有的工具求得相當的溫度；最後，例如，每種氣體，都有其一定的臨界溫度，當它冷到這臨界溫度時，只要施以相當的氣壓和寒力，就可把它變成液體了……。物理學中所謂 Constants（即由某一種形態到另一種形態的過渡點。——「編者」），大部分都不過是這樣一些交錯點底名稱，「在這些交錯點上，運動之數的增減（變化）引起該物體形態之質的變化，——因而也就是說，在這些交錯點上，數轉變爲質」（同上，第五二七至五二八頁）。

其次，恩格斯就進而說到化學，他繼續說：

「化學可以稱爲研究物體底質變的科學，這種質變是在數量成份變化之影響下發生的。黑格爾自己已經知道這一點：。譬如拿養氣來說：如果結合在一個分子中的，是有三個原子，而不是如普通那樣只有兩個原子，那我們就得到臭氣，就是說，得到一種按其氣味和作用都與普通養氣不同的物體。更不待說，如果把養氣與淡氣或硫黃按各種比例結合起來，那末其中每一種比例的結合，都產生出一種以其質別於其他一切物體的物體哩！」（「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五

二八頁)。

最後，恩格斯在批評杜林時，——而杜林曾大罵黑格爾，但同時却又暗中剽竊黑格爾底著名原理；由無感覺世界進到感覺世界的過渡，由無機物世界進到有機生物世界的過渡，乃是進到新形態的飛躍；——恩格斯在批評杜林時說：

『這正是黑格爾式的數質關係交錯線，在這線上，純粹數的增減，到一定交錯點上就引起質的飛躍，例如，水液被燒煮或冰凍時，沸點或冰點就是這樣的交錯點，在這些交錯點上——在通常的氣壓之下——就發生由舊的物態進到新的物態的飛躍，因而也就是說，在這裏，是數轉變爲質』（同上，第四五至四六頁）。

(4) 辯證法與玄學相反，它是從以下一點出發，就是自然界的對象，自然界的現象，具有內在的矛盾，因爲所有這些對象，現象，都有其反面和正面，都有其過去和將來，都有其腐朽着的東西和發展着的東西，這些對立方面之間的鬥爭，舊的與新的之間的鬥爭，衰亡着的和產生着的之間的鬥爭，腐朽着的和發展着的之間的鬥爭，就構成發展過程之內在的內容，由數變進到質變的過程之內在的內容。

因此，辯證方法認爲：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並不是經過各現象之協和的開展，而是經過各對象，各現象所固有的矛盾之揭露，經過那在這些矛盾基礎上動作的互相對立趨勢之『鬥爭』。

列寧說：

「辯證法，按其本意說來，就是研究對象自身本質內的矛盾」（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二六三頁）。

其次：

「發展就是各對立方方面之間的『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一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底基本特徵，就是如此。

不難瞭解：把辯證方法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研究社會歷史，這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去，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還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如果在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如果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聯系着並相互制約着，那末很明顯的，在估計歷史上的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都不要以「永恆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為觀點，如歷史家時常所作的那樣，而是要以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之關連的那些條件為觀點。

奴隸佔有制度，就現代的條件看來，乃是荒謬的現象，反自然的蠢事。而奴隸佔有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之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並且合於規律的現象，因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比較起來，乃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存在和資產階級社會存在條件之下，譬如

說，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曾是完全可以瞭解的、是正確的、革命的要求，因為在當時，資產階級共和國，乃是前進一步。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我們蘇聯現時條件看來，却是荒謬的反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比較起來，乃是後退一步。

一切都以條件、地方以及時間為轉移。

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這樣的歷史的觀察社會現象的態度，那末歷史科學就沒有可能存在和發展，因為只有這樣的態度，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於變成種種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於變成荒謬絕倫的錯誤堆。

其次，如果世界是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中，如吳舊東西之死滅和新東西之生長，乃是發展之規律，那末很明顯的，再也沒有什麼「不變不易的」社會秩序，沒有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恆原則」，沒有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了。

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的，正好似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樣。

由此可見，不是要指靠於社會裏那些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而是要指靠於社會裏那些正在發展着，並具有遠大前程的階層，即令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較大比重的力量。

在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鬥爭的時代，無產階級在俄國真當時佔居民絕大多數的個體農民比較起來，還佔不大的少數。然而當時，無產階級之為階級，是發展着，而農民之為階級，則日趨瓦解。而且是因為無產階級之為階級，是發展着，所以馬克思主義者就指靠於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為：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爲頭等的歷史的和政治的力量。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就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

其次。如果由遲慢的數變進到迅速的突然的質變，乃是發展底規律，那末很明顯的，由被壓迫階級所實行的革命大變革，就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工人階級之擺脫資本主義壓迫，決不能是經過緩慢的變化，決不能是經過改良來實現，而只能是經過資本主義制度之質變，經過革命來實現。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就要做革命家，而不是做改良主義者。其次。如果發展之進行，是經過內在矛盾之揭露，經過基於這些矛盾的彼此對立勢力之衝突來克服這些矛盾，那末很明顯的，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就是完全自然的和必不可免的現象。

由此可見，不是要掩飾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各種矛盾，而是要暴露和揭開它們，不是要熄滅階級鬥爭，而是要把它進行到底。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就要進行不調和的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政
策，而不是進行調協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主義政策，而不是進行讓資本主義
「長成」社會主義的妥協主義政策。

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應用到社會生活上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來，那末馬
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就是如此。

至於說到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那末，它在自己的基本上，是與哲學唯心主
義正相反對的。

(貳)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基本特徵如下：

(1) 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認爲世界是「絕對觀念」、
「宇宙精神」、「意識」之體現，——而馬克思底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是認爲：
世界按其本質說來，是物質的；世界上的五光十色的現象，乃是運動着的物質底各種形
式；各現象之由辯證方法所判定的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乃是運動着的物質底發展規
律；世界是按物質運動規律而發展着，它並不需要任何「宇宙精神」。

恩格斯說：

「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過就是對自然界本來面目的瞭解，而不需要任何外來
的附加」(『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一頁)。

列寧談到古代哲學家赫拉克利泰底唯物主義觀點時，而照這個觀點看來，「世界是

包括一切的整體，它不是由任何一個神所造成，也不是由任何一個人所造成，而曾經是、現在是、將來也還是永恆生動的、按規律燃燒着的並按規律熄滅着的火」，——列寧論到這個觀點時說：「這是辯證唯物主義基礎之很好的敘述」（列寧，『哲學筆記簿』，第三十八頁）。

(2)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斷言，說只有我們的意識才是真實存在着，說物質世界、存在、自然界，只是在我們的意識中，只是在我們的感覺、觀念、概念中存在着，——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是認為：物質、自然界、存在，乃是在意識以外和不依賴於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物質是第二性的現象，因為它是感覺、觀念、意識底來源；而意識則是第二性的現象，是從生的現象，因為它是物質底反映，是存在底反映；思維是發展到完善高度的物質底產物，就是說，是人腦底產物；而人腦則是思維底器官；因此，如果不願意大錯特錯，那就不可把思維和物質分開。

恩格斯說：

「整個哲學底最高問題，就是思維對於存在的關係，精神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問題。哲學家們之分成了兩大營壘，就是按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為標準。凡斷定說精神先於自然界而存在者……，就組成唯心主義的營壘。而凡認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者，則屬於唯物主義底各個學派」（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二九

頁)。
其次：

「物質的、可以感得到的世界，即我們自己也屬於它的世界，乃是唯一的真實的世界；我們的意識與思維，無論它是如何彷彿像是超感覺的東西，總是物質的、實體的器官底產物，即人腦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底產物，而精神自己不過是物質底最高的產物」(同上，第三三二頁)。

馬克思談到物質與思維問題時說：

「決不可把思維與思維着的物質分開。物質是一切變化之主體」(同上，第三〇三頁)。

列寧在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特徵時說道：

「一般唯物主義就是承認客觀現實的存在(物質)，這個存在是不依賴於意識的，是不依賴於感覺的，是不依賴於經驗的……意識……只是存在之反映，至多也不過是存在之近乎正確的(等量的，理想地確切的)反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六六至二六七頁)。

其次：

(a) 「物質就是射着我們的感覺器官而引起感覺的東西；物質是我們可以感覺得到的客觀現實……。物質、自然界、存在、物理現象，乃是第一性的現象，而

精神、意識、感覺、心理現象，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同上，第一一九至一二〇頁)。

(b) 「世界底情景，就是物質如何運動着和「物質如何思維着」的情景」(同上，第二八八頁)。

(c) 「人腦是思想底器官」(「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二五頁)。

(3)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否認世界及其規律是可以認識的，不相信我們的知識是確實的，不承認有客觀真理，並且認為世界是充滿着那些為科學所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出發點，則是認為：世界及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我們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知識，既然已為經驗、實踐所考驗，就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而只有尚未認識之物，這些尚未認識之物，將被科學和實踐力量所揭明和認識。

恩格斯在批評康德及其他唯心主義者關於世界不可認識和「自在之物」不可認識的原理，而堅持關於我們的知識底確實性的唯物主義著名原理時，寫道：

「而把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學遁辭駁斥得最澈底的，就是實踐，就正是實驗和工業。既然我們能夠以這樣的方法來證明我們對於自然界某一現象的瞭解之正確，就是說，我們自己把它製造出來，依它的條件而把它產生出來，並強迫它服務於我們的目的，——既然如此，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要消滅了。在動植物身體上所形成的種種化學原素，當有機化學還未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

時，曾仍然是這類的「自在之物」；而當有機化學已開始把它們一一製造出來時，「自在之物」就變成爲我之物了；例如拿破里查林，即茜素顏料來說，我們現在並不是從那生於田野的茜草根上取得它，而是更便宜得多地、更簡單得多地從煤焦油中取得它。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曾於三百年中被人視爲假設，固然是很可惜的假設，但終究是一種假設。可是，當列月爾路根據這太陽系學說底證據，不僅已證明一定有一個前此所未知的行星存在，而且已用計算方法確定它在天空中所佔的地位，後來，當加列果然已發現這個行星時，哥白尼底太陽系學說，就被證明了」（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三三〇頁）。

列寧在責備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尤史克維奇以及其他馬赫信徒爲崇神主義，而堅持唯物主義底著名原理，認爲我們的關於自然界規律的科學知識是確實的知識，認爲科學底定律乃是客觀的真理時，說道：

「現代的崇神主義並不否認科學；它只是否認科學底『過分欲求』，即科學想成爲客觀真理的欲求。既然有客觀真理存在（如唯物主義者所想的那樣），既然只有有人類『經驗』中反映着外部世界的自然科學，才能給我們以客觀真理，那末，任何崇神主義就毫無條件地被推翻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頁）。

簡略說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主義底顯著特徵，就是如此。

容易懂得；把哲學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去研究社會歷史，這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這是有如何巨大的意義。

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之相互聯系以及其相互制約，乃是自然界發展底規律，那末由此可見，社會生活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就同樣也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就不復是「種種偶然現象」之混合，因為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之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之研究，則已變爲科學。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應當不是以「卓越人物」底善良願望爲基礎，不是以「異性」、「普渡道德」等等底要求爲基礎，而是以社會發展底規律爲基礎；而是以這些規律底研究爲基礎。

其次。既然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既然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乃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那末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是可以認識的，而科學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論據，就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論據。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是如何複雜，總都能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實驗科學，它能够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在其實際活動中，應當不是以什麼偶然的動機爲準則，而是

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為準則。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就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科學。

由此可見，科學和實際活動間的聯系，理論和實踐間的聯系，它們的一致，就應當成為無產階級黨底指路明星。

其次。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現象，是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於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那末由此可見，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底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乃是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則是這客觀現實之反映，存在之反映。

由此可見，社會底精神生活藉以形成的來源，社會觀念、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藉以產生的來源，不是要到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本身中去尋找，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社會存在中去尋找，因為這些觀念、理論、觀點等等，乃是這社會存在之反映。

由此可見，如果在社會歷史各個不同的時期，我們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如果在奴隸制度之下，我們所看見的，是一種社會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在封建制度之下——却是另一種，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却是

第三種，那末這就不是由於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本身底「天性」和「屬性」，而是由於在社會發展底各個不同的時期，有各個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社會底存在怎樣，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怎樣，——那末，社會底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也就是怎樣。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說：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而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爲着不致陷入空洞思想家的地位，那末無產階級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就應當不是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是從社會底具體的物質生活條件，即社會發展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出發；不是從「偉大人物」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是從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現實需要出發。

空想派——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也包括在內——之所以陷於覆亡，就中也是因爲他們不承認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底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作用，而且他們既然陷入唯心主義，於是就把自己的實際活動不是建築在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上面，而是——不依賴於這些需要並違反着這些需要——建築在那些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草案」上面。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在自己的實際活動

中，正在憑藉於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而無論何時也不脫離社會底現實生活。

可是不應當從馬克思這段話裏面作出結論，說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觀點、政治組織在社會底生活中沒有意義，說他們不反映並影響到社會的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底物質條件之發展。我們在這裏暫且只說到關於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之起源，關於它們之產生，關於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之反映。至於說到社會的觀念、理論、觀點、政治組織底意義，至於說到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否認，而且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中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有舊的觀念和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已經腐朽，而且是服務於社會裏正在腐朽着的勢力底利益。它們的意義，就在於他們是阻礙着社會之發展，阻礙着社會之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觀念和理論，這些觀念和理論是服務於社會裏先進勢力底利益。它們的意義，就在於它們是促進着社會之發展，促進着社會之前進，而且，它們總是確切反映着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它們就獲到愈加巨大的意義。

新的社會的觀念和理論，只有當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以後，才產生出來。然而，當它們已經產生出來以後，它們就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由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之向前進。正是在

這裏，就表現出新觀念、新理論、新政治觀點、新政治組織底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之所以產生出來，就是因為它們是為社會所必需，因為如果沒有它們的組織的、動員的以及改造的工作，就沒有可能來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觀念和理論，既然已在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就給自己開闢道路，而變為民眾所享有的東西，動員民眾，組織民眾去反對社會裏正在腐朽的勢力，並因此而便利着推翻社會裏正在腐朽的、阻碍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勢力。

於是，社會的觀念、理論、政治組織既然已在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過程、社會存在之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它們自己然後就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底物質生活，並造成必要的條件，以便徹底解決社會底物質生活中之已經成熟的任務，並使這社會底物質生活之向前發展成為可能。

馬克思關於這個問題說：

「理論只要一掌握羣衆，就立刻成為物質的力量」〔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第四〇六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為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加速其改善，它就應當憑藉於這樣一個社會理論，憑藉於這樣一個社會觀念，這個理論和這個觀念，是正確反映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並因此而能夠發動廣大民眾，能

修職員他們並把他們組織成無產階級黨底偉大軍隊，這個軍隊是決意打破社會裏的反動勢力並給社會裏的先進勢力打通道路的。

「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們之所以陷於覆亡，就中也是因為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先進觀念底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作用，而他們既然落到庸俗唯物主義中去，於是就會去把先進理論、先進觀念底作用，幾乎化爲烏有——所以，他們就會去使黨陷於消極的地步，陷於苟延殘喘的地步。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所以強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為它是憑藉於正確反映出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理論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以澈底利用這理論底動員的、組織的、改造的力量爲己任。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這樣來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之間的關係，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條件和社會底精神生活發展之間的關係問題的。

現在還要說明一個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究竟應把「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這些終歸是決定着社會底面貌，社會底觀念、觀點、政治組織等等的條件，瞭解爲什麼東西呢？

實在說來，——這「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究竟是什麼；它們的特徵，究竟是什麼呢？

毫無疑義的，「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這一個概念，首先就包含着環繞着社會的自

然界，地理環境，這個環境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所必要的和經營的條件之一，而且當然是影響到社會之發展的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如何呢？地理環境不就是決定着社會底面貌、人們社會制度底性質、以及由一個制度過渡到另一個制度的主要力量麼？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乃是否定式的。

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當然影響到社會之發展，——它是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底進程的。然而，它的影響，並不是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因為社會之變更和發展，是比地理環境之變更和發展，迅速得不可比較的。在三千年中間，在歐洲，更換過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佔有制度，對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在蘇聯，甚至於更換過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境內的地理條件，或者是完全沒有變更，或者是變更得如此小，甚至地理學都不肯提及。而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環境之稍許嚴重的變更，都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社會制度之甚至最嚴重的變更，也只需要幾百年或一兩千年就夠了。

而由此就要得出結論：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的原因，有決定作用的原因，因爲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是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之發展的主要原因的。

其次，毫無疑義的，人口之增長，居民密度之高低，也是包含於「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概念之中，因爲人是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之必要因素，而如沒有一定的最低限

度的人口，那末任何社會底物質生活，都是不可錯的。人口之增長，不就是決定着人類社會制度底性質的主要力量麼？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也是否定式的。

人口之增長，當然是影響到社會之發展，是促進或延緩社會之發展的，然而，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是具有決定作用的影響，因爲人口之增長本身，並不能給我們以關鍵來說明：爲什麼某個社會制度恰巧是由一定的新制度來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來替代；爲什麼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隸佔有制度所替代，奴隸佔有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資產階級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之增長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有決定作用的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一定應當產生與之相當的較高式樣的社會制度。可是在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是超過美國四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比中國爲高，因爲在中國仍然是以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了。比利時人口密度是比美國高十九倍，比蘇聯高二十六倍，可是美國按社會發展程度看來却高過比利時，而蘇聯則較比利時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爲在比利時是以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在蘇聯，則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並在本國奠定了社會主義制度。

而由此就要得出結論：人口之增長，並不是而且不能是社會發展過程中能決定社會

制度底性質，決定社會底面貌的主要力量。

既然如此，那末，在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系統中，決定着社會底面貌，決定着社會制度底性質，決定着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究竟何在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就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底謀得方式，就是物質資料底生產方式——這些物質資料就是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生產工具以及其他各種爲社會能藉以生活和發展的必需資料。

爲要生活，就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爲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要生產它們，而爲要生產它們，就要具有那些被人們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等等的生產工具，就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要善於使用這些工具。

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因素總合起來，就構成社會底生產力。

然而，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底一方面，生產方式底一方面，這個方面，乃是表明人們對於物件和自然界力量的關係，而這些物件和自然界力量是被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生產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底另一方面，則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的關係，即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之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着，並不是彼此隔絕的單身資格，而是以團體爲單位，以社會爲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

生產在無論什麼時候以及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不受剝削的人們間的合作關係和互助關係；這些關係，可以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這些關係，也可以是由一種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個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然而，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可是它們總是構成——在任何時候和在任何制度之下——生產底必要因素，正好似社會底生產力一樣。

馬克思說：

「在生產中，人們不僅是影響着自然界，而且還彼此互相影響着。他們如果不是用相當形式結合起來以便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那他們就不能生產。爲要生產，人們就彼此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而只是經過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係，才存在着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才有生產」（『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所以，生產，生產方式，是既包括着社會底生產力，又包括着人們底生產關係，因而就是它們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之體現。

生產底特點之一，就是它永遠也不會長時期內停留在一個地點，而是時時處在變更和發展情況中，而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觀念、政治觀點、政治組織之變更，——引起整個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之改造。在各

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人們利用着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粗一點說，——人們過着各種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的公社之下，有一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之下，有另一種生產方式，而在封建制度之下，有第三種生產方式，以及餘此類推。而與此相適合的，就是人們底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組織，也各不相同。

社會所有的生產方式怎樣，——那末，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是怎樣，社會底觀念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組織，也就是怎樣。

或者，粗一點說：人們底生活樣式怎樣，——那末，人們底思想樣式也就是怎樣。這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就是生產發展史，就是在數千百年中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就是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就是勞動羣衆——他們是生產過程之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爲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之生產——底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如果它想成爲真正的科學，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和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是應當首先就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底規律的關鍵，不是要在人們底頭腦中，不是要在社會底

觀點和觀念中去尋找，而是要在社會於每個一定歷史時期內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在社會底經濟中去尋找。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底最首要的任務，就是要研究和揭明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如果它想成爲真正的黨，它應當首先就精通生產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爲着不致在政治上弄出錯誤，那末無產階級黨，無論是在製定自己的黨綱時，無論是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都應當首先就以生產發展底規律，以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爲出發點。

生產之第二個特點，就在於生產之變化和發展，無論何時都是從生產力之變化和發展，首先就是從生產工具之變化和發展而開始。所以，生產力乃是生產底最活動的最革命的因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變化和發展，而然後，依賴於這些變化和發展，就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發生變化和發展。可是，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之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之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或加速其發展，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太長期落後於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增長相矛盾，因爲生產力，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及情況並給生產力以發展餘地時，方能儘量地發展。因

此，無論生產關係是怎樣落後於生產力之發展，但它們遲早總應當去與生產力發展底水平，去與生產力底性質相適合，而且一定會相適合。如果不然，那我們就會看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生產系統中的統一之根本破壞，整個生產之破裂，生產危機，生產力之毀滅。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不相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對於生產資料的私人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和生產力底性質，處在極不相適合的地位。而這種不相適合的結果，就是使生產力陷於破壞的經濟危機，而同時，這種不相適合情況本身，就是社會革命底經濟基礎，而這個社會革命底使命，就是要破壞現有的生產關係，並建立新的、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係。

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實例，就是在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在蘇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完全相適合的，因此，在蘇聯，既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現象。

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底最活動的和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同時又是生產發展過程底決定的因素。

生產力是怎樣，——那末，生產關係也就應當是怎樣。

如果生產力底情況所回答的問題，是人們用怎樣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那末生產關係底情況所回答的，則是另一個問題，就是：生產資料（土地，森

林，水利，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築物，交通聯絡工具等等），是歸誰所有；生產資料是由誰所支配——是由全社會所支配呢，抑或是由單個人們、集團、階級所支配並利用去剝削其他人們、集團、階級呢。

茲將生產力由古代到現代的發展情形，大略敘述如下：由粗笨的石頭工具過渡到弓箭，並因此而由狩獵式的生活過渡到馴養動物和原始畜牧業；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金屬工具（鐵斧、鋤、木犁等等），並與此適應而過渡到種植植物和從事農業；金屬製物工具之繼續改良，過渡到打鐵爐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並與此相應而有手工業之發展；有手工業之離農業而分立，有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後來的工場手工業生產之發展；由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手工業——工場手工業生產轉變為機器工業；再進而過渡到機器系統，以及現代巨大機器化工業之出現，——這就是社會生產力在人類史上發展底一般的——還不完全的——情形。同時，不言而喻的，生產工具之發展和改善，是由那些和生產有關係的人們所實現的，而並不是與人們無關，——所以，隨着生產工具之變更和發展，人們——即生產力最重要的因素——也變更和發展了，他們的生產經驗，他們的勞動技能，他們運用生產工具的本領，也變更和發展了。

隨着社會生產力在歷史上的變更和發展，於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與之適合而變更和發展了。

歷史所知道的，有五個基本式樣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的，奴隸佔有制度的，封建

制度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之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這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性質的。石頭工具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使人們絕對沒有可能單身去和自然界勢力及猛獸作鬥爭。人們當時爲要在森林中採集果實，在水裏捕獲魚類，建築某種住所，就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就會餓死，被猛獸所吞食或爲隣近部落所獵殺。公共的勞動，就引起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在這裏，並不知道生產資料私有制爲何物，而不過有些生產工具是個人所有的，而這些工具，同時又是用來防禦猛獸的。在這裏，並沒有剝削，並沒有階級。

在奴隸佔有制度之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奴隸主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一樣來買賣屠殺的奴隸。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情況的。此時，人們所擁有的，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此時，已經不是貧乏的、原始的、既不知畜牧業爲何物，也不知農業爲何物的狩獵經濟，而是已經出現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以及在這些生產部門間的分工；此時，已經有可能在各個人間以及在各個團體間交換生產品，已經有可能把財富積聚於少數人手中，而且真正把生產資料積聚於少數人手中，已經有可能迫令大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這大多數人變爲奴隸。在這裏，已經不是社會中一切組員在生產過程中間共同地和自由地勞動了，——在這裏，已經是由奴隸們底強迫勞動佔

統治地位，而這些奴隸是由那些不勞而獲的奴隸主們所剝削的。因此，也就沒有對於生產資料以及對於生產品的公共所有制。它已被私人所有制所替代了。在這裏，奴隸主乃是第一個和基本的十足私有主。

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權利者和毫無權利者，他們之間的殘酷階級鬥爭——這就是奴隸佔有制度底情景。

在封建制度之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封建主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以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不完全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封建主已經不能屠殺，但是可以買賣的農奴。與封建所有制並存的，還有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工具以及對於自己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適合於生產力在這時期內的情況的。冶鐵和製鐵工作之繼續改善；鐵犁和織布車之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製油業之繼續發展；與手工作坊並存的工場手工企業之出現，——這就是當時生產力情況之顯著的特徵。

新的生產力，要求工作者具有某種在生產中的自動性，要求他具有從事於勞動的嗜好，要求他具有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隸拋棄，因為奴隸是不願意從事勞動的和完全沒有自動性的工作者；而寧願利用農奴，因為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並具有某些願意從事勞動的興趣，因為一定要有這種興趣，農奴才會耕種土地並能付給封建主以自己收成所得的自然品。

在這裏，私有制已經繼續發展了。剝削幾乎是和奴隸制下面的剝削一樣殘酷，而不透是稍許減輕一些罷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的階級鬥爭，就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的特徵。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生產關係底基礎，就是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時在這裏，已經沒有對於生產工作者的所有制，這生產工作者，就是資本家既不能加以屠殺，也不能出賣的雇傭工人，因為雇傭工人已免除人格上的依賴；可是，他們沒有生產資料，而為要不致餓死，他們就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並在自己的頸項上帶着剝削制的枷鎖。與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並存的，還存在有而且是一個時期還廣闊流行的，就是已擺脫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生產資料的私有制，這私有制，是以本身勞動為基礎的。起而代之工作坊和工場手工企業的，是以機器裝備的巨大工廠。起而代之那些用農民粗笨生產工具來耕作的貴族地產的，乃是根據農藝學來經營並具備有農業機器的巨大資本主義農場。

新的生產力，要求生產工作者是比閉塞無知的農奴制文化程度高些的，伶俐些的，能修懂得機器並正確使用機器的人們。因此，資本家寧願利用那些已免除農奴制羈絆的雇傭工人，這些雇傭工人是具有足夠的文化程度來正確使用機器的。

然而，資本主義既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的程度，於是它就陷入它自己所不能解決的矛盾中。資本主義既然生產着日益增多的商品並減低着商品價格，於是它就使競爭趨於尖銳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於破產，把他們變成無產者，減低他們的購

翼能力，因而就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銷售出去。資本主義既然擴大着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巨大工廠以內，於是它就賦與生產過程以社會公共的性質，並因此而破壞自己本身的基礎，因為，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要求有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的，可是同時，對於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却仍然還是私人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就是說，是與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勢不兩立的所有制。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間的這些不可調和的矛盾，就在定期發生的生產過剩危機當中明顯暴露出來，此時，資本家們既然因他們已使大批居民遭受破產之故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遂不得不燒燬生產品，消滅已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毀壞生產力；此時，千百萬居民却不得不忍受失業和飢餓的痛苦，而這並不是因為商品不夠，却是因為商品出產得太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不復適合於社會生產力底情況，而是已經和社會生產力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懷妊着革命，這個革命底使命，就是要拿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來代替現存的對於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

這就是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底基本的特徵。

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這個制度，此刻還只在蘇聯實現，——對於生產資料的

社會公共所有制，乃是生產關係底基礎。在這裏，已經是既沒有剝削者，也沒有被剝削者。生產出來的物品，是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而按勞動分配的。在這裏，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係底特徵，就是已經擺脫剝削制的工作者們底同志的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的關係。在這裏，生產關係是完全適合於生產力底情況的，因為生產過程底社會公共性質，是由對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公共所有制所鞏固。

因此，在蘇聯的社會主義的生產，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定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以及與此危機相牽連的荒謬現象。

因此，在這裏，生產力就以加快的速度發展着，因為，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是給與生產力以這樣發展的完全廣闊的可能。

這就是人們生產關係在人類史上發展的情景。

這就是生產關係之發展，對於社會生產力之發展，而首先是對於生產工具之發展的依賴性，而因為有這種依賴性，所以生產力之變更和發展，就遲早要引起生產關係之與其適合的變更和發展。

馬克思說：

「勞動資料之使用和創造，雖然在某幾種動物中，發現其萌芽形式，然而却

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是指生產工具而言。——「編者註」。

是人類勞動過程所獨具的顯著特徵，所以佛蘭克林給人類所下的定義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資料之遺骸，對於研究已經消亡的諸社會經濟形態，也正如動物骨骼之遺骸結構，對於研究已消亡的諸種動物之身體組織一樣，有同樣重要的意義。使各經濟時代彼此區別的，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之尺度，而且是這些社會關係之指標，在這些關係之下，就實現着勞動」（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二頁，一九三五年版）。

其次：

(a) 「社會關係是和生產力密切聯系着。人們既獲得新的生產力，他們就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之改變，即本身生活保證方式之改變，——他們就改變自己所有一切社會關係。手力的磨坊，就產生以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力的磨坊，就產生以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與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b) 「生產力增長之運動，社會關係之毀壞，觀念之產生，——凡此都是毫不間斷地發生着；而不動的，只是運動之抽象」（同上，第三六四頁）。

恩格斯嘗說明在「共產黨宣言」內規定的歷史唯物主義底特徵時說：

「經濟生產以及必然由它而生的每一歷史時代底社會結構，就構成這時代底政治史和思想史之基礎……。因此，自原始公社土地佔有制瓦解之時起，全部歷史，

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的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被征服階級與統治階級鬥爭的歷史……現在，這個鬥爭已達到這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被剝削的和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已經是除非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以及階級鬥爭，就不能擺脫那剝削它和壓迫它的階級（資產階級）了……」（恩格斯給「宣言」德文版所作序言）。

生產之第三個特點，就是新的生產力以及與之相適合的生產關係之產生，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的，並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的，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的；不是由於人們有意的自覺的活動之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發生的。其所以是自發而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發生的，是因為有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是因為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這是因為當每一新輩人開始生活時，他們是遇着已經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即前輩人所工作之結果，因此，這新輩人在最初一個時候，是應當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並應當遷就於這些東西，以便取得生產物質資料的可能。

第二，就是因為人們在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這種或那種生產力要素時，他們並不覺悟到，不瞭解到，也不想到這些改善將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爲自己謀得某種直接的感觸得到的益處。

當原始公社社會中某些社員們逐漸地和摸索式地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鐵製工具時，他

們當然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這種創新辦法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他們沒有瞭解和沒有意識到；由石頭工具過渡到金屬工具，就是生產中的大變革；這個過渡終究會引導到奴隸佔有制度；——他們當時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謀得眼前的感覺得到的益處，——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只是限於這種日常個人益處的狹隘範圍。

當歐洲年輕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時期開始建造巨大工場手工企業以與細小行業作坊並列，並因此而推進社會生產力時，它當然沒有知道而且沒有想到它這種創新辦法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它沒有意識到和沒有瞭解到；這種「細微的」創新辦法，會引起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的重新組合，這種重新組合將以革命來終結，而這個革命，既要反對它當時所十分推崇其恩德的王室政權，又要反對那為它的優秀代表們所往往夢想側身其間的貴族；——它當時只是想要減低商品生產成本費，更多拿些商品到亞洲市場以流竄才發現的美洲市場上去銷售，並藉以取得更多的利潤，——它當時的自覺活動，只是限於這種日常實踐的狹隘範圍。

當俄國資本家們協同外國資本家們來加緊在俄國培植現代巨大機器化工業，而又絲毫不觸動沙皇制度，同時却聽憑地主們隨便魚肉農民時，他們當然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生產力這種嚴重的增長會引起怎樣的社會的結果；他們沒有意識到和沒有瞭解到；這個在社會生產力方面發生的嚴重飛躍，將引起這樣一種社會力量的重新組合，這種重新組合，會給無產階級以可能把農民和自己結合起來並實現勝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它

們當時只是想要極端擴大工業生產，掌握巨大的國內市場，變成壟斷家並從國民經濟中吸取更多的利潤，——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未曾超過他們的日常的狹隘實踐的利益。

馬克思因此就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就是說，在生產爲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中。——「編者」），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階段的」（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然而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之變更以及由舊的生產關係之過渡到新的生產關係，乃是一帆風順地進行，而不經過衝突，不經過震動。恰恰相反，這樣的過渡，通常都是經過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舊的生產關係而奠定新的生產關係。到一定時期爲止，生產力之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之變更，是自發地、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進行的。然而這只是到一定時候爲止，只是到那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尙未及充分成熟的時候爲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後，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統治階級，就變爲這樣一個「不可克服的」障礙，而爲要把這個障礙從程途上掃除，就只有經過新階級之自覺的活動，經過新階級之強力的行動，經過革命，才可做到。在這裏，新的社會觀念，新的政治體

●者重點是本書編者所加。

續，新的政權底偉大的作用，就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其使命就是要用強力來廢除舊的生產關係。在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在社會底新的經濟需要的基礎上，就產生出新的社會觀念，這些新的社會觀念就組織着和動員着羣衆，而羣衆則團結爲新的政治大軍，建立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着這個政權，以使用強力來廢除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發展底自發的過程，就讓位於人們底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於強力的大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

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團結成爲階級……它以實現革命而把自己變爲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資格去用強力廢除舊的生產關係」（『共產黨宣言』，一九三八年版，第五二頁）。

其次：

(a)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來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之手，就是說，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之手，並儘可能更加迅速地增加全部生產力」（同上，第五〇頁）。

(b) 「強力是任何一個舊社會——當它懷疑着新社會時——之孳生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〇三頁，一九三五年版）。

馬克思於一八五九年在其給德那本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所作的有歷史意義的「序

言」中，曾英明地把歷史唯物主義底實質歸納如下：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是適合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一定的發展階段的。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社會底經濟結構，即現實的基礎，而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樹立起來的；同時，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是和這個基礎相適合的。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一般社會生活的、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而是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就和現存生產關係，或者說，就和所有權關係——所有權關係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之法律上的表現而已——發生矛盾，而生產力在此以前是在這些關係內部發展了的。於是這些關係就由生產力底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底枷鎖。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之變更，在整個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或多或少迅速地發生大變革。在考察這些大變革時，必須時刻把在經濟生產條件方面發生的事，可以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大變革，去與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而言之，就是去與觀念形式，分別清楚，而人們就是在這些觀念形式中，認識這個衝突並力求克服這個衝突的。正如我們不可根據一個人自己對於自己的態度來判斷這個人一般，同樣也不可根據這樣的大變革時代底意識來

判斷這樣的大變革時代。恰恰相反，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來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還給一切生產力以發展餘地而這一切生產力尚未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其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尚未在舊社會本身胎包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無論何時都只是給自己提出自己所能修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一看，那就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能藉以得到解決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着或至少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出來」（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至二七〇頁）。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就其應用於社會生活，應用於社會歷史說來，就是如此。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底基本特徵，就是這樣。

由此可見，列寧是為黨保持住怎樣的理論財富以打退修正派和變節者謀奪這財富的企圖；而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之出現，對於我們黨底發展，是有怎樣重要的意義。

(三) 波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份。

波爾什維克之反對取消派及召回派的鬥爭。

在反動年份，在黨組織內工作，是比較在過去革命開張時期中困難許多倍的。黨員數目，已經銳減了。黨底很多小資產階級同路人，特別是智識份子，因為害怕沙皇政府追究而離開黨了。

列寧指出：在這樣的時候，革命黨應當補習。在革命高漲時期，它們已經學習進攻；而在反動時期，它們應當學會怎樣正確地退却，怎樣轉入秘密狀態，怎樣保存和鞏固不合法的黨，怎樣利用合法的可能，利用各種合法的，特別是羣衆的組織，來鞏固自己 and 羣衆間的聯系。

孟什維克是倉惶退却的，他們不相信有新的革命高漲之可能，他們是可恥地背離了黨綱底革命要求和黨底革命口號，他們想取消和消滅革命的不合法的無產階級黨。所以，這種孟什維克就被稱爲取消派。

而波爾什維克則與孟什維克不同，他們確信：革命高漲將於最近幾年內到來，黨必須準備羣衆去迎接這個新高漲。革命底基本任務，未曾解決。農民尚未得到地主土地，工人尚未得到八小時工作日，人民所仇恨的沙皇專制制度尚未推翻，這沙皇專制制度又把人民曾於一九〇五年從它手中爭得的那些不大的政治自由毀滅了。所以，那些曾產生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原因，依然有效。因此，波爾什維克確信革命運動新高漲之到來，準備迎接這個新高漲，聚集工人階級底力量。

波爾什維克當時之所以確信革命新高漲將必然到來，還根據於以下的事實，就是一

九〇五年革命已使工人階級學會在羣衆革命鬥爭中爭取自己的權利。在反動年份，在資本進攻年份，工人們會不能忘記一九〇五年的這些教訓。列寧會引證工人們寫來的書信，在這些書信內，他們敘述工廠主又開始虐待和侮辱工人的事實，並說：「你們變着罷，一九〇五年又會到來的！」。

當時，波爾什維克基本的政治目的，還是如在一九〇五年一樣——推翻沙皇制度，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進行到底，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波爾什維克這一分銘也未曾忘記這個目的，而是繼續在羣衆面前提出基本的革命口號：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八小時工作日。

然而當時，黨底策略已不能仍然如在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漲時期那樣了。例如，會不能在最近時間號召羣衆舉行總政治罷工或武裝起義，因為在當時，革命運動已經低落，工人階級已非常疲憊，反動階級已大大加強。黨會不能不顧及新的環境。會須用防守策略——用聚集力量的策略，用把幹部撤退到秘密狀態中去並從秘密狀態中進行黨工作的策略，用把不合法的工作和在合法工人組織裏進行的工作配合起來的策略，來替代進攻策略。

而波爾什維克就善於執行了這個任務。

列寧會寫道：

「我們會善於在革命以前工作多年。無怪人們把我們叫作堅如鐵石的人。社會

民主黨人奠定了無產階級的黨，這個黨不會因第一次軍事變遷遭受失利而灰心喪氣，不會昏頭昏腦，不會誤入冒險迷途」（『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頁）。

波爾什維克會爲保存和鞏固不合法的黨組織而奮鬥。但同時，波爾什維克又認爲必須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任何一個合法的機會，以便藉助於這個機會去維持和保存黨和羣衆的聯繫並因而加強黨。

『這會是我們黨由公開的革命的反沙皇制度鬥爭，轉向迂迴鬥爭道路，轉向利用一切和任何合法可能——由保險處起到杜馬議壇爲止——的時期。這會是在我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被打敗以後實行退却的時期。這個轉變會要求我們領會新的鬥爭方法，以匯集力量，然後再去進行公開的革命的反沙皇制度的鬥爭』（斯大林，『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六六至三六七頁，一九三五年版）。

當時存留着的合法組織，會好似是對於黨底秘密組織的掩護物和黨藉以保持自己與羣衆聯繫的工具。波爾什維克爲保存自己和羣衆的聯繫起見，會利用職工會以及其他合法的社會組織；疾病保險處，工人合作社，俱樂部，文化團體，人民會所等。波爾什維克會利用國家杜馬講壇，以便揭破沙皇政府底政策，以便揭破「立憲民主」黨人，以便把農民吸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保存不合法的黨組織，以及經過這個組織來領導政治工作底其他一切形式，這就保證黨實現了黨的正確路線並準備了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

高漲。

波爾什維克實現了自己的革命路線，同時他們在兩條戰線上進行了鬥爭，反對當時在黨內的兩種機會主義：反對取消派，即黨之公開敵人；並反對那所謂召回派，即黨之暗藏敵人。

自從取消派這個機會主義派最初產生之時起，列寧，波爾什維克們，就和這取消派進行毫不調和的鬥爭了。列寧指出：取消派是自由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辦。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在巴黎舉行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全俄）代表會議。這次代表會議根據列寧提議而斥責了取消派立場，就是說，斥責了一部份黨員智識份子（孟什維克）的企圖，他們企圖「取消俄國社會民主黨現存的組織，而無論如何要用限於合法範圍的不成形的聯合來代替它，那怕就是以公然拒絕黨底綱領、策略、傳統等為代價來取得合法權也罷」（『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上，第一二八頁）。

代表會議號召各級黨組織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取消派的企圖。

然而，孟什維克並沒有服從代表會議底這個決定，却日益滾到取消派立場、叛變革命、以及和「立憲民主」黨人接近的道路上去了。孟什維克日益公開拒絕無產階級黨底革命綱領，拒絕關於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日、沒收地主土地的要求。孟什維克想以拒絕黨底綱領和策略為代價，去換得沙皇政府允許公開的、合法的、似乎是「工人的」黨之存在。孟什維克決定去與斯托雷平政制妥協，去遷就斯托雷平政制。所以，取消派

又被稱為「斯托雷平工黨」。

除進行鬥爭去反對那些革命底公開敵人——以盧恩，阿克雪里羅得，頗特列索夫為首，並得到馬爾托夫，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孟什維克之幫助的取消派——以外，波爾什維克還進行了毫不調和的鬥爭去反對暗藏的取消派，就是說，反對那些用「左的」辭句來掩飾其機會主義面目的召回派。被稱為召回派的，就是這樣一部份過去的波爾什維克，他們要求從國家杜馬中召回五人代表並根本停止在合法組織裏所進行的任何工作。

一九〇八年，一部份波爾什維克，要求從國家杜馬中召回社會民主黨的代表。於是就有「召回派」的名稱。召回派組織了自己的特別集團（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阿列克新斯基，頗克羅夫斯基，布伯諾夫以及其他等人），這個集團就開始進行鬥爭來反對列寧及列寧路線。召回派堅決拒絕在工人職工會以及其他合法團體裏工作。這樣，他們就給了工人事業以巨大的損害。召回派力圖使黨脫離工人階級，力圖使黨喪失自己和非黨員羣衆間的聯系，想要閉門幽居在秘密組織之中，同時，他們既力圖使黨喪失利用合法掩護物的可能，就是要使黨遭受打擊。召回派不懂得：波爾什維克能够在國家杜馬裏和經過國家杜馬來影響農民，來揭破沙皇政府底政策，揭破「立憲民主」黨人底政策，而「立憲民主」黨人是力圖用欺騙手段來引導農民跟着自己走的。召回派曾妨礙了黨爲着新的革命高漲而去聚集力量的工作。因此，召回派乃是「變形的取消派」，他們力圖取消利用合法組織的可能，並在事實上拒絕了對於廣大非黨員羣衆的無產階級領

導，拒絕了革命的工作。

一九〇九年，爲討論召回派底行爲而召集了波爾什維克的報紙——「無產者」編輯部擴大會議，此次會議斥責了召回派。波爾什維克宣稱，說他們是和召回派毫不相干的，並把召回派從波爾什維克組織中開除出去了。

無論是取消派以及召回派，都不過僅僅是無產階級及其黨底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在無產階級遇遭困難的關頭，取消派和召回派就特別明顯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了。

(四) 波爾什維克之反對托洛茨基主

義的鬥爭。反黨的八月聯盟。

當波爾什維克爲無產階級黨底堅定路線而進行兩條戰線上的毫不調和的鬥爭——反對取消派及召回派——時，托洛茨基則擁護取消派的孟什維克。正是在這些年份，列寧把他稱爲「猶達施卡·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奧地利)組織了著作團體，並開始出版他所謂「站在派別組織以外的」，而在事實上却是孟什維克的報紙。當時，列寧論到托洛茨基時寫道：「托洛茨基底行爲，表明自己是最下賤的野心家和派別組織者……。在口頭上空談什麼黨，而在行爲上却比其他一切派別組織者都要壞些」。

後來在一九一二年，托洛茨基組織了八月聯盟，就是說，一切反波爾什維克的集團

和派別爲反對列寧，反對波爾什維克黨而組成的聯盟。無論是取消派，無論是召回派，都在這個敵視波爾什維主義的聯盟中聯合起來了，並因此而證明他們彼此間的血統關係。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份子，關於一切基本問題，都是站在取消派的立場上。可是，托洛茨基却稱中派主義，就是說，用調和派態度來掩飾着自己的取消派立場，硬說自己是站在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以外，而彷彿是要把他們調和起來。列寧關於此事說道：「托洛茨基越比公開的取消派更下賤些，更有害些，因爲他欺騙工人，說他自己是站立『在派別組織以外』；而在事實上，他却完全擁護取消派的孟什維克。托洛茨基主義會是培植中派主義的主要集團。」

斯大林同志寫道：

「中派主義，乃是一個政治的概念。它的思想系統，乃是遷就的思想系統，乃是要在一個共同黨內使無產階級利益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思想系統。這個思想系統，是仇視和敵視列寧主義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三七九頁，第九版）。

在這個時期，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在事實上乃是托洛茨基底暗藏的代辦，因爲他們常常是幫助他來反對列寧的。在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以及其他暗藏的托洛茨基同盟者幫助之下，曾於一九一〇年一月違反着列寧意旨而召集中央全會。到這個時候，因許多波爾什維克被捕之故，中央委員會成份已發生變更，而動搖份子們

就取得了透過反列寧決議的可能。例如，在這次全會上竟決定封閉波爾什維克底報紙（「無產者報」，而給托洛茨基底報紙——「真理報」（這是托洛茨基在維也納出版的）以津貼。加米涅夫加入了托洛茨基底報紙編輯部，並和季諾維也夫一起企圖把托洛茨基底報紙變成中央機關報。

僅僅是由於列寧底堅持，中央一月全會才通過了斥責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決議，可是在這裏，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堅持了托洛茨基的提議——不把取消派叫作取消派。

結果正如列寧所預見到和預告過的那樣：只有波爾什維克才服從了中央全會底決議，對劑了自己的機關報——「無產者報」；而孟什維克則仍然繼續出版了自己的派別報紙取消派的報紙——「社會民主黨人呼聲報」。

斯大林同志完全擁護了列寧底立場，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第十一期上發表了一篇專門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斥責了托洛茨基之幫手們底行爲，說到必須消滅在波爾什維克底派組織裏因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底叛賣行爲而造成的不健康的形勢。在論文中提出了當前的任務：召集全黨代表會議，在俄國出版合法的黨報和成立不合法的實際的黨的中央，——這些任務在不久以後就在普拉加黨代表會議上實現了。斯大林同志底論文是以巴庫委員會底決議爲基礎的，而巴庫委員會是完全擁護列寧的。

爲反對托洛茨基底反黨八月聯盟——其中參加者，完全是些反黨份子，由取消派和

托洛茨基份子起，至召回派和遣派派爲止，——趨見，就由那些主張保存並鞏固不合法的無產階級黨的人們成立了黨的聯盟。參加這個聯盟的，是以列寧爲首的波爾什維克和以普列漢諾夫爲首的少數孟什維克護黨份子。普列漢諾夫及其孟什維克護黨份子集團，雖然在許多問題上仍然是站在孟什維克立場上，可是他們却曾堅決表示不同意八月聯盟及取消派，並開始力謀和波爾什維克妥協。列寧接受了普列漢諾夫底提議並實行和普列漢諾夫結成暫時的聯盟以反對反黨份子，其出發點就是認爲：這樣的聯盟是對於黨有益處，而對於取消派則是有致命危險的。

斯大林同志完全擁護了這個聯盟。他當時是在流放中。斯大林同志在其從流放地致列寧的信裏寫道：

「據我的意見，聯盟（列寧——普列漢諾夫聯盟）底路線是唯一正確的；第一，這個路線，而且只有這個路線，是符合於在俄國工作底真正利益，因爲這些利益是要求把一切真正的黨員份子團結起來；第二，這個路線，而且只有這個路線，是加速着把合法組織從取消派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過程，在工人孟克和取消派之間掘成一條鴻溝，驅散和殲滅取消派」（『列寧與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第五二九至五三〇頁）。

●孟克是孟什維克之簡稱。

「編者註」。

因為善於把舊工作和合法工作配合起來，所以波爾什維克就顯成了公團工人組織中的嚴重力量。這個事實底具體表現之一，就是波爾什維克在參加四個合法的代表大會的工人團中所發生的嚴重影響，這四個合法的代表大会，就是在那時期內所舉行的人民大學代表大会，婦女代表大会，工廠醫生代表大会以及戒酒運動代表大会。波爾什維克在這些合法的代表大会上的發言，有了巨大的政治意義，在全國各地得到了響應。例如，波爾什維克工人代表團在人民大學代表大会上發言時，揭露了沙皇制度摧殘任何文化工作的政策；並證明說：除非推翻沙皇制度，則在國內就決不會有真正的文化高漲。工人代表團在工廠醫生代表大会上發言時，鼓動了工人們是在可怕的不合衛生的條件之下工作和生活的情形，並做出結論說：不推翻沙皇制度，就不能認真舉辦工廠衛生事業。

波爾什維克逐漸把取消派從各個留存下來的合法組織中排擠出去了。波爾什維克對普列漢諾夫的護黨份子集團所採取的特殊的統一戰線策略，使波爾什維克奪得了許多的工人的孟什維克組織（維波爾格區，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城以及其他等等）。

在這個困難時期中，波爾什維克用自己的工作來做出了應如何把合法工作和不合法工作配合起來的榜樣。

（五）一九一二年之普拉加黨代表會議。波爾

什維克之形成爲獨立約瓦克里主義黨。

爲反對取消派及在國派而進行的鬥爭，以及爲反對托洛茨基份子而進行的鬥爭，就在波爾什維克面前提出了一個迫切的任務——要把一切波爾什維克團結爲一個整體並把他們形成爲獨立的波爾什維克的黨。其所以絕對必須這樣做，不僅是爲着剷除當時黨內那些實行分裂工人階級的機會主義派別。其所以必須這樣做，並且是爲着澈底完成聚集工人階級力量的專業並準備工人階級迎接新的革命的高漲。

可是，爲着實現這個任務，曾首先就必須把機會主義者，把孟什維克從黨內清除出去。

此時，在波爾什維克中間，已經是誰都深信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繼續留在一個黨內成爲絕對不可能了。孟什維克在斯托雷平反動時期的叛變行爲，他們那種想取消無產階級黨而組織新的改良主義的黨的企圖，已經使波爾什維克和他們的決裂，成爲必不可免了。當波爾什維克還和孟什維克共處在一個黨內時，對於孟什維克底行爲，波爾什維克不管這樣或那樣總是擔承了一種精神上的責任。可是，如果波爾什維克不願自己也成爲黨和工人階級底叛徒，那末，他們替孟什維克底公開叛變行爲來擔承精神上的責任，已經是絕對不可能了。於是，在一個黨範圍內去和孟什維克來統一，就成爲叛變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了。因此，波爾什維克必須把自己和孟什維克間的事實上的決裂進行到底，一直到在形式上、在組織上和他們決裂，把孟什維克逐出黨外。

當時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重新建立那具有統一綱領、統一策略、統一階級組織

的無產階級革命黨。

當時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把那曾被孟什維克所破壞的黨的真正的（而不僅是形式上的）統一奠定起來。

波爾什維克當時所準備召集的第六次全黨代表會議，曾應當實現這個任務。

然而這個任務還只是事情底一方面。在形式上和孟什維克決裂並把波爾什維克形成爲獨立的黨，這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任務。可是當時在波爾什維克面前，還擺着另一個而且是更重要的任務。當時的任務，不僅在於要和孟什維克決裂並形成爲獨立的黨，而首先在於和孟什維克決裂後就建立新的黨，建立新式的黨，它是和西歐普遍的社會民主黨不同的，它是不受機會主義份子所沾染的，它是能够引導無產階級去爲政權而奮鬥的。

在進行鬥爭反對波爾什維克時，所有一切孟什維克，不分色彩，從阿克雪里羅得和馬爾丁諾夫起，到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止，都是始終不變地運用了他們從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武庫中拿來的武器。他們想要在俄國也有如像德國的或法國的社會民主黨那樣的黨。他們之所以進行鬥爭來反對波爾什維克，就是因爲他們在波爾什維克當中感到某種新的、非常的、異於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東西。而當時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究竟是什麼呢？它們是由馬克思主義份子和機會主義份子，是由革命底朋友和革命底敵人，是由黨性底擁護者和黨性底反對者所湊成的混合物，混合體——更加上前者逐漸在思想上與後者調

和起來，前者逐漸在事實上服從於後者。究竟是爲着什麼而去與機會主義者們調和，與革命叛徒們調和呢？——波爾什維克會這樣問過西歐社會民主黨人。是爲着「黨內和平」，爲着「統一」呀，——他們這樣回答波爾什維克。是與誰講統一呢，是與機會主義者講統一嗎？是呀，是與機會主義者講統一呀，——他們這樣回答說。當時看得很明顯，這樣的黨是不能成爲革命黨的。

波爾什維克會不能不看見：自恩格斯逝世以後，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已開始由社會革命底黨，蜕化爲「社會改良」底黨，而其中每一個黨，就其爲一個組織說來，已難由領導力量變成它自己的國會黨團底附屬品了。

波爾什維克會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從這樣的黨方面是只能受到害處的；這樣的黨最不能引導工人階級去進行革命的。

波爾什維克會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所需要的，並不是這樣的黨，而是另外的、新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黨——這個黨應當是對機會主義者採取毫不調和態度的，應當是對資產階級採取革命態度的；這個黨應當是堅固團結的和一元性的，這個黨應當是社會革命底黨，是無產階級專政底黨。

波爾什維克會當時想自己具有的，正是這樣的新的黨。而波爾什維克就建設了，準備了這樣的黨。波爾什維克爲反對「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份子、召回派、各色唯心主義者以至於經驗批評主義者而鬥爭的全部歷史，——就是爲着準備正是這樣

一個黨而工作的歷史。波爾什維克曾想建立新的、波爾什維克的黨，這個黨能供一切想具有真正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黨的人們做榜樣。波爾什維克還是從舊「火星報」時期起，就已經準備着這樣的黨了。他們是堅持到底地、堅忍不拔地、不顧一切地準備了這樣的黨。在這個準備工作中起了基本的和決定的作用的，是列寧所著「做什麼？」，「兩個策略」等等這樣的著作。列寧所著「做什麼？」一書，乃是這樣的黨之思想上的準備。列寧所著「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乃是這樣的黨之組織上的準備。列寧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乃是這樣的黨之政治上的準備。最後，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乃是這樣的黨之理論上的準備。

可以大膽說：在歷史上，從來還沒有那一個政治集團爲着形成爲黨而像波爾什維克集團這樣有澈底完備的準備。

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波爾什維克之形成爲黨，乃是完全現成的和已經完全成熟的事情。

第六次黨代表會議底任務，就在於用一定的手續來成就這件已經現成的事情，這手續就是把孟什維克驅逐出去並正式成立新黨，即波爾什維克黨。

第六次全俄黨代表會議，是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在普拉加召集的。派有代表參加這次代表會議的，共有二十餘個黨組織。因此，它在形式上都有黨代表大會底意義。

在關於代表會議的通告中，說曾被破壞的黨中央機關已經恢復，說黨中央委員會已

經成立，同時在通告裏說着：「反動年份，對於黨乃是自俄國社會民主黨形成爲一定組織以來最困難的年份。不管有如何的壓迫，不管從外部來的嚴重打擊，不管在黨內機會主義者底叛變和動搖，可是無產階級黨終究保存了自己的旗幟和自己的組織。」

「保存下來的，不僅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旗幟，它的綱領，它的革命訓練；保存下來的，還有它的組織，這個組織雖會遭受損害和削弱，可是在任何追究壓迫都沒有能够把它根本消除」，——在代表會議通告中會這樣說過。

代表會議指出俄國工人運動新高漲之初次標誌以及黨工作之活躍。

代表會議根據各地方代表底報告而指出：「在各地方，到處都在社會民主工人中間進行着努力的工作，來鞏固地方的不合法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和團體」。

代表會議指出：在各地方，到處都承認了波爾什維克在退却時期策略底最重要的規則——把不合法的工作和那在各個合法工人團體和聯合會裏進行的合法工作配合起來。

普拉加代表會議選舉了黨底波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被選入這個中央委員會的，是列寧，斯大林，奧爾忠尼啓則，斯維爾德洛夫，斯洋達梁，哥洛雪金等等。斯大林同志和斯維爾德洛夫同志是在他們缺席時選進中央的，因爲他們當時是處在流放中。當選爲中央候補委員的，有加里寧同志。

成立了以斯大林同志爲首的實際中央（中央底俄國局），來領導俄國境內的革命工作。參加中央底俄國局的，除斯大林同志而外，還有雅·斯維爾德洛夫，斯·斯洋達

桑，斯·奧爾忠尼啓則，米·加里寧，哥洛雲金諾同志。

普拉加代表會議，把波爾什維克過去所進行的反對機會主義的全部鬥爭做了一個總結，並決定了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

普拉加代表會議既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就正式奠定了波爾什維克黨底獨立的存在。

波爾什維克既然已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把孟什維克擊潰，既然已把孟什維克驅逐出黨，就把黨底老旗幟——俄國社會民主黨，給自己保留下來了。因此，波爾什維克黨一直到一九一八年為止，都繼續稱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但附加着「波爾什維克」字樣而放在半圓括弧以內。

一九一二年初，列寧在致高爾基的信中，論到普拉加代表會議底總結時寫道：

「不管取消派混蛋們如何搗亂，我們終究把黨及其中央委員會恢復成功了。我想，你對此一定會和我們同聲稱快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九卷，第一九頁）。新大林同志在估計普拉加代表會議底意義時說：

「這次代表會議在我們黨底歷史上，實有了最偉大的意義，因為它在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間劃定了界限，並把全國各地的波爾什維克組織統一起來成爲統一的波爾什維克黨了」（『蘇聯共產黨（波）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速記記錄』，第三六一至三六二頁）。

自把孟什維克驅逐出去，而波爾什維克正式形成爲獨立的黨以後，波爾什維克黨已經更加堅固和強有力了。黨是因爲把機會主義者從自己隊伍中清除出去而鞏固起來的，這就是波爾什維克黨——這在原則上異於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的新式黨——底口號之一。^另第二國際底黨，在口頭上是以馬克思主義黨自命，而在事實上則容忍着馬克思主義底敵人，公開的機會主義者留在自己隊伍裏，並讓他們腐化和裁奪第二國際。波爾什維克則恰恰相反，他們進行了毫不調和的鬥爭反對機會主義者，把機會主義的驅逐東西從無產階級黨內清除出去，並達到了這樣的成功，就是創立了新式的黨，列寧的黨，這個黨在後來就爭得了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在無產階級黨隊伍裏留下了機會主義者，那末波爾什維克黨就會不能走上大道和引導無產階級跟隨自己走了，那末它就會不能爭得政權和組織無產階級專政了，那末它就會不能在國內戰爭中成爲勝利者了，那末它就會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了。

普拉加代表會議在自己的決議中把黨底最低限度綱領提出來作爲黨當前主要的政治口號：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日，沒收一切地主土地。

波爾什維克在第四屆國家杜馬選舉時的選舉運動，就是在這些革命口號之下進行的。

工人羣衆革命運動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一四年的新高漲，就是在這些口號之下進行的。

簡短的結論

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是對於革命工作最困難的時期。當革命遭受失敗後，在革命運動低落而羣衆又感覺疲倦的條件之下，波爾什維克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從反對沙皇制度的直接鬥爭，轉到用迂迴方式進行這個鬥爭。在斯托雷平反動年份的艱苦條件之下，波爾什維克爲保持自己和羣衆間的聯系而利用了最小的合法的可能（從保險處和職工會起，至杜馬講壇爲止）。波爾什維克始終不倦地爲着革命運動新高漲而聚集了力量。

在革命遭受失敗，反政府派別陷於分崩離析，而那些退出黨的智識份子（波格丹諾夫，巴查羅夫以及其他等人）對革命表示失望並加強其修正主義的襲擊以反對黨底理論基礎的時候，——在這樣的艱難困苦的環境之下，波爾什維克們原來是黨內唯一的力量，只有他們才沒有捲起黨的旗幟，却保存了自己對於黨綱的忠誠，並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之「批評者」底襲擊打退了（由列寧所著「唯物主義與經驗批評主義」一書所打退）。思想上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鍛鍊，對於革命前途的瞭解——幫助了團結在列寧周圍的波爾什維克基本骨幹去保持黨及其革命原則。「無怪人們把我們叫作堅如鐵石的人」，——列寧關於波爾什維克會這樣說過。

在這個時期，孟什維克更加離開革命了。他們變成了取消派，要求取消和消滅不合法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黨，更加公開拒絕黨底綱領，拒絕黨底革命任務和口號，企圖組織自己的、改良主義的黨，即工人們所稱爲「斯托雷平工黨」的黨。托洛茨基擁護取消派，同時却以僞君子態度假借「黨底統一」口號爲護符，而在事實上，是要和取消派統一。

另一方面，一部份波爾什維克，不瞭解當時必須轉而採取新的迂迴的鬥爭方法去反對沙皇制度，却要求黨拒絕利用合法的可能，要求黨從國家杜馬裏召回工人代表。召回派推着黨去脫離羣衆，妨礙着爲新的革命高漲而聚集力量。召回派假借「左的」辭句爲護符，而其實，他們是和取消派一樣拒絕革命鬥爭的。

取消派和召回派爲反對列寧而聯合爲一個總聯盟，即托洛茨基所組織的八月聯盟。在反對取消派及召回派的鬥爭中，在反對八月聯盟的鬥爭中，波爾什維克獲得勝利，並順利保持着不合法的無產階級黨。

這個時期之最重要的事變，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底普拉加代表會議（一九一二年一月）。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把孟什維克從黨內驅逐出去了，把波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一個黨內的形式上的聯合，永遠消滅了。波爾什維克就由政治集團形成爲獨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波爾什維克）。普拉加代表會議創始了新式的黨，列寧主義的黨，波爾什維克的黨。

普拉加代表會議所實現的事業上，把機會主義者，把孟什維克從無產階級黨清除出去，這對於黨和革命之後來的發展，實有了重要的、決定一切的意義。如果波爾什維克沒有把工人事業底叛徒，妥協派——孟什維克，從黨內驅逐出去，那末，無產階級黨是會不能在一九一七年發動羣衆去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

第五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第一次

帝國主義大戰以前的工人運動高漲年份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

(一)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革命運動之高漲。

斯托雷平反動底勝利，却原來是不長久的。除了刑杖及絞首台以外，不願給人民以在何東西的政府，本來是不能穩固的。高壓手段，已成爲不復能恐嚇人民的家常便飯了。工人在革命失敗後頭幾年裏所感受的疲憊，已開始消除。工人已重新開始起來鬥爭了。波爾什維克關於新的革命運動高漲必然要到來的預見，已被證實了。還在一九一一年，罷工人數，就已超過十萬人以上，而在過去幾年中，罷工人數，却總共只有五六萬人。一九一二年一月在普拉加舉行的黨代表會議，就已指出工人運動業經開始復興。可是，革命運動真正的高漲，是在一九一二年四五月間開始的，當時因爲在連拿發生槍斃工人慘案，曾爆發了羣衆的政治罷工。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在西伯利亞的連拿金礦裏，當工人罷工時，沙皇憲兵官下令屠殺工人，工人死傷者有五百餘人。手無寸鐵的、以和平方式去與經理處談判的連拿礦工羣衆之慘遭槍殺事件，激動了全國。沙皇專制政府之所以幹出這次新的流血罪行，是爲着取歡於連拿金礦公司的老板——英國資本公司，以便打破礦工的經濟罷工。英國資本公司及其俄國股東們，專靠最無恥地剝削工人的手段，從連拿金礦中獲得極大的利潤——每年在七百萬盧布以上。他們付給工人以極低微的工資，供給工人以惡劣不堪的陳腐食品。連拿金礦公司六千礦工因經不起這種欺壓和侮辱，於是就宣佈罷工了。

無產階級爲回答連拿慘殺事件，在彼得堡、莫斯科以及一切工業中心和工業區域舉行了羣衆罷工、示威運動和羣衆大會。

「我們曾是這樣忿激和震動，簡直立刻找不出適當的語句來形容。無論我們提出怎樣的抗議，都不能表明我們每一個人心血沸騰情況於萬一。無論是眼淚，無論是抗議，什麼也不能幫助我們；而能幫助我們的，只是有組織的羣衆鬥爭」，——有一批企業底工人，曾在自己的決議上這樣寫着。

當沙皇大臣馬卡洛夫，在回答社會民主黨國家杜馬黨團關於連拿慘案所提出質問而變聲言說「這樣做了，並且還要這樣做去！」以後，工人們洶湧的憤怒是愈加增長了。參加抗議連拿工人流血慘案的政治罷工的人數，增加到三十萬之多。

連拿事件，恰如颶風一樣，吹破了斯托雷平政制所造成的「平靜」空氣。

關於這問題，斯大林同志曾於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波爾什維克「明星報」上，如此寫道：

「連拿的槍聲，擊破了默沉的冰凍，於是——人民運動底大河奔流起來了。奔流起來了！……現存政制中的一切弊端與害毒，所有艱苦備嘗的俄羅斯所遭受的一切痛苦，——所有一切都收集在一個事實上，收集在連拿事件上。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恰恰是連拿的槍聲，成了罷工和示威運動底信號」。

取消派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是徒然給革命唱了葬歌。連拿事件證明：革命勢力是生活着的，在工人階級裏已積蓄起巨量的革命精力。一九一二年的一罷工，約包括了四十萬工人羣衆。這些罷工，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質，都是在波爾什維克底革命口號——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日，沒收一切地主土地——之下進行的。這些基本口號所預計的，不僅是要團結廣大工人羣衆，而且要團結農民和兵士去以革命攻擊反對專制制度。列寧在「革命高漲」一文中寫道：

「全俄無產階級之轟轟烈烈的五月罷工以及與罷工聯繫着的遊行示威，革命傳單以及及在工人羣衆面前的革命演說，已經明顯指明俄國已進入革命高漲的時期」

（「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三三頁）。

被工人底革命性所駭倒的取消派，起來反對罷工鬥爭，稱罷工鬥爭爲「罷工狂」。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想用「請願運動」來代替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他們勸工人

們在「請願書」——即請求「權利」（關於廢除對於工會，罷工等等的限制）的呈文上簽名，然後將此呈文送到國家杜馬去。取消派所做到的，只不過搜求得一千三百人的簽名，而同時，在波爾什維克所提出的革命口號周圍，即團結起千千萬萬的工人。

工人階級是循着波爾什維克所指示的道路走去了。

在這時期的國內經濟環境，有如下述。

工業的停滯，還在一九一〇年就被基本工業部門中的生產活躍與擴大所替代了。如果生鐵的熔鑄，在一九一〇年會是一萬八千六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二年，是二萬五千六百萬普特，那末，在一九一三年，則已是二萬八千三百萬普特了。石煤的開採，在一九一〇年會等於十五萬二千二百萬普特，而一九一三年，則已是二十二萬一千四百萬普特了。

隨着資本主義工業之增長，同時無產階級也迅速增長起來了。當時工業發展底特點，就是生產更加集中於巨大的和最大的企業。如果在一九〇一年，在有五百工人和五百工人以上的大企業裏工作着，會佔工人總數百分之四十六小數點七，那末在一九一〇年，在這種企業裏工作着，却已約佔工人總數百分之五十四了，就是說，已超過全體工人之半數。這會是工業空前未有的集中。甚至如美國那樣發展的工業國家，當時在大企業裏工作者，也不過只約佔全體工人三分之一。

無產階級之增長及其在大企業裏的集中，同時又有波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革命黨，

就使俄國工人階級變成國內政治生活中的最偉大的力量。在企業中對工人實行的野蠻式的剝削，既與那不堪忍受的沙皇禁衛警察高壓制度結合起來，就使每次嚴重罷工都具有政治性質。而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之交相結合，又使羣衆罷工具有特殊的革命力量。

在工人革命運動中以先鋒隊資格前進的，是英勇的彼得堡的無產階級；繼彼得堡之後前進的，是波羅的海沿岸邊疆，莫斯科城和莫斯科州。然後就是德爾加河一帶以及俄國南部。在一九一三年，運動普及西部邊疆，波蘭，高加索。在一九一三年參加罷工者：據官方統計，共七十二萬五千人；而據其他比較完全的統計，却達百萬以上；在一九一三年按官方統計，罷工人數有八十六萬二千人，而據比較完全的統計，却有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人。在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參加罷工的工人數目已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之多了。

於是，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的革命高漲，罷工運動發展規模，就使國內情況近似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時的情況。

無產階級底革命的羣衆罷工，具有全民的意義。這些罷工底鋒芒，是反對專制制度的。這些罷工會獲得絕大多數勞動居民底同情。工廠主曾以停業來報復工人的罷工。一九一三年，在莫斯科州，資本家曾把五萬紡織工人逐出廠外。一九一四年三月，在彼得堡，一天當中就開除七萬工人。而在其他企業以及其他工業部門的工人，則用羣衆募捐，有時且用同情罷工來幫助那些舉行罷工的工友和遭受停業抵制的工友。

工人運動高漲和羣衆罷工，並且喚醒和吸引農民羣衆來參加鬥爭。農民重新起來作反地主的鬥爭，毀壞地主的莊院和富農的單獨田莊。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間，曾發生過一萬三千多次的農民發動。

革命的發動，在軍隊中也開始了。一九一二年，在駐紮於土爾克斯坦的軍隊中，曾發生武裝發動。在波羅的海海軍以及塞瓦斯托波里一帶，曾組織着海軍起義。

波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革命罷工運動和示威遊行，明白指示出來；工人階級之進行鬥爭，並不是爲着爭取局部要求，不是爲着爭取「改良」，而是爲着使人民從沙皇制度之下解放出來。當時國家是向前迎接着新的革命。

列寧爲着更接近於俄國，乃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從巴黎移居加里西亞（曾屬於奧地利）。在這裏以列寧爲主席而舉行過中央委員和負責工作人員聯席會議兩次：一次是於一九一二年末，在克羅科夫城舉行；另一次是於一九一三年秋，在克拉科夫城附近的坡羅博亦城上舉行。在這兩次會議上，曾通過關於工人運動最重要問題的決議：關於革命高漲，關於罷工和黨底任務，關於鞏固不合法的組織，關於杜馬內的社會民主黨黨團，關於黨的出版物，關於保險運動。

(二) 波爾什維克的「真理報」。波爾什

維克在第四屆國家杜馬裏的黨團。

在彼得堡出版的波爾什維克日報——「真理報」，成了波爾什維克黨運用來鞏固自己的組織和奪取羣衆影響的强有力的武器。「真理報」是遵照列寧底指示，根據斯大林，阿里敏斯基及坡列塔也夫底發起而創辦的。羣衆的工人報——「真理報」，是隨着革命運動之新高漲而誕生的。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曆五月五日），該報第二期出版了。這在工人們看來，是一個真正的節日。爲紀念「真理報」之誕生起見，曾規定五月五日爲工人出版節日。

還在「真理報」創辦以前，就已經有波爾什維克的週報——「明星報」出版，這是供給先進工人的讀物。「明星報」在連拿事件發生時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該報上，曾登載列寧和斯大林底動員了工人階級進行鬥爭的許多戰鬥性的政治論文。但在革命高漲條件下，週報對於波爾什維克黨已是不够了。曾必須出一種爲極廣泛工人階層所讀的羣衆政治日報。這樣的報紙，就是「真理報」。

在這時期，「真理報」底作用，是非常偉大的。它曾奪取廣大的工人階級羣衆到波爾什維主義方面來。在不斷的警察追索、罰款，因登載爲書報檢察局所不喜歡的論文和通訊就遭沒收的環境下，「真理報」之居然能够存在，全靠數十萬先進工人之積極援助。「真理報」之能够付出那樣大的罰款，也全靠工人中間進行的廣大的募捐。在曾被沒收的各期「真理報」中，往往有頗大一部份份數，終究能落到讀者手裏，因爲先進的工人還在深夜裏，就跑到印刷所來，並隨身把大包的報紙帶出去散發。

沙皇政府在兩年半當中，曾封閉「真理報」八次，可是「真理報」在工人們援助之下，又以新的類似的名稱繼續出版。例如，——「爲真理」，「真理之路」，「勞動真理」等。當時，「真理報」每日平均銷額到四萬份，而孟什維克的日報——「光線報」之推銷，却至多不過一萬五千到二萬六千份。

工人們認爲「真理報」是工人自己的報紙，對它抱有很大的信任並細心聽從它的呼聲。每一份「真理報」，都是彼此傳閱，供給數十個讀者，養成他們的階級覺悟，教導他們，組織他們，驅逐他們進行鬥爭。

「真理報」寫着些什麼呢？

在每期「真理報」上，都發表數十篇工人通訊，在這些通訊中，會描寫着工人生活，描寫着殘酷剝削，描寫着資本家及其經理以及工頭們欺壓工人和侮辱工人的種種事實。這會是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種銳利的一針見血的揭露。在「真理報」上的短評中，會往往傳出關於飢餓的失業工人因沒有希望找到工作而自殺的消息。

「真理報」會寫到各工廠和各工業部門工人底需要和要求，並敘述工人爲本身要求而奮鬥的情形。幾乎在每期報上，都寫到各個企業中的罷工。每遇着發生巨大的長期的罷工時，「真理報」就組織其他企業以及其他工業部門的工人自己進行募捐來幫助罷工者。有時會募得數萬盧布作爲罷工基金。——這個數目在當時是很大的，須知當時大多數工人每天只領得七八十個哥比。這種辦法，會培養着工人們底無產階級的團結精神。

和全體工人利益一致的覺悟精神。

對於每次政治事件，對於每個勝利或失敗，工人總是把書信、祝詞或抗議等等送到「真理報」上發表以表示他們的回應。「真理報」在自己論文中，用澈底的波爾什維克觀點來指明工人運動底任務。合法的報紙，曾不能直接號召去推翻沙皇制度。曾須用暗示方法來寫出，而覺悟工人則很瞭解這種暗示並向羣衆解釋這種暗示。例如，當「真理報」上寫到「一九〇五年完整無缺的要求」時，工人們就懂得：這裏所說的，是波爾什維克底革命口號——爲推翻沙皇制度，爲民主共和國，爲沒收地主土地，爲八小時工作日而奮鬥的口號。

在進行第四屆杜馬選舉之前夜，「真理報」曾組織先進工人。它曾揭露那些主張要
和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的人們，那些主張「斯托雷平工黨」的人們——孟什維克——叛變
的立場。「真理報」曾號召工人來投票贊成那些主張「一九〇五年完整的要求」的人
們，即贊成波爾什維克。當時的選舉是多級的。最初是由工人大會選出初選當選人，再
由初選當選人選出複選當選人，只有複選當選人，才參加選舉到杜馬去的工人代表。在
選舉日，「真理報」公佈了波爾什維克複選當選人名單，並號召工人來投票贊成此名
單。當時爲使預定候選人不受剝奪被補危險起見，是不可以預先公佈此名單的。

「真理報」曾幫助組織無產階級底發動。當彼得堡廠主們於一九一四年春天舉行大
停業而不適宜於宣佈羣衆罷工時，「真理報」就號召工人去採取別種鬥爭方式——在

工廠中舉行羣衆大會，在街道上遊行示威。當時要在報紙上直接寫明這點，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個號召是爲覺悟工人所瞭解的，因爲他們讀到列寧用一個平常標題——「論工人運動方式」——所寫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說着：在目前，必須用工人運動更高方式來代替罷工，這就是說，號召工人去組織羣衆大會和示威遊行。

當時就是這樣經過「真理報」來實現着波爾什維克底不合法的革命活動與合法的鼓動工作以及組織工人羣衆的工作間的配合。

「真理報」曾不僅是敘述工人生活，工人罷工及示威遊行。「真理報」同時還曾有系統地記載農民生活，農民飢餓苦況，農奴地主剝削農民的情形，以及因實施斯托雷平的「改良」而發生的富農莊主搶奪農民優良土地的事實。「真理報」曾向覺悟的工人指明：在農村中是積疊得如何多的引火物。「真理報」曾教導無產階級說：一九〇五年革命底任務並未解決；新的革命行將到來。「真理報」教導說：無產階級在這第二次革命中，應當以人民底真正領袖，領導者的資格出來活動；在這次革命中，無產階級將有革命僥民那樣一個有力的同盟者。

孟什維克力圖使無產階級放棄革命念頭。他們向工人們鼓吹：不要再想到什麼人民，什麼農民飢餓苦況，什麼黑幫農奴地主統治罷，只是爭取「結社自由」罷，把此事寫到「請願書」上呈交沙皇政府吧。波爾什維克則向工人們解釋道：孟什維克這樣鼓吹拒絕革命，拒絕與農民聯合，是爲着資產階級底利益；如果工人將把農民吸引到自己

這方面來作爲自己的同盟者，那是一定會戰勝沙皇制度的；像孟什維克這樣羸弱的領導人，是應當被看作革命敵人而把他們拋開的。

「真理報」在「農民生活欄」方面又寫了些什麼呢？

就從一九一三年的通訊中拿幾個來做例子罷。

由薩馬爾寄來的，標題爲「土地案」的通訊上說：在布古爾明斯基縣諾沃哈斯布拉斯特村，有四十五個農民被控，其罪名是說他們在劃分村社土地給單獨農莊主時，曾反抗清丈官，其中有一大部份人，已被判處長期監禁了。

從蒲斯科夫斯基州寄來的簡短通訊上說：「蒲斯茨村（查瓦里葉車站附近）的農民，曾武裝反抗鄉警。有受傷者。衝突之原因，是關於土地的糾紛。已調來大隊鄉警到蒲斯茨村；代理州官和檢查官也來此處了」。

從烏發州寄來的通訊，傳出關於農民出賣份地的消息，並說到因爲飢荒和因爲實行退出村社法令而使農民喪失土地的過程加深的事實。就拿波力梭夫克單獨田莊來說罷。在這裏，有二十七家農戶，共佔有五百四十三俄畝耕地。當發生飢荒時，有五家戶主，按照每俄畝二十五到三十三盧布之價格，永遠出賣了三十一俄畝土地，而土地之實際價格，却要貴三四倍。同樣在這裏，有七家農戶，按每俄畝十八到二十個盧布，抵押了一百七十七俄畝土地，以六年爲期，每年要付出百分之十二的利息。如果注意到居民貧困情形和嚇人的利息，那就可以有把握地說：從這一百七十七俄畝土地中，將有一半土地

會轉到高利貸者手中去，因為恐怕還沒有有一半的負債者，將能在這六年當中償付著大數目的款子。

列寧在自己登在「真理報」上的「俄國之大的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和小的農民的土壤佔有制」一文中，很清楚地證明給工人和農民看：如何巨大的土地財富是握在寄生蟲地主手中。僅僅三萬個最大地主，差不多就擁有七千萬俄畝土地；而一千萬農民農戶，也不過擁有這樣多的土地。每個大地主，平均擁有土地二千三百俄畝；而每個農民農戶，連富農農戶都算在內，每戶平均只有七俄畝，其中有五百萬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農戶，即佔全體農民半數的農戶，每戶只有不過一俄畝到兩俄畝土地。這些事實就是明顯地證明：農民貧困和飢餓之根源，是在於大的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在於農奴制度殘餘，而農民要擺脫這些殘餘，就只有經過由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才有可能。

「真理報」經過那些與鄉村有聯繫的工人而深入到鄉村中去，並喚醒先進農民來從事革命鬥爭。

在創辦「真理報」時期，不合法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完全是在波爾什維克手中。而合法式的組織——如杜馬中的黨團，刊物，保險處，職工會——還沒有完全從孟什維克手中奪取過來。爲要把取消派份子從工人階級底合法組織中驅逐出去，會需要波爾什維克底堅決的鬥爭。這個鬥爭由於「真理報」之努力而獲得了勝利。

「真理報」曾是爲黨性，爲重新建立羣衆的工人的革命黨而奮鬥的中堅。「真理

報」會把合法組織團結到波爾什維克黨底秘密核心周圍，並引導工人運動走向一個肯定的目標，即準備革命。

「真理報」有極多的工人通信員。僅在一年當中，在該報上就發表了一萬一千餘工人通信。然而，「真理報」之與工人羣衆發生聯繫，不僅只用信件和通信辦法。還有很多工人每天從企業裏來到編輯部。黨底頗大一部分組織工作，都曾集中在「真理報」編輯部。領導機關與地方黨支部代表的會面，往往是在這裏進行的；關於工廠裏的黨工作的消息，往往是由這裏接收的；彼得堡黨委員會以及黨中央委員會底指令，往往是從這裏轉達下去的。

波爾什維克爲重新建立羣衆的革命的工人黨而和取消派進行兩年半的堅持鬥爭的結果，曾達到以下的成績，就是到一九一四年夏季，俄國五分之四的積極工人已是跟着波爾什維克黨，跟着「真理報派」底策略前進了。關於這一點，有以下的事實來說明，就是在在一九一四年爲工人報紙進行募捐的七千個工人集團總數當中，有五千六百個是捐錢幫助波爾什維克刊物的；而幫助孟什維克的，却只有一千四百個。不過，孟什維克在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中，有很多「富裕的朋友」，而維持孟什維克報紙所必需的經費，一大半都是由這些人拿出的。

當時，波爾什維克被稱爲「真理報派」。隨着「真理報」而長大的，有革命無產階級底整輩的人，他們後來就實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站在「真理報」後面的，是百十

萬的工人。在革命高漲年份（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已奠定了羣衆的波爾什維克黨底堅固的基礎，而這個基礎無論沙皇政府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中的任何追究，都是未能把它破壞的。

「一九一二年的『真理報』，爲波爾什維主義在一九一七年的勝利奠定了基礎」（斯大林）。

黨底另一個全俄性的合法機關，就是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波爾什維克黨團。

一九一二年，政府決定舉行第四屆杜馬選舉。我們黨認爲參加這次選舉有很大的意義。社會民主黨的杜馬黨團和『真理報』，是全俄範圍內的基本的合法的支撐點，而波爾什維克黨就經過這些支撐點去在羣衆中進行了自己的革命工作。

當時，波爾什維克黨是在自己的口號之下，獨立地參加杜馬選舉的，同時給政府黨和自由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以打擊。當時，波爾什維克是在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日、沒收地盤土地這三個口號之下進行選舉運動的。

第四屆杜馬選舉，是一九一二年秋天舉行的。在十月初，政府因不滿意於在彼得堡方面的選舉進程，曾企圖破壞許多最大工廠裏工人底選舉權。當時，爲回答政府這些企圖起見，我們黨底彼得堡委員會，根據斯大林同志底提議，號召各最大企業工人舉行一天的罷工。陷於困難地位的政府，不得不實行讓步，而工人就在會議上得到可能選舉自己所願意的代表。最大多數工人，都投票贊成由斯大林同志所擬定的授與初選當選人及

杜馬代表的「委託書」。在「彼得堡工人授與自己代表的委託書」上，曾提到一九〇五年尚未解決的任務。

在這「委託書」上說：

「……我們認為：俄國正處在行將到來的羣衆運動前夜，這些運動也許會比一九〇五年來得更深刻些。這些運動底急先鋒，也如一九〇五年一樣，將是俄國社會中最先進的階級，即俄國的無產階級。而它的同盟者，只能是那受百般痛苦而切身要求使俄國得到解放的農民」。

「委託書」聲稱：人民將來的發動應採取在兩條戰線上鬥爭的方式——既反對沙皇政府，同時又反對那力謀與沙皇制度妥協的自由資產階級。

列寧曾認為號召工人去進行革命鬥爭的「委託書」有很大的意義。而工人在自己的決議上就響應了這個號召。

波爾什維克在選舉中勝利了，而巴達也夫同志就被彼得堡工人選爲杜馬代表。

工人之選舉杜馬代表，是與其他居民階層分開單獨進行的（所謂工人選民團）。由工人選民團所選出的九個代表中，有六個是波爾什維克黨員，即巴達也夫，彼特羅夫斯基，穆拉諾夫，薩莫依諾夫，沙果夫以及馬林諾夫斯基（後來發現出他是個奸細）。波爾什維克的代表，是從那些大工業中心，計有不少於五分之一的工人階級的工業中心選出來的。然而有幾個取消派的代表，不是從工人中，就是說，不是按照工人選民團選出來

的。因此在杜馬中竟有七個取消派份子來與六個波爾什維克對比。最初，波爾什維克與取消派份子，在杜馬內組成一個總的社會民主黨黨團。在和妨礙波爾什維克革命工作的取消派份子進行堅持鬥爭後，波爾什維克的代表，照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底指示，於一九一三年十月退出聯合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而組織了獨立的波爾什維克黨團。

波爾什維克的代表，在杜馬裏作過革命的演說，在這些演說中，曾揭露專制制度，向政府提出關於政府蹂躪工人，關於資本家慘無人道地剝削工人的質問。

同時，他們在杜馬裏選作過關於土地問題的演說，在自己演說中，號召農民進行反農奴主——地主的鬥爭，揭露那反對沒收地主土地和反對土地歸農的「立憲民主」黨。波爾什維克曾向國家杜馬提出關於八小時工作日的法案，這個法案當然是未被黑幫杜馬所採納，可是這個法案却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

波爾什維克在杜馬中的黨團，是與黨中央，是與列寧密切聯繫着，並從列寧那裏得着指示。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工作時，曾直接領導這個黨團。

波爾什維克的代表，並不限於在杜馬內工作，而且在杜馬以外也開展了很大的活動。他們常到各個工廠裏去，常到國內各工人中心去作報告，召集秘密會議，在這些會議上解釋黨的決議，創立新的黨組織。代表們曾善於把合法的活動與不合法的秘密的工作配合起來。

(三) 波爾什維克在合法組織中之勝利。革命運動之繼續增長。帝國主義大戰之前夜。

在這個時期內，波爾什維克黨作出了領導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各種形式和各種表現的模範。它建立了秘密組織。它印發了不合法的傳單。它在羣衆中進行了秘密的革命工作。同時，它又日益奪得工人階級底各種合法組織。黨努力爭得了職工會、國民會所、夜課大學、俱樂部、保險機關。這些合法組織，久已成爲取消派份子底寄托所。波爾什維克爲着把這些合法團體變爲我們黨底支撐點，曾進行了強有力的鬥爭。波爾什維克既然精巧地把不合法工作與合法工作結合起來，就在兩個首都裏把大多數職工聯合會奪到自已方面來了。一九一三年，在彼得堡五金工會幹事部選舉中，波爾什維克獲得了特別燦爛的勝利：在三千個五金工人大會上，投票贊成取消派份子的，恐怕還不到一百五十人。

像第四屆國家杜馬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這樣的合法組織，情形也是如此。雖然孟什維克在杜馬中曾有七個代表，而波爾什維克只有六個代表；可是孟什維克的七人團，主要是從非工人區選出來的，他們所代表的，恐怕還不到工人階級五分之一的人數，而波爾什維克的六人團，則是從國內主要工業中心（彼得堡，莫斯科，俄莫諾沃——沃茲涅先

斯克，科斯特羅馬，葉加特林諾斯拉夫，哈爾科夫）選出來的，他們代表着全國工人階級五分之四以上的人數。工人認為自己的代表是六人團（巴達也夫，彼得羅夫斯基等），而不是七人團。

波爾什維克之所以爭得了各種合法的組織，是因為他們不管沙皇政府之野蠻追究以及取消派和托洛茨基份子之造謠中傷，而始終善於保存了不合法的黨和自己隊伍中的堅強紀律；堅忍不拔地擁護了工人階級底利益；是與羣衆有密切的聯繫並與工人運動底敵人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

這樣，在合法組織中，波爾什維克之勝利和孟什維克之失敗，就在各方面開展起來了。無論是從杜馬講台上的鼓動方面，無論是在工人刊物以及其他合法組織方面，孟什維克都被拋棄到後面去了。被革命運動所籠罩的工人階級，是肯定地團結到波爾什維克周圍，而把孟什維克拋棄了。

除所有這些而外，更加上孟什維克在民族問題上也遭受破產了。俄國各邊區的革命運動，曾要求對民族問題有鮮明的政綱。然而孟什維克，却除崩得所主張的不能滿足任何人的「文化自治」而外，就沒有任何的綱領。只有波爾什維克才有對民族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綱領，這個綱領，曾敘述在斯大林同志底論文——「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以及列寧底論文——「論民族自決權」和「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中。

所以，毫不足怪的，在孟什維主義遭到這樣的失敗以後，八月聯盟就開始四分五裂。

這個由五光十色的份子所組成的聯盟，經不住波爾什維克之打擊而開始瓦解了。爲着和波爾什維克作鬥爭而組織起來的八月聯盟，結果却很快就被波爾什維克打得粉碎了。前遣派（波格丹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等）首先退出「聯盟」，然後，拉脫維亞人也退出了，再後，其餘的人也流離四散了。

取消派在和波爾什維克鬥爭中遭受失敗後，就向第二國際去求援。第二國際就跑去幫助他們。第二國際假借「調和」波爾什維克與取消派的名義，假借奠定「黨內和平」的名義，來要求波爾什維克停止對於取消派妥協政策的批評。然而波爾什維克是不調和的；他們拒絕服從機會主義第二國際底決議而不肯作任何讓步。

波爾什維克在合法組織中的勝利，並不是而且不能是偶然的事情。這勝利之所以不是偶然的事情，不僅因爲只有波爾什維克具有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明顯的政綱，以及在戰鬥裏受過鍛鍊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黨。這勝利之所以不是偶然的事情，還因爲波爾什維克底勝利是反映着革命高潮底增長。

工人底革命運動，日益開展，日益普及到新的城市及新的區域。自一九一四年到來以後，工人底罷工不僅是沒有開始平靜下去，而是相反，是更加強烈開展起來了。罷工性質變爲更加堅持了，罷工所包括的工人數量，也更加增長了。一月九號有二十五萬工人舉行罷工，其中在彼得堡的，就有十四萬。五月一號有五十餘萬人舉行罷工，其中在彼得堡的，就有二十五萬餘。工人在罷工中表示出異常的堅忍精神。在彼得堡之奧布哈

夫工廠中，罷工會繼續至兩月有餘，在列斯涅爾工廠裏——且差不多繼續到三個月之久。在彼得堡許多企業裏，大批工人中毒的事實，曾引起十一萬五千工人的罷工以及隨此而來的遊行示威。運動是繼續向前增長了。一九一四年上半年（七月初也算在內）罷工人總數，共達一百四十二萬五千之多。

在五月間，巴庫石油業工人總罷工開始了，並引起全俄整個無產階級之注意。罷工是有組織地進行的。六月二十號，在巴庫發生了二萬工人的遊行示威。警察採用兇殘手段來反對巴庫工人。為表示抗議和表示同情巴庫工人起見，罷工在莫斯科開始並蔓延到其他區域了。

七月三號，在彼得堡之普梯洛夫工廠裏，為巴庫工人罷工事件曾舉行羣衆大會。警察開槍射擊工人。彼得堡的無產階級義憤填胸。七月四號，在彼得堡有九萬工人按照彼得堡黨委員會底號召而舉行罷工以表示抗議；七月七號，有十三萬工人參加罷工，七月八號——有十五萬工人，七月十一號——有二十萬工人。

所有各個工廠的工人，都充滿着憤激情緒，到處舉行羣衆大會和遊行示威。事情嚴重到實行建築街壘的地步。在巴庫和洛茲兩城市，也曾建築街壘。在許多地方，警察曾開槍射擊工人。政府為鎮壓運動而採取了「非常」手段，首都變成軍營，「真理報」遭到封閉了。

然而在這個時候，在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國際性質的新因素——帝國主義大戰，它會

應改變事變底過程。正當彼得堡七月革命事件發生時，法國總統彭加勒到了彼得堡和沙皇談判關於當前大戰如何開始的問題。經過幾天後，德國就向俄國宣戰了。沙皇政府就來利用這個戰爭機會，以便擊破波爾什維克組織並鎮壓工人運動。革命底高漲，曾被世界大戰所中斷，而沙皇政府就在這戰爭中去尋找逃脫革命的出路。

簡短的結論

在新的革命高漲年份（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了工人運動並引導它在波爾什維克口號下走向新革命。黨善於實行了把不合法工作與合法工作聯結起來。黨既擊破取消派及其朋友——托洛茨基份子和召回派底反抗，就奪得了合法運動底一切形式並把合法組織變成了自己革命工作底支撐點。

黨在反對工人階級底敵人及其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的鬥爭中，鞏固了自己的隊伍並擴大了自己與工人階級的聯繫。黨既廣泛利用着杜馬講台來作革命鼓動並創立了出色的羣衆的工人報——「真理報」，就培養了一個個新羣的革命工人——「真理報派」。這一羣工人，在帝國主義大戰年份始終是忠於國際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旗幟。也就是他們這一羣工人，後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期組成波爾什維克黨底中堅。

在帝國主義大戰前夜，黨領導了工人階級底革命發動。這是前鋒的戰鬥，曾被帝國主義大戰所中斷，然而經過三年後，這些戰鬥就重新恢復起來以便推翻沙皇制度了。波爾什維克黨是高高舉起開展着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旗幟而走進帝國主義大戰的困難時期的。

第六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帝國主義

大戰時期。在俄國的第二大革命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七年三月)

(一) 帝國主義大戰之產生及原因。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公曆二十七日)，沙皇政府宣佈了總動員。七月十九日(公曆八月一日)，德國向俄國宣佈了戰爭。

俄國加入戰爭了。

還在戰爭開始很久以前，列寧，波爾什維克就預見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幾次社會黨人國際代表大會上，列寧曾再三提議要決定社會黨人在戰爭爆發時的革命行動路線。

列寧指出：戰爭是資本主義之不可避免的伴侶。搶劫他人土地，侵佔和擄掠殖民地，奪取新市場，——這種情況之成爲資本主義各國侵略戰爭底原因，已是數見不鮮

了。戰爭也如鐘錶工人階級一樣，在資本主義國家看來，乃是自然的合理的現象。

特別是當資本主義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期已完全發展到自己的最高的最後的階段——帝國主義時，戰爭是更加不可避免了。在帝國主義時代，強大的資本家聯合（康斯公司）和銀行，在資本主義各國生活中，已具有決定的作用。財政資本已成為資本主義各國裏的主人翁。財政資本要求新市場，要求佔新殖民地，要求新地盤以輸出資本，要求新的原料產地。

但是，還在十九世紀末葉，整個地球領土都已為資本主義各國所瓜分。而同時，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之發展是極不平衡的和飛躍式的；那些從前是佔居第一位的國家，比較緩慢地發展自己的工業，而其他那些從前是落後的國家，却迅速躍進，趕上和超過它們。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經濟勢力及軍事勢力的對比，已經變更了。再來重分世界的趨向出現了。再來重分世界的鬥爭，就使帝國主義戰爭成為不可避免的事情。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就是為重分世界和爭奪勢力範圍而進行的戰爭。這次戰爭是在好久以前就為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所準備了的。這次戰爭的罪人，乃是世界各國的帝國主義者。

特別準備了這次戰爭的，一方面是德國和奧國，另一方面就是法國、英國以及依賴於它們的俄國。一九〇七年，產生了三國協約，或者說協約國，——即英、法、俄三國的聯盟。而德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則組成為另一個帝國主義的聯盟。但是，在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的時候，意大利退出了這個聯盟，然後就加入了協約國。當時援助德國和

奧匈帝國的，有保加利亞和土耳其。

德國之準備帝國主義戰爭，是力圖從英法手中奪取殖民地，從俄國手中奪取烏克蘭、波蘭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國。德國建築了巴格達鐵路，就威脅到英國在近東的統治。英國更懷德國海軍武裝的增長。

沙皇俄國企圖瓜分土耳其，夢想佔由黑海到地中海的海峽（博斯普魯斯），奪取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在自己的計劃中，還要奪取加里細亞，即奧匈帝國一部份。

英國企圖用戰爭來擊破自己的危險競爭者——德國，因為德國底商品在大戰前曾日甚一日地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底商品。此外，英國還企圖佔土耳其所屬之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敦，並穩定自己在埃及的地位。

法國資本家企圖從德國手中奪取富於煤鐵的薩爾流域和愛爾薩斯——羅倫，而後者是德國在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從法國手中奪取去的。

由此可見，帝國主義大戰，是由兩個資本主義國家集團間最大的矛盾所引起的。

這個爲重分世界而進行的掠奪戰爭，牽連到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底利益；因此，日本、美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後來也被捲入這個戰爭。

這戰爭就成爲世界的戰爭。

帝國主義大戰是資產階級深深隱瞞着本國人民而準備起來的。當大戰爆發時，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企圖證明：不是它進攻隣國，而是隣國進攻它。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

蔽戰爭底真正目的及其帝國主義掠奪的性質。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宣稱：戰爭是為保護自己祖國而進行的。

第二國際中的機會主義者，幫助了資產階級來欺騙人民。第二國際底社會民主黨人，卑鄙地叛變了社會主義底事業，叛變了無產階級國際團結底事業。他們不僅沒有起來反對戰爭，而且相反，是幫助了資產階級來在保護祖國的大旗之下，挑撥各交戰國工農去互相殘殺。

俄國在帝國主義大戰中之站在協約國——英法——方面，這不是偶然的。必須注意到，在一九一四年前，俄國最重要的工業部門是操在外國資本之手，主要是在法國、英國和比利時，就是說，協約各國資本之手。俄國最重要的冶金工廠，是操在法國資本家手裏的。整個說來，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二）的冶金業是依靠於外資的。在石煤工業——在頓巴斯——中的景象，也是如此。約有一半石油出產，是操在英法資本之手。俄國工業大部份利潤都流到國外的，主要是流到英法兩國的銀行中去。所有這些情況，再加上沙皇向英法所借的幾十萬萬債款，就使沙皇政府被英法帝國主義所束縛，而把俄國變成這些國家底進貢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

俄國資產階級開始戰爭以後，就能改善自己的事情：奪取新市場，靠軍事定貨和軍用品供給以謀利，同時並利用戰爭環境來鎮壓革命運動。

沙皇俄國參加戰爭是沒有充分準備的。俄國工業，會是大大落後於其他資本主義國

家。在俄國，曾以設備陳腐的舊工廠佔多數。農業既然處在有半農奴制的土地所有制和大批農民陷於貧困破產的情況之下，當然不能成爲堅固的經濟基礎以供長期戰爭之進行。

沙皇是以農奴主——地主爲主要靠山的。黑幫大地主與大資本家結成聯盟而在國內和在杜馬中操縱一切。他們完全擁護沙皇政府對內對外的政策。俄國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滿心希望沙皇專制政府是這樣一個鐵拳頭，這個拳頭，一方面能保證資產階級奪取新市場和新領土，另一方面，又能鎮壓工農革命運動。

自由資產階級黨，即「立憲民主」黨人，把自己形容爲反政府派，可是，它是毫無條件地擁護沙皇政府對外政策的。

小資產階級黨，即「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自戰爭最初開始時起，就在社會主義大旗掩蓋之下，幫助資產階級來欺騙人民，來隱蔽戰爭底帝國主義掠奪的性質。他們鼓吹說必須保護，必須保衛資產階級「祖國」不受「普魯士野蠻人」之侵犯，他們擁護「國內和平」的政策，於是他們也正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幫助德皇政府進行反「俄國野蠻人」的戰爭一樣，來幫助俄皇政府進行戰爭。

只有波爾什維克黨，才始終是忠實於偉大的革命國際主義旗幟，始終是堅定地站在爲反對沙皇專制制度、反對地主資本家、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堅決奮鬥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波爾什維克黨從戰爭開始最初幾天起，就本着這樣的立場，說這個戰爭不是爲着

保護祖國，而是爲着侵佔他人土地，爲着搶劫他國人民，以利於地主資本家而開始的；說工人們必須與這個戰爭作堅決的戰爭。

工人階級是擁護了波爾什維克黨。

固然，在戰爭開始時籠罩着智識份子和富農階層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烏煙瘴氣，也會薰染一小部份工人。可是，這大半都是無賴的「俄國人民同盟」中的份子以及一部份抱有「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情緒的工人。他們當然沒有反映，而且也不能反映工人階級底情緒。也正是這些份子，曾參加那些在戰爭開始最初幾天內由沙皇政府所組織的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遊行。

(三) 第二國際底黨之轉到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

第二國際之分崩爲各個社會——沙文主義黨。

列寧曾屢次警告說到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及其領袖們底不穩定性。他曾經常常肯定說：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只是在口頭上反對戰爭；當戰爭一旦爆發時，他們就會改變自己的立場而投奔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去，就會成爲戰爭底擁護者。戰爭最初幾天的情形，就把列寧底預見證實了。

一九一〇年，在第二國際底哥平根大會上，曾通過決議，說社會黨人應當在國會

中投票反對軍事借款。在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時，第二國際底巴塞爾國際大會宣稱，世界各國工人認為，如果爲增加資本家利潤而互相殘殺，那就是罪惡。在口頭上，在決議中，會是這樣說的。

可是，當帝國主義戰爭露鋒已經露時，而這些決議已經必須加以實現的時候，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却成了無產階級底叛徒，變節者，成了資產階級底奴僕，——成了戰爭底擁護者。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投票贊成軍事借款，擁護帝國主義戰爭。法國、英國、比利時及其他國家的絕大多數社會黨人，也作了同樣的舉動。

第二國際已不復存在了。它在事實上已分裂爲各個彼此交戰的社會——沙文主義黨。

社會黨的領袖們叛變了無產階級，轉到了社會——沙文主義及保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去了。他們幫助了帝國主義政府來愚弄工人階級並以民族主義的毒藥來毒害工人階級。這些社會——叛徒們在保護祖國的大旗之下來煽惑德國工人去反對法國工人，煽惑法國工人英國工人去反對德國工人。在第二國際中，只是很少數的人，仍然站在國際主義立場上，並反對了這種潮流，固然是不完全自信地和不完全確定地，但總算是反對了這種潮流。

只有波爾什維克黨才立刻而毫不動搖地舉起了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旗幟。列寧

在一九一四年秋天所寫的論戰爭提綱中，曾指出說，第二國際之覆亡並不是偶然的。第二國際是被機會主義者所殺害了，而革命無產階級最優秀的代表，則老早就已經再三預告說必須反對這些機會主義者了。

第二國際底黨在大戰前即已沾染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公開鼓吹拒絕革命鬥爭，鼓吹「資本主義和平長成社會主義」的理論。第二國際不願意與機會主義作鬥爭，却主張和機會主義和平共處並讓它鞏固起來。第二國際既然對機會主義採取調和政策，於是它自己也就成爲機會主義的了。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靠從殖民地，從剝削落後國家所得來的利潤，以較高工資以及其他種種小惠，來有系統地收買熱辣工人中的上層份子，即所謂工人貴族。從這個工人階層中，產生出不少的職工會領導者和合作社領導者，以及市議會的和國會的議員，出版事業的和社會民主黨組織中的工作人員。在大戰時，這些人因害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就成了革命底敵人，成了本國資產階級，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底最狂熱的擁護者。

機會主義者就變成社會——沙文主義者了。

社會——沙文主義者——俄國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包括在內——所鼓吹的，在國內是工人與資產階級間的階級和平，而在國外則是與他國人民戰爭。他們爲隱瞞戰爭底真正罪人而欺騙羣衆，說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並不是戰爭底罪人。很多社會——沙文主義者都成了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中的總長。

對於無產階級事業同樣危險的，就是隱藏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即所謂中派。中派——考茨基，托洛茨基，馬爾托夫及其他等人，辯護和擁護了公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於是他們就和社會——沙文主義者一塊叛變了無產階級，不過他們會用一些打算欺騙工人階級的，說要與戰爭作鬥爭的「左的」辭句來掩蓋自己的叛變行為罷了。在事實上，中派是擁護了戰爭，因為中派之提議不投票反對軍事借款和在表決軍事借款時只限於放棄投票，這就是擁護戰爭。他們也如社會——沙文主義者一樣，要求在戰爭時放棄階級鬥爭，以便不致妨礙本國帝國主義政府進行戰爭。中派份子托洛茨基在戰爭與社會主義底一切最重要問題上，都是反對了列寧，反對了波爾什維克黨的。

列寧從戰爭開始最初幾天起便開始聚集力量，來建立新的國際，即第三國際。還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所發表的反戰宣言中，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就提出任務要成立第三國際以代替那已遭受可恥破產的第二國際。

一九一五年二月，在協約國社會黨人倫敦代表會議上，李特維諾夫同志受列寧委託而發了言。李特維諾夫要求社會黨人（王德威爾德，桑巴，黑得）退出比法兩國資產階級政府並完全與帝國主義者決裂，完全拒絕與他們合作。他要求一切社會黨人進行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堅決鬥爭並斥責贊成軍事借款的投票。但是在這個會議上，李特維諾夫底呼聲是沒有得到響應的。

一九一五年九月初，在齊美爾瓦爾得召集了第一次國際主義者代表會議。列寧稱這

個會議爲國際反戰運動發展中的「第一個步驟」。在這個會議上，列寧組成之齊美爾瓦爾得左派集團。但在這個齊美爾瓦爾得左派中，只有以列寧爲首的波爾什維克黨是站着唯一正確的貫徹到底的反戰立場。齊美爾瓦爾得左派用德文出版了「預告者」雜誌，在這個雜誌上登載了列寧底論文。

一九一六年，在瑞士所屬昆塔爾鄉村裏，第二次國際主義者代表會議召集成功了。這個會議稱爲第三次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到這個時候，差不多在所有一切國家中，都分泌出國際主義者的集團：國際主義份子之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的分裂，已經更加顯然暴露了。而最主要的，就是群眾本身到這時候已在戰爭和戰爭災難影響之下而左化了。昆塔爾宣言是由在代表會議上鬥爭的各個集團妥協結果而寫成的。它和齊美爾瓦爾得宣言比較起來，已經是前進一步了。

然而，就是昆塔爾代表會議也還沒有採納波爾什維克政策底基本原則：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在戰爭中遭受失敗，成立第三國際。可是，昆塔爾代表會議總是促進了國際主義份子之分泌的過程，而後來，共產主義第三國際就是由這些份子組成的。

列寧批評了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中的不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如羅沙·盧森堡和卡爾·李布克內西底錯誤，但同時又幫助了他們，使他們採取正確的立場。

(三) 波爾什維克黨在戰爭、和平及革命問題上的理論與策略。

波爾什維克並不是簡單的和平主義者（擁護和平者），簡單的和平主義者只是嘆息和平，只是限於宣傳和平，如大多數左派社會民主黨人所作的那樣。波爾什維克是主張爲和平而進行積極的革命鬥爭，直到推翻那好戰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底政權爲止。波爾什維克把和平事業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事業聯系起來，他們認爲：消滅戰爭和爭取正義的和平——不割地賠款的和平——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推翻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政權。

波爾什維克提出了「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國內戰爭」的口號來反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背棄革命的行爲，反對他們那在大戰時期保持「國內和平」的叛賣口號。波爾什維克這個口號底意義，就是說勞動者——改穿軍服的武裝工農包括在內——倘若想擺脫戰爭並謀得正義和平，就必須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資產階級並推翻其政權。

波爾什維克提出了「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遭受失敗」的政策來反對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保護資產階級祖國的政策。波爾什維克這個政策底意義，就是說必須投票反對軍事借款，在軍隊中建立不合法的革命組織，援助前線上的兵士聯歡，

組織工農反對戰爭的革命發動並把這些發動變為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起義。

波爾什維克認為：在帝國主義戰爭中，使人民受害最少的，就是沙皇政府在戰爭中的失敗，因為這個失敗，就能便利人民戰勝沙皇制度，就能便利工人階級進行勝利鬥爭以擺脫資本主義奴隸制和帝國主義戰爭。同時，列寧認為：不僅是俄國革命家，而且是一切交戰國工人階級底革命黨，都應當實行這個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遭受失敗的政策。波爾什維克並未反對一切戰爭。他們只是反對掠奪性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波爾什維克認為戰爭有兩種：

(1) 正義的，非掠奪性的。謀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者是保護人民而打破外來的侵略和打破奴役他們的企圖，或者是使人民擺脫資本主義奴隸制，最後，或者是使殖民地和依賴國擺脫帝國主義壓迫；

(2) 非正義的，掠奪性的戰爭，其目的，就是侵佔和奴役別個國家，別國人民。波爾什維克是擁護第一種戰爭的。至於說到第二種戰爭，那末，波爾什維克是認為必須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它，一直到舉行革命並推翻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為止。

列寧在大戰時所寫的理论著作，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巨大的意義。一九一六年春，列寧寫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的著作。列寧在這本書中，指明：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此時，資本主義已由「進步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寄生的資本主義，變成了腐化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當然不是

說：沒有無產階級革命，資本主義自己就會死去，資本主義自己就會連根枯死。列寧經常教導說：沒有工人階級革命，就沒有可能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因此，列寧一面給了帝國主義爲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定義，而同時就在這書中指明說：『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之前夜』。

列寧指明了：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壓迫是日益加強起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義憤是發展起來，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爆發成份是增長起來。

列寧指明了：在帝國主義時代，在殖民地 and 依賴國內的革命危機是尖銳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義憤成份是增長起來，反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成份是增長起來。

列寧指明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性及其矛盾已經特別尖銳化了；爲爭奪商品銷售場和輸出資本而進行的鬥爭，爲爭奪殖民地，爲爭奪原料出產地而進行的鬥爭，就使爲着從新重分世界而進行的定期的帝國主義戰爭成爲必不可免。

列寧指明了：正是由於這個資本主義發展之不平衡性，所以才發生帝國主義戰爭，而這些戰爭就削弱帝國主義底力量並使在帝國主義戰線最薄弱的地方衝破這個戰線成爲可能。

根據所有這一切，列寧就作出結論說：在某一個或幾個地方，由無產階級來衝破帝國主義戰線，是完全可能的；社會主義首先在幾個國家或甚至在單獨一個國家中勝利，

是可能的；社會主義同時在一切國家中勝利，因為在這些國家中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之故，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中得到勝利，而其餘國家則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

下面就是列寧在大戰時期所寫的兩篇標題不同的論文中對於這個英明結論的規定：

(1) 『經濟的和政治的慶展之不平衡性，乃是資本主義之絕對的規律。由死就傳出結論：社會主義首先在不多的或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勝利，是可能的。這個國家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剷除了資本家並在國內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並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已方面來』……（摘自於一九一五年八月所寫的『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至二三三頁）。

(2) 『資本主義之發展在各個國家中是進行得極不平衡的。在商品生產之下，本來是非如此不可的。由此就得出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切國家中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中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者是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這不僅會引起磨擦，而且還會引起其他國家資產階級公開企圖來撲滅社會主義國家已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在這些情形之下，由我們方面所進行的戰爭就會是合理的和正義的戰爭。這就會是為社會主義，為使其他各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戰爭』（摘自一九一六年

秋天所寫的「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一文（『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二五頁）。

這乃是新的完備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是關於社會主義有在個別國家中勝利可議，關於社會主義勝利條件，關於社會主義勝利前途的理論，而這理論底基礎，是列寧關於一九〇五年就已在他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中規定了的。這個理論是與那在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期內，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流行過的方針根本不同的，當時，馬克思主義者曾認為：社會主義在某一個國家中勝利是不可議的，社會主義底勝利將在一切文明國家中同時發生。列寧根據他自己在其傑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中所發揮的關於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論據，而推翻了這個陳腐的方針，並給了新的理論方針，按照這個方針，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同時勝利，認為是不可能的，而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中勝利，則認為是可能的。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論之無限偉大的意義，不僅在於它以新理論來豐富了馬克思主義和把它向前推進了。它的意義還在於它給各個國家底無產者以革命的前途，展開他們在向自己本國的資產階級實行進攻事業中的主動性，教導他們利用戰爭環境去組織這樣的進攻，鞏固他們確信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信心。

這就是波爾什維克在戰爭、和平以及革命問題上的理論的和策略的方針。
波爾什維克就是根據這個方針而在俄國進行了自己的實際工作。

杜馬中的波爾什維克代表：巴達也夫，彼特羅夫斯基，穆拉諾夫，薩莫依洛夫，沙皇夫在大戰開始時，不顧殘酷的警察的追究，而巡視了許多組織，在那裏作了關於波爾什維克對戰爭和革命態度的報告。一九一四年十一月，爲着討論對戰爭態度問題而召集了國家杜馬中的波爾什維克黨團會議。在第三天，這會議全體參加者一律被捕。法庭判決褫奪所有這些代表底公權並把他們流放於西伯利亞東部。沙皇政府加上了國家杜馬中的波爾什維克代表以「叛國」罪名。

在法庭上查明了杜馬代表底活動情形，而這種活動情形是爲我們黨增光不淺的。波爾什維克的代表，在沙皇法庭上表示出自己的勇敢精神，把沙皇法庭變成了揭破沙皇政府侵略政策的講壇。

而牽連於這個案件的加米涅夫，却表現出另外一種行爲。他因爲自己應法關係，在遭着第一個危險時就背棄了波爾什維克黨底政策。加米涅夫在法庭上申明，說他在戰爭問題上是不同意於波爾什維克底意見的，而爲着證明這一點起見，他請求法庭把孟什維克充易奧爾當斯基傳來做證。

波爾什維克進行了巨大的工作來反對那些爲戰爭服務的軍事工業委員會，並反對孟什維克想使工人屈服於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企圖。資產階級會切身需要在大家面前把帝國主義戰爭描寫爲全民戰爭。資產階級在大戰時期建立了自己的全俄的組織——地政和市政協會，謀得了對於國家事務的重大影響。它需要使工人也服從於它自己的領導。

和影響。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資產階級就想出一個手段——在軍事工業委員會之下設立「工人團」。孟什維克立刻就來擁護資產階級這個思想。資產階級是利於把工人代表吸收到這些軍事工業委員會中來，使工人代表在工人羣衆中進行鼓動，說必須在砲彈廠、大砲廠、槍械廠、子彈廠以及其他爲國防而工作的工廠中增加勞動生產率。『一切都爲戰爭，一切費用在戰爭上』，——這就是資產階級底口號。而其實，這個口號就是說：『盡量在軍用品供給事業和侵佔他國土地戰爭中來賺錢獲利吧』。孟什維克積極增加了資產階級所謀劃出來的這種假冒愛國主義的勾當。爲着幫助資產階級，他們會努力鼓動工人去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附設「工人團」的選舉。波爾什維克是反對這種陰謀詭計的。他們主張抵制軍事工業委員會，並有效地實行了這個抵制。然而有一部份工人，終究在著名孟什維克格沃茲結夫和奸細阿布羅西莫夫領導之下參加了軍事工業委員會底活動。而當工人代表們於一九二五年九月集合起來舉行軍事工業委員會「工人團」決議時，就發現了：原來大多數代表都是反對參加這些所謂「工人團」的。大多數工人代表通過了激烈的決議來反對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並宣稱：工人抱定任務要爲和平，爲推翻沙皇制度而奮鬥。

波爾什維克在陸軍和海軍中也開展了巨大的工作。他們向陸軍兵士和海軍兵士羣衆解釋誰是造成從所未聞的戰爭慘狀和人民痛苦的罪人；他們解釋說革命是人民擺脫帝國主義屠場的唯一出路。波爾什維克在陸軍和海軍中，在前線上和在後方部隊中，建立了

支部，散佈了號召反對戰爭的傳單。

在喀琅施塔得，波爾什維克組織了「喀琅施塔得軍事組織總幹事團」，而這個幹事團是和彼得格拉黨委員會有密切聯系的。在彼得格拉黨委員會之下，成立了軍事組織，以便在衛戍部隊中進行工作。一九一六年八月，彼得格拉黨探局局長在其呈報中說道：「在喀琅施塔得幹事團裏，事情佈置得很嚴肅，很秘密，其中一切參加者，都是沈默寡言的和作事慎重的人。這個幹事團並派有代表在岸上工作」。

黨在前線上，進行了號召各交戰軍隊兵士彼此聯歡的鼓動工作，它着重指出說：敵人——這就是世界資產階級；只有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並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以後，才有可能結束戰爭。個別部隊拒絕進攻的事實，日益頻繁地重複發生。這樣的事實，在一九一五年就已經發生過，而在一九一六年則更是特別常見了。波爾什維克在波羅的海沿岸區域的北方戰線各軍團中，開展了特別巨大的工作。北方戰線軍團總指揮魯茨基將軍在一九一七年初，向上級長官報告，說波爾什維克在該戰線上開展了巨大的革命工作。

戰爭曾是各國人民生活中，國際工人階級生活中最偉大的轉變。它把各個國家底命運，各國人民底命運以及社會主義運動底命運，都拿去作孤注一擲。因此，它同時又是對於一切以社會主義自命的政黨派別的試金石和考驗。這些政黨和派別，究竟是仍然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忠實於國際主義事業，抑或是寧願改變工人階級，捲起自己的旗

機，並拋棄它去讓本國資產階級踐踏呢，——當時問題就是這樣提出的。

戰爭表明了：第二國際底黨，並沒有經起這個考驗，却叛變了工人階級，並在本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面前倒下了自己的旗幟。

這些黨本來也不能有其他辦法，因為它們在自己內部培植了機會主義，而且自己就是在對機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者讓步中訓練出來的。

戰爭表明了：波爾什維克黨是唯一的一的黨，只有它才光榮地經起了考驗，仍然是徹底忠實於社會主義底事業，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事業。

而這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新式的黨，只有在與機會主義作不調和鬥爭的精神中訓練出來的黨，只有不受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沾染的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舉得起偉大的考驗並仍然忠實於工人階級底事業，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底事業。

波爾什維克黨就正是這樣的黨。

(四) 沙皇軍隊在前線上之失敗。經濟破壞。沙皇制度之危機。

戰爭已進行三年之久。被這戰爭奪去生命者，——戰死者、受傷者以及由戰爭所產生的瘟疫而死亡者，已達數百萬之多。資產階級和地主在戰爭中賺錢獲利了。而工人和

農民却飽嘗着日益加厲的貧困和痛苦。戰爭把俄國國民經濟破壞了。約有一千四百萬個健強工作者曾被拉去當兵而脫離生產。工廠陷於停頓。穀物種植已經減少，這是因爲工作者缺乏之故。居民和前線兵士，受着飢餓，赤着腳，露着體。戰爭已把國內一切富源消耗無餘了。

沙皇軍隊節節遭受失敗。德國砲隊用冰雹似的砲彈轟擊沙皇軍隊。而沙皇軍隊則缺乏大砲，缺乏砲彈，甚至缺乏步槍。有時三個兵士共用一枝步槍。還在大戰時期中，就已經發覺沙皇陸軍大臣蘇鶴林諾夫底叛變行爲，他原來是與德國間諜有勾結的。蘇鶴林諾夫執行了德國偵探機關底指令——破壞前線砲彈供給事業，不給前線以大砲，不給前線以步槍。有些沙皇大臣和將軍們自己暗中協助了德國軍隊底勝利；他們協同那與德人勾結的皇族，把軍事秘密洩露給德人。所以，毫不奇怪的，沙皇軍隊連遭失敗而不得不實行退却。到一九一六年，德人就已佔去波蘭以及波羅的海沿岸一部了。

所有這一切，就引起工人、農民、兵士、智識份子對沙皇政府的仇視和痛恨，加強並加劇民衆在後方和在前線，在中心和在邊區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革命運動。

甚至俄國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也心懷不滿了。使它痛恨的，就是在沙皇宮廷內，是由宵小奸人如拉斯普庭之流專權，而這班宵小奸人又顯然是進行着要與德人單獨媾和的政策。俄國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日益確信沙皇政府不能進行勝利的戰爭。它害怕；沙皇政府爲挽救自己的地位起見，將會去與德人單獨媾和的。因此，俄國資產階級就決

定舉行宮廷政變，以便撤廢沙皇尼古拉第二而以與資產階級有勾結的米哈依爾·羅曼諾夫取而代之。資產階級憑藉此一箭雙鵰：第一，攫取政權並保證帝國主義戰爭之繼續進行；第二，以小小的宮廷政變來防止巨大的人民革命之到來，而這人民革命底浪潮，當時是正在增長着。

在這件事情上，英法兩國政府完全援助了俄國的資產階級。它們看到沙皇不能繼續戰爭。他們害怕沙皇會與德人單獨媾和而了事。如果沙皇政府果然精神單獨和約，那末萊法政府就會失掉俄國這個戰爭同盟者，而這個同盟者不僅在自己戰線上牽制敵軍力量，而且以數萬挑選出來的俄國兵士供給法國。因此，他們就贊助俄國資產階級舉行宮廷政變的嘗試。

於是，沙皇就陷於孤立了。

前線上的失利既沒有停止，而經濟的破壞又日益加劇了。一九一七年一月二月間，糧食、原料以及燃料供給方面的破壞狀態，已發展到最高點和最尖銳的地步。到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食糧運輸，差不多完全停止了。企業是一個一個地倒閉。而企業之倒閉，又使失業人數增加。工人狀況已是特別困苦不堪了。廣大民眾日益確信：要擺脫這種困苦不堪的狀況，就只有一條出路——推翻沙皇專制制度。

少皇制度顯然是遭逼着致命危機了。

資產階級本來是想用宮廷政變來解決危機的。

而人民却按照自己的方式把它解決了。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之覆亡。工兵代表蘇維埃之成立。臨時政府之成立。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一九一七年是由一月九日的罷工而開始的。當罷工時，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巴庫、尼什涅、諾夫哥羅得都會發生遊行示威，而在莫斯科參加一月九日罷工的工人，約佔全體工人三分之一。在特維爾薩道上，有兩千人的示威隊伍被騎警驅散了。在彼得格勒之維波爾格公路上，有兵士加入示威。

「總罷工的思想，——彼得格勒的警察報告道，——逐日獲得新的擁護者，已成為像在一九〇五年中那樣普遍的思想了」。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曾力圖把已經開始的革命運動納入自由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範圍。二月十四日，即在國家杜馬開幕那一天，孟什維克提議組織工人遊行去向國家杜馬請願。但是，工人羣衆却跟着波爾什維克走了，他們不是向杜馬走去，而是舉行示威。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在彼得格勒開始了普梯洛夫工廠工人的罷工。二月二十二日，大多數最大企業中的工人都宣佈了罷工。在國際女工節那一天，即二月二十三日（公

曆三月八日)那一天，根據彼得格拉波爾什維克委員會號召，女工們走上街道，舉行反對飢餓、反對戰爭、反對沙皇制度的示威。工人們以彼得格拉全城總罷工的發動來援助女工們的示威。政治罷工開始轉變為反對沙皇制度的總政治示威。

二月二十四日(公曆三月九日)，示威運動更加壯烈地復興起來。已罷約有二十萬工人實行罷工。

二月二十五日(公曆三月十日)，革命運動已包括彼得格拉全體工人。各黨派沿罷工轉變為彼得格拉全城總政治罷工。各地都發生示威以及羣衆與警察間的衝突。在工人羣衆頭上，飄揚着有下列口號的紅旗：「打倒沙皇！」，「打倒戰爭！」，「要凍麵包！」。

二月二十六日(公曆三月十一日)清晨，政治罷工和示威運動開始轉變為越牆的嘗試。工人們解除着警察和憲兵底武裝，並把自己武裝起來。然而，示威羣衆與警察間的武裝衝突是由茲那勉斯克曠場上的槍殺示威羣衆所結束。

當時的彼得格拉軍區司令哈巴洛夫將軍發出佈告說：「工人們應當在二月二十八日(公曆三月十三日)上工，不然，他們就會被派往前線去。二月二十五日(公曆三月十日)，沙皇下令給哈巴洛夫將軍：『特令於明日即須停止京都中的騷亂』。

然而，要「停止」革命，已經是不可能了。

二月二十六日(公曆三月十一日)日間，帕夫洛夫團後備營第四連開槍射擊，但不

是向着工人射擊，而是向着那些與工人交鋒的騎警隊射擊。開展了最努力的和最堅強的奪取軍隊的鬥爭，特別是女工羣衆會積極參加這個鬥爭，她們直接向兵士們說話，和他們表示聯歡，號召他們來幫助人民推翻他們所仇恨的沙皇專制制度。

波爾什維克黨底實際工作，當時是由駐在彼得格拉的以莫洛托夫同志爲首的我們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局來領導的。中央常務局在二月二十六日（公曆三月十一日）發表宣言，號召繼續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武裝鬥爭，號召建立臨時革命政府。

二月二十七日（公曆三月十二日），彼得格拉的軍隊，拒絕射擊工人，並開始轉到起義人民方面來。二月二十七日早晨，起義兵士還只有一萬人，而當日晚上，則已有六萬餘人了。

起義的工人和兵士，開始逮捕沙皇的大臣和將軍，並從監獄中釋放革命者。已被釋放的政治犯，隨即加入革命鬥爭事業了。

在街道上，羣衆還在與那些帶着機關槍而盤踞樓頂的警察和憲兵們互相射擊着。但是，軍隊之迅速轉到工人方面來，則已決定了沙皇專制制度底命運。

當革命在彼得格拉勝利的消息已傳到其他城市和前線時，工人和兵士羣衆到處都起來推翻沙皇的官吏。

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了。

革命之所以獲得勝利，就是因爲工人階級做了革命底前鋒並領導了數百萬身穿軍服

的農民羣衆「爭和平，爭麵包，爭自由」的運動。無產階級底領導權，決定了革命底成功。

「無產階級實現了革命，它顯出了英勇精神，它流了鮮血，它引導了極廣大的勞苦的和最貧困的民衆……」，——列寧在革命最初幾天內這樣寫道（「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三至二四頁）。

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準備了一九一七年第二次革命底迅速勝利。

「如果沒有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這三年的偉大的階級戰鬥和俄國無產階級底革命努力，那末，這樣迅速的——以在數天內就完成其初步階段的意義上來說——第二次革命，是不可能的」，——列寧會這樣指出（同上，第一三頁）。

在革命最初幾天，就出現了蘇維埃。已獲勝利的革命，倚靠着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起義的工人和兵士，建立了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一九〇五年革命已經表明：蘇維埃是武裝起義底機關，同時又是新的革命的政權底胚胎。蘇維埃思想在工人羣衆底意識中生存着，所以他們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第二天就把這個思想實現了，不過這裏有一點區別，就是在一九〇五年所成立的，只是工人代表蘇維埃，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則根據波爾什維克發起而成立了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當波爾什維克在街道上領導着羣衆直接鬥爭時，妥協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則在蘇維埃中奪取代表位置並在蘇維埃裏面形成着自己的多數。促成這種

慷慨的，局部是由於以下的情況：波爾什維克黨大多數領袖當時還在監獄中和流放中（列寧僑居國外，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處在西伯利亞流放中），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則在彼得格勒街道上逍遙自在。因此，妥協黨底代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就抓得彼得格勒蘇維埃及其執行委員會底領導。莫斯科和其他許多城市中，情形也是如此。只是在彼魯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和其他一些城市中，蘇維埃中的多數，從最初時起就是屬於波爾什維克的。

武裝的人民——工人和兵士，當派送自己的代表到蘇維埃去時，是把蘇維埃看作人民政權機關的。他們會認為並相信：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會實現革命人民底一切要求，首先就會締結和約。

然而工人和兵士底過分輕信態度，却使他們自己上當不小。「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甚至於沒有想到要結束戰爭，爭取和平。他們是想要利用革命來繼續戰爭。至於說到革命和人民底革命要求，那末「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則認為：革命已經完了，而現在的任務就是在於鞏固它並轉上「正常的」立憲制的與資產階級和平共居的軌道。因此，彼得格勒蘇維埃底「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領導，就採取了一切為其力所能及的辦法，以便抹煞關於結束戰爭的問題，關於和平的問題並把政權轉交資產階級。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公曆三月十二日），國家杜馬中的自由派代表，根據他

們與「社會革命」黨人——孟代維克首領們暗中的商量，成立了以第四屆杜馬主席——地主和僑皇黨人羅將科爲首的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而再過幾天以後，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又與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底「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首領們，隱瞞着波爾什維克而商妥組織俄國新政府——以李沃夫侯爵爲首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而李沃夫是在二月革命以前，沙皇尼古拉第二就曾經擬定他當自己政府的內閣總理的。參加臨時政府的，有「立憲民主」黨領袖米留可夫，十月派領袖古契可夫以及其他有名的資本家階級代表，而以「民主派」代表資格參加的，則是「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

結果是這樣：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底「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首領們，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而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後來知道此事時，却又不顧波爾什維克之抗議而以多數表決贊同了「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首領們底行動。

於是就在俄國形成了這樣的新的國家政權，這個政權，正如列寧所說，是由「資產階級和已經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底代表所組成的。

然而，與資產階級政府並立的，還存在着另一個政權——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蘇維埃中的兵士代表，主要是被動員作戰的農民。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是反對沙皇政權的工農聯盟機關，同時又是他們的政權機關，是工人階級與農民專政底機關。

於是，就形成了兩個政權，兩個專政特殊錯綜結合的局面：一個是以臨時政府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專政，而另一個就是以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爲代表的無產階級與農民專

政。

結果就形成了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爲什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起初在蘇維埃中成了多數呢？

爲什麼已獲得勝利的工人和農民竟自願地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底代表呢？

列寧解釋說：這是因爲當時醒覺和起來參加政治的是千百萬缺乏政治經驗的人們。

這些人，大部份都是小業主、農民以及由不久以前的農民出身的工人，是站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人們。俄國在當時是歐洲一切大國家中的最帶小資產階級性的國家。而在這個國家中，「巨大的小資產階級的波浪，激蕩了一切，不僅是以自己的人數，而且在思想上淹沒了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是說，以小資產階級的政治觀去傳染了和籠罩了很廣大的工人階層」（『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一五頁）。

正是這個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波浪，把小資產階級黨——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飄浮到水面上來了。

列寧指出說：另一個原因，就是在大戰時無產階級成份之變更以及在革命開始時無產階級覺悟性和組織性之不充分。在大戰時，在無產階級本身成份中，發生了頗大的變更。約有百分之四十的基幹工人被動員到軍隊中去了。在大戰年代，爲逃避動員起見，很多異於無產階級心理的小私有者、手工業者和小店主，都落到企業中來了。

工人中的這些小資產階級階層，就會是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孟什維克和「社會革

命」黨人底營壘圍地。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缺乏政治經驗的，被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波浪所激蕩的以及被革命第一批勝利所薰醉的廣大民衆，就在革命最初幾個月內成了妥協黨底俘虜，而同意把國家政權讓給資產階級，並幼稚地指望資產階級政權不會妨碍蘇維埃進行自己的工作。

當時在波爾什維克黨面前擺着以下的任務：就是要在羣衆中用耐心的解釋工作來揭穿臨時政府底帝國主義性質，揭破「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叛賣行爲；並說明：如果不以蘇維埃政府去代替臨時政府，那就沒有可能達到和平。

而波爾什維克黨就以全力來進行這個工作了。

它恢復着自己的合法機關報。在二月革命以後經過五天，「真理報」就已在彼得格勒開始出版，而再經過幾天以後，又有「社會民主黨人報」在莫斯科出版了。黨開始領導着那些正在擺脫對於自由資產階級的信任，擺脫對於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信任的羣衆。它耐心地向兵士和農民們解釋說有與工人階級共同行動之必要，它向他們解釋說：如果不繼續發展革命和不用蘇維埃政府去代替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那末，農民是既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土地的。

簡短的結論

帝國主義大戰是由於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之不平衡，是由於主要列強間均衡之破壞，是由於帝國主義者需要用戰爭來實行從新重分世界並造成新的勢力均衡等原因而產生的。

如果第二國際底黨未曾叛變工人階級底事業，如果它們未曾違背第二國際幾次代表大會底反戰決議，如果它們曾決意積極活動並發動工人階級去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反對戰爭挑撥者，那末戰爭就不會有這樣的破壞性質，而且也許甚至完全不會如此厲害地擴展起來。

波爾什維克黨原來是唯一的無產階級的黨，只有它才始終是忠實於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底事業並組織了國內戰爭來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所有第二國際其他的黨，既經過自己的上層領導份子而與資產階級聯系着，所以成了帝國主義的俘虜，投奔到帝國主義者方面去了。

戰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之反映，它加劇了這個危機並削弱了世界資本主義。俄國工人和波爾什維克黨是世界上第一批工人和第一個黨，他們是勝利地利用了資本主義底弱

點，衝破了帝國主義底戰線，推翻了沙皇並建立了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被革命第一批勝利所薰醉的以及被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允許——說今後一切都將順利——所安慰的廣泛的羣衆：小資產階級、兵士、甚至於工人，曾滿心信任着臨時政府，並給它以援助。

當時在波爾什維克黨面前擺着一個任務——要向那些被第一批勝利所薰醉的工人和兵士羣衆解釋：當時離革命完全勝利還很遠；當政權還握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手裏，而在蘇維埃中還是由妥協派——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操縱一切時，人民是既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土地和麵包的；爲要達到完全勝利，就必須更往前進一步並把政權轉交給蘇維埃。

第七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準備與

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

(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八年)

(一) 二月革命後之國內狀況。黨之走出秘密狀態與轉向公開的政治工作。列寧之回到彼得格拉。列寧之「四月提綱」。黨之關於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

專變底進程和臨時政府底行爲，日益證實波爾什維克路線是正確的，並日益明顯地指明出來：臨時政府不是爲着人民而是反對人民，不是主張和平，而是擁護戰爭；無論和平也好，土地也好，麵包也好，臨時政府都是不願而且不能給與人民的。波爾什維克底解釋性的工作，得到優良的園地。

當工人與兵士實行推翻沙皇政府並消滅帝制根基時，臨時政府却肯定地傾向於保存帝制。它於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暗中派遣古契科夫與叔爾根去朝見沙皇。資產階級想把

政權交給尼古拉·羅曼諾夫兄弟——米海依爾。可是，當古契科夫在鐵路工人大會上演說完畢而高呼「米海依爾皇帝萬歲」的時候，工人却要求立即逮捕和搜查古契科夫，並忿然說道：「他們都是一丘之貉」。

當時看得很明白：工人是不允許恢復帝制的。

當工人與農民實現着革命和流洒着鮮血，等候着停止戰爭，力爭麵包與土地，要求採取堅決辦法去剷除經濟破壞狀態的時候，臨時政府却把人民這些切身要求置之不理。這個由資本家和地主最著名的代表所組成的政府，根本就沒有想到要滿足農民關於把土地轉交農民的要求。臨時政府同樣也不能給勞動者以麵包，因為要這樣做，就必須要損害大糧食商人底利益，就應當用一切方法從地主和富農手中取得糧食，這是它沒有決意去做的，因為它自己就是和這些階級底利益聯繫着的。臨時政府同樣也不能給人民以和平。和英法帝國主義者勾結着的臨時政府，不僅沒有想到要停止戰爭，反而企圖利用革命來使俄國更加積極參加帝國主義戰爭，來實現其關於佔領君士坦丁堡和海峽，關於佔領加里細亞的帝國主義計謀。

當時看得很明白：民衆對臨時政府政策所抱的輕信態度，快要終結了。

已經顯而易見：二月革命後所形成的兩個政權並存局面，已經不能長久支持下去，因為專變進程是要求將政權集中到某一方面：或者是到臨時政府官牆內，或者是到蘇維埃手中。

固然，當時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妥協政策，暫時還在民衆中得到贊助。當時還有不少的工人，還有更多的兵士與農民會相信：「立憲會議快到了，一切都將安排妥貼的」；他們會想着，戰爭之進行不是爲着侵略，而是由於必要，——爲着保護國家。列寧當時把這種人叫做心誠而誤入迷途的護國份子。當時在這一切人們中間，「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底約許和勸說政策，暫時還被他們估計爲正確的政策。可是，當時看得很明白：這種約許和勸說，是不能夠用多久的，因爲事變底進程與臨時政府底行爲日益揭露和指明出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妥協政策，是拖延事情和欺騙輕信者的政策。

臨時政府並不總是限於採用暗中進行鬥爭的政策以反對羣衆革命運動，並不總是限於採用秘密勾當的政策以反對革命。它有時還企圖採取公開的進攻去反對民主自由；企圖「恢復紀律」，——特別是在軍隊中；企圖「整頓秩序」，就是說要把革命納入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範圍。但是，無論臨時政府曾在這個方向上如何努力，它並未能得到成功，而民衆却熱情奮發地實現着民主自由：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工人與兵士努力去儘量利用他們第一次爭得的民主權利，來積極參加國內的政治生活，以便瞭解和瞭解已經形成的情況，並決定以後應當如何動作。

在二月革命以後，過去在沙皇制度極艱難條件下進行不合法工作的波爾什維克黨的組織，走出了秘密狀態並開始開展着公開的政治的和組織的工作。當時，波爾什維克組

機裏的人數，不過四萬三四萬五千人。然而，這是在鬥爭中受到鍛煉的幹部。各級黨委員會已在民主集中制基礎上實行改組。規定所有自下而上各級黨機關皆按選舉方法產生。黨之過渡到合法地位，就暴露出黨內的意見分歧。加米涅夫以及莫斯科組織中有些工作人員，如李可夫，布伯諾夫，諾根等，採取了半孟什維克的立場——有條件地擁護臨時政府和護國派政策。斯大林——他當時剛從流放地回來——，莫洛托夫以及其他等人，協同黨內大多數同志，堅持着不信任臨時政府的政策，發表演論來反對護國主義，並號召羣衆進行積極的要求和平的鬥爭，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黨內一部份工作人員，曾表現過動搖，反映出他們在政治上的落後，這是因為他們曾被長期囚禁在牢獄或流放地的結果。

令人深深感覺到黨底領袖——列寧當時不在這裏。

列寧在被迫長期僑居國外以後，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公曆四月十六日），回到俄國來了。

列寧之歸來，對於黨，對於革命，實有莫大的意義。

當列寧選剛才接到革命第一批消息後，就立刻在其從瑞士寄來的「遠方來信」中，向黨和俄國工人階級寫道：

「工人們！你們已在反對沙皇制度的國內戰爭中顯出了無產階級的、人民的英勇奇蹟。你們應當顯出無產階級的和全民的組織奇蹟，以便準備自己在革命第二

階段中的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九頁)。

四月三日夜間，列寧回到彼得格勒。在芬蘭車站上和車站前的廣場上集合起來迎接列寧的，有成千成萬的工人和海陸軍兵士。當列寧下車時，羣衆充滿着不可形容的歡欣。他們把列寧舉在手上，並這樣把自己的領袖一直抬到車站大廳中去，在這裏，孟什維克齊赫芝與斯科別列夫就開始以彼得格拉蘇維埃名義致「歡迎」辭，在演辭中，他們「表示希望」列寧會找到和他們「共同的語言」。可是，列寧並不去聽他們講話，却繞過他們而走到工人和兵士羣衆面前，並從鐵甲汽車上發表其著名的演說，他在這個演說中號召羣衆爲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而奮鬥。「社會主義革命萬歲！」——這就是列寧在多年被迫橋外歸來後第一次演說底結語。

列寧回到俄國以後，就以其全副精力從事於革命工作。在回國以後的翌日，列寧就在波爾什維克大會上作了關於戰爭與革命的報告，而此後，他又在另一個大會上，重述了他這個報告大綱，參加這個大會的，除波爾什維克外，還有孟什維克。

這就是列寧底著名的「四月提綱」，這個提綱給了黨和無產階級以關於由資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明確的革命路線。

列寧底提綱，對於革命，對於黨以後的工作，實有偉大的意義。革命既是國內生活中最大的轉變，於是黨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的新的鬥爭條件之下，就需要有新的方針，以便勇敢而確信地循着新道路走去。列寧底「四月提綱」，就給了黨以這一方針。

列寧底「四月提綱」，給了黨爲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階段而鬥爭的英明計劃。黨自己的過去全部歷史，都使着黨已有充分準備來執行這個偉大任務。遠在一九〇五年，列寧就已經在其所著「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之兩個策略」一書中說過：在推翻沙皇制度以後，無產階級就會進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提綱中的新的地方，就在於這些提綱給了爲着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奮鬥的有理論根據的具體的計劃。

在經濟方面，過渡的辦法，是歸結如下：在沒收地主土地的條件之下，把全國一切土地收歸國有；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並由工人代表蘇維埃加以監督；施行對於社會生產與生產品分配的監督。

在政治方面，列寧提議由國會制的共和國進到蘇維埃的共和國。在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與實踐上，這是向前大進一步。在此以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認爲：國會制的共和國是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最好政治形式。而現在，列寧却主張以蘇維埃的共和國代替國會制的共和國，認爲蘇維埃的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最適當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

在提綱中說：

「俄國現今時局底特點，就在於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由於無產階級底覺悟性和組織性不修而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而第二階段則應

會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最貧苦農民階層之手」(「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八八頁)。

接着又說：

「不是國會制的共和國，——由工人代表蘇維埃回到國會制的共和國，就是向後退一步，——而是自下而上在全國範圍內的工人代表、雇農代表、農民代表蘇維埃的共和國」(同上，第八八頁)。

列寧說：在新政府，即臨時政府之下，戰爭仍然是掠奪性的帝國主義的戰爭。黨底任務，就在於向羣衆解釋這一點，並且向他們指明：如要用真正民主的和平而不是用強迫性的和平來結束戰爭，那末不推翻資產階級是做不到的。

在對臨時政府的態度上，列寧所提出的口號就是：「不給臨時政府以任何援助！」。其次，列寧在提綱中指出：我們黨在蘇維埃中暫時還佔少數，在蘇維埃中選以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聯盟佔統治地位，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是把資產階級的影響傳達到無產階級中來的。因此，我們黨底任務就是：

「向羣衆解釋：工人代表蘇維埃是革命政權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當這個政府還接受資產階級底影響時，我們的任務只能是耐心地、有系統地、堅毅地、特別是適應着羣衆底實際要求來解釋他們的策略之錯誤。當我們還佔少數時，我們進行批評與揭發他們錯誤的工作，同時宣傳有將國家全部政權轉交給工人代表蘇維埃之

必要……」（同上，第八八頁）。

這就是說，列寧並未號召舉行起義去反對臨時政府，因為這政府當時還博得蘇維埃底信任；並未要求推翻它，而是力謀用解釋性的和徵集力量的工作去爭得蘇維埃中的多數，改變蘇維埃底政策，而經過蘇維埃去改變政府底成份與政策。

這是關於革命和平發展的方針。

其次，列寧要求拋棄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拋棄這件「髒襯衣」。第二國際底黨以及俄國的孟什維克，也自稱為社會民主黨人。這個名稱，已經被機會主義者，社會主義叛徒們所糟蹋了，侮辱了。列寧提議稱波爾什維克黨為共產黨，像馬克思和恩格斯稱呼自己的黨一樣。這一名稱在科學上是正確的，因為波爾什維克黨底終極目的，是達到共產主義。人類從資本主義，直接只能進到社會主義，就是說，公共佔有生產品和按照各人勞動來分配生產品。列寧說：我們黨看得更遠些。社會主義必然要逐漸轉變為共產主義，而在共產主義底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最後，列寧在其提綱中要求建立新的國際，建立不受機會主義所沾染，不受社會——沙文主義所沾染的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

列寧底提綱，在資產階級、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中間，引起了狂暴的吠聲。孟什維克向工人發表了宣言，起頭就警告說「革命處在危險中」。所謂危險，據孟什維克底意見，就是在於波爾什維克提出了把政權轉交給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的要求。

普列漢諾夫在其報紙「統一」上面發表論文，稱列寧底演說爲「夢魘之談」。普列漢諾夫引用了孟什維克齊赫芝底語句說：「處在革命之外的，將只剩下列寧一個人，而我們則將走着自己的道路」。

四月十四日，召集了彼得格拉波爾什維克全市代表會議。這代表會議贊同了列寧底提綱並把這提綱當作自己工作底基礎。

過些時候，黨底地方組織也贊同了列寧底提綱。

除去幾個獨夫，像加米涅夫、李可夫、皮達可夫這班人以外，全黨都異常滿意地採納了列寧底提綱。

(二) 臨時政府危機之開始。波爾什維克黨之四月代表會議。

當波爾什維克準備向前發展革命時，臨時政府却繼續幹自己的反人民的勾當。四月十八日，臨時政府底外交總長米留可夫向各協約國聲明：「全體人民都力謀把世界大戰進行到底的勝利，臨時政府決意完全遵守對我們的協約國所擔承的義務」。

這樣，臨時政府就是宣誓盡忠於沙皇條約並允諾說：它會迫使人民去繼續流血的，只要是帝國主義者爲謀得「勝利結局」而需要人民流多少血，它就迫使人民流多少血。

四月十九日，工人和兵士已經知道這個聲明了（「米留可夫通牒」）。四月二十

日，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號召羣衆去抗議臨時政府底帝國主義政策。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公曆五月三日至四日），不下十萬工人和兵士羣衆，滿懷着反對「米留可夫通牒」的義憤，舉行了示威遊行。在旗幟上寫着下列各種口號：「公佈秘密條約！」，「打倒戰爭！」，「全部政權歸蘇維埃！」。工人與兵士們自城郊走向城市中心，走向臨時政府所在地。在涅夫斯基街及其他地方，羣衆和資產階級個別集團發生了衝突。

最露骨的反革命份子，如科爾尼洛夫將軍，號召槍殺示威羣衆，甚至於頒佈了相當的命令。然而，接到這種命令的軍隊，却拒絕執行。

彼得格勒黨委員會裏一小部份委員（巴格達鐵也夫等等）在示威時提出了立刻推翻臨時政府的口號。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嚴厲斥責了這些「左的」冒險家底行爲，並認爲這樣的口號是不合時的與不正確的，是能妨礙黨爭取蘇維埃多數到自己方面來的工作的，是和黨關於革命和平發展的方針相矛盾的。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的事變，就是臨時政府危機之開始。

這是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妥協政策中的第一次嚴重的裂口。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由於羣衆方面的逼迫，從臨時政府當中撤去米留可夫和古契可夫。

接着就成立了第一屆聯盟臨時政府，在其成份中，和資產階級代表並列的，有孟什

維克（斯科別列夫，策烈鐵里）和「社會革命」黨人（切爾諾夫，克倫斯基以及其他等）。

這樣，曾在一九〇五年否認社會民主黨人代表可以參加革命臨時政府的孟什維克，現在却容許自己的代表去參加反革命臨時政府了。

這就是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走入反革命資產階級營壘的過渡。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波爾什維克第七次代表會議（四月代表會議）開幕了。這是自黨存在以來，第一次公開召集的波爾什維克代表會議，就其意義來講，它在黨史上所佔的位置，是與黨代表大會一樣的。

全俄四月代表會議，指明我們黨是在洶湧增長着。參加代表會議的，有一百三十三人是有表決權的代表，有十八人是只有發言權的代表。他們代表着八萬個有組織的黨員。

代表會議討論了戰爭與革命底一切基本問題；關於時局，關於戰爭，關於臨時政府，關於蘇維埃，關於土地問題，關於民族問題等等，並且規定了黨關於這些問題的路線。

列寧在其報告中又發揮了他前此已在「四月提綱」中所講過的各個原理。黨底任務，就在於實行從革命第一階段過渡「到革命第二階段，第一階段……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而第二階段，則應當把政權交給無產階級和最貧苦農民階層之手」（列寧）。黨底

當採取關於準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方針。列寧提出「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作為黨底最近的任務。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這個口號底意義，就是必須結束兩個政權並存局面，就是說，必須結束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分掌政權的局面，必須把全部政權轉交給蘇維埃，而把地主與資本家底代表從政權機關中驅逐出去。

代表會議確定說：黨底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始終不倦地向羣衆解釋這樣的真理：「臨時政府按其性質說，乃是地主與資產階級底統治機關」，同樣必須揭破「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妥協政策底致命危險性，因為他們以虛偽的諾言來欺騙人民，並使人民去遭受帝國主義戰爭與反革命底打擊。

在代表會議上，加米涅夫與李可夫發言反對列寧。他們隨着孟什維克來重複道：俄國還沒有成熟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程度，在俄國只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才是可能的。他們提議，要黨和工人階級只限於「監督」臨時政府。在實質上，他們也和孟什維克一樣，是站在保存資本主義與保存資產階級政權的立場上的。

季諾維也夫也在代表會議上發言反對列寧，這是關於波爾什維克黨是留在齊美瓦爾德聯合中或是與這聯合決裂而建立新國際的問題。戰爭年份已經指明：這個聯合，雖進行着主張和平的宣傳，但實際上並沒有和資產階級的護國派決絕。因此，列寧堅決主張立即退出這個聯合並組織新的國際——共產國際。季諾維也夫提議仍然和齊美瓦爾德派

留在一起。列寧堅決斥責了季諾維也夫底這個發言，並把季諾維也夫底策略稱爲「極端機會主義的和有害的策略」。

四月代表會議還討論了土地問題與民族問題。

根據列寧關於土地問題的報告，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沒收地主土地並將其交給農民委員會支配以及關於全國土地國有化的決議。波爾什維克號召農民爲土地而奮鬥並且向農民羣衆證明：波爾什維克黨是唯一的革命的黨，只有這個黨，才在事實上幫助農民推翻地主。

斯大林同志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實有偉大的意義。還在革命以前，還在帝國主義戰爭前夜，列寧和斯大林就已規定了波爾什維克黨關於民族問題的政策底基礎。列寧和斯大林都說過：無產階級黨應當援助被壓迫民族以反對帝國主義爲目標的民族解放運動。因此，波爾什維克黨堅決主張民族自決權，直到分立而組織爲獨立國家爲止。中央委員會報告人斯大林同志在代表會議上所擁護的，就是這個觀點。

當時發言反對列寧和斯大林的，有皮達可夫，他和布哈林一起，還在戰爭年份，就已經在民族問題上採取民族沙文主義的立場。皮達可夫和布哈林曾反對民族自決權。

黨在民族問題上所採取的堅決的和徹底的立場，黨爲民族完全平等而進行的鬥爭，爲消滅一切民族壓迫形式和民族不平等形式而進行的鬥爭，就保證了黨獲得被壓迫民族底同情與援助。

以下便是四月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關於民族問題決議底原文：

「民族壓迫政策是專制制度與君主制度底遺產，而爲地主、資本家與小資產階級所支持着，以便保存其階級的特權並分散各民族的工人。現代的帝國主義既然加強了征服弱小民族的趨向，就成爲使民族壓迫尖銳化的新因素。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可以達到的對於民族壓迫的廢除，只有在澈底民主的共和國度和保證着一切民族和語言完全平權的國家管理之下，才有可能達到。

必須承認在俄國境內的一切民族皆有自由分立和組織獨立國家的權利。否認這種權利和不設法保障這種權利能實際實現，那就等於贊助侵略或兼併政策。只有由無產階級承認民族分立權，才能保證各民族工人底完全團結並促進各民族底真正民主的接近……

決不可把民族自由分立權的問題和這個或那個民族在這個或那個時機實行分立是否適當的問題，混爲一談。對於後一個問題，無產階級黨在每一個別情形下都應當根據整個社會發展底利益和無產階級爲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階級鬥爭底利益，而完全獨立地解決之。

黨要求廣泛的區域自治，取銷自上而下的監督，取銷強迫施行的國家語言並要求根據當地居民自己對於經濟條件和生活習慣條件，居民民族成份等等的估計，來劃定自理區以及自治區底界限。

無產階級黨堅決排斥那所謂「文化民族自治」，所謂「文化民族自治」這就是說從國家管轄範圍中劃出學校事宜等等，而將此種事宜轉交某種民族議會之手；文化民族自治制，用人工方法把那些在一處居住和甚至在同一企業作工的工人，按其屬於某種「民族文化」而彼此分開，就是說，使工人去和個別民族底資產階級交化間的聯系加強起來，可是社會民主黨底任務，却在於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國際文化。

黨要求在憲法中加入這樣一個基本法律，這個法律將把任何一個民族所有的特權以及對於民族少數所有權利的任何侵犯，宣告為無效。

工人階級底利益，要求把俄國所有各民族工人溶合為統一的無產階級的組織；政治的，職工會的，合作社的教育的組織等等。只有這樣把各民族工人溶合為統一的組織，才能給無產階級以可能來進行勝利的鬥爭以反對國際的資本以及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上，第二三九至二四〇頁）。

這樣，在四月代表會議上，就揭破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他們為數不多的附和者底機會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路線。

代表會議是一致擁護了列寧，在一切最重要問題上都站着明確的立場並實行着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路線。

(三) 波爾什維克黨在首都之成功。臨時政府軍隊在前線上進攻之失利。工人和兵士底七月示威之被鎮壓。

黨根據四月代表會議底決議，在爭取羣衆方面，在培養羣衆以戰鬥精神和組織羣衆方面，開展了巨大的工作。黨在這個時期底路線，就是耐心地解釋波爾什維克的政策，經過揭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底妥協政策來使這些黨脫離羣衆而孤立，並使我們黨自己在蘇維埃中爭得多數。

除在蘇維埃黨中進行工作以外，波爾什維克並且在職工會中，在工廠委員會中，進行了巨大的工作。

波爾什維克特別是在軍隊中進行了很大的工作。到處都有軍事組織建立起來。無論是在前線和後方，波爾什維克都毫不疲倦地進行了組織陸軍兵士與海軍兵士的工作。在使兵士革命化的事業上，波爾什維克所出版的前線的報紙「戰線真理」，實起了特別巨大的作用。

由於波爾什維克這種宣傳鼓動工作的結果，還在革命最初幾月間，工人在很多城市中，就改選了蘇維埃，特別是區蘇維埃，驅逐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而選舉了波爾什維克黨方面的人來代替。

波爾什維克底工作，獲得很好的結果，特別是在彼得格拉。

一九一七年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三日，召集了彼得格拉全市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在這次代表會議上跟隨波爾什維克走的，已經有四分之三的代表。彼得格拉的無產階級，幾乎全體都是跟着波爾什維克口號——「全部政權歸蘇維埃！」——走的。

一九一七年六月三日（公曆六月十六日），召集了第一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波爾什維克當時在蘇維埃中還是少數，他們在代表大會上僅有百餘名代表，而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其他代表，却有七八百名。

波爾什維克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堅決地揭破了那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底致命危險性，揭發了戰爭底帝國主義性質。列寧在大會上發了言，他在發言中證明了波爾什維克路線底正確性，並宣稱只有蘇維埃政權才能給勞動者以麵包，給農民以土地，達到和平，把國家從經濟破壞情況中挽救出來。

當時，在彼得格拉工人區中，進行着主張組織示威遊行並向蘇維埃代表大會提出要求的羣衆鼓動。彼得格拉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爲要預防工人底自動示威並打算爲自己目的而利用羣衆底革命情緒起見，乃決議指定於六月十八日（公曆七月一日）在彼得格拉舉行示威。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本來是打算着；這次示威遊行將會在反波爾什維克口號之下進行。波爾什維克黨開始努力準備這個示威了。斯大林同志當時在「真理報」上寫道：「……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使彼得格拉六月十八日的示威在我們的革命口

號之下來進行」。

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在革命烈士墓附近舉行的示威，成了波爾什維克黨力量之真正的檢閱。這次示威就是表明：羣衆底革命性是日益增高着，他們對波爾什維克黨的信任是日益增長着。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關於信任臨時政府，關於必須繼續戰爭的口號，沉沒在波爾什維克口號的汪洋大海中了。在四十萬示威羣衆舉着遊行的旗幟上，寫着以下的口號：「打倒戰爭！」，「打倒十個資本家總長！」，「全部政權歸蘇維埃！」。

這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完全失敗，這是臨時政府在首都的失敗。

但是，得到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贊助的臨時政府，却決定要繼續帝國主義的政策了。恰巧是在六月十八日這一天，臨時政府爲執行英法帝國主義者底意志，驅使前線兵士舉行進攻。資產階級把這次進攻看作是結束革命的唯一機會。在進攻一旦勝利時，資產階級希望把全部政權擡爲己有，排除蘇維埃和撲滅波爾什維克。而在進攻失利時，也可以完全歸咎於波爾什維克，給他們加上瓦解軍隊的罪名。

當時可以不用懷疑：進攻是要失敗的。而進攻果然失敗了。兵士之疲勞，他們對進攻目的之不瞭解，對異己軍官之不相信，砲彈藥大砲之缺乏，——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前線進攻底失敗。

關於前線進攻以及後來關於進攻失敗的消息，激動了首都。工人與兵士底憤憤，曾

是沒有止境的。事實證明了：臨時政府之宣佈和平政策，原來是爲着欺騙人民。事實證明了：臨時政府原來是主張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的。事實證明了：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彼得格拉蘇維埃原來是不願意或者是不能够反抗臨時政府底罪惡行爲，而且自己變成了臨時政府底尾巴。

彼得格拉的工人和兵士底革命義憤已達到極點了。七月三日（公曆七月十六日），在獲得格拉的維波爾格區，示威運動是自發地開始了。這示威運動繼續了一整天。個別示威，擴展成爲總的宏偉的武裝示威遊行，其口號就是要求把政權轉交給蘇維埃。波爾什維克黨是反對在當時舉行武裝發動的，因爲它認爲革命危機尙未成熟，認爲軍隊和各省還未準備就緒來援助首都的起義，認爲在首都舉行孤軍奮鬥的過早的起義，就只能便利反革命去擊潰革命先鋒隊。然而，當已經看出不能阻止羣衆舉行示威的時候，黨就決定去參加示威以便使示威具有和平的有組織的性質。波爾什維克黨做到了這一點，而幾十萬示威羣衆就走向彼得格拉蘇維埃和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去，他們在該處要求蘇維埃將政權拿到自己手中，要求蘇維埃和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斷絕關係並進行積極的和平政策。

雖然示威是帶着和平性質，但政府終於把反動的部隊——士官生的和軍官的隊伍調出來反對示威羣衆了。在彼得格拉的街道上遍流着工人與兵士底鮮血。爲擊潰工人起見，從前線上調回了最黑暗的反革命的部隊。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聯合着資產階級及白匪將軍，把工人和兵士示威威壓下去以後，就來猛攻波爾什維克黨。「真理報」編輯處被搗毀了。「真理報」，「兵士真理報」以及其他許多波爾什維克的報紙，都被封閉了。工人沃義諾夫只是因爲在街上賣了「真理小報」便被士官生打死了。赤衛隊開始被解除武裝了。彼得格拉衛戍軍中的革命部隊，被調出首都而開往前線了。在前線和後方，都大舉逮捕。七月七日，頒佈了逮捕列寧的命令。波爾什維克黨底許多重要活動家被捕了。承印波爾什維克書報的「勞動」印刷局被搗毀了。在彼得格拉高等法院檢察官底通告中，說列寧和其他許多波爾什維克因犯「叛國」和組織武裝起義罪，應受法庭處分。向列寧提出的罪名，則是在鄧尼金將軍司令部裏根據偵探和奸細底口供而偽造出來的。

於是，有如此著名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代表，如策烈鐵里和斯科別列夫，克倫斯基和與切爾諾夫所參加的聯盟臨時政府就滾入公開帝國主義與公開反革命的泥潭了。它以繼續戰爭的政策，來代替了和平政策。它以取締人民民主權利和武力摧殘工人兵士的政策，來代替了保護人民民主權利的政策。

資產階級底代表——古契可夫和米留可夫所沒有敢於做的事情，而「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切爾諾夫和斯科別列夫却已敢於做了。

兩個政權並存局面已經終結。

這是有利於資產階級而終結的，因爲全部政權都轉到臨時政府手中去了，而蘇維埃

及其「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領導，却變成了臨時政府底附屬品。

革命底和平時期已經終結，因為已在動用武器了。

因為環境之改變，波爾什維克黨就決定改變自己的策略。它轉入秘密狀態了，它把自己的領袖——列寧深深隱藏起來并開始來準備武裝起義，以使用武力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建立蘇維埃的政權。

(四) 波爾什維克黨之準備武裝起義的方針。黨之第六次代表大會。

在資產階級報紙和小資產階級報紙進行着不可思議的造謠中傷的環境中，波爾什維克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在彼得格拉召集了。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倫敦第五次代表大會十年之後和普拉加波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五年之後召集的。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開幕，一直繼續到八月三日；這次代表大會是秘密舉行的。在報紙上只是公佈召集代表大會的消息，而並未指明舉行代表大會的地點。最初幾次會議是在維波爾格區舉行的。末後幾次會議是在納爾福斯基門附近的學校裏舉行的，現在此地已建築起文化宮了。資產階級的報紙，要求逮捕代表大會參加人。暗探為尋找代表大會開會地點而疲於奔命，可是始終沒有找到。

這樣，在推翻沙皇制度五個月以後，波爾什維克竟不得不秘密集會，而無資產階級黨

底領袖——列寧，此時則不得不躲藏在拉茲里夫車站附近的茅棚中。

由於臨時政府探狗底追蹤，列寧未能親自參加代表大會，但是，他從秘密狀態中，經過自己在彼得格勒的戰友與門生：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莫洛托夫，奧爾忠尼啓則，領導了代表大會。

參加代表大會的，有二百五十七人是有表決權的代表，一百二十八人是只有發言權的代表。當時，黨員人數約近二十四萬。到七月三日，就是說在工人示威被摧殘以前，當波爾什維克還在合法地進行工作的時候，黨曾有四十一個機關報，其中有二十九個是用俄文出版的，其餘十三個是用其他文字出版的。

在七月事變時，對波爾什維克，對工人階級所施行的壓迫，不僅未曾減少幾們黨底影響，反而使這影響增加了。地方的代表舉出大批事實，來說明工人與兵士已開始成羣結隊地脫離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並以唾棄態度稱他們為「社會」，「獄卒」。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的工人黨員和兵士黨員，撕毀了自己的黨證，並咒罵不休地離開了他們的黨，並請求波爾什維克把他們接受到自己黨裏去。

代表大會底基本問題，是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工作報告和政治形勢問題。在關於這些問題的報告中，斯大林同志十分明確地指出：不管資產階級如何努力要鎮壓革命，而革命却在增長和發展着。斯大林同志指出：革命提出了關於實現工人監督生產和生產品分配的問題，關於把土地轉交給農民的問題，關於把政權從資產階級手裏轉交到工人階級

和貧農手裏的問題。他說：革命按自己的性質來說，已在成爲社會主義的革命。

七月事變以後，國內政治狀況已經突然改變了。兩個政權並存局面，已不存在。蘇維埃及其「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領導，沒有想要取得全部政權。因此，蘇維埃已變成沒有政權的了。政權已集中到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手裏，而這臨時政府又還在繼續解除革命底武装，摧殘革命底組織，摧殘波爾什維克黨。革命之和平發展的可能，已經消失了。剩下的道路，——斯大林同志說，——只有一條，這就是以強力奪取政權，推翻臨時政府。可是，要以強力奪取政權，却只有無產階級聯合着貧農才有可能。這是由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所領導着的蘇維埃，已投入資產階級的營壘，而在當時的情況下，只能是起着臨時政府幫手的作用。斯大林同志說：在七月事變以後，「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應當收回。然而，暫時收回這個口號，這並不是說拒絕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這裏所指的，並不是一般的、爲革命鬥爭機關的蘇維埃，而只是當時的、由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領導的蘇維埃。

斯大林同志當時說：

「革命之和平的時期已經終結；不和平的時期，搏鬥和撕裂的時期已經到來……」（「俄國社會民主黨（波）第六次代表大會記錄」，第一一一頁）。

黨是向武装起義進行着。

在代表大會上，發現了反映着資產階級影響而發言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方針的人。

托洛茨基份子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提議在關於奪取政權的決議上指出：只有當西歐有無產階級革命時，才有可能把國家引上社會主義的道路。

斯大林同志在反對這種托洛茨基主義的提議時說：

「很有可能；正是俄國將成爲開闢到社會主義去的道路的國家……必須拋棄那以爲只有歐洲能給我們指示道路的陳腐見解。存在有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我是站在後一種馬克思主義底立場上的」（同上，第二三三至二三四頁）。

站在托洛茨基立場上的布哈林，硬說農民有護國派的情緒，硬說農民是種資產階級結成聯盟而不會跟着工人階級走。

斯大林同志在反對布哈林的時候，證明說有各種不同的農民：有富裕的農民，他們是贊助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同時又有貧窮的農民，他們是想和工人階級結成同盟並一定會贊助工人階級去爲革命勝利而鬥爭的。

代表大會否決了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與布哈林所提出的修改，而批准了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決議草案。

代表大會討論了並批准了波爾什維克底經濟綱領。這綱領底基本點就是：沒收地主土地和把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把銀行收歸國有，把大工業收歸國有，實行工人監督生產與分配。

代表大會着重指出爲工人監督生產而奮鬥的意義，而工人監督生產，在遽渡到把大工業收歸國有時，是起了巨大作用的。

第六次代表大會在一切決議中，特別着重指出關於無產階級和貧農聯盟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條件的列寧主義原理。

代表大會斥責了那主張職工會中立的孟什維克理論。代表大會指出：擺在俄國工人階級面前的嚴重任務，只有在職工會將仍然是戰鬥的階級的承認波爾什維克黨政治領導的組織時，才能實現。

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青年聯合會」的決議，這種青年聯合會，當時往往自動地產生出來。由於以後工作的結果，黨得以把這些青年組織固定爲黨自己的後備軍。

在代表大會上，討論了列寧應否出席法庭受審的問題。加米涅夫，李可夫，托洛茨基以及其他等人，還在代表大會以前，就認爲列寧應當出席反革命者底法庭受審。斯大林同志堅決反對列寧出席法庭受審。第六次代表大會也反對列寧出席法庭受審，認爲這將不是審判，而是摧殘。代表大會毫不猶疑地認定：資產階級所想要達到的，只是一點——就是以對待其最危險敵人的辦法給列寧以肉體的摧殘。代表大會表示抗議來反對資產階級警察追究革命無產階級領袖的行動，並致書慰問列寧。

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章。在黨章中指出：黨的一切組織都應當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之上。

這就是說：

- (一) 黨底上下一切領導機關都按選舉方法產生之；
 - (二) 黨機關應向自己的黨組織作定期的工作報告；
 - (三) 實行嚴格的黨的紀律以及少數服從多數；
 - (四) 下級機關和全體黨員應該無條件地執行上級機關之決議。
- 在黨章中指出：凡請求入黨者，應有兩個黨員介紹並經黨組織全體黨員大會通過

後，由地方黨組織接受為黨員。

第六次代表大會接受了「區聯派」及其首領托洛茨基入黨。這是一個不大的集團，從一九一三年起開始在彼得格勒存在着，它是由托洛茨基份子——孟什維克以及一部份離開黨的從前的波爾什維克所組成的。「區聯派」在大戰時是中派的組織。他們曾進行反對波爾什維克的鬥爭，但是他們在許多問題上也曾不同意孟什維克，這樣，他們就站着中間的、中派的、動搖的地位。在第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區聯派」聲明說他們完全同意波爾什維克並請求接收他們入黨。代表大會滿足了他們的請求，因為代表大會指望他們經過一些時候就會成為真正的波爾什維克。「區聯派」中的某些人，如沃洛達爾斯基，吳里茨基等，後來真正是成了波爾什維克。至於托洛茨基及其某些親近的朋友，則後來事實證明了：他們之加入黨，並不是爲着進行有利於黨的工作，而是爲着動搖黨和從內部來炸毀黨。

第六次代表大會應一切決議，都是以準備無產階級和貧農去舉行武裝起義為方針。第六次代表大會使黨集中目標去進行武裝起義，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由代表大會所發出的黨的宣言，號召工人、兵士與農民，準備力量去和資產階級進行決戰。宣言底結語是：

「我們的戰鬥同志們，準備去作新的戰鬥吧！堅定地、勇敢地、鎮靜地、不要受人挑撥，而要積蓄力量，排成戰鬥的隊伍吧！無產者和兵士們，站在黨底旗幟下面來！農村中的被壓迫者們，站在我們的旗幟下面來！」。

(五) 科爾尼洛夫將軍之陰謀反對革命。陰謀之被粉碎。彼

得格拉與莫斯科兩地蘇維埃之轉到波爾什維克方面。

資產階級既奪得全部政權，就開始準備擊潰已喪失力量的蘇維埃和建立赤裸裸的革命的專政。百萬富翁梁布申斯基傲慢地宣稱，他認為擺脫現狀的出路就在於：「飢荒底瘦手，人民的貧困，將握住人民假朋友——民主的蘇維埃與委員會——底咽喉」。戰地法庭和兵士死刑律是在前線上瘋狂橫行了。一九一七年八月三日，總司令科爾尼洛夫將軍要求在後方也施行死刑律。

八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大戲院裏，臨時政府為動員資產階級與地主底勢力而召集的

國事會議開幕了。參加會議的，主要是地主，資產階級，將領，軍官以及哥薩克底代表。以蘇維埃名義出席會議的，是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

在國事會議開幕日，波爾什維克在莫斯科組織了包括大多數工人的總罷工，以表示抗議。同時，在其他許多城市中，也發生了罷工。

「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在會議上說話時，大言不慚地威嚇着說：他將以「鐵血」鎮壓一切革命運動底嘗試，農民擅自奪取地主的嘗試，也在鎮壓之列。

反革命的科爾尼洛夫將軍，簡直公開要求「廢除委員會和蘇維埃」。

銀行家，商人，工廠主，都跑到大本營——當時會這樣稱呼總司令部——來謁見科爾尼洛夫將軍並允許給他以金錢和援助。

「同盟者」——英法兩國底代表，也跑來謁見科爾尼洛夫將軍，並要求他即刻發動起來反對革命。

科爾尼洛夫將軍為反對革命而組織的陰謀，日趨成熟了。

科爾尼洛夫底陰謀，是公開準備了的。為要轉移人們對陰謀的視線，於是陰謀者就散佈謠言，說波爾什維克在彼得格拉準備於革命半週年紀念日——八月二十七日——舉行起義。以克倫斯基為首的臨時政府，向波爾什維克實行猛擊，加強其恐嚇手段以反對無產階級的黨。同時，科爾尼洛夫將軍則收集軍隊，以便開到彼得格拉來，消滅蘇維埃並成立軍事獨裁政府。

科爾尼洛夫關於自己的反革命的發動，是預先和克倫斯基商量的。但是，正值科爾尼洛夫發動的時候，克倫斯基却突然變更了陣線，表示和自己的同盟者無干。克倫斯基害怕，如果克倫斯基底資產階級政府不立刻表示和科爾尼洛夫叛亂無干，則起來反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民衆，一經擊破科爾尼洛夫叛亂，就會也把克倫斯基底資產階級政府一併掃除的。

八月二十五日，科爾尼洛夫把克雷莫夫將軍所指揮的騎兵第三軍調往彼得格拉，聲言他立意「拯救祖國」。爲回答科爾尼洛夫暴動起見，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號召工人與兵士去給反革命勢力以積極的武裝的回擊。工人就開始迅速武裝起來並準備實行回擊。在這幾天內，赤衛隊增長了幾倍。職工會動員了自己的會員。彼得格拉的革命軍隊也在整裝以待。在彼得格拉週圍掘起了戰壕，佈置了鐵絲網，折毀了進城通道。喀琅施塔得幾千海軍兵士開來保衛彼得格拉了。曾派遣代表到進攻彼得格拉的「野蠻師」去，代表們向高加索山間人兵士解釋了科爾尼洛夫發動底意義，於是「野蠻師」就拒絕向彼得格拉進攻。又派了鼓動員到科爾尼洛夫其他部隊中去。在凡是有危險的地方，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和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參謀部。

在這些時日，那些駭得魂不附體的「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的首領，包括克倫斯基在內，就來向波爾什維克請求保護，因爲他們確信：在首都方面，有能力擊破科爾尼洛夫的唯一實力，就是波爾什維克。

但是，波爾什維克在動員羣衆去擊破科爾尼洛夫的時候，並未停止和克倫斯基政府作鬥爭。波爾什維克在羣衆面前揭露克倫斯基政府，揭露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說他們以其全部政策在客觀上幫助科爾尼洛夫底反革命陰謀。

由於採取這一切辦法的結果，科爾尼洛夫叛亂是被擊潰了。克雷莫夫將軍自殺了。科爾尼洛夫及其同僚——鄧尼金與魯科姆斯基被捕了（可是不久，克倫斯基就把他們釋放了）。

科爾尼洛夫叛亂之潰敗，一下子就使革命與反革命間的勢力對比揭露和顯示出來了。這件事實指明了：整個反革命管壘——自將軍和「立憲民主」黨起，一直到陷入資產階級俘虜地位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止，——是必遭敗亡的。當時已經看得很清楚，延長力不勝任的戰爭的政策以及長期戰爭所引起的經濟破壞狀況，已最終把他們在民衆中的影響破壞了。

其次，科爾尼洛夫叛亂之潰敗，表明波爾什維克黨已發展成爲革命底決定力量，能够打破反革命底任何陰謀詭計。我們黨在當時還不是當權的黨。但是，它在科爾尼洛夫叛亂期間的行動，乃是真正當權力量底行動，因爲工人和兵士毫不動搖地執行了它的指示。

最後，科爾尼洛夫叛亂之潰敗，表明那些似乎已經死亡的蘇維埃在事實上是擁有最偉大的革命回擊力量。毫無疑義的：正是蘇維埃及其革命委員會，堵塞了科爾尼洛夫軍

隊的道路並瓦解了它們的力量。

反科爾尼洛夫叛亂的鬥爭，使會陷於衰萎的工兵代表蘇維埃活躍起來了，把它們從妥協政策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了，把它們引上了革命鬥爭的大道，並把它們推到波爾什維克黨方面來了。

波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中的影響，已增長到從來未有的程度。

波爾什維克在農村中的影響也迅速地增長起來。

科爾尼洛夫暴動向廣大的農民羣衆指出：地主和將軍倘若擊破波爾什維克與蘇維埃，那末，接着就會來欺壓農民。因此，廣大的貧農羣衆就日益緊密地在波爾什維克週圍團結起來。至於中農，——他們的動搖，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八月的時期內，曾是妨碍革命發展的，——那末，他們在科爾尼洛夫潰敗以後，也開始肯定地轉到波爾什維克黨方面來，與貧農羣衆結合在一起了。廣大的農民羣衆已開始瞭解到：只有波爾什維克黨能夠將他們從戰爭中拯救出來，能够擊破地主並決意把土地交給農民。一九一七年九月和十月，農民奪取地主土地的事件，大大增加了。自動手來耕種地主土地的現象，已帶着到處普遍的性質。無論是勸說，無論是討伐隊，都已經不能阻止這些農民起來進行革命了。

革命高潮是日益增強着。

蘇維埃之活躍與刷新新的階段，蘇維埃之波爾什維克化的階段，已經展開了。工廠和軍

隊改選的「代表，把波爾什維克黨的代表，派送到蘇維埃中去代替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的「代表，在戰勝科爾尼洛夫叛亂以後的翌日，八月三十一日，彼得格拉蘇維埃就已表示採「維克底政策。彼得格拉蘇維埃以齊赫芝為首的舊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的「代表辭職引退，而讓出位置給波爾什維克。九月五日，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轉到波爾什維克方面來了。莫斯科蘇維埃底「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主席團也辭職引退，而讓出道路給波爾什維克。

這就是說，為勝利起義所必需的基本前提，已經成熟了。

「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又重新提出來了。

可是，這已經不是使政權轉入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蘇維埃的舊口號了。不，這口號是由蘇維埃實行起義反對臨時政府，以便把國內全部政權交給波爾什維克所領導的蘇維埃。

在妥協黨中間，已開始分崩離析。

從「社會革命黨人中間，在具有革命情緒的農民逼迫之下，分化出一個左翼——「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他們開始表示不滿意於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

在孟什維克方面，則出現了「左派」集團，即所謂「國際主義者」集團，他們開始表示和波爾什維克接近。

至於說到無政府主義者，那末他們本來就是影響極小的一個集團，現在已最終分裂

爲小小的團體，其中有一部份，已和社會敗類中的刑事匪盜和奸細份子混在一起；而其牠一部份，則已走入「有思想的」獨資者的隊伍，劫掠着農民與城市貧民，並搶劫工人俱樂部所有的房屋和儲金；而第三部份，則已公開跳進反革命派的營壘，在資產階級庇蔭之下佈置自己的個人生活。他們大家都是反對任何政權的，其中而且尤其是反對工農革命政權，因爲他們確信，革命政權是不會讓他們搶劫人民與竊取人民財產的。

在科爾尼洛夫叛亂潰敗以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還作了一次想減弱正在增長的革命高潮的嘗試。爲着這個目的，他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二日，召集了全俄民主會議，其參加人是社會黨，妥協派蘇維埃的，職工會的，地政局的，工商業界的，以及軍隊的代表。由此次會議產生了豫備國會（共和國臨時議會）。妥協派曾想利用豫備國會來阻止革命並把國家從蘇維埃革命道路轉移到資產階級憲政發展的道路，資產階級國會制的道路。然而，這是已陷於破產的政治家要想倒轉革命車輪的絕望企圖。這個企圖曾應遭受破產，而且確實已遭受破產了。工人們曾嘲笑妥協派國會政治的玩意兒。他們爲着開心起見，就把豫備國會叫作「澡堂預備室」。

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抵制豫備國會。固然，豫備國會底波爾什維克黨團，——在這裏，有加米涅夫，特奧多羅維奇這樣的人坐着，——是不願退出豫備國會門牆的。但是，黨中央委員會却強迫他們離開豫備國會了。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很頑強地主張參加豫備國會，想藉此來轉移黨對於武裝起義

準備工作的視線。斯大林同志在全俄民主會議底波爾什維克黨團中，堅決發言反對參加豫備國會。他把豫備國會叫作「科爾尼洛夫叛亂底流產兒」。

列寧和斯大林認為：即使在短時間內參加豫備國會，也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因為這種參加，是能在羣衆中散播一種幻想，以為豫備國會真能給勞動者做出什麼事情來。

同時，波爾什維克又堅忍不拔地準備召集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打算在這代表大會上得到多數。不管坐在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如何支吾搪塞，可是在波爾什維克的蘇維埃逼迫之下，終於指定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下半月召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了。

(六) 在彼得格拉之十月起義以及臨時政府當局之被捕。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以及蘇維埃政府之成立。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之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社會主義革命之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原因。

波爾什維克已在加緊準備着起義。列寧指出：波爾什維克既然已在兩個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拉——工兵代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就能够而且應當把國家政權拿到自己手裏來。列寧在總結已往工作時着重指出：「人民多數是擁護我們的」。列寧在自己的論文中，在自己致中央委員會以及致波爾什維克組織的書信中，給了具體的起義計劃：

應如何利用軍隊，海軍以及赤衛隊；必須奪取彼得格拉那些有決定意義的地點，以保證起義底勝利等等。

十月七日，列寧從芬蘭秘密回到彼得格拉。一九一七年十月十日，召集了有歷史意義的黨中央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決定於最近幾日內開始武裝起義。在列寧所寫的有歷史意義的黨中央委員會決議上說：

「中央委員會認為：俄國革命底國際環境（德國海軍中的起義——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正在全歐洲增長底極端表現；其次，帝國主義者以撲滅俄國革命為目的而彼此媾和的威脅），軍事狀況（俄國資產階級和克倫斯基及其同流已經毫無疑義地決定把彼得格拉交給德國），無產階級黨之已在蘇維埃中間獲得多數，——除這一切外，更加上農民的起義以及人民信任轉向我們黨（在莫斯科的選舉），最後，第二次科爾尼洛夫叛亂之顯然的準備（原有軍隊之調出彼得格拉，哥薩克軍隊之調往彼得格拉，哥薩克軍隊之包圍明斯克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把武裝起義提到日程上來了。」

所以，中央委員會認為：武裝起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起義時機已經完全成熟，因此，中央委員會號召全黨一切組織以此為準繩，並根據這個觀點去討論和解決一切實際問題（北方區之蘇維埃代表大會，軍隊之調出彼得格拉，莫斯科人與明斯克人之發動等等）（『列寧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三〇頁）。

當時發言反對和在表決時反對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決議的，有兩個中央委員——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他們也和孟什維克一樣，夢想着資產階級國會議制的共和國，並且誹謗工人階級，硬說工人階級沒有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力量，硬說工人階級還沒有長到奪取政權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這次會議上雖然沒有直接舉手反對這個決議，但是，他提議在決議上加進這樣一個修改，這個修改，將會把武裝起義化為烏有，使武裝起義遭受失敗。他提議：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以前不開始起義。這就是說——延緩起義事業，事先洩露起義日期，把此事預先告訴臨時政府。

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分派全權代表到頓巴斯、烏拉爾、赫爾森福斯、喀琅施塔得、西南戰線以及其他等地，以便在當地組織起義。沃羅希洛夫，莫洛托夫，捷爾任斯基，奧爾忠尼琴則，基洛夫，卡甘諾維赤，庫依貝舍夫，伏龍芝，雅羅斯拉夫斯基以及其他同志，受了黨底特別委任去領導當地的起義。在烏拉爾的沙德林斯克地方，在軍隊中進行工作的，是史丹諾夫同志。在西方戰線上，在別洛羅西亞準備兵士羣衆起義的，是葉紹夫同志。中央委員會底全權代表，使各地波爾什維克組織底領導者認識了起義計劃並使他們整裝以待，以便隨時援助在彼得格拉舉行的起義。

根據黨中央委員會底指示，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之下成立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它成了起義底公開司令部。

同時，反革命也急於聚集自己的力量。軍官們組織成爲反革命的「軍官聯合會」。反革命派到處成立了編制突擊營的司令部。到十月底，反革命已經擁有四十三個突擊營。特別組織了一些由佩帶「格奧吉葉章」者編成的突擊營。

克倫斯基政府提出了政府從彼得格拉遷都莫斯科的問題。從這裏可以看到：它準備將彼得格拉交給德國，以便預防在彼得格拉的起義。彼得格拉工人和兵士底抗議，迫得臨時政府仍然留在彼得格拉。

十月十六日，召集了黨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在會議上選舉了領導起義的以斯大林同志爲首的黨中心。這個黨中心，是彼得格拉蘇維埃之下的革命軍事委員會底領導核心，它實際地領導了整個起義。

在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投降主義者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又發言反對起義。他們受到回擊以後，就到報紙上去公開發表言論反對起義，反對黨。十月十八日，在孟什維克的報紙「新生活」上發表了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底聲明，在這聲明中，他們說波爾什維克正在準備武裝起義；並且說他們認爲起義就是冒險。於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就在敵人面前洩漏了中央關於起義，關於在最近時間組織起義的決定，這乃是叛變。列寧關於此事寫道：「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把自己黨中央關於武裝起義的決定，出賣給羅將科和克倫斯基了」。列寧在黨中央面前，提出了關於開除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兩人黨籍的問題。

革命底敵人接到叛徒底預告以後，立即設法預防起義和擊破革命底領導參謀部——波爾什維克黨。臨時政府召集了秘密會議，在會議上決定了與波爾什維克鬥爭的辦法問題。十月十九日，臨時政府急忙從前線上調軍隊到彼得格拉來。已經加強的巡哨，在街道上分途巡遊。反革命在莫斯科聚集了特別大的力量。臨時政府制定了計劃：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進攻和佔領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所在地——斯莫爾雷，以擊破波爾什維克底領導中心。爲着這個目的，政府就把自己認爲忠實可靠的軍隊調集到彼得格拉來。

然而，臨時政府底死期已經到來。任何力量都已經不能阻止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行進了。

十月二十一日，波爾什維克分派革命軍事委員會底政治委員到一切革命部隊中去。在起義之前，在軍隊中，在工廠裏，每日都進行着熱烈的戰鬥的準備。戰艦——巡洋艦「阿美樂爾」與「自由曙光」，也接到一定的任務。

托洛茨基在彼得格拉蘇維埃會議上，以誇大吹牛的口吻，把起義日期，把波爾什維克決定開始起義的日子，洩漏給敵人。爲要不給克倫斯基政府以可能去破壞武裝起義，黨中央就決定在原定日期以前，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開始和實現起義。

克倫斯基於十月二十四日（公曆十一月六日）清晨，開始自己的發動，下令查封波

爾什維克黨底中央機關報『工人之路』並調派鐵甲汽車到『工人之路』編輯處以及波爾什維克印刷所去。但是，上午十點鐘，根斯大林同志底指示，赤衛隊和革命兵士趕走了鐵甲汽車，並在『工人之路』印刷所與編輯部門前，加崗保護。上午十二點鐘，『工人之路』出版了，其號名是『推翻臨時政府』。同時，根據領導起義的黨中心底指示，立刻把革命兵士隊伍和赤衛隊調集到斯莫爾雷去了。

起義開始了。

十月二十四日夜間，列寧到了斯莫爾雷，親自握着起義的領導。革命軍隊和赤衛隊整夜向斯莫爾雷開動着。他們被波爾什維克調到首都中心去包圍臨時政府所固守的巢穴——冬宮。

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赤衛隊和革命軍隊佔領了火車站，郵政局，電話局，政府閣部，國家銀行。

豫備國會被解散了。

斯莫爾雷——即彼得格拉蘇維埃與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所在地，成了革命底戰鬥司令部，從那裏發出戰鬥的命令。

彼得格拉的工人在這幾天以內表明了：他們在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受到了良好鍛鍊。由於波爾什維克底工作而準備就緒來起義的革命軍隊，確切地執行了戰鬥的命令並和赤衛隊並肩作戰。海軍也不比陸軍落後。喀琅施塔得是波爾什維克黨底堡壘，在這

裏，久已不承認臨時政府底政權了。「阿美樂爾」巡洋艦以其向冬宮轟擊的砲聲，傳報了十月二十五日是新紀元——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紀元之開始。

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公佈了波爾什維克「告俄國公民」宣言。在這個宣言中，說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已被推翻，而國家政權已轉入蘇維埃之手。

臨時政府在士官生與突擊營保護之下，在冬宮躲藏着。十月二十五日深夜，革命的工人，兵士和海軍，攻下了冬宮並逮捕了臨時政府當局。

武裝起義在彼得格拉勝利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晚十點四十五分，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斯莫爾雷開幕了，此時在彼得格拉的勝利起義，正在熾烈，而且首都的政權，實際上已握在彼得格拉蘇維埃手中了。

波爾什維克在代表大會上得到了絕對多數。孟什維克，崩得份子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聽到他們的歌調已經唱完，乃離開代表大會並聲明說拒絕參加代表大會底工作。他們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宣讀了自己的聲明，在這聲明中，他們把十月革命叫作「軍事陰謀」。代表大會痛斥了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並指出說：代表大會不僅不對他們的退出，感覺惋惜，而且表示歡迎，因為由於叛徒退出之故，代表大會就變成工人代表和兵士代表底真正革命的代表大會了。

以代表大會底名義，宣佈了全部政權已轉入蘇維埃之手。

在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中說：

「倚據着絕大多數工人兵士與農民底意志，倚據着工人與衛戍軍在彼得格拉斯所舉行的勝利的起義，代表大會把政權拿到自己手中」。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十一月八日）夜間，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和平法令。代表大會向各交戰國提議立刻締結至少以三個月為期的停戰協定，以便進行關於和平的談判。代表大會向一切交戰國的政府和人民呼籲時，同時又向「人類三個最先進民族和此次戰爭中三個最大參戰國：英國，法國與德國的覺悟的工人」呼籲。代表大會號召這些工人來幫助「把和平事業以及把勞動者與被剝削者民眾從一切奴役與剝削之下解放出來的事業，有成效地進行到底」。

同夜，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土地法令，根據此法令，「毫無報償地立刻廢除地主土地私有制」。這佃土地法是以總農民委託書為基礎，而這個總農民委託書，則是以二百四十二個地方農民委託書為基礎而製定的。按照這個委託書，永遠廢除土地私有權而代以全民的國家的土地所有制。地主的、皇族的和寺觀廟宇的土地，無報酬地交與一切勞動者使用。

按照這個法令，農民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手中，總共領得一萬五千萬餘俄畝的新土地，這些土地從前都是屬於地主、資產階級、皇族、寺觀廟宇和教堂的。

農民已免除每年向地主繳納的約及五萬萬金盧布的租金。

所有一切地下蘊藏（石油、煤炭、礦源等等）、森林和水利，都轉為人民所有。

最後，在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成立了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人民委員會成份，完全是由波爾什維克所組成。列寧被選為第一屆人民委員會主席。

有歷史意義的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就這樣結束了。

參加代表大會的代表，分別回到各地，以便把蘇維埃在彼得格拉勝利的消息傳到各地，並保證把蘇維埃政權擴大到全國。

並不是在所有一切地方，政權都一下子轉到蘇維埃手中的。當蘇維埃政權在彼得格拉已經存在時，在莫斯科各街道上，幾天之內還在進行着頑強而殘酷的戰鬥。為要不使政權轉到莫斯科蘇維埃手中，反革命黨——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同白衛隊以及士官生，開始了反對工人與兵士的武裝鬥爭。只是經過幾天以後，叛亂者才被擊破，蘇維埃政權才在莫斯科奠定。

在彼得格拉本城及其幾個區裏，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反革命份子就作了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嘗試。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在起義發生時從彼得格拉逃到北方戰線的克倫斯基，收集了一些哥薩克部隊，以克拉斯諾夫將軍任指揮，向彼得格拉移動。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以「社會革命」黨人為首的反革命組織——「祖國與革命救亡委員會」，在彼得格拉掀起了士官生的叛亂。但是，並沒有特別費力，就把叛亂者擊破。

了。在一天之內，到十一月十一日傍晚時分，士官生的叛亂就被海軍士兵和赤衛隊員所消滅了，而於十一月十三日，在普爾科夫高地，克拉斯諾夫將軍也被擊潰了。列寧，也如在十月起義時一樣，親自領導了粉碎反蘇維埃叛亂的工作。他的不可變移的堅決性與鎮靜的膽利信心，感動了和團結了羣衆。敵人被擊破了。克拉斯諾夫被俘虜了，他並且說了「老實話」，說他會停止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在這個「老實話」擔保之下，他被釋放了，然而，以後事實證明：克拉斯諾夫是違背了自己的將軍的諾言。至於說到克倫斯基，那末他已經是男扮女裝而藏到「不知去向」了。

在莫吉利沃，在軍隊總指揮大本營內，杜鶴寧將軍也曾企圖舉行叛亂。當蘇維埃政府責成杜鶴寧即刻開始和德軍指揮部進行停戰談判時，他却拒絕執行政府底指令。於是蘇維埃政權當即下令把杜鶴寧撤職。反革命的大本營被擊破了，而杜鶴寧就被起義反對他的兵士打死了。

黨內的著名機會主義者：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施里亞普尼可夫以及其他人，也曾試圖給蘇維埃政權以襲擊。他們開始要求成立「清一色的社會主義者的政府」，讓剛被十月革命所推翻的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也來參加。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波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通過決議，否決那裏和這些反革命黨妥協的主張，而宣佈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去爲革命底工賊。十一月十七日，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米留亭，因不同意黨底政策，聲明說他們退出中央委員會。同日，十一月十七

日，請根以自己的名義以及參加人民委員會的李可夫，瓦·米留亭，特奧多羅維奇，施里亞普尼可夫，梁贊諾夫，尤烈涅夫，拉林底名義，聲名說他們不同意黨中央底政策和聲明說他們退出人民委員會。一小羣懦夫之逃跑，使十月革命底敵人們喜形於色。整個資產階級及其幫手們，都在幸災樂禍，高喊波爾什維主義底破裂，豫言波爾什維克黨底滅亡。但是，一小羣逃兵，就連一分鐘也未能動搖黨。黨中央委員會以唾棄態度痛斥他們是革命底逃兵，是資產階級底幫手，然後，黨中央委員會就轉而進行當前的事務了。

至於說到「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那末他們當時是希望保存自己在那些肯定同情於波爾什維克的農民羣衆中的影響，所以決定不來和波爾什維克爭執，却暫時和他們保持着統一戰線。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所召集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承認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底一切勝利品以及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法令。我們會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締結協定並讓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科烈加也夫，斯皮里多諾瓦，普洛施萍與施坦白爾格）加入人民委員會。然而這個協定，只是存在到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和成立貧農委員會時為止，當時在農民中間已發生深刻的分化，而日益反映資產階級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已掀起反對波爾什維克的叛亂，並且被蘇維埃政權所擊破丁。

自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一二月時，蘇維埃革命，就已經普及全國了。蘇維埃政權是以如此飛快的速度普及於地域廣闊的國家全境，恰如列寧所說這是蘇維埃政權

『凱旋的行進』。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是勝利了。

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這樣的比較容易的勝利，是由許多原因所決定，從這些原因中，應指出下列的主要原因：

(一) 十月革命所遇到的，是這樣一個比較薄弱的、組織得不好的、少有政治經驗的敵人——俄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還未鞏固的，完全依賴於政府定貨的俄國資產階級，既沒有政治獨立性，又沒有充分自動性，而這種獨立性與自動性是為它找到現狀出路所必需的。它既沒有大規模的政治拉攏和政治撞騙的經驗，如像法國資產階級所有的那樣，又沒有大規模的狡猾妥協的經驗，如像英國資產階級所有的那樣。它昨天還是力圖和那被二月革命所推翻的沙皇實行妥協的，而當它在二月革命以後執掌政權時，它除了在一切基本問題上繼續可恨的沙皇底政策以外，就不能想出任何較好的辦法。他也和沙皇一樣主張『戰到勝利結局為止』，而不願國家已無力再戰，人民和軍隊已被戰爭弄得疲困不堪了。它也和沙皇一樣主張在基本上保存地主土地私有制，而不願農民因缺乏土地和遭受地主壓迫而奄奄待斃。至於對工人階級的政策，則俄國資產階級比沙皇更加仇視工人，因為它不僅力圖保存與加強工廠主底壓迫，並且採用大批停業辦法而使這種壓迫成爲更難忍受了。

無怪乎人民在沙皇政策與資產階級政策之間看不出切實區別，並且將其對於沙皇的

仇恨轉向於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

當妥協黨——「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在人民中間還有相當影響的時候，資產階級會能够躲藏在他們的庇護之下並把政權保留在自己手裏。但是，當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已經暴露自己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走狗，並因此而在人民中間喪失了自己的影響的時候，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就懸在空中了。

(二) 領導十月革命的，是俄國工人階級這樣一個革命的階級，這個階級是在鬥爭中受過鍛鍊的，它在短期間內就已經過兩次革命，而在臨到第三次革命前夜，它並且已經取得在為和平、為土地、為自由、為社會主義而鬥爭中的人民領袖威信。如果沒有像俄國工人階級這樣一個配受人民信任的革命領袖，那就不會有工農聯盟，而沒有這樣的聯盟，則十月革命就不會勝利了。

(三) 俄國工人階級在革命當中有佔農民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這樣一個嚴重的同盟者。革命八個月的經驗——而這經驗是完全可以等於「常態」發展幾十年的經驗的，——對於農民勞動羣衆，不是徒然過去了的。在這個時間，他們會有可能來在事實上考驗俄國一切黨，並且確信：無論是「立憲民主」黨人，無論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都不會去認真和地主鬥爭，並為農民利益去流血；在俄國只有一個黨才是和地主沒有聯繫的，並且是準備推翻地主以便滿足農民需要的——這個黨，就是波爾什維克黨。這個情況，就成了無產階級和貧農聯盟底實在的基礎。而工人階級與貧農聯盟之存

在，也就決定了中農底行爲，而中農是曾經動搖許久的，只是臨到十月起義時，才着實轉到革命方面來，而和貧農結合在一起。

根本用不着證明，如果沒有這樣的聯盟，那末十月革命就會不能勝利了。

(四) 領導工人階級的，是波爾什維克黨這樣一個在政治鬥爭中受過鍛鍊的黨。只有像波爾什維克黨這樣的黨，——這個黨是充分勇敢，以至於足以引導人民作堅決的衝擊；這個黨是充分慎重，以至於足以繞過路途上所有一切和任何暗礁而達到目的，——只有這樣的黨，才如此善於把這樣一些不同的革命運動，如爲爭得和平而進行的一般民主運動，爲奪取地主土地而進行的農民民主運動，被壓迫民族爲求得民族平權而進行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無產階級爲推翻資產階級、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的社會主義運動，匯合成一個總的革命的洪流。

毫無疑義的，這些不同的革命洪流之匯合爲一個總的雄偉的革命洪流，就決定了資本主義在俄國的命運。

(五) 十月革命是開始在這樣的時候，這時，帝國主義大戰正在熾烈；這時，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會分成兩個彼此敵視的營壘；這時，它們因忙於彼此間的戰爭和互相削弱之故，曾沒有可能來認真干涉『俄國事情』和積極出來反對十月革命。

毫無疑義的，這個情況，是大大促進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

(七) 波爾什維克黨爲鞏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

布列斯特和約。黨之第七次代表大會。

爲要鞏固蘇維埃政權，會須破壞和打破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而建立新的蘇維埃的國家機關以代替之。其次，會必須進而破壞等級制度殘餘及民族壓迫制度，廢除教堂特權，剷除反革命的出版物和各種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反革命組織，解散資產階級的立憲會議。最後，會必須把土地收歸國有以後，接着就把一切大工業也收歸國有，再其次就是走出戰爭狀態，結束戰爭，而戰爭會是最妨礙到蘇維埃政權底鞏固事業的。

所有這一切辦法，都在從一九一七年末尾到一九一八年中間的幾個月內見諸實現了。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所組織的舊時內閣各部官吏的怠工，被打破與肅清了。內閣各部已概被廢除，並成立了蘇維埃管理機關及相當人民委員部來代替它們。成立了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來管理全國工業。組織了以費·捷爾任斯基爲首的全俄非常委員會負責肅清反革命和怠工行爲。頒佈了成立紅色陸海軍的法令。立憲會議，——立憲會議底選舉，在基本上是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進行的，而且它不肯承認第二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關於和平、關於土地、以及關於政權轉入蘇維埃的法令，——是被解散了。

爲最終肅清封建制度殘餘，等級制度殘餘，以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不平等現象起

見，就頒佈了關於廢除等級、關於消滅民族限制和信教限制、關於使教堂與國家分離及使學校與教堂分離、關於男女平權、關於俄國各民族平權的法令。

在蘇維埃政府以「俄國各民族人民權利宣言」著名的特別決定中規定：俄國各民族人民自由發展及其完全平等乃是當然的法則。

爲摧毀資產階級底經濟力量，以及爲組織新的蘇維埃的國民經濟，首先就是爲組織新的蘇維埃的工業起見，特把銀行、鐵路、對外貿易、商船以及所有各部門全部大工業——採煤業、冶金業、石油業、化學業、機器製造業、紡織業、製糖業等等，收歸國有。

爲使我國從財政依賴地位以及從外國資本家剝削之下解放出來起見，特取消俄國底外債——由沙皇與臨時政府所借的外債。我國各民族人民不願償付那些爲繼續掠奪戰爭而借來並使我國處在受外資奴役的依賴地位的債款。

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辦法，就根本摧毀了資產階級、地主、反動官吏、反革命黨底勢力，並在國內大大鞏固了蘇維埃政權。

但是，當俄國還處在和德奧作戰狀態時，是不能認爲蘇維埃政權底情形已經完全鞏固了的。爲要澈底鞏固蘇維埃政權，就必須結束戰爭。所以，黨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最初幾天起，就開展了爲和平的鬥爭。

蘇維埃政府曾建議於「各交戰國人民及其政府立即開始關於正義的民主的和平之談

判」。可是，「同盟者」——英國和法國——却不肯接受蘇維埃政府底建議。因法國和英國拒絕進行關於和平的談判之故，蘇維埃政府爲執行蘇維埃底意志起見，乃決定開始和德奧兩國進行談判。

談判是於十二月三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開始的。十二月五日，簽訂了停戰協定，即暫時停止作戰行動的協定。

談判是在國民經濟遭受破壞的環境中，在大家都疲於戰爭，在我國軍隊從前線跑開的環境中，在前線瓦解的環境中進行的。在談判時，看出德帝國主義者是企圖奪取前沙皇帝國大地的領土，而把波蘭、烏克蘭以及波羅的海沿岸諸國變成依賴於德國的國家。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來繼續戰爭，就是把剛才產生的蘇維埃共和國底生命拿去作孤注一擲。當時擺在工人階級和農民面前的問題，就是必須接受苛刻的和議條件，必須在當時最危險的強盜——德帝國主義面前退却，以便取得休戰時間，鞏固蘇維埃政權，並建立新的軍隊——紅軍，這紅軍是能够保衛國家而打退敵人進攻的。

一切反革命份子，自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起，到最頑固的白匪份子止，都進行了反對簽訂和約的瘋狂煽動。他們的路線是明顯的：他們想破壞和議，挑起德軍進攻，並使尚未強固的蘇維埃政權遭受打擊，使王黨所獲得的勝利品受到威脅。

他們在這個黑暗勾當中的同盟者，是托洛茨基及其幫兇布哈林，而布哈林協同拉克和皮達可夫領導了仇視黨的集團，而這個集團爲掩飾自己的面目起見，乃自稱爲「左

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托洛茨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在黨內進行了殘酷的鬥爭反對列寧，要求繼續戰爭。這些人顯然是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革命份子，因為，他們力圖使年輕的、還沒有軍隊的蘇維埃共和國去受德帝國主義者底打擊。

這是一種用左的詞句來巧加掩飾的奸細挑撥政策。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進行的和平談判被中斷了。雖然列寧和斯大林代表黨中央來堅持了簽訂和約的主張，可是到布列斯特議和的蘇維埃代表團主席——托洛茨基却叛變式地違背了波爾什維克黨底直接訓令。他聲明說蘇維埃共和國拒絕在德國所要求的條件下簽訂和約，而同時又通知德軍說，蘇維埃共和國不會進行戰爭，而軍隊則繼續遣散。

這是駭人聽聞的。德帝國主義者當時所能要求於蘇維埃國家利益之叛徒的，無過於此了。

德國政府打斷了停戰協定並轉而實行進攻了。我國舊時軍隊底殘餘，因不能抗拒德軍猛擊而開始逃散。德軍迅速進展着，佔領着廣大地區，並威脅着彼得格拉。德帝國主義之侵入蘇維埃國家，目的是在推翻蘇維埃政權並把我們的祖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舊的已陷於瓦解的沙皇軍隊，不能抵抗德帝國主義底武裝大隊。它在德軍打擊之下而向後潰退了。

但是，德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在國內引起了雄偉的革命高漲。為答覆黨和蘇維

埃政府所發出的號召——「社會主義祖國處在危險之中」，工人階級就以加緊編制紅軍部隊來響應了。新軍隊——革命人民底軍隊——年輕的隊伍，英勇抵抗着全副武裝的德國強盜底攻擊。德國侵略者在納爾瓦和普斯科夫遭受到堅決的回擊。他們向彼得格拉的進攻是被阻止了。向德帝國主義軍隊實行回擊的日子——二月二十三日，就成了年輕紅軍降生的日子。

還在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八日，黨中央就已經通過列寧關於致電德國政府立刻訂立和約的提議。德軍爲要保證自己得到更有利的和約條件，仍繼續進攻着，而只是在二月二十二日，德國政府才表示同意於簽訂和約，而此時和約條件已比最初的條件更加苛刻得多了。

列寧，斯大林與斯維爾德洛夫，爲要達到關於簽訂和約的決議，曾須在中央進行極堅持的鬥爭以反對托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托洛茨基份子。列寧曾指出：布哈林和托洛茨基「在事實上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並且妨礙了德國革命底增長與發展」（『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三〇七頁）。

二月二十三日，中央議決接受德軍司令部底條件並簽訂和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底叛賣行爲，使蘇維埃共和國受到了重大的損失。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更不用說波蘭，都劃給德國；烏克蘭離開蘇維埃共和國而變成德國底藩屬國（依賴國）。蘇維埃共和國須給德國以賠款。

而同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則繼續進行着反對列寧的鬥爭，每況愈下地墮入叛變的深淵。

曾暫時被「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奧新斯基，雅科福列瓦，斯徒可夫，曼采夫）佔據的莫斯科省常務局，通過了分裂主義的決議以表示不信任中央，並聲明說他們認為「黨在最近將來的分裂是恐難避免的」。在這決議中，「左派共產主義者」竟然採取了反蘇維埃的決定，他們在這決定中寫道：「爲着國際革命底利益，我們認為，那怕就是喪失這現在變成純粹形式東西的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

列寧把這個決議叫作「不可思議的和駭人聽聞的」。

在當時，黨還沒有知道托洛茨基和「左派共產主義者」這種反黨行爲底真實原因。然而，不久以前，在審判反蘇聯的「右派份子——托洛茨基份子聯盟」時（一九三八年）已經判明：布哈林及由他所領導的「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協同托洛茨基以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當時原來是共同組織了反對蘇維埃政府的秘密陰謀。布哈林，托洛茨基及其陰謀團體，原來曾抱定目的要破壞布列斯特和約，逮捕弗·依·列寧，約·維·斯大林，雅·米·斯維爾德洛夫，把他們殺害並由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織新政府。

「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既組織了秘密的反革命的陰謀，同時又在托洛茨基幫助之下實行公開進攻來反對波爾什維克黨，企圖分裂黨和瓦解黨底隊伍。但是，黨在這個

嚴重關頭，是團結在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週圍的，黨在和平問題上，也和在其他一切問題上一樣，是擁護中央委員會的。

『左派共產主義者』集團，結果是陷於孤立和被粉碎了。

爲着最終解決和約問題，就召集了第七次黨代表大會。

第七次黨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六日開幕的。這是在我們黨取得政權以後所召集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四十六人是有表決權的代表，五十八人是只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代表大會的代表，是代表着十四萬五千黨員。在事實上，當時黨員總數，不下二十七萬人。這樣的差別，是由於這次代表大會帶有非常的性質，所以許多組織都沒有來得及派送代表，而當時被德軍暫時佔領的地域裏的組織，又沒有可能派送代表。

列寧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報告布列斯特和約時說：『我們黨因在自己內部有左的反對派形成而遭遇着的嚴重危機，乃是俄國革命所遭遇着的最大危機之一』（『列寧全集』，第三十二卷，第三二一頁）。

在通過列寧關於布列斯特和約問題的決議案時，贊成者三十人，反對者十二人，懷疑者四人。

在通過決議以後第二天，列寧在其標題爲『不幸的和約』的論文中寫道：

『和約條件是苛刻不堪的。可是，歷史總會勝利的……。讓我們來進行組織

罷，進行組織罷，進行組織罷。不管有怎樣的艱難困苦，而將來總會歸於我們的」（同上，第二八八頁）。

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中指出：即在今後，帝國主義國家反蘇維埃共和國的軍事發動，也會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代表大會認為蘇底基本任務，就是採取最堅強的和最堅決的辦法以提高工人與農民意自我紀律和紀律，以便準備羣衆去實行奮不顧身地保護社會主義祖國，以便組織紅軍，以便進行全民的軍事訓練。

代表大會既肯定了布列斯特和約問題上的列寧路線底正確性，又斥責了托洛茨基與布哈林底立場，痛斥了已遭受失敗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想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來繼續分裂主義工作的企圖。

布列斯特和約既已簽訂，就使黨有了可能贏得時間來鞏固蘇維埃政權，來整頓國家經濟。

和約既已簽訂，就有了可能去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衝突「德奧和協約國繼續戰爭」，去瓦解敵人力量，去組織蘇維埃經濟和建立紅軍。

和約既已簽訂，就使無產階級有了可能把農民保留在自己領導下，並積聚力量以壓在國內戰爭時期擊潰白匪將軍。

在十月革命時期，列寧教導了波爾什維克黨：當有進攻所必要的條件時，是要如何大無畏地和堅決地進攻。在布列斯特和約時期，列寧教導了黨：當敵人力量顯然超過我

方力量時，是要如何有秩序地退却，以便以最偉大的努力準備向敵人作新的進攻。

歷史證明了列寧路線底全部正確性。

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改換黨名稱和改變黨綱的決議。黨開始稱為俄國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列寧提議把我們黨稱為共產黨，因為這個名稱恰巧符合黨所抱定的目的——實現共產主義。

為製擬新黨綱起見，曾選出以列寧，斯大林等等為委員的專門委員會，並把列寧所擬定的草案採納為黨綱底基礎。

這樣，第七次代表大會就完成了偉大的有歷史意義的事業；它擊破了黨內暗藏的敵人——「左派共產主義者」與托洛茨基份子，它使國家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它獲得了和平，取得了休戰時間，它使黨贏得時間去組織紅軍，它責成黨在國民經濟中整頓社會主義的秩序。

(八) 列寧關於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貧農委員會與壓制富農。『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叛亂及其被鎮壓。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蘇俄）「憲法」之通過。

簽訂和約和取得休戰時間以後，蘇維埃政權就開始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列寧把一

九一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八年二月這個時期，稱爲「用赤衛隊手段猛攻資本」的時期。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已打破資產階級底經濟勢力，把國民經濟底命脈（工廠，銀行，鐵路，對外貿易，商船等等）集中到自己手中，打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機關，並且勝利地消滅反革命想推翻蘇維埃政權的頭幾次嘗試。

然而，所有這一切仍然是遠遠不夠的。爲要前進，曾必須從破壞舊制度進到建設新制度。因此，一九一八年春季，就開始進到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從剝奪剝奪者」進到有組織地鞏固既得的勝利，建設蘇維埃的國民經濟。列寧認爲：必須最大限度地利利用休戰時間，去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波爾什維克會應當學會按新方式來組織生產和管理生產。列寧當時寫道：波爾什維克黨已經說服了俄國，波爾什維克黨已經從富人手中爲人民奪得了俄國，現在，——列寧說，——波爾什維克黨應當管理俄國。

列寧認爲：在這個階段上的主要任務，就是統計國民經濟中的生產品，並監督一切生產品的消費。當時在國內經濟中，以小資產階級成份佔較大比重。城市與鄉村中的千百萬小業主曾是資本主義藉以生長的基地。這些小業主既不承認勞動紀律，又不承認全國紀律，他們既不服從統計，又不服從監督。在這個困難關頭，特別的危險，就是從事投機生意和奸商事業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以及小業主和小商人利用人民因乏以自肥的企圖。

黨進行了堅強的鬥爭來反對生產中的鬆懈現象以及工業中缺乏勞動紀律的現象。羣衆之領會新的勞動習慣，是遲緩的。因此，爲勞動紀律而鬥爭，就成了這個時期的中心任務。

列寧曾指示說：必須在工業中開展社會主義競賽，施行按件工資制，反對平均主義，除採取教育說服方法外，同時還必須採用強制方法，來對付那些想從國家手裏多拿些去，遊手好閑，以及從事投機事業的人。列寧認爲：新的紀律——勞動的紀律，同志聯繫的紀律，蘇維埃的紀律——是由千百萬勞動者在日常實際工作中創造出來的。他指出：「這個事業將會佔去整個歷史時代」（『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四四頁）。所有這些關於社會主義建設，關於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的問題，都會由列寧在其名著『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中闡明了。

『左派共產主義者』協同『社會革命』黨人與孟什維克，在這些問題上，也進行了反對列寧的鬥爭。布哈林，奧新斯基以及其他等人，曾出來反對培植紀律，反對企業中的單一管理制度，反對在工業中利用專門家，反對實行經濟核算制。他們曾誹謗列寧，硬說這樣的政策就是退回到資本主義的制度。同時，『左派共產主義者』宣傳了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說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勝利，在俄國是不可能的。

『左派共產主義者』在這種『左的』詞句掩飾之下，庇護了富農，濶漢，投機商人，而所有這些分子，都是反對紀律，仇視由國家調節經濟生活，仇視統計和監督的。

黨把新的蘇維埃的工業組織問題解決以後，就進而解決農村問題。此時在農村中，貧農與富農的鬥爭，正在沸騰着。富農積聚着力量並侵佔着已從地主手中奪來的土地。貧農需要幫助。富農進行着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的鬥爭，不肯把糧食按固定價格賣給國家。他們想借助於飢荒來迫使蘇維埃國家放棄社會主義設施的實行。黨提出了要擊破反革命富農的任務。爲要組織貧農和進行有成效的鬥爭反對那些擁有剩餘糧食的富農起見，於是就組織了工人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運動。

列寧當時寫着：

「工人同志們！請你們記着：革命底情況是危急的。請你們記着：能拯救革命的，只有你們——別無他人了。現在所必需的，就是幾萬個挑選出來的、先進的、忠實於社會主義的工人，他們不會受賄和不會行竊，而能够組成鐵一般的力量去反對富農，反對沒纜商人，反對劫掠者，反對貪賤受賄者，反對搗亂者」（『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二五頁）。

列寧說：「爲糧食而鬥爭——這就是爲社會主義而鬥爭」，而在這個口號之下，就組織了工人到農村中去工作的運動。曾頒布幾個法令，以規定糧務獨裁並賦與糧務人民委員部各機關以非常全權去按固定價格採買糧食。

按照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的法令，成立了貧農委員會。貧農委員會在與富農鬥爭中，在重分所沒收的土地與分配農具的事業中，在採辦富農所有剩餘糧食的事業中，在

工人中心區域與紅軍底糧食供給事業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五千萬海克脫的富農土地，轉到貧農與中農手裏了。曾從富農手中沒收一大部份生產工具以利於貧農。

貧農委員會之設立，曾是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村裏開展過程中的更進一步的階段。貧農委員會曾是無產階級專政在農村中的支撐點。當時由農民中編成紅軍補充隊伍的工作，大部份都是經過貧農委員會來進行的。

無產者之出發到農村中去工作和貧農委員會之設立，結果就在農村中鞏固了蘇維埃政權，並且對於爭取中農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事業，有了巨大的政治意義。

一九一八年末，當貧農委員會已完成其任務的時候，貧農委員會就不復存在，而已與農村中的蘇維埃溶合了。

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了。在代表大會上，「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爲擁護富農而開展了反對列寧的殘酷鬥爭。他們要求停止反富農的鬥爭，並要求放棄派遣工人收糧隊到農村去的辦法。當「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已看到他們的路線受到代表大會大多數人底堅決回擊時，他們就在莫斯科組織叛亂，佔據特略赫斯維亞提鐵爾街，並開始從那裏砲擊克萊姆里宮。但是，在幾點鐘以內，這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冒險，就被波爾什維克所鎮壓下去了。在國內許多地點，「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地方組織，也曾企圖起來暴動，可是，這種冒險，到處都很快被肅清了。

現時，在審判反蘇聯的「右派份子——托洛茨基份子聯盟」時已經判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叛亂，是在布哈林與托洛茨基和悉與同志以後掀起的，並且是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反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陰謀總計劃底一部份。

同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布留姆金——他後來已成爲托洛茨基底走狗，——曾鑽到德國公使館去，並且爲着挑起我國和德國的戰爭起見，而刺殺了德國駐莫斯科的公使——米爾巴赫。然而，蘇維埃政府終能防止了戰爭並打破了反革命份子的挑釁。

在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第一個蘇維埃「憲法」。

簡短的結論

自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這八個月當中，波爾什維克黨實現着最困難的任務；它爭得工人階級中的，蘇維埃中的多數；他把千百萬農民吸引到社會主義革命方面來。它使這些群眾脫離小資產階級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底影響，

它一步一步地揭破這些黨底反勞動者利益的政策。波爾什維克黨在前線和後方，開展着巨大的政治工作，準備羣衆去進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

在這個時期的黨史中有決定意義的要點，就是：列寧之由國外歸來，列寧之「四月提綱」，黨之四月代表會議與黨之第六次代表大會。從黨底決議中，工人階級取得力量與勝利信心，找到對於革命一切最重要問題的答覆。四月代表會議把黨指引到爲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第六次代表大會使黨集中目標去進行武裝起義以反對資產階級及其臨時政府。

妥協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其他非共產主義的黨，已完結自己的發展過程：所有這些黨，還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經變成爲力謀保全和保存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黨。只有波爾什維克黨，才領導羣衆爲推翻資產階級和建立蘇維埃政權而鬥爭。

同時，波爾什維克擊破了黨內的投降主義者——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布哈林，托洛茨基，皮達可夫等想使黨離開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嘗試。

工人階級在波爾什維克黨領導之下，在與貧農聯盟中，並在海陸軍兵士贊助下，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奠定了新式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國家，——廢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土地轉交給農民使用，把國內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剝奪了資本家，爭得了擺脫戰爭的出路——和平，獲得了必要的休戰時間，並這樣來造

成了開展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條件。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打破了資本主義，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得了生產資料，並把工廠、土地、鐵路、銀行變成了全民財產，社會公有財產。

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並把對一個巨大國家的領導交給了工人階級，並因此而使工人階級成了統治階級。

於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在人類史上開闢了新時代——無產階級革命時代。

第八章 波爾什維克黨在外國

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

(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

(一) 外國武裝干涉之開始。

國內戰爭之第一時期。

當戰爭還在西歐劇烈進行的時候，布列斯特和約既已締結，而蘇維埃政權又因自己採取許多革命經濟設施而臻於鞏固——這個情況就在西歐帝國主義者中，特別是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中，引起了極大的驚惶。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害怕：俄德兩國和約之締結，會有利於德國軍事狀況並相當增加協約國軍隊在前線上的困難。其次，他們害怕：俄德兩國和約之成立，會加強在一切國家中，在一切戰線上要求和平的趨向，並因此而破壞戰爭事業，即帝國主義底事業。最後，他們害怕：蘇維埃政權在巨大國家境內的存在，以及蘇維埃政權在國內推翻資產階級

政權以後而獲得的戰功，會成爲黨內工人和兵士的榜樣，讓這些工人和兵士已對專制戰爭抱着深刻的不滿，並會仿效俄國工人和兵士而倒轉槍頭去反對本國的統治者和壓迫者。因此，各協約國政府就決定開始向俄國實行武裝干涉，以便推翻蘇維埃政權並成立資產階級政權，希望這個資產階級政權能够在俄國恢復資產階級制度，取消與德人所訂的和約並恢復反對德奧的作戰陣線。

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更加樂意來幹這種黑暗勾當，是因爲他們深信蘇維埃政權是不穩固的，以爲只要蘇維埃政權底敵人作相當的努力，那末蘇維埃政權就必然會很快滅亡的。

蘇維埃政權之成功及其鞏固，在那些已被推倒的階級——地主和資本人家——隊伍中，在那些已被擊破的黨——「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及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隊伍中，在白匪將軍和哥薩克軍官等等隊伍中，引起了更加厲害的驚惶。

所有這些敵視份子，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最初幾天起，便異口同聲地叫喊道：蘇維埃政權在俄國是沒有根基的，它是一定要失敗的，它經過一兩個星期，經過一個月，或者至多是經過兩三個月，就一定會滅亡的。然而，因爲蘇維埃政權竟不顧其敵人如何粗兇而繼續存在着和鞏固着，於是蘇維埃政權在俄國內部的敵人就不得不承認：蘇維埃政權是比他們以前所想像的要更強大得多；爲要推翻蘇維埃政權，那就需要有一切反革

籌劃力底嚴重努力和殘酷鬥爭。因此，他們就決定進行大規模的反革命總策劃工作，來收集反革命的力量，團結軍事幹部，組織叛亂，首先就是在哥薩克的和富農的區域。

於是，還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就已經形成兩種確定的，準備來推翻蘇維埃政權的勢力：協約國的外國帝國主義者和俄國內部的反革命。

在這兩種勢力之中，無論那一種勢力都沒有充分條件以便單獨去進行推翻蘇維埃政權。俄國內部的反革命，曾擁有某些軍事幹部以及幾許的人力，這主要是哥薩克的上層份子和富農，——這些力量是為掀起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暴動所必需的。但是，俄國內部的反革命沒有金錢和軍火。反之，外國帝國主義者擁有金錢和軍火，但是他們不能「發出」足夠數量的兵力來供武裝干涉之用，這不僅是因為這些兵力要用去與德奧作戰，而且因為這些兵力在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中將會是不完全可靠的。

反蘇維埃政權鬥爭底條件，曾要求這兩種反蘇維埃勢力——國內的和國外的——聯合起來。而這種聯合，就於一九一八年上半年形成了。

以俄國內部蘇維埃政權底敵人——反革命叛亂為內應的反蘇維埃政權的外國武裝干涉，就是這樣形成的。

休戰時間，就是這樣終結的；而在俄國的國內戰爭，即俄國各民族工農為反對蘇維埃政權內外敵人而進行的戰爭，就是這樣開始的。

英法日美帝國主義者，不宜而戰地開始了武裝干涉，雖然這個武裝干涉，乃是反俄

國的戰爭，而且是最壞的一種戰爭。這些「文明的」強盜，就如盜竊一般，暗中偷運俄國邊境並把自己的軍隊輸進俄國領土上來。

英人和法人在俄國北部派兵登陸，佔領阿爾漢格爾斯克和辛齊曼斯克，扶助當地的白匪叛亂，推翻當地的蘇維埃政權並成立白匪的「北俄政府」。

日本人在海參崴派兵登陸，佔領沿海州，驅散蘇維埃，並援助白匪叛亂者，這些白匪叛亂者後來恢復過資產階級制度。

在北高加索一帶，科爾尼洛夫，阿列克塞也夫和鄧尼金將軍們在英法援助之下，組織了白匪的「義勇軍」，掀起了哥薩克上層份子的叛亂並開始了反蘇維埃的進攻。

在頓河區一帶，克拉斯諾夫將軍和馬蒙托夫將軍在德帝國主義者秘密援助（德帝國主義者因有俄德和約存在之故，沒有敢於公開援助他們）之下，掀起了頓河哥薩克的叛亂，佔領了頓河區並開始了反蘇維埃的進攻。

在窩爾加河中游和在西伯利亞一帶，由英人和法人陰謀而組織了捷克斯拉伐克軍團的叛亂。本來，這個由軍事俘虜組成的軍團，曾被蘇維埃政府允許經過西伯利亞和遠東而開回自己祖國去的。然而，它却在半途被「社會革命」黨人和英人法人所利用去舉行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該軍團之叛亂，成了在窩爾加河一帶和西伯利亞的富農叛亂，以及在沃特根工廠和益熱夫工廠裏心懷「社會革命」黨人情緒的工人們叛亂的信號。在窩爾加河岸上成立了薩馬拉白匪——「社會革命」黨人的政府。在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

亞的白匪政府。

德國未曾參加，而且也不能參加這個英法日美聯盟的武裝干涉，這至少是因為它那時還處在與這個聯盟交戰的狀態中。但是，雖然有這種情況，以及雖然有俄德和約之存在，而任何一個波爾什維克都深信德皇威廉政府之爲蘇維埃國家底兇惡敵人，也正如英法日美武裝干涉者一樣。而且實際上，德國帝國主義者是作了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情，以便孤立、削弱、滅亡蘇維埃國家。他們從蘇維埃俄國奪去了——固然是按他們和烏克蘭的拉達（註八）所訂的『條約』——烏克蘭，並按烏克蘭白匪拉達請求而派來自己的軍隊進駐烏克蘭，並實行慘無人道地搶劫和壓迫烏克蘭人民，禁止烏克蘭人民與蘇維埃俄國保持任何聯系。他們從蘇維埃俄國奪去了南高加索，並按格魯細亞民族主義者和阿塞爾拜疆民族主義者請求而派來德國軍隊和土耳其軍隊進駐該地，並開始在梯弗里斯和巴庫肆意橫行。他們多方——固然是暗地裏——以軍火和糧食來援助當時在頓河極活動的叛亂將軍克拉斯諾夫去反對蘇維埃政權。

於是，蘇維埃俄國就和自己出產糧食、原料和燃料的基本區域隔絕了。

在這個時期，蘇維埃俄國底情形是很困難的。麵包供給不敷。肉類供給不敷。工人受着飢餓痛苦。當時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工人每兩天只領得八分之一磅的麵包。甚至於有完全未發給麵包的日子。工廠因缺乏原料和燃料而停止工作，或者幾乎停止工作。可是，工人階級並不灰心喪氣。波爾什維克黨並不灰心喪氣。這個時期中之不可思議的

困難以及爲克服這些困難而進行的拚命鬥爭，表明出來：在工人階級中間，是隱藏着何等無窮無盡的力量；而波爾什維克黨底威信，是如何偉大，如何不可測量。

黨宣佈全國爲軍營，並按作戰需要來改造全國經濟的和文化的政治的生活。蘇維埃政府宣言說「社會主義祖國處在危險之中」，並號召人民起來抵抗。列寧提出「一切都爲前線」的口號，於是就有幾十萬工人和農民以志願兵資格加入紅軍，奔赴前線作戰。黨員和團員奔赴前線作戰者，約佔全體黨員和團員總數的一半。黨把人民發動起來進行破壞祖國的戰爭，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軍隊底侵犯，反對已被革命推翻的剝削者階級底叛亂。列寧所組織的工農國防委員會領導了以人力、糧食、服裝和武器供給前線的事業。由志願原則過渡到義務兵役制的結果，紅軍得到幾十萬人的新的補充，於是紅軍在最短期間便成爲百萬大軍了。

不管國內狀況如何困難，雖然紅軍尙是年輕而未及強固，可是由於實施種種國防辦法的結果，第一批勝利已經獲得了。克拉斯諾夫將軍已被從沙歷城打退了——而他曾認爲佔領沙歷城是有保障的——並被驅逐到頓河以外去了。鄧尼金將軍底行動被扼制於北高加索一個不大的區域內，而科爾尼洛夫將軍則在與紅軍交戰中陣亡了。達克斯拉伐克軍隊和「社會革命」黨人——白匪夥幫，被紅軍從嘉桑，西姆比爾斯克和薩馬拉驅逐到烏拉爾去了。英國駐莫斯科使節團首席代表羅卡爾特在雅羅斯拉夫里城所組織的白匪沙溫可夫的叛亂已被撲滅，而羅卡爾特本人亦被逮捕。曾刺死烏里茨基和沃洛達爾斯基兩同

志並會向列寧舉行窮兇極惡謀害行為的「社會革命」黨人，因為作反對波爾什維克的白色恐怖而遭受到紅色恐怖，並已在俄國中部一切稍大地點被打得粉碎了。

年輕的紅軍在與敵人作戰中受到鍛鍊並強壯起來了。

當時在紅軍中工作的共產黨員——政治委員，在鞏固紅軍的事業上，在紅軍底政治教育的事業上，在加強紅軍戰鬥力和紅軍紀律的事業上，起了決定的作用。

波爾什維克黨懂得：紅軍底這些勝利還不能解決問題，而不過還是紅軍底初步勝利。它懂得：新的戰鬥，更加嚴重的戰鬥，還在前面；而國家祇有與敵人進行長期的和嚴重的戰鬥以後，才能收復那些失陷的出產糧食、原料和燃料的區域。因此，波爾什維克就加緊努力準備長期的戰爭，決定使整個後方都為前線服務。蘇維埃政府施行了戰時共產主義。蘇維埃政權除把大工業放在自己監督之下而外，還把中小工業也放在自己監督之下，以便積蓄大批日用消費品並用以供給軍隊和農村。蘇維埃政權施行了糧食貿易壟斷制，禁止了私人糧食貿易並規定了餘糧收集制，以便統計農民所有的多餘糧食，以便儲蓄後備穀物並以糧食供給軍隊和工人。最後，蘇維埃政權施行了一切階級的普遍勞動義務制。黨既然吸收資產階級參加義務勞動，並因此而能調出工人去作另外的、對於前線更加重要的工作，黨就實現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

這整個為特別困難的國防條件所引起的，並帶有臨時性質的設施系統，就稱為戰時共產主義。

國家是準備去與蘇維埃政權內外敵人作長期的和嚴重的國內戰爭。它應當到一九一八年底就把軍隊人數增加到三倍。它應當積蓄供給這個軍隊的資料。

列寧在當時指出說：

「我們會決定到春季要有一百萬人的軍隊，現在我們需要有三百萬人的軍隊。我們能夠有這樣的軍隊。並且我們一定會有這樣的軍隊」。

(二) 德國之軍事失敗。在德國之革命。第三國際之成立。黨之第八次代表大會。

當蘇維埃國家正準備着作反對外國武裝干涉的新的戰鬥時，在西歐，在交戰國後方和前線上發生了有決定意義的事變。德國和奧國被戰爭和糧食恐慌壓迫得呻吟喘息。當英國、法國和美國運用着一批一批新的後備時，德國和奧國却已用盡最後一點後備。據當時趨勢看來，疲竭到極點的德國和奧國，應當在最近期間內就要遭受失敗了。

同時，在德奧兩國內部，又沸騰着人民的義憤，反對延綿不已的和禍國殃民的戰爭，反對把人民淪於精疲力竭和飢寒交迫境地的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十月革命之偉大的革命影響，蘇俄兵士與德奧兵士還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前就已在戰線上實行聯歡，以及與蘇維埃俄國停戰並與它締結和約這事實本身底影響，在這裏也是起了作用的。在俄國，

人民用推翻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方法達到了停止他們所痛恨的戰爭，——這個實例，不能不是對於奧德工人的教訓。會駐在東方戰線，而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後又被調到西方戰線的德國兵士，不能不以其關於和蘇俄兵士聯歡以及關於蘇俄兵士已如何擺脫戰爭的敘述，去瓦解當地的德國軍隊。至於奧國軍隊，則它還在更早以前就因為上述原因而開始瓦解了。

因為有這一切情況，所以在德國軍隊中間就加強了要求和平的趨向，這些軍隊已經失去從前那樣的戰鬥力，於是他們就在協約國軍隊進攻之下開始退却；而在德國本國內，則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爆發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

德國不得已而承認自己為失敗國並向協約國求和。

於是，第一等強國的德意志，便一下子落到第二等強國地位了。

從蘇維埃政權底地位方面看來，這個情況是有一些不好的作用，因為它使那些組織武裝干涉來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協約國變為歐亞兩洲的統治力量，給他們以可能來加強武裝干涉並組織對蘇維埃國家的封鎖，更加緊緊圍困蘇維埃政權。而結果正是如此，這是我們在了文中就可以看見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它還有更加重要的，在根本上有利於蘇維埃國家地位的良好作用。第一，蘇維埃政權得到了可能來取消掠奪性質的布列斯特和約，停止支付賠款並進行公開的軍事的和政治的鬥爭，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別洛羅西亞、立陶宛、烏克蘭、南高加索從德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第二，——而這是

主要的——在歐洲中部，在德國，共和制度和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之存在，會應當使歐洲各國革命化，而且果然已使歐洲各國革命化了，而這個情況就不能不鞏固俄國蘇維埃政權底地位。固然，在德國所發生的革命，乃是資產階級的革命，不是社會主義的革命，而那裏的蘇維埃，又成了資產階級國會底馴服工具，因為在那裏的蘇維埃中，社會民主黨人，也如俄國孟什維克一樣的妥協派，佔統治地位；而正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這個革命是軟弱無力的。那裏的革命會軟弱到如何程度，單從它竟容許德國白匪任意凌虐羅沙·盧森堡和卡爾·李布克內西這樣有名的革命家而不給兇手以懲罰的事實看來，就可明白了。然而這終究是一個革命，威廉廷被推倒了，工人是由鍊鍊中解脫出來了，而僅是這一件事實，就已經不能不在西歐展開革命，不能不在歐洲各國引起革命高漲。

在歐洲，革命高漲開始了。在奧國，革命運動擴展起來了。蘇維埃共和國在匈牙利產生了。在革命浪潮基礎上，歐洲各國共產黨已經出現了。

把各國共產黨統一為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實在基礎，已經造成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莫斯科，在各國共產黨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上，根據列寧和波爾什維克底發起，成立了共產國際。雖然帝國主義者底封鎖和追究，曾阻礙許多代表到莫斯科來，但是，出席第一次世界代表大會的，終究有歐美各最重要國家底代表。世界代表大會是列寧所領導的。

在論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的報告中，列寧曾說明蘇維埃政權為對於勞動者

的真正民主底意義。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告國際無產階級的宣言，在這個宣言裏，號召國際無產階級爲無產階級專政，爲蘇維埃在世界各國勝利而堅決奮鬥。

世界代表大會組織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這就是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底執行機關。

新式的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組織——共產主義的國際，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國際，就是這樣成立的。

一九一九年三月，在矛盾情況的環境中——一方面，協約各國反蘇維埃政權的反動聯盟是在加強，而另一方面，在歐洲，主要是在遭受軍事失敗的國家中的革命高漲，却大大促進蘇維埃國家底地位，——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我們黨召集第八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表決權的代表，計有三百零一人，代表着三十一萬三千七百六十六個黨員；只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一百零二人。

列寧在宣佈代表大會開幕時，第一句話就是紀念波爾什維克黨最優秀的組織者之一，在大會開幕前夜逝世的雅·米·斯維爾德洛夫同志。

在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黨綱。在黨綱中，說明了資本主義及其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底特徵。在黨綱中，比較了兩個國家制度——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蘇維埃制度。在黨綱中，詳細地指出了黨爲社會主義而奮鬥的具體任務：徹底剝奪資產階級，按照統一的社會主義的計劃來進行全國經濟，吸收職工會參加組織國民經濟，實行社會主義勞動

紀實。在蘇聯國民經濟中自由蘇維埃機關監督來利用專家，逐漸地和有計劃地吸收中農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代表大會採納了列寧以下的提議：在黨綱中，除指出帝國主義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定義以外，尚須把第二次代表大會就已經通過的舊黨綱中關於工業資本主義和簡單商品經濟的分析一節，列入新黨綱。列寧認為：在黨綱中必須估計到我國經濟底複雜情形，並指出在國內是有各種經濟結構，其中也有以中農為代表者的小商品經濟。因此，在討論黨綱時，列寧就堅決反對布哈林底反波爾什維克的觀點，因為布哈林曾提議把關於資本主義，關於小商品生產，關於中農經濟的條文從黨綱中刪除出去。布哈林底觀點，就是孟什維克——托洛茨基的否認中農在蘇維埃建設中的作用的觀點。同時，布哈林抹煞了富農成份由小商品農民經濟中產生和增長起來的事實。

列寧並且駁斥了布哈林和皮達可夫兩人在民族問題上的反波爾什維克的觀點。他們兩人反對把民族自決權條文列入黨綱，他們反對民族平權，其藉口就是暗說這個口號能妨礙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能妨碍各族無產者底聯合。列寧駁倒了布哈林和皮達可夫這些最有害的大國家主義的、沙文主義的觀點。

關於對中農態度的問題，在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工作中佔着重要的地位。由於實現著名土地法令的結果，農村日益成為中農的了。中農在當時農民人口中佔居多數。動搖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中農底情緒和行爲，對於國內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命運，

是有巨大意義的。國內戰爭底結局，曾大有賴於以下這一點：中農究竟是向着那方面動搖；究竟那一個階級——是無產階級，抑或是資產階級——將能吸引中農到自己方面來。捷克斯拉伐克軍隊、白匪、富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所以竟能於一九一八年夏天在窩爾加河一帶推翻蘇維埃政權，就是因為他們得到頗大一部分中農底援助。富農在俄國中部組織叛亂時的情形，也是如此。但從一九一八年秋天起，中農羣衆底情緒，已開始朝着蘇維埃政權方面轉變了。農民已經看見：白軍之勝利，其結果就是恢復地主政權，從農民手中奪去土地，搶劫、拷打和殘殺農民。已將富農羣衆的貧農委員會底活動，也促進了農民情緒底改變。根據這種情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列寧就提出口號如下：

「要善於與中農達到妥協——一分鐘也不要放棄反富農的鬥爭，而只是整固地倚靠着貧農」（『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三九四頁）

當然，中農底動搖尚未完全停止；可是，中農已經是更接近於蘇維埃政權，已經是更堅定地贊助蘇維埃政權了。第八次黨代表大會所規定的關於對中農態度的政策，曾大大促進了這一點。

第八次代表大會是黨在對中農政策中的轉變關頭。列寧底報告和代表大會底決議，決定了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新路線。代表大會要求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嚴格把中農與富農詳細清楚和分別開來，並用細心體貼中農需要的態度把中農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

要用說服方法，而絕對不是用強制方法，不是用強迫方法去和中農底落後性鬥爭。因此，代表大會指示說：在農村中實行社會主義設施（成立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時，不可採取強制手段。在凡是牽涉到中農切身利益的情形下，都要去和中農作實際的妥協，要在決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式上對中農讓步。代表大會實成實行無產階級與中農鞏固聯盟的政策，同時要保存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作用。

列寧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所宣佈的對中農的新政策，要求無產階級去倚靠貧農，去與中農維持鞏固聯盟，並進行反富農的鬥爭。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以前，黨在大體上是實行中立中農的政策。這就是說，黨曾設法使中農不站在富農方面，不站在一般資產階級方面。但現在這已經是不够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已由中立中農的政策進到要與中農實行鞏固聯盟，以便進行反對白匪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的鬥爭，以及順利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了。

代表大會所採取的對農民基本羣衆，對中農的路線，在反對外國武裝干涉者及其白匪奴僕的國內戰爭獲得勝利的結局中，起了決定的作用。一九一九年秋，當必須在蘇維埃政權和鄧尼金之間兩者擇一的時候，農民就擁護了蘇維埃，而無產階級專政就戰勝了自己最危險的敵人。

在代表大會上，特別討論到關於紅軍建設的問題。在代表大會上，有所謂「軍事反對派」出來說話。這「軍事反對派」包含有不少會是「左派共產主義者」的份子。然而

除了已被粉碎的「左派共產主義」底代表而外，在「軍事反對派」中屢屢有一些從未參加任何反對派，但是對托洛茨基在軍隊中的領導表示不滿的工作人員。由軍隊中來的大多數代表都懷有激烈反對托洛茨基的情緒；反對托洛茨基過分崇拜舊時沙皇軍隊中的軍事專家（在這些軍事專家中，有一部份人，在國內戰爭時期，已直接叛變了我們），反對托洛茨基底藐視和敵視那些在軍隊中工作的老波爾什維克幹部的態度。在代表大會上，舉出了許多「實踐」例子來證明；托洛茨基曾企圖槍殺整批他所不洽意的在前線軍事上負責的共產黨員，這樣去幫助了敵人；只是由於中央出來干涉和軍事工作人員抗議的結果，這些同志才得倖免於死。

「軍事反對派」雖然反對了托洛茨基歪曲我黨軍事政策的行為，可是，他們在許多軍事建設問題上却擁護了不正確的觀點。列寧和斯大林堅決駁斥了「軍事反對派」，這個「軍事反對派」擁護軍隊中的游擊主義底殘餘，反對建立正規紅軍，反對利用軍事專家，反對鐵的紀律，而沒有這種紀律，任何軍隊都是不能成爲真正軍隊的。在反駁「軍事反對派」時，斯大林同志要求建立爲最嚴格紀律精神所貫注的正規軍。

斯大林同志說

「或者是我們創造起真正是工農的、主要成份是農民的、有嚴格紀律的軍隊，並保護住共和國；或者是我們陷於滅亡」。

代表大會既否決「軍事反對派」底許多提議，而同時又打碎了托洛茨基，並要求改

大會中央軍事機關底工作和加強共產黨員在軍隊中的作用。

由於在代表大會上所組織的軍事問題委員會工作的結果，代表大會關於軍事問題是獲得了一致的決議。

代表大會關於軍事問題的決議，使得紅軍鞏固起來，使得紅軍更加與黨接近了。

其次，在代表大會上還討論了關於黨和蘇維埃建設的問題，關於黨在蘇維埃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問題。在討論這個問題時，代表大會給了薩普朗諾夫——奧新斯基機會主義集團以回擊，而這個集團是否認黨在蘇維埃工作中的領導作用的。

最後，因為有巨大數量的新黨員湧進黨來的關係，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改善黨底社會成份和舉行重新登記的決議。

這就是第一次清洗黨隊伍之開始。

(三) 武裝干涉之加強。蘇維埃國家之被封鎖。高爾

察克之進攻及其被粉碎。鄂尼金之進攻及其被粉

碎。三個月的休戰時期。黨之第九次代表大會。

各協約國戰勝德奧以後，就決定調遣大批軍力來反對蘇維埃國家。自德國遭受失敗，並將其軍隊從烏克蘭和南高加索撤退以後，英人和法人就起而替代德國，把自己的軍隊

駛入黑海，並在敖得薩和南高加索一帶，派自己的軍隊登陸。協約國武裝干涉者在其所強佔區域中的專橫達到如此殘暴的程度，他們竟不惜以武力摧殘整批整批的工農羣衆。最後，在佔領土爾克斯坦以後，武裝干涉者底橫蠻達到這樣的地步，他們竟把巴庫二十六個波爾什維克領導者——邵武勉、飛奧列托夫、查帕里則、馬里根、阿齊斯伯可夫、科爾干諾夫及其他等同志拖到裏海東岸去，並在那裏，在「社會革命」黨人協助之下，用殘酷手段把他們槍殺了。

經過一些時候，武裝干涉者就宣佈對俄國的封鎖。俄國與外界交通的一切海路以及其他路線，都被堵截了。

於是，蘇維埃國家就陷於幾乎四面都被包圍的地位。

當時，協約國把主要希望寄託於海軍上將高爾察克，而高爾察克當時駐在鄂木斯克城，乃是協約國在西伯利亞的走狗。他們宣佈高爾察克爲「俄國最高執政」。俄國整個反革命勢力都須服從他。

於是，東方戰線就成爲主要戰線了。

一九一九年春，高爾察克聚集了巨大軍隊以後，幾乎進到窩爾加河。爲反對高爾察克起見，曾派出了優秀的波爾什維克人材，同時，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和工人也被動員起來。一九一九年四月，紅軍使高爾察克軍隊遭受嚴重的失敗。接着，高爾察克軍隊就開始實行全線總退却了。

正值紅軍在東方戰線上激烈進攻之際，托洛茨基却提出一個可變的計劃：要紅軍停留在烏拉爾山下，停止追擊高爾察克軍隊並將紅軍由東方戰線調往南方戰線。黨中央既然十分懂得：不可讓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留在高爾察克手中，因為高爾察克能在那裏憑藉着日本和英國底援助，恢復元氣並重新立定脚跟，——於是黨中央就否決了這個計劃並發出了繼續進攻的指令。托洛茨基因不同意這個指令，乃提出辭職。中央否決了托洛茨基底辭職請求，同時並責成他立刻離開東方戰線作戰的領導工作。於是紅軍向高爾察克的進攻，就更加強有力地擴展起來。結果，紅軍又使高爾察克遭到許多新的失敗，並把烏拉爾和西伯利亞從白軍手裏解放出來，而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方面，紅軍曾得到在白軍後方發生的強大游擊運動之援助。

一九一九年夏，帝國主義者責成西北反革命首領（在波羅的海沿岸，在彼得格拉附近）尤登尼奇將軍進攻彼得格拉，來移轉紅軍對東方戰線的視線，駐守在彼得格拉附近兩個砲台上的部隊，接受了舊時軍官底反革命的煽動，掀起了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而在前線參謀部中又發現了反革命的陰謀。彼得格拉處在敵人威脅之下了。但是，蘇維埃政權所採取的辦法，在工人與海軍兵士援助之下，將兩個舉行叛亂的砲台從白軍手中解放出來了，尤登尼奇底軍隊遭受慘敗，而尤登尼奇就被驅逐到愛沙尼亞去了。

尤登尼奇在彼得格拉附近的失敗，就使反高爾察克的鬥爭易於進行。一九一九年末，高爾察克底軍隊，被紅軍完全粉碎了。高爾察克本人被擒，並在伊爾庫茨克被革命

委員會判決執行槍斃。

於是，就把高爾察克消滅了。

當時，在西伯利亞民間，唱出了關於高爾察克的歌謠：

「英國的軍裝，

法國的肩章，

日本的煙草，

鄂木斯克的執政王

軍裝穿破了，

肩章掉落了，

煙草吸完了，

執政王滾蛋了」。

武裝干涉者既看到高爾察克沒有實現他們對他所抱的希望，遂改變其進攻蘇維埃共和國的計劃。駐扎在敖得薩的陸戰隊不得已而調回去了，因為武裝干涉者軍隊在與蘇維埃共和國軍隊接觸時受到革命精神的薰陶，並開始舉行起義來反對自己的帝國主義統治者。例如，在敖得薩地方，法國海軍兵士曾在安得列·馬爾梯領導之下實行起義。因此，這時在高爾察克被消滅以後，協約國就把主要視線轉向鄧尼金將軍身上，而鄧尼金乃是科爾尼洛夫底同僚和「義勇軍」底組織者。在這個時候，鄧尼金是在南方，在蘇維

一 帶進行反蘇維埃政權的勾當。協約國就以大批武器和軍需品供給鄧尼金藍軍，並把它向北移動去反對蘇維埃政權。

於是，南方戰線在這時就成爲主要戰線了。

一九一九年夏，鄧尼金開始了自己反對蘇維埃政權的基本進攻。托洛茨基破壞了南方戰線上的工作，於是我們的軍隊就遭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至十月中旬，白軍已佔有整個烏克蘭，奪得奧勒爾並逼近土拉城，而土拉城是以子彈、步槍、機關槍供給我軍的。白軍已接近莫斯科來了。蘇維埃共和國是處在極嚴重的情況中。黨敲起警鐘並號召人民起來進行抵抗。列寧提出「大家都去與鄧尼金鬥爭」的口號。受着濱爾什維克鼓勵的工農，就振作起一切力量，以便擊潰敵人。

爲組織擊潰鄧尼金起見，中央特派斯大林，沃羅希洛夫，奧爾忠尼啓則，布特雷四同志上南方戰線。托洛茨基被撤消南方戰線上紅軍作戰的領導。在斯大林同志到此以前，南方戰線指揮部與托洛茨基共同製定了一個計劃，根據這個計劃，要由沙羅城經過頓河草原而達諾沃斯克城去給鄧尼金以主要打擊；可是，經過頓河草原，紅軍將會在自己途程上遇到交通完全不便的地帶，而且必須經過哥薩克居民區域，而當時有頗大一部份哥薩克人，是處在曲徑影響之下的。斯大林同志給了這個計劃以嚴厲的批評，並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關於粉碎鄧尼金的計劃；經過哈爾科夫——頓巴斯——羅斯托夫爾給鄧尼金以主要打擊。這個計劃，能保證我軍迅速前進去反對鄧尼金，因爲我軍將是經

過工業區域前進，所以沿途就能得到居民方面的明顯的同情。此外，在這個區域裏有豐富的鐵路網，這就使我們有可能來保證我軍一切必需品的經常供給。最後，這個計劃還使我們有可能解放頓巴斯而保證我國燃料的供給。

黨中央委員會採納了斯大林同志底計劃。於是，在一九一九年十月下半月，鄧尼金經過殘酷抵抗以後，就在奧勒爾附近以及在沃龍涅什附近的決戰中被紅軍擊破了。鄧尼金開始迅速退却，隨後就因受我軍追擊而向南方逃竄。一九二〇年初，整個烏克蘭和北高加索都從白軍之下解放出來了。

當南方戰線上進行決戰的時候，帝國主義者又調遣尤登尼奇軍團去進攻彼得格拉，以便牽制我們在南方的力量而減輕鄧尼金軍隊底困難狀況。白軍已逼近彼得格拉城下了。彼得格拉英勇的無產階級，起來挺胸保護革命第一個城市。共產黨員，也如在任何時候一樣，是站在最前列的。因為殘酷戰鬥的結果，白軍遂被擊破而且被驅逐於我國境外——到愛沙尼亞去了。

於是，就把鄧尼金也消滅了。

在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已被粉碎以後，就開始了一個不很長久的休戰時間。

帝國主義者既看見白匪軍隊已被擊潰，武裝干涉沒有成功，蘇維埃政權又在全國鞏固起來；而同時在西歐方面，工人由於武裝干涉者進攻蘇維埃共和國戰爭而發生的義憤，又日益增長，——於是帝國主義者就開始改變自己對蘇維埃國家的態度。一九二〇

年一月，英法意三國就決定停止對於蘇維埃俄國的封鎖。

於是在武裝干涉底牆壁上，就現出一個最嚴重的裂口。

這當然還不是說，蘇維埃國家已經消滅了武裝干涉和結束了國內戰爭。從帝國主義波蘭方面來的進攻危險，仍然存在。在遠東，在南高加索以及在克里木方面，武裝干涉者還沒有被完全驅逐出去。但是蘇維埃國家已得到暫時的休戰時間，於是它就能夠調用更多力量去進行經濟建設。黨已得到可能來從事於經濟問題了。

在國內戰爭時期，許多熟練工人會因為工廠關閉而離開生產。黨現在已把熟練工人調回生產中來，使他們按各人專門技能去從事工作。有幾千個共產黨員已被遣派去恢復那當時處在困難情形中的運輸業了。當時如果不先把運輸業恢復起來，就不能切實着手恢復基本工業部門。糧食方面的工作已經加強和改進。擬製俄國電氣化計劃的工作已經開始。當時拿着槍械的紅軍士兵，數達五百萬之多，而這些兵士，因為戰爭危險尚存在之故，暫時還是不能解散的。因此，當時某些紅軍部隊，曾被轉為勞動軍的狀態，以便運用來進行經濟建設工作。工農國防委員會改組為勞動國防委員會。而為補助其工作起見，並設立了國家計劃局。

一九二〇年三月底，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就在這個環境中開幕了。

出席代表大會的，有表決權的代表，計有五百五十四人，代表着六十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個黨員。只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一百六十二人。

代表大會規定了國家在運輸業和工業方面最近的經濟任務，並特別指出職工會參加經濟建設之必要。

在代表大會上，特別注意到關於統一經濟計劃的問題，這個計劃，首先就預定要振興運輸業、燃料業以及冶金業。在這個計劃中，關於全部國民經濟電氣化的問題，佔着主要的地位；列寧把這電氣化專業提出來作為「在十年二十年中實現的偉大綱領」。在這個基礎上，後來就製定了有名的俄羅斯國家電氣化委員會計劃，而這個計劃，現已大大超過完成了。

代表大會駁斥了反黨的「民主集中主義」集團，這個集團曾出來反對在工業方面的單一管理制和經理個人負責制，而主張在工業領導方面的無限制的「合議制」和不負責現象。在這個反黨集團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薩普朗諾夫，奧新斯基，和佛·斯米爾諾夫。在代表大會上贊助他們的，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

(四) 波蘭地主之進攻蘇維埃國家。弗蘭格爾將軍之襲擊。波蘭計劃之失敗。弗蘭格爾之被擊潰。武裝干涉之終結。

雖然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已被擊潰，雖然蘇維埃國家已從白軍和武裝干涉者手中收復

北方邊疆、土爾克斯坦、西伯利亞、頓河區、烏克蘭以及其他等地而因此更加擴大了自己的領土，雖然協約國不得已而取消了對俄國的封鎖，但是各協約國一想起蘇維埃政權，巴成爲牢不可破的，已成爲勝利者的事實，總是不肯甘心。因此，他們決定再來實行一次武裝干涉蘇維埃國家的嘗試。在這一次，武裝干涉者們決定：一方面利用皮爾蘇茨基——這個反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波蘭國家底事實上的元首，另一方面，則利用弗蘭格爾將軍——他當時在克里木收集鄂尼金軍隊殘部並從那裏威脅頓巴斯和烏克蘭。正好似列寧所形容的那樣，地主波蘭和弗蘭格爾，乃是那企圖撲滅蘇維埃國家的國際帝國主義底兩隻手。

波蘭人當時的計劃，就是要佔領蘇維埃烏克蘭底德涅泊爾河右岸部份，佔領蘇維埃別洛羅西亞，在這些區域中恢復波蘭地主底政權，擴大波蘭國家境界，「由一海到另一海」，由但澤到敖得薩，並爲報酬弗蘭格爾所給他們的幫助起見，來幫助弗蘭格爾擊破紅軍並在蘇維埃俄國境內恢復地主和資本家底政權。

這個計劃是經各協約國所批准了的。

蘇維埃政府爲保持和平並預防戰爭起見，曾再三企圖與波蘭開始談判，可是這些企圖並沒有得到任何結果。皮爾蘇茨基不願意談及和平。皮爾蘇茨基想要作戰。他曾打算着：在與高爾察克及鄂尼金作戰時陷於疲勞的紅軍，將不能抵擋波蘭軍隊底進攻。

短期的休戰時間，已告終結了。

一九二〇年四月，波蘭軍隊闖入蘇維埃烏克蘭境內，並佔領基也輔。同時，弗蘭格爾也轉爲進攻並威脅着頓巴斯。

爲答覆波蘭軍隊底進攻，紅軍就開展全線總反攻。而在收復基也輔並把波蘭地主驅出烏克蘭和別洛羅西亞以後，南方戰線的紅軍，就猛烈進攻，直抵加里納亞省之里窩夫城下，而西方戰線的紅軍則已逼近華沙。波蘭地主軍隊之完全失敗，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紅軍總參謀部中的擁護者形跡可疑的行動，却把紅軍底成功打破了。西方戰線的紅軍之向華沙方面的進攻是進行得完全沒有組織的，這是由於托洛茨基和屠哈切夫斯基底罪過，因爲他們沒有讓軍隊鞏固已佔領的陣地，把前鋒部隊推到太遠的前面，把後備部隊和彈藥留在太遠的後方，於是前鋒部隊就陷於沒有彈藥和沒有後備部隊的地位，戰線延長得沒有止境，因此，就使戰線易被敵人衝破。因爲有這一切情況，所以當波蘭軍隊一個不大的集團在突破我軍西方戰線一個地段以後，隨於沒有彈藥的我軍，就不得不向後退却。至於說到我們南方戰線的軍隊，那末當他們已抵里窩夫城下並在那裏逼退波蘭軍隊的時候，所謂「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托洛茨基却竟然禁止他們佔領里窩夫，並命令他們把騎兵軍團，即南方戰線主力，調到很遠的東北方去，似乎是以爲着援助西方戰線，雖然當時不難瞭解，只有佔領里窩夫，才是給與西方戰線的唯一可能的和最好的援助。但是騎兵軍團之退出南方戰線的序列以及離開里窩夫，在事實

上就是表明我軍在南方戰線上也實行退却了。這樣，托洛茨基所發出的暗害的命令，是強迫我們南方戰線上的軍隊實行莫名其妙的和絲毫沒有根據的退却，這樣就使波蘭地主大大歡喜了。

這會是直接的幫助，但不是給與我軍西方戰線的幫助，而是給與波蘭地主和協約國的幫助。

經過幾天以後，波蘭軍隊底進攻，就被阻止了，而我們的軍隊，就開始來準備再向波蘭軍隊反攻。但是波蘭既無力繼續戰爭，又恐怕紅軍來反攻，遂不得不放棄自己企圖佔領烏克蘭底德涅泊爾河右岸部份和別洛羅西亞的計劃；而寧願與俄國訂立和約。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日，就與波蘭在里加城訂立和平條約，按照這個條約，波蘭把加里細亞和別洛羅西亞一部份保爲己有。

蘇維埃共和國既與波蘭訂立和約，乃決定消滅弗蘭格爾。弗蘭格爾從英法方面領得最新式的武器、鐵甲汽車、坦克、飛機和軍需品。他擁有白匪的突擊部隊，主要是軍官部隊。然而，弗蘭格爾在他所調往庫班和頓河區的陸戰隊周圍，並未能收集若干大量的農民和哥薩克勢力。可是，弗蘭格爾却已緊緊逼近到頓巴斯，使我們的石煤區域受到威脅。當時使蘇維埃政權情況趨於困難的，還有這樣的事實，就是到這時候，紅軍已經很疲倦了。紅軍戰士會須在空前困難的條件之下前進着，既須向弗蘭格爾軍隊進攻；同時又要消滅當時幫助弗蘭格爾的馬赫諾無政府主義者匪股。可是，雖然弗蘭格爾擁有技術

優越，雖然紅軍沒有坦克，而紅軍終於把弗蘭格爾驅逐到克里木半島上去了。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紅軍奪得皮列可普的堅固陣地，突入克里木，粉碎弗蘭格爾軍隊並把克里木從白匪和武裝干涉者手中解放出來。克里木就成爲蘇維埃的了。

武裝干涉時期，就以波蘭大國家主義計劃之失敗以及弗蘭格爾之涉敗而告終結。

一九二〇年末，南高加索開始從阿塞爾拜疆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木沙瓦特派，從格魯吉亞的民族主義孟什維克以及從阿爾明尼亞的邊史那克派壓迫之下解放出來。蘇維埃政權在阿塞爾拜疆、阿爾明尼亞以及格魯吉亞境內勝利了。

這還不是說武裝干涉已經完全停止了。在遠東方面，日本的武裝干涉，一直延長到一九二二年。此外，還有過組織武裝干涉的新嘗試（匪首謝米諾夫和男爵溫寧之在東方以及白色芬蘭之於一九二一年實行武裝干涉卡列里亞）。但是，蘇維埃國家底主要敵人，武裝干涉底主要勢力，則到一九二〇年末就已被擊潰了。

外國武裝干涉者以及俄國白匪爲反對蘇維埃而進行的戰爭，結果是蘇維埃勝利了。蘇維埃共和國保持了自己的國家獨立，自己的自由生存。

這就是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底終結。

這就是蘇維埃政權底有歷史意義的勝利。

(五) 蘇維埃國家是如何和爲什麼能戰勝了英法日波干涉

與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白匪反革命底聯合勢力呢？

如果把武裝干涉時期的歐美巨大報紙拿來看一下，那就不難判定：當時沒有一個著名作家——武作家或文作家，沒有一個軍事專家，曾相信蘇維埃政權會得到勝利。恰巧相反，當時所有一切著名作家，軍事專家，研究各國和各民族人民革命的歷史學家，即所謂科學界人物——所有他們大家，都曾異口同聲地喊道：蘇維埃政權危在旦夕，蘇維埃政權必遭失敗。

他們之所以會深信武裝干涉必獲勝利，其出發點就是認爲：蘇維埃國家還沒有已經形成的紅軍，這個紅軍須得臨時救急地建立起來，而同時，干涉者和白匪則有多少現成的軍隊。

其次，他們的出發點就是認爲：紅軍沒有老練的軍事幹部，因爲大多數這樣的幹部都跑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而同時，武裝干涉者和白匪則有這樣的幹部。

其次，他們的出發點就是認爲：紅軍因爲俄國軍事工業落後而苦於武器和彈藥之數量不足和品質惡劣，又因爲俄國被四面嚴密封鎖而無法從其他國家取得武裝用品，而同時，武裝干涉者和白匪軍隊則享有而且將來還會享有頭等武器、彈藥和服裝的豐富供

給。

最後，他們的出發點就是認為：武裝干涉者和白匪軍隊當時佔據着俄國最富有糧食的區域，而紅軍當時則被奪去這樣的區域而苦於糧食之不足。

的確，所有這些缺點和欠缺，在事實上都是在紅軍部隊中存在過的。

在這個關係上，——但只是在這個關係上，——武裝干涉者老歸門才是完全對的。既然如此，那末爲什麼具有這多嚴重缺點的紅軍，竟戰勝了那些沒有這種缺點的武裝干涉者和白匪軍隊呢？

(一)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紅軍所奮鬥擁護的蘇維埃政權的政策，是適合人民利益的正義政策，因為人民覺悟和瞭解這個政策是正確的，是自己本身的政策，於是就一貫到底擁護了這個政策。

波爾什維克知道：黨着不正確的、人民所不擁護的政策而鬥爭的軍隊，是不認勝利的。干涉者和白匪底軍隊正是這樣的軍隊。干涉者和白匪底軍隊，曾具有一切：有舊的老練的指揮官，有頭等的武器，有彈藥，有服裝，有糧食。只是缺少一件東西——這就是俄國各族人民底擁護和同情，因為俄國各族人民不願意而且也不能擁護武裝干涉者和白匪「執政」底反人民的政策。於是，武裝干涉者和白匪底軍隊，就遭受了失敗。

(二)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它始終一貫地忠實於和忠誠於自己的人民，正因為如此，所以人民就愛戴和擁護它，認爲它是與自己血肉相關的軍隊。紅軍是人民底產

兒，而如果它像兒子忠實於自己的母親那樣忠實於自己的人民，那末它就會得到人民庇護，它就應獲勝利。而那皮對自己人民的軍隊，則應遭失敗。

(三)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蘇維埃政權能發動了全部後方，發動了全國去為前線利益服務。軍隊如果沒有竭力援助前線的堅固後方，那它就必遭失敗。波爾什維克是知道這一點的，而正因為如此，所以他們曾把全國變成以武器、彈藥、服裝、糧食、補充隊伍供給前線的軍營。

(四)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甲) 紅軍戰士們瞭解戰爭底目的和任務，並覺悟到這些目的和任務之正確性；(乙) 對戰爭目的和任務之正確性的覺悟，就鞏固了他們的紀律精神和戰鬥能力；(丙) 因此，紅軍戰士羣衆在與敵人鬥爭中，就常常顯出無可比擬的奮不顧身氣概和從所未見的羣衆英勇精神。

(五)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波爾什維克黨是紅軍後方和前線底領導中堅，而波爾什維克黨之為統一的黨，是因為它具有團結性和紀律，它之為強有力的黨，是因為它具有革命精神和為共同事業底成功而接受任何犧牲的決心，它之為無可倫比的黨，是因為它具有善於組織千百萬羣衆和在複雜環境當中正確領導他們的本領。

列寧會說：

「只是因為黨會時刻戒備，黨會是最嚴格紀律化的；因為黨底威信會把一切部隊和機關統一起來；因為數十人、數百人、數千人乃至數百萬，都萬衆一心地按

照中央所發出的口號而行動了；只是因為我們擔受了空前未有的犧牲，——只是因為這一切，所以這已經發生的奇事，才會能發生。只是因為這一切，所以不管協約國帝國主義者以及全世界帝國主義者二次、三次以至於四次的進攻，我們終能戰勝了他們」(『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九六頁)。

(六)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甲) 它曾善於在自己隊伍中鍛鍊出這樣的新式軍事領導者，如福龍芝，沃羅希洛夫，布將雷以及其他等人；(乙) 在它隊伍中曾有這樣的天生英雄們參加奮鬥，如科托夫斯基，查拜萊夫，拉佐，邵爾斯，帕爾合勉科以及其他許多人；(丙) 當時從事紅軍政治教育的，是這樣的活動家，如列寧，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寧，斯維爾德洛夫，卡甘諾維赤，奧爾忠尼啓則，基洛夫，庫依貝舍夫，米科楊，史丹諾夫，安得列也夫，彼特羅夫斯基，雅羅斯拉夫斯基，葉紹夫，捷爾任斯基，夏殿科，墨赫里斯，赫魯曉夫，史維爾尼克，史吉里亞托夫以及其他等人；(丁) 紅軍在自己成份中有這樣的非尋常的組織者和鼓動家，如軍事政治委員，他們曾用自己的工作來團結紅軍戰士底隊伍；他們曾在紅軍戰士裏面培植紀律精神和英勇戰鬥精神；他們曾堅決地斬斷——迅速地和無情地——個別指揮員底叛變行動；反之，他們曾大膽地和堅決地維持那些指揮員底威信和榮譽，不管他們是黨員和非黨員，只要他們是表現出自己對蘇維埃政權的忠心並能够堅強果敢地實現對紅軍部隊的領導。

「沒有軍事政治委員，我們便不會有紅軍」；——列寧曾這樣說過。

(七)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在白匪軍隊後方，在高爾察克、鄂尼金、克拉斯諾夫、弗蘭格爾後方，曾有許多出色的黨員的和非黨員的波爾什維克進行秘密工作，這些波爾什維克曾發動工農舉行起義來反對武裝干涉者，反對白匪，曾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之後方，並因此而便利紅軍之進展。大家知道，烏克蘭、西伯利亞、遠東、烏拉爾、別洛羅西亞、窩爾加河一帶的游擊隊曾破壞白匪和武裝干涉者底後方，並因此而給予紅軍以極寶貴的幫助。

(八) 紅軍之所以勝利了，是因為在反對白匪反革命及外國武裝干涉的鬥爭中，蘇維埃國家並不是孤軍無援的，蘇維埃政權之鬥爭及其成功，曾引起全世界無產者底同情和幫助。當帝國主義者企圖用武裝干涉和封鎖來撲滅蘇維埃共和國時，這些帝國主義國家裏的工人是站在蘇維埃方面並援助了蘇維埃。他們為反對那些敵視蘇維埃共和國的各國資本家而進行的鬥爭，曾促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放棄武裝干涉。英國、法國以及其他參加武裝干涉的國家裏的工人曾組織罷工運動，把糧食載用去援助武裝干涉者和白匪將軍的軍需品，在與從俄國撤手離開的白匪之下，建立了「行動委員會」。

列寧會說：

「國際資產階級只要一動手來打我們，它的手就被它自己的工人捉住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〇五頁)。

簡短的結論

巴被十月革命所打破的地主和資本家，聯同白匪將軍，攬奪着自己祖國底利益而與各協約國政府勾結，來共同以武力進攻蘇維埃國家並來推翻蘇維埃政權。在這種基礎上，就組織了協約國底武裝干涉和白匪在俄國邊區底叛亂，其結果，就使俄國和自己出產糧食及原料的區域隔絕了。

德國之軍事失敗以及兩個帝國主義聯盟在歐洲所進行的戰爭之結束，使協約國加強起來，使武裝干涉加強起來，給蘇維埃國家造成新的困難。

反之，在德國發生的革命以及已在歐洲其他國家中開始的革命運動，却為蘇維埃國家權邊威順利的國際環境並促進蘇維埃國家底地位。

波爾什維克黨發動工農去進行救護祖國的戰爭，反對外國侵略者和資產階級地主的白匪。蘇維埃共和國及其紅軍，接連打破協約國各個走狗——高爾察克、克登尼奇、鄧尼金、克拉斯諾夫、弗蘭格爾；從烏克蘭和別洛羅西亞境內驅逐出協約國另一幫走狗——皮爾蘇茨基，這樣就打退外國武裝干涉，並把武裝干涉軍隊逐出蘇維埃國家境界以外。

於是，國際資本對社會主義國家所進行的第一次武裝進攻，結果是完全失敗了。

已被革命所打破的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在武裝干涉時期幫助白匪將軍和武裝干涉者，佈置反革命陰謀來反對蘇維埃共和國，組織恐怖來反對蘇維埃的活動家。這些黨，在十月革命以前，曾在工人階級中有過一些影響，而在國內戰爭時期，却已在民衆眼中完全揭破自己是反革命的黨了。

國內戰爭和武裝干涉時期，乃是這些黨在政治上滅亡的時期，乃是共產黨在蘇維埃國家中最終勝利的時期。

第九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在過渡到

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

(一) 蘇維埃國家之在肅清武裝干涉和結束
國內戰爭以後。恢復時期中的困難。

蘇維埃國家結束戰爭以後，就開始過渡到和平的經濟建設軌道。會必須醫治由戰爭所引起的創傷。會必須恢復那已被破壞的國民經濟，會必須把工業、運輸業以及農業整頓起來。

但是，進到和平建設的過渡，會須在非常困難的環境中來實現。國內戰爭中的勝利，不是容易獲得的。國家曾被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和三年反武裝干涉戰爭所窮竭。

農業出產總量，在一九二〇年中祇約及戰前出產總量之半數。而戰前的水平本來就是貧困的沙俄農村的水平。加之，一九二〇年在許多州裏發生了歉收。農民經濟會是

處在困難狀況中。

當時處在破壞狀態中的工業，其情形更加惡劣。大工業出產量，在一九二〇年幾乎比戰前少六倍。大多數工廠都停頓了，礦山和礦井都被壞了，淹沒了。處在特別困難狀況中的，就是冶金業。一九二一年全年的生鐵產量，總共只有十一萬六千三百噸，就是說，約佔戰前生鐵出產量百分之三。燃料會是不夠的。運輸業被破壞了。國內所有儲存的金屬和布匹差不多都用盡了。國內會非常欠缺最必需的物品：麵包，脂肪，肉類，靴鞋，衣服，火柴，食鹽，煤油以及肥皂。

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人們會忍耐着這種物品欠缺和不够用的現象，而有時甚至於不復感覺到這些現象。可是現在，當戰爭已經停止的時候，人們就驟然感覺到這種物品欠缺和不够用的現象之不可容忍，並開始要求立即消除這些現象。

在農民中發現了不滿的情緒。在國內戰爭火燄中，成立了和鞏固了工人階級與農民間的軍事政治聯盟。這個聯盟會是在一定基礎上維持着的：農民從蘇維埃政權方面得到土地和保護以免除地主富農的壓迫，而工人則從農民方面按餘糧收集制得到糧食。

現在，這個基礎已經不够了。

蘇維埃國家會不得不按餘糧收集制去從農民方面取得一切剩餘糧食，以供國防的需要。如果未曾實行餘糧收集制，如果未曾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那末，在國內戰爭中的勝利，就會沒有可能。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會是因迫於戰爭和武裝干涉而不得不採取

的政策。當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農民是願意接受餘糧收集制和未曾感覺到商品不夠的現象；可是當戰爭已經結束，而地主回歸的威脅又已成為過去的時候，農民就開始對於拿去一切剩餘糧食的辦法，對於餘糧收集制表示不滿，並開始要求供給他們以充分數量的商品。

整個戰時共產主義系統，正如列寧當時所指出的那樣，已走到與農民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了。

不滿情緒底自發勢力也曾牽涉到工人階級。無產階級曾担受國內戰爭底主要重担，曾英勇地和奮不顧身地進行鬥爭去反對白匪的和武裝干涉者的軍隊，去反對經濟破壞和飢荒現象。最優秀的，最覺悟的，最奮不顧身的，最守紀律的工人，曾表現出如火如荼的社會主義熱忱。但是，最深刻的經濟破壞，也影響到工人階級中來了。在少數還在生產的工廠裏，往往在工作中發生巨大間斷現象。工人們會不得不從事於手工業，製造點火器和背着布袋下鄉去尋找糧食。無產階級專政底階級基礎開始減弱起來了，工人階級渙散起來了，一部份工人跑到鄉村中去，漸漸不成爲工人，漸漸趨於非階級化了。由於飢餓和疲憊的關係，一部份工人表現出不滿的情緒。

在黨面前發生了這樣的問題，——就是要規定黨關於國內經濟生活一切問題的新方針，以適應於新環境。

而黨也就着手來規定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新方針了。

但是，階級敵人並沒有醒睡。他們企圖利用困難的經濟狀況，企圖利用農民底不滿情緒，借西伯利亞，在烏克蘭，在唐波夫州（當時在該地有安運諾夫匪幫叛亂），爆發了由白匪份子「社會革命」黨人所組織的富農叛亂。各種各樣的反革命份子——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白匪份子、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底活動，又活躍起來。敵人轉而採取新的策略手段來進行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他們開始塗着蘇維埃的顏色，他們此時所提出的，已經不是舊的已遭失敗的口號——「打倒蘇維埃」，而是新的口號——「贊成蘇維埃，可是不贊成共產黨人參加蘇維埃」。

喀琅施塔得的反革命叛亂，就是階級敵人所以採取的新策略之明顯的表現。這次叛亂是開始於一九二一年三月間，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以前一星期。叛亂領導者是與「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以及外國代表勾結的白匪份子。在起初的時候，叛亂者曾力圖用「蘇維埃的」招牌來掩蓋其想恢復資本家地主底政權和私有制的企圖。他們提出了「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的口號。反革命勢力企圖利用小資產階級羣衆底不滿情緒，以便在似乎是蘇維埃的口號下來推翻蘇維埃政權。

曾有兩種情況使喀琅施塔得的叛亂易於爆發：軍艦上士兵成份之變壞以及喀琅施塔得波爾什維克組織之薄弱。曾參加十月革命的新的海軍兵士幾乎全體都走上前線並在紅軍隊伍中英勇作戰了。新到海軍中來的補充兵，是沒有在革命中受過鍛鍊的。這些補充兵，乃是完全沒有受到訓練的農民羣衆，他們反映着農民不滿意於餘糧收集制的情緒。

至於當時的喀琅施塔得波爾什維克組織，則它已因多次動員上前線而大大削弱了。這些情況就給與「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白匪份子以混進並抓得喀琅施塔得的可能。

叛亂者佔據了頭等砲台，軍艦以及巨量的武器和砲彈。國際反革命勢力在慶祝勝利了。可是敵人未免歡樂得太早。叛亂很快就被蘇維埃軍隊鎮壓下去了。黨還派了自己的最優秀的子弟——第十次代表大會代表以沃羅希洛夫同志為首，去鎮壓喀琅施塔得的叛亂者。紅軍戰士經過薄冰層而向喀琅施塔得前進。因中途冰解之故，致使許多人沈溺於水中。會須向着幾乎不可接近的喀琅施塔得砲台衝鋒。對革命的忠誠和勇敢，準備為蘇維埃政權而犧牲生命的決心，畢竟是獲得勝利了。喀琅施塔得砲台被紅軍猛攻收復了。喀琅施塔得的叛亂被肅清了。

(二) 黨內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黨之第十次代表大會。反對派之失敗。過渡到新經濟政策。

黨中央委員會，黨中央委員會底列寧大多數，是明白知道：在戰爭已經結束並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以後，再沒有根據來保存那為戰爭和封鎖環境所造成的硬性的戰時共產主義結構了。

中央懂得：餘糧收集制之必要性已經消失，而必須用糧食稅來代替之，以便使農民

有可能去隨意利用自己出產的大部份剩餘糧食。中央懂得：這種辦法定能振興農業，擴大為發展工業所必需的穀物和工業原料作物的出產，振興國內的商品流轉，改善城市的供給，並為工農聯盟造成新的經濟的基礎。

中央並且考慮到：振興工業是最首要的任務；可是中央認為：如果不吸收工人階級及其職工會來參加這件事情，那就不能振興工業；如果用說服方法使工人深信經濟破壞是如武裝干涉和封鎖同樣可怕的人民公敵，那末吸收工人來參加這件事情是可辦的；如果黨和職工會在對待工人階級時，不是採用軍事命令，如曾在戰線上所採用過的那樣——在戰線上，命令確是必需的——，而是經過說服，採用說服方法，那末黨和職工會是無條件地能夠實現這件事情的。

然而並不是全體黨員都像中央這樣想。反對派的小團體——托洛茨基份子，「工人反對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民主集中派」等等，是處在紛亂狀態中並在過渡到和平經濟建設軌道時的困難面前表示動搖。當時在黨內有不少從前的孟什維克，從前的「社會革命」黨人，從前的崩得份子，從前的博羅提比斯特（註九）以及由俄國逃匿來的各種各樣的半民族主義者。他們中間的大部份人，都是加入過這些或那些反對派小團體的。這些人既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既不知道經濟發展規律，又沒有受過黨的列寧主義的鍛鍊，就只是加強了反對派小團體底紛亂和動搖。其中有一些人認為：無黨乎滅弱硬性的戰時共產主義統制，反而要「更加扭緊螺絲釘」。另一些人則認為：黨和國

家應當離開國民經濟的恢復事業，而應當把這事業完全交給職工會去辦。

當時看得很明白：在黨內某些成份中間有這樣紛亂的情形之下，會出現一些人們——愛好爭論者，各種各樣的反對派的「首領」，而這些人是會努力以爭論來糾纏黨的。

而結果正是如此。

爭論是從關於職工會底作用問題開始的，雖然職工會問題在當時並不是黨政策底主要問題。

首先挑起爭論，挑起鬥爭來反對列寧，反對中央列寧大多數的，就是托洛茨基。他因為想使情形尖銳化，就在第五次全俄職工會代表會議（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的共產黨員代表們會議上，提出形跡可疑的口號——「扭緊螺絲釘」和「振刷職工會」。托洛茨基提出要立刻使「職工會國家化」的要求。他反對向工人羣衆採取說服方法。他主張把軍事方法搬到職工會裏去。托洛茨基反對在職工會中擴大民主，反對職工會機關底選舉制。

托洛茨基份子主張以赤裸裸的強制方法，以赤裸裸的命令方法來代替說服方法，爾沒有說服方法，則工人組織底活動是行不通的。在托洛茨基份子曾混入職工會工作領導機關的地方，他們就用自己的政策在職工會裏挑起衝突，分裂和瓦解。托洛茨基份子會用自己的政策來挑撥非黨員工人羣衆去反對黨，會用自己的政策來分裂工人階級。

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實際上有些比職工會問題更加廣泛得多的建議。正如後來在俄國共產黨（波）中央全會（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決議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事實上所爭論的，是「關於應如何對待那些會起來反對戰時共產主義政策的農民」。關於應如何對待非黨員工人羣衆，以及一般關於黨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時期中對待羣衆的方法問題」（『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上，第六五一頁）

隨着托洛茨基而起的，還有其他的反黨的集團：「工人反對派」（施里亞普尼可夫，墨得維結夫，柯倫泰以及其他等人），「民主集中派」（薩普朗諾夫，多羅布尼斯，波古斯拉夫斯基，奧新斯基，佛·斯米爾諾夫以及其他等人），「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普列奧布拉任斯基）。

「工人反對派」提出要把整個國民經濟管理事業轉交給「全俄生產者代表大會」的口號。他們想把黨底作用化爲烏有，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在經濟建設中的意義。「工人反對派」把職工會和蘇維埃國家及共產黨對立起來。他們認爲工人階級底最高組織形式不是黨而是職工會。「工人反對派」，在實質上是無政府工團主義的反黨的集團。

「民主集中主義」集團（民集派）要求給與派別組織和集團以完全自由。民集派也如托洛茨基份子一樣力圖破壞黨在蘇維埃和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列寧把民集派稱爲「聲大一切的叫喊者」的派別組織，而把民集派底綱領稱爲「社會革命」黨人——托洛茨基的綱領。

布哈林幫助了托洛茨基進行反對列寧和反對黨的鬥爭。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舍列布里亞可夫以及索科里尼可夫一起成立了所謂「緩衝的」集團。這個集團擁護了和掩護了最兇惡的派別組織者——托洛茨基份子。列寧稱布哈林底行動爲「思想墮落至極」。不久，布哈林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公開聯合起來反對列寧了。

列寧和列寧主義者集中主要火力去反對托洛茨基份子，因爲托洛茨基份子是各反黨集團中的主要力量。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揭破了托洛茨基份子把職工會與軍事組織混爲一談的罪狀；並向他們指出；不可把軍事組織底方法搬到職工會裏去。列寧和列寧主義者製定了自己的政綱，以與各反對派集團底政綱對立。在列寧和列寧主義者所製定的政綱中指出：職工會是學習管理的學校，是學習主持經濟的學校，是學習共產主義的學校。職工會應當根據說服方法來建立自己的全部工作。祇有在這個條件之下，職工會才能動員一切工人去爲剷除經濟破壞現象而鬥爭，才能吸引他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和各反對派集團作鬥爭中，黨組織是團結在列寧周圍的。在莫斯科，鬥爭是具有特別緊張的性質。在這裏，反對派集中了自己的基本力量，立意要奪取首都的組織。可是，莫斯科的波爾什維克却給了派別組織者底這些陰謀詭計以堅決的回擊。在烏克蘭黨組織中，也開展了尖銳的鬥爭。烏克蘭底波爾什維克在烏克蘭共產黨（波）中央委員會當時的書記——莫洛托夫同志領導之下，擊潰了托洛茨基份子和施里亞普尼可夫份子。烏克蘭共產黨底若若是列寧黨底忠實可靠的支柱。在巴庫方面，在奧爾忠尼啓則同志領導

之下擊潰了反對派。在中亞細亞方面，反對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拉·卡甘諾維赤同志所領導的。

所有一切基本的地方黨組織，都贊同列寧底政綱了。

一九二一年三月八日，第十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了。出席代表大會的，有六百九十四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個黨員。只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二百九十六人。

代表大會作了關於職工會問題爭論的總結並以絕大多數表決通過了列寧底政綱。

列寧在宣佈代表大會開幕時說，爭論會是不可容許的奢侈品。他指出說：敵人是關心指望於共產黨內部的鬥爭和分裂的。

第十次代表大會因估計到派別組織集團底存在對於波爾什維克黨和對於無產階級事業有巨大的危險，所以特別注意到關於黨底統一問題。列寧作了關於這問題的報告。代表大會斥責了一切反對派集團，並指出說它們「在事實上是幫助着無產階級革命底階級敵人的」。

代表大會責成立刻解散一切派別組織的集團，並委託一切黨組織去嚴格注意禁止任何派別組織的發動，並且說，凡不執行代表大會決議者，將毫無條件地和立刻地被開除黨籍。代表大會給了中央以全權，凡遇有中央委員違背紀律時以及恢復或容許派別組織活動時，得採取一切黨的處罰辦法，直到開除其中央委員資格和黨籍為止。

所有這些決定，都寫在列寧所提出並由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黨底統一」的特別決議案上去了。

在這個決議案中，代表大會號召全體黨員注意的，就是在第十次代表大會時期，當許多情況使國內小資產階級居民中動搖現象加强的時候，黨隊伍底統一和團結，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是特別必要的。

在決議案中指出：

「然而，還在關於職工會問題的全黨爭論以前，在黨內就已經發現了派別組織活動底某些徵象，就是說，已產生了這樣一些集團，這些集團具有特別政綱和企圖在某種程度上獨立門戶並製定有自己的集團紀律。必須使一切覺悟工人都明白瞭解：任何派別組織活動都是有害的和不可容許的，因為派別組織活動在事實上會導致滅弱和衷共濟的工作，會必然使那些混入政府黨的敵人更加緊再次企圖來加深分立現象（黨內）並利用這種分立現象來實現反革命底目的」。

在這個決議案中，代表大會往下又說：

「無產階級底敵人，正利用着任何離開嚴格而堅定的共產主義路線的傾向，還差喀琅施塔得叛亂例子中，表現得最明顯了；當時，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和白匪份子立刻就表示自己願意接受甚至是蘇維埃制度底口號，祇要是能够推測在俄國的無產階級專政；當時，「社會革命」黨人以及一般資產階級反革命勢力，在

略施塔得利用暴動口號，似乎是爲着擁護蘇維埃政權而反對俄國蘇維埃政府。這些事實完全證明：白匪份子企圖而且善於披着共產黨真底顏色，甚至比共產黨員還要「左些」，祇要是能修誠焉和推翻無產階級革命在俄國的堡壘。在略施塔得叛亂之前夜，在彼得格拉發現的孟什維克的傳單也同樣表明：孟什維克會如何利用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以便在實際上來推動和援助略施塔得的叛亂者，「社會革命」黨人和白匪份子，而在口頭上則表示自己已反對叛亂而贊成蘇維埃政權的，說只是要給蘇維埃政權加上一點修改罷了」。

決議案指出：黨的宣傳，應當以黨底統一和實現無產階級先鋒隊底意志統一——這是無產階級專政勝利底基本條件——爲觀點來透澈說明派別組織活動底害處和危險性。另一方面，——在代表大會決議案中指出，——黨的宣傳，應當說明蘇維埃政權底敵人所以採取的最新策略手段之特點。

決議案指出：

「現在，這些敵人既已深信在公開白匪旗幟之下來進行反革命是沒有希望的，所以他們就拚命努力來利用着俄國共產黨內部的意見分歧，用把政權交給表面上最接近於承認蘇維埃政權的政治集團的方法，來這樣或那樣推進反革命」（見「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上，第三七三至三七四頁）。

決議案接着又指出，黨的宣傳「並且應當闡明過去各次革命底經驗，當時，反革命

勢力援助那些最和最革命黨接近的小資產階級集團，以便動搖和推翻革命專政，這樣來爲反革命勢力，資本家和地主將來的完全勝利開闢道路」。

與「關於黨底統一」決議案密切聯系着的，還有另一個也是由列寧所提出的並由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關於我們黨內的工團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在這個決議案中，第十次代表大會斥責了那所謂「工人反對派」。代表大會認爲無政府工團主義傾向底思想之宣傳是和共產黨的黨籍不能相容的，並號召全黨去和這個傾向作堅決的鬥爭。

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由餘糧收集制過渡到糧食稅，關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最重要的決議。

在這個由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上，表現了列寧政策底全部英明和遠見。

在代表大會底決議中，說到用糧食稅來代替餘糧收集制。自然品糧食稅額，是比餘糧收集額少些。糧食稅額應當在春種以前公佈。繳稅期限是明確規定了。一切超過稅額外的剩餘糧食，都留歸農民完全支配，而農民則得到貿易這些剩餘糧食的自由。列寧在其報告中指出：貿易自由，在開始時候，會在國內引起資本主義底某些活躍。還得容許私人貿易和准許私人工業家開設小企業。可是，這是用不着害怕的。列寧認爲：少許的商品流轉自由會造成農民從事經濟的興趣，提高他們的勞動生產率，並使農業迅速發展。

起來；在這種基礎上國家工業將會恢復起來，而私人資本則將被排擠出去；在積蓄力量而實行以後，就可以建立起強有力的工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蘇聯黨部實行堅決進攻，以便消滅國內資本主義殘餘。

戰時共產主義乃是企圖用衝擊，用正面衝擊來奪取城鄉資本主義成份底堡壘。在這種進攻中，黨會向前跑到很遠，有脫離自己的根據地的危險。列寧現在主要允許後退，暫時退到更接近於自己後方的地方去，由衝擊方法轉為比較長期的包圍敵人堡壘的方法，以便積蓄力量，再去開始進攻。

托洛茨基份子以及其他反對派份子認爲新經濟政策只是退却。這種解釋是對於他們有利的，因為他們是進行着恢復資本主義的路線。這是對於新經濟政策最有害的，反對黨主義的解釋。其實，在新經濟政策施行經過一年以後，列寧就已在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上發言退却已經終結並提出口號：「準備向私人經濟的資本實行進攻」（「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一三頁）。

反對派份子既然是惡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完全不知道波爾什維克政策問題的十足傻子，就沒有瞭解新經濟政策底實質，也沒有瞭解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所採取的退却底性質。關於新經濟政策底實質，在上文中已經說過了。至於說到退却底性質，那末退却是各種不同的。有這樣的時候，當時，黨或軍隊因爲已遭受失敗而須實行退却。在這種情形之下，黨或軍隊之所以退却，是爲着保存自身和保存自己的幹部，以便進行新的戰

門。列寧並沒有主張在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實行這種退却，因為黨不僅沒有遭受失敗和沒有被人擊破，而是恰巧相反，它自己在國內戰爭時期擊破了武裝干涉者和白匪。然而也有這樣的時候，當時，勝利的黨或軍隊，在自己的進攻行動中，向前跑得太遠，而沒有替自己保證後方的根據地。這就造成嚴重的危險。在這種情形之下，有經驗的黨或軍隊，通常認為必須——爲着不致脫離自己的根據地起見——稍許向後退却，退到更接近於自己後方的地點，以便和自己的後方根據地更堅固聯系起來，替自己保證一切必需品，然後就丟更有把握地，具有勝利擔保地實行進攻。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所實行的，正是這種暫時的退却。列寧向共產國際第四次世界代表大會報告新經濟政策施行原因時，曾直截了當地說過：「我們在自己的經濟進攻中，曾前進得太遠了，我們沒有替自己保證充分的根據地」，因此，必需向着有保證的後方作暫時的退却。

反對派倒羈的地方，就在於它由於自己昏庸無知，所以沒有懂得，並且至死也沒有瞭解在新經濟政策下所實行的退却底這個特點。

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決議，就保證了工人階級與農民意圖的經濟聯盟，來進行社會主義建設。

代表大會底另一個決議——關於民族問題的決議，也是服從於這個基本任務的。關於民族問題的報告，是斯大林同志作的。斯大林同志說：我們已把民族壓迫剷除了，然而這還不夠。任務就在於要消滅過去的痛苦遺產——即從前被壓迫民族底經濟的、政治

的和文化的落後。必須幫助他們來在這方面趕上中部俄羅斯。

其次，斯大林同志指出民族問題方面的兩個反黨傾向：大國家主義的（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和地方的民族主義。代表大會斥責了這兩個傾向，認為這兩個傾向是對於共產主義和對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有害的和危險的傾向。同時，代表大會集中自己的主要火力去反對主要危險的大國家主義，就是說，反對這樣一種對待各民族的態度。其餘和餘毒，這種態度，是大俄羅斯沙文主義者在沙皇制度時代對各非俄羅斯民族所表現過的。

（三）新經濟政策之初步的總結。黨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形成。列寧之患病。列寧之合作社計劃。黨之第十二次代表大會。

新經濟政策之實行，遇到黨內不堅定份子之反抗。反抗是從兩方面來的。一方面，起來進行反抗的，是「左的」叫喊者，如羅明那則，沙萊金及其他等人這一類的政治畸形兒，他們「證明」說：新經濟政策——這就是放棄十月革命所獲得的勝利品，是回轉到資本主義，是蘇維埃政權之滅亡。這些人因為自己在政治上完全無知無識和不知道經濟發展規律，所以不懂得黨底政策，却陷入驚惶失措狀態並在自己周圍散佈灰心失望的

情緒。另一方面，起來進行反抗的，是公開的投降主義者，如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諾維也夫，索科里尼可夫，加米涅夫，施里亞普尼可夫，布哈林，李可夫以及其他等等一類的人，他們不相信我國社會主義發展之可能，他們俯首跪拜於資本主義「威力」之前，並且因為想要鞏固資本主義在蘇維埃國家中的陣地，而要求對國內和國外的私人資本作巨大的讓步，要求按租讓原則或按吸收私人資本參加混合股份公司原則，把蘇維埃政權在國民經濟中的許多經濟命脈出讓於私人資本。

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敵視馬克思主義的，敵視列寧主義的。

黨把所有這兩種人都搗破和孤立了。黨給了驚惶失措者和投降主義者以堅決的回擊。

這種反抗黨政策的現象之存在，就是再次提醒說有把不堅定份子從黨內清洗出去之必要。於是，中央就為鞏固黨而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就是說，在一九二一年進行了清黨工作。清黨工作是在公開大會上吸收非黨員參加而舉行的。列寧指示說要澈底從黨內掃除下列的份子：「……欺騙份子，已經官僚化的份子，不誠實的份子，不堅定的共產黨員，以及那些早已改變『門面』，但內心還照舊是孟什維克的孟什維克」（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三頁）。

由於清黨結果而從黨內開除出去的，共達十七萬人，或者說，約佔全體黨員百分之二十五。清黨工作，使黨大大鞏固了，把黨底社會成份改善了，把羣衆對黨的信任加強

了，把黨底威信提高了。黨底團結性和紀律性是增長了。

新經濟政策第一年份，就已經證明這個政策是正確的。由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结果，就使工農聯盟在新基礎上大大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底威力和堅固性是增長了。富農的土匪運動，差不多已被完全肅清了。在餘糧收集制取消以後，中農就幫助着蘇維埃政權去與富農匪幫作鬥爭了。蘇維埃政權把國民經濟中的一切經濟命脈——大工業、運輸業、銀行、土地、國內商業、對外貿易，都一概保留在自己手裏。黨達到了經濟戰線上的轉變。農業也很快就向前進展了。工業和運輸業已獲得初步的成功。經濟高漲，——它暫時還是很慢的，但它是真實可靠的經濟高漲，——已經開始了。工人和農民感覺到並且親眼看到：黨是站在正確道路上的。

一九二二年三月間，召集了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五百二十二人是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五十三萬二千個黨員，就是說，比較在上次代表大會時少些。只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一百六十五人。黨員數量之所以減少，是因為當時已開始了清洗黨隊伍的工作。

在代表大會上，黨作了新經濟政策第一年的總結。這些總結就使列寧能在代表大會上有根據來聲稱：

「我們退却已一年了。我們現在應當代表黨來說：——足够了！退却所要實現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正在終結，或者說，已經終結。現在提出另一個目

的——就是改編力量」(『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三八頁)。

列寧指出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的生死的鬥爭。「誰戰勝誰」——問題就是這樣擺着的。爲要勝利，就必須經過儘量發展城鄉間的商品流轉而來保證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的，社會主義工業與農民經濟之間的結合。爲要做到這一步，就必須學會管理經濟，必需學會文明經商。

在這個時期中，商業是擺在黨前面的諸任務的鍊條中的基本環節。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擴展城鄉間的商品流轉，就不能鞏固工農底經濟聯盟，就不能提高農業和使工業走出破壞狀態。

當時，蘇維埃商業還是很薄弱的。商業機關還是很薄弱的，共產黨員還沒有經商的習慣，還沒有熟知敵人——耐普曼(註十)，還沒有學會如何和他們鬥爭。私資商人，耐普曼，會利用蘇維埃商業底弱點，而把布疋以及其他日用商品的貿易，抓到自己手中。關於組織國家商業和合作社商業的問題，就具有巨大的意義。

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經濟工作更加沸騰起來。國家所遭遇的歉收底惡果，已被順利消滅了。農民經濟，已是迅速恢復起來。鐵路運輸工作，已有進步。重新開工的工廠數量，日益增加了。

一九二二年十月，蘇維埃共和國慶祝了巨大的勝利：紅軍和遠東游擊隊把海參崴——最後一塊陷在武裝干涉者手中的蘇維埃國土，從日本武裝干涉者手中解放出來了。

此時，武裝干涉者既然已從蘇維埃國家全境內被驅逐出去，而社會主義建設和國防處任務又要求更加鞏固蘇維埃國家各民族底聯盟，於是關於各蘇維埃共和國更緊密聯合於統一的國家聯盟中的問題，就提到日程上來了。會必須把所有一切人民力量統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會必須組織堅固的國防。會必須保證我們祖國所有各民族底各方面的發展。爲着這個目的，就會須要使蘇維埃國家所有各民族更加互相接近起來。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舉行了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根據列寧和斯大林底提議，成立了各蘇維埃民族自願的國家的聯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最初加入蘇聯的，有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南高加索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別洛羅西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不久以後，在中亞細亞又組織了三個獨立的盟員蘇維埃共和國：烏茲別克蘇維埃共和國，土爾克明蘇維埃共和國和塔什克蘇維埃共和國。現在，所有這些共和國都按自願與平權原則而聯合於統一的蘇維埃國家聯盟——蘇聯之中，同時爲每一個共和國都保留有自由退出蘇聯之權。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成立就是表示蘇維埃政權之鞏固和波爾什維克黨關於民族問題的列寧——斯大林政策之偉大勝利。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列寧曾在莫斯科蘇維埃全會上發言。列寧在總結蘇維埃政權存在五週年時，表示堅定的信心，認爲「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一定會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

斯一。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全國面前的演說。一九二二年秋，黨遭遇着大不幸：列寧患了重病。全黨和全體勞動者都感覺着列寧底病恙如同他們自己身受的重大痛苦。大家都時刻爲親愛的列寧底壽命擔憂。可是，列寧即在病中也沒有停止自己的工作。列寧在病勢已經很沉重時，還寫了許多很重要的論文。在這些最後的論文中，他總結了過去的工作，並擬定了關於經過吸引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道路來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列寧提出了自己的關於吸收農民參加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專進的合作社計劃。

列寧認爲：一般合作社，特別是農業合作社，乃是千百萬農民所易於接受和瞭解的由小的個體農莊過渡到大的協作的生產聯合——集體農莊的道路。列寧指出：農業在我國之發展，應當是循着經過合作社而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應當是循着逐漸濃縮集體制原則於農業——起初是在銷售方面，然後是在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前進。列寧指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和工農聯盟之下，在保證無產階級以對於農民的領導之下，在社會主義工業存在之下，——正確組織起來的，包含有千百萬農民羣衆的生產合作制，就是這樣的工具，運用着這個工具，就可以在我國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一九二三年四月，舉行了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這是在波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後列寧不能出席參加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表決權的代表，計有四百零八

人，代表着三十八萬六千個黨員，就是說，比在前次黨代表大會時少些。在這裏，可以
看出黨裏進行整肅的結果，這次清黨從黨內開除了頗大百分數的黨員。只有少數黨的代
表，計有四百一十七人。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在自己的決議中，採納了列寧在其最後論文和書信裏所給的一
切指示。

代表大會對於所有那些把新經濟政策瞭解為離開社會主義陣地的退却，瞭解為向資
本主義田園有把陣地的人們，所有那些提議去受資本主義奴役的人們，給予堅決的與
擊。托洛茨基底伙伴——拉狄克和克拉辛，就是在代表大會上作過這種提議的。他們提
議去征用外國資本家宰割，把蘇維埃國家生命所必需的工業部門租讓給外國資本家。他
們提議讓付那已被十月革命所廢除的沙皇政府的外債。黨痛斥了這些投降主義的提議為
叛賣性的提議。黨沒有拒絕利用出租政策，可是只能是以有利於蘇維埃國家的部門和範
圍為限。

還在代表大會以前，布哈林和索科里尼可夫就已經提議取消對外貿易壟斷制。這個
提議也是由於把新經濟政策瞭解為向資本主義交出自己陣地的結果。列寧當時痛斥布哈
林為投機商人，懶惰曼和富農底擁護者。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堅決地駁斥了這些想侵犯不
可動搖的對外貿易壟斷制的企圖。

代表大會對於托洛茨基想以對農民的致命政策強加於黨的企圖，也給了同樣的回

舉。代表大會繼續不可忘記小農經濟在國內佔較大比重的事實。代表大會着重指出：工業——重工業在內——之發展，應當不是和農民羣衆底利益相抵觸，而是與他們相結合，是爲着全體勞動居民底利益。這些決議是反對托洛茨基的，因爲托洛茨基是提議用剝削農民經濟的方法來建設工業，托洛茨基在事實上是承認無產階級與農民聯盟政策的。

托洛茨基同時提議關閉這樣巨大而有國防意義的工廠，如普梯洛夫工廠，布良斯基工廠及其他的，如他所胡說是不生利的工廠。代表大會忽然否決了托洛茨基底提議。

根據列寧用書面提交代表大會的建議，第十二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查院聯合的機關。這個機關擔負有以下的重大任務：保護我們黨底統一，鞏固黨的和國家的紀律，多方改進蘇維埃國家底機關。

代表大會對於民族問題，曾加以嚴重的注意。斯大林同志是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人。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了我們在民族問題上的政策底國際意義。西方的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把蘇聯看作是解決民族問題和剷除民族壓迫的榜樣。斯大林同志指出：必須努力工作來把蘇聯各民族間的經濟上的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現象剷除。他號召全體黨進行堅決鬥爭去反對民族問題中的傾向——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和地方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在代表大會上揭破了民族主義傾向者以及他們對待民族少數的大國家主義政策。當時出來反對黨的，有格魯西亞的民族主義傾向者——麥吉凡尼及其他等人。民族主義傾

向者曾反對成立南滿加東聯邦，反對鞏固南滿加東各民族間的友誼關係。民族主義傾向者對格魯細亞境內其他民族的行爲，正如真正的大國家主義的涉文主義者一樣，他們把一切非格魯細亞人，特別是阿爾明尼亞人，都驅逐於梯弗里斯城以外；他們頒佈了這樣一個法律，按照這個法律，凡與非格魯細亞人結婚的格魯細亞女子，都失去其格魯細亞的國籍。援助格魯細亞民族主義傾向者的，有托洛茨基，拉狄克，布哈林，斯克力普尼克和拉可夫斯基。

在代表大會以後，接着就召集了各民族共和國工作人員關於民族問題的專門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揭破了種羈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集團——蘇爾坦——加里也夫以及其他等人和烏茲別克民族主義傾向者集團——法祖拉·何扎也夫以及其他等人。

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總結了新經濟政策兩年來的結果。這些總結鼓勵了我們的勇氣和對於最終勝利的信心。

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會上聲稱：

「我們的黨，仍然是同心一致的、堅固團結的、經歷了最偉大轉變的、高舉着全面展開的旗幟而向前邁進的黨」。

(四) 爲克服國民經濟恢復事業中的困難而鬥爭。托洛茨基份子底積極活動因列寧患病而加強。黨內之新的爭論。托洛茨基份子之失敗。列寧之遺囑。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黨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

爲恢復國民經濟而鬥爭的頭幾年，就已產生顯着的成功。到一九二四年，在各方面都已呈現出高漲的情形。播種面積從一九二一年起已經大大增加了，——農民經濟已經日益鞏固起來了。社會主義工業是增長和發展了。工人階級底人數已大大增長了。工資已增高了。工農生活，已比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二年好得這些倍好幾了。

但是，尚未消滅的經濟破壞底結果，總還是令人感覺得到的。工業還是落後於戰前水平。工業之增長，遠比國家需要之增長落後得多。一九二三年末，約有四百萬農民將城市國民經濟增長之遲緩，沒有給以消除失業現象的可能。商業因城市製造品價格過高而發展得不平衡。製造極過高價格，是由耐普曼以及我們商業機關的耐普曼份子在國內所運來的。因此，蘇維埃的盧布就開始劇地動搖起來，其價格低落下去了。所有這些情形，都會阻礙區農生活狀況之改善。

至一九二三年秋，因我們的工商業機關這挑蘇維埃價格政策之故，經濟困難，略見解除。工業品價格與農產品價格，曾是彼此很不相符的。糧食價格是低的，而工業品價

格則太高了。在工業中有很大的雜費，而這就使商品騰貴起來。農民由出買糧食所獲得的實惠，是更甚於價值的減低一切而外，當時坐在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中的托洛茨基份序及達可夫，又向經濟宣傳人員發下了罪惡的指令，要從出賣工業品方面多取些利潤，無限制地提高價格，被譯是爲着發展工業。而其實，這個兩善變的口號只能使工業生產基礎陷於縮小，使工業陷於破壞。在這種條件之下，購買城市商品，對於農民是不利的，於是他們就停止購買了。結果就開始了銷售困難的危機，而這個危機就影響到工業中來。在發給工資方面發生了困難。這就引起工人底不滿情緒。在某些工廠中，最苦惱的工人，曾拋棄工作。

黨中央委員會擬定了消除所有這些困難和缺點的辦法。曾採取種種辦法來剷除銷售困難的危機。曾實行減低日用品價格。曾決定施行幣制改革——過渡到堅固的和穩定的幣制——過渡到金幣制。整頓了發給工人工資的事情。曾擬定種種辦法來經過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而擴展商業，並把各種私資商人和投機商人從商業中排擠出去。

曾必須和艱難，擬作精神地着手進行工作。忠實於黨的人們就是這樣想和這樣做的。可是托洛茨基等却不是這樣來幹。他們趁着列寧因病重不能任事而缺席的機會，就開始向黨及其領導實行新的襲擊。他們認定：實行蘇俄黨並推翻其領導的順利時機已經到來了。他們在進行反黨鬥爭中，曾利用一切：德國和保加利亞革命於一九二三年秋之遭受失敗，國內之經濟困難，列寧之臥病。正是在這個使蘇維埃國家感受困難的時候，

價值黨底傾軋臥床不起的時候，托洛茨基就開始實行其反對波爾什維克黨的進攻。他把黨內一切反對黨主義份子團結在自己周圍，並造作出反對派的政綱，用來反對黨，反對黨底領導，反對黨底政策。這個政綱就是所謂四十六個反對派份子底聲明書。在反對列寧黨的鬥爭中，一切反對派集團——托洛茨基份子；民集派份子；「左派共產主義者」殘餘以及「工人反對派」殘餘，都聯合起來了。他們在自己的聲明書中預言着沉重經濟危機之到來和蘇維埃政權之滅亡，並要求派別組織和集團之自由，認為這是擺脫現狀的唯一出路。

這乃是為恢復派別組織而進行的鬥爭，而派別組織是曾被第十次黨代表大會根據列寧提議所禁止了的。

托洛茨基份子沒有提出任何一個關於改善工業或農業，關於改善國內商品流轉，改善勞動者生活狀況的具體問題。是的，他們根本就不注意這些問題的。他們所注意的，祇是一點：就是利用列寧缺席的機會，在黨內恢復派別組織，並動搖黨底基礎，動搖黨底中央。

在四十六人政綱提出後，托洛茨基底一封信又接着發表出來了，在這封信裏，他污蔑了黨的幹部並提出了許多新的誹謗黨的責備。在這封信裏，托洛茨基重覆了孟什維克的老調，這種老調，黨從他那裏不是初次聽到的。

托洛茨基份子首先就來撲攻黨的機關。他們懂得：黨沒有堅固的黨的機關是不能生

存和工作的。反對派份子企圖動搖這個機關，破壞這個機關，企圖把黨員和黨機關對立起來，把青年和黨底老幹部對立起來。托洛茨基在自己的信中，着重指望着學生青年，指望着尚未知道黨與托洛茨基主義鬥爭歷史的年輕黨員。爲奪取學生青年起見，托洛茨基曾去諂媚他們，稱他們爲「黨底最可靠的風雨表」，而同時又宣稱說老的列事的前衛是在蛻化着。他以卑鄙醜態的神情，指着那些已經蛻化的第二國際首領們來暗示說：老的波爾什維克的前衛，也是向着這條道路走着。托洛茨基是用這些說黨陷於蛻化的叫喊，來企圖掩蔽自己本身的蛻化以及自己的反黨陰謀。

反對派份子底兩個文件，無論是四十六人底政綱，無論是托洛茨基底信，都由托洛茨基份子分送到各區和各支部並提交黨員去討論了。

黨被挑戰來進行爭論了。

於是，現在也如在第十次黨代表大會前夜關於職工會問題的爭論時一樣，黨是被托洛茨基份子強迫來進行全黨爭論了。

黨雖然忙於更加重要的經濟問題，但是它接受了這個挑戰而宣佈了爭論。

整個黨都來參加爭論了。鬥爭帶着殘酷的性質。在莫斯科，鬥爭是進行得特別尖銳的。托洛茨基份子企圖首先就奪取首都的組織。可是爭論並沒有幫助托洛茨基份子。爭論只是使他們丟了臉。托洛茨基份子，無論在莫斯科，無論是在全蘇聯，都被迎頭擊破了。投票贊助托洛茨基份子的，只是一小部份高級學校的和機關的支部。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集了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代表會議聽了斯大林同志底報告，斯大林同志在報告中作了關於爭論的總結。代表會議斥責了托洛茨基反對派，並聲稱托洛茨基反對派乃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傾向。代表會議底決議，後來已由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和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代表大會所批准了。國際的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在波爾什維克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中是贊助了波爾什維克黨。

然而，托洛茨基份子並沒有停止自己的破壞工作。一九二四年秋，托洛茨基印刷了一篇論文——「十月底教訓」，在這篇論文中，他企圖以托洛茨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這篇論文，從頭到尾都是誹謗我們黨，誹謗我們黨底領袖——列寧的。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政權底一切敵人，都把這本誹謗冊子當作至寶抓住了。黨以憤激態度對待了托洛茨基底這個對波爾什維主義英勇歷史的誣蔑。斯大林同志揭破了托洛茨基想以托洛茨基主義代替列寧主義的企圖。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言論中指出：「黨底任務，就在於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個思想的派別」。

斯大林同志底理論著作——「關於列寧主義底基礎」（一九二四年出版），對於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和保護列寧主義的專業，具有了極重要的意義。這個著作是列寧主義之精彩的解說和極重要的理論上的論證。它以鋒利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武器，曾在當時武裝了，而且現在還武裝着全世界的波爾什維克。

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戰鬥中，斯大林同志把黨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並動員了黨去戰

續爲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而鬥爭。斯大林同志善於證明了：在思想上粉碎托洛茨基主義，乃是爲保證繼續勝利向前進到社會主義所必要的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我們黨與托洛茨基主義鬥爭這一時期時說過：

「不擊破托洛茨基主義，就不能達到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的勝利，就不能達到把現在的俄羅斯變爲社會主義的俄羅斯」。

但是，黨底列寧政策之成功，曾被黨和工人階級所遭遇的最大的不幸所掩蔽。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我們的領袖和導師，波爾什維克黨底創造者——列寧，在莫斯科附近的哥爾克逝世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把列寧逝世的消息，看作是最沉痛的損失。在安葬列寧之日，國際無產階級曾宣佈停止一切工作五分鐘。鐵路上的運輸停止了，工廠裏的工作停止了。全世界的勞動者抱着極深沉的悲哀來護送自己的父親和導師，最好的友人和保護者——列寧入墓。

蘇聯工人階級以更加團結在列寧黨周圍來回答了列寧之逝世。在這些哀悼日子裏，每個覺悟工人都周密考慮了自己對於實現着列寧遺囑的共產黨的態度。黨中央委員會收到了成千成萬非黨員工人請求接收他們入黨的申請書。中央委員會爲迎接先進工人這個運動而宣佈了大批接收先進工人入黨，宣佈了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新的成萬的工人加入了黨。加入黨的，是準備以自己的生命去爲黨底事業，爲列寧底事業而奮鬥的人們。當時在很短期間之內，共有二十四萬餘工人加入了波爾什維克黨。加入黨的，是工人階

階底先進的部份，最覺悟的和最革命的，最勇敢的和最守紀守律的部份。這就是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

列寧逝世時的情形，表明我們黨對於工人羣衆是如何親近，工人是如何珍重列寧黨。

在哀悼列寧的日子，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代表全黨向列寧作了偉大的宣誓。他當時說：

「我們共產黨員，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由特別材料製成的。偉大無產階級戰略家底軍隊！列寧同志底軍隊，就是由我們這些人組成的。在這個軍隊裏做一個隊員，是再光榮不過的了。以列寧同志爲創始人和領導者的黨底黨員稱號，是再高尚不過的了……」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高舉着黨員這個偉大稱號並保存着這個偉大稱號底純潔性。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一定會光榮地實現的！……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保存我們黨底一致，好似保護眼珠一樣。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保存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將不遺餘力來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用全力鞏固工農聯盟。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同志會始終不倦地對我們說明我國各民族自願聯盟之必要，說明我國各民族在共和國聯盟範圍內實行兄弟合作之必要。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鞏固和擴大共和國聯盟。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你的這一個遺囑，我們也一定會光榮地實現！……

列寧會慶次對我們說：鞏固紅軍和改進紅軍底狀況，乃是我們黨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同志們！我們大家現在宣誓罷：我們將不遺餘力來鞏固我們的紅軍，來鞏固我們的紅色海軍……

列寧同志與我們永別時，囑咐我們忠實於共產國際原則。列寧同志！我們現在向你宣誓：我們將奮不顧身地鞏固和擴大全世界勞動者底聯盟——共產國際！——這就是波爾什維克黨在自己的永垂千古的領袖——列寧面前的宣誓。

一九二四年五月，舉行了第十三次黨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七百四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代表着七十三萬五千八百八十一個黨員。黨員數量之所以比較上次代表大會時驟增的原因，是由於在為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時加入黨的，約有二十五萬個新黨員。只有發言權的代表，計有四百一十六人。

代表大會一致斥責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底政綱，認定它是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小資產階

級傾向，是對列寧主義的修改，並批准了第十三次黨代表會議「關於黨建設「和」關於爭論總結」的決議。

代表大會根據鞏固城鄉結合的任務而給了關於繼續擴大工業，首先是擴大輕工業的指示，同時着重指出有迅速發展冶金業之必要。

代表大會批准了設立國內商業人民委員部的辦法，并在一切商業機關面前提出了掌握市場和把私人資本從商業範圍裏排擠出去的任務。

代表大會提出了擴大國家給農民的低利借貸和把高利貸者從農村中排擠出去的任務。

代表大會提出了極力使農民羣衆合作化的口號，作爲在農村中工作底主要任務。

最後，代表大會指出了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的巨大意義，並要黨注意於加強以列寧主義基礎教育年輕黨員，首先是教育在爲紀念列寧而徵收黨員時入黨的年輕黨員的工作。

(五) 蘇聯之在恢復時期末葉。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在

我國勝利問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之「新反對派」。

黨之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方針。

波爾什維克黨和工人階級之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堅忍工作，已經四年有餘了。爲恢復國民經濟而進行的英勇工作，行將終結。蘇聯底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日益增長了。

到這個時候，國際形勢已經變更。資本主義抵擋住了羣衆在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實行的第一次革命進攻。在德國、意大利、保加利亞、波蘭及許多其他國家所發生的革命運動，都被鎮壓下去了。在這方面，妥協的社會民主黨底領袖們，幫助了資產階級。革命底暫時退潮到來了。在西歐，資本主義底暫時的局部的穩定——資本主義地位底局部的鞏固——到來了。可是，資本主義底穩定，並沒有除去那些撕裂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相反的：資本主義底局部穩定，更使工人與資本家間，帝國主義與殖民地民族間，各國帝國主義集團間的矛盾尖銳化了。資本主義底穩定所準備的，是矛盾底新爆發，是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新危機。

同時與資本主義穩定平行的，就是蘇聯底穩定。然而，這兩個穩定是彼此根本不同的。資本主義底穩定是預告說：資本主義新危機行將到來。而蘇聯底穩定則是表明說：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更加增長。

雖然西歐方面的革命遭受了失敗，但是蘇聯底國際地位仍然繼續鞏固着，固然是以較慢速度鞏固着。

一九二二年，蘇聯被邀請參加在意大利一個城市——熱納亞舉行的國際經濟會議。在熱納亞會議上，各帝國主義政府，既然因資本主義各國革命遭受失敗而氣焰增長，乃

企圖對蘇維埃共和國實行新的逼迫，不過這一次是用外交形式而已。帝國主義者向蘇維埃國家提出了橫蠻無理的要求。他們要求把已由十月革命所收歸國有的工廠交還外國資本家，要求繳付沙皇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債。在這些條件之下，帝國主義國家諾許給蘇維埃國家以不大的借款。

蘇聯否決了這些要求。

熱納亞會議沒有什麼結果。

英國外相克爾遜於一九二三年提出的最後通牒，乃是新干涉的威脅，而這個威脅，也受到應有的回擊。

資本主義國家既已覺察到蘇維埃政權底堅固性並深信蘇維埃政權底穩定性，就先後接踵地開始來和我國恢復外交關係。在一九二四年當中，蘇聯與英國、法國、日本以及意大利的外交關係恢復了。

當時看得很明白：蘇維埃國家已經奪得整個和平休戰時期了。

國內的環境也變更了。波爾什維克黨所領導的工農羣衆底奮勇工作，已得到自己的收穫。國民經濟底迅速的增長，已成事實了。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的經濟年度中，農業已接近到戰前的規模，達到戰前水平百分之八十七。蘇聯大工業在一九二五年的出產，已約佔戰前工業產量四分之一了。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蘇維埃國家已能把三萬萬八千五百萬盧布投到基本建設上去。全國電氣化計劃，也是成效卓著地實現

着。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中的經濟命脈是鞏固起來了。我們在和工商業裏的私人資本鬥爭中，已獲得重大的成功。

由於經濟高漲的關係，使着工農生活狀況也更加改善了。工人階級是以很快速度增長着。工資是增大了。勞動生產率是提高了。農民物質生活狀況是大大改善了。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工農國家已能够拿出約近二萬萬九千萬盧布來幫助經濟力量薄弱的農民。在工農生活狀況改善的基礎之上，羣衆底政治積極性是大大提高了。無產階級專政是鞏固了。波爾什維克黨底威信和影響是增大了。

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快要終結了。然而，單是恢復經濟，單是達到戰前水平，這對於蘇維埃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國家，還是不夠的。戰前水平乃是落後國的水平。會必須繼續前進。蘇維埃國家所爭得的長期休戰時間，保證有繼續向前建設的可能。

可是在這裏，關於前途，關於我國發展，我國建設底性質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底命運問題，就十分緊張地提出來了。應當循着什麼方向來在蘇聯進行經濟建設呢？是循着走向社會主義的方向，抑或是循着其他某種方向呢？我們是應當和是能够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抑或是命運註定我們爲另一種經濟，即爲資本主義經濟，培植地呢？一般說來，在蘇聯是否有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如果有可能，那末是否有可能在資本主義各國革命延遲爆發和資本主義穩定條件下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既然新經濟政策雖是多方鞏固和擴大社會主義在國內的力量，但同時却又暫時還讓資本主義得到某些發

展，那末，是否有可能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呢？要怎樣來建設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呢，要從那一端來開始這個建設事業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於恢復時期末葉擺在黨面前，而且已經不是當作理論的問題，而是當作實踐的問題，當作日常的經濟建設的問題。

對於所有這些問題，都會必須給以直截而明白的答覆，以便使我們從事於工業農業建設的黨的經濟的工作人員以及全體人民，都知道向着何處進行工作，——是向着社會主義呢，抑或是向着資本主義呢？

如果對於這些問題沒有明白的答覆，那末我們在建設方面的整個實際工作，就會成爲沒有前途的工作，盲目的工作，徒勞無益的工作。

黨對於所有這些問題，都給了明白而確定的答覆。

黨答覆說：是的，在我國是可以而且必須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的，因爲在我國有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爲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一九一七年十月，工人階級既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專政，就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從那時起，蘇維埃政權就採取着一切辦法，以便打破資本主義底經濟實力並爲建成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造成條件。這些辦法就是：剝奪資本家和地主；把土地、工廠、交通工具和銀行變爲全民財產；實行新經濟政策；建成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實行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現在，主要任務就是要在全國範圍內擴展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並因此而在經濟上也徹底打破資本

主義。我們的全部實際工作，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會應當服從於實現這個主要任務底要求。工人階級能夠做到這點，而且工人階級一定會做到這點。這個偉大任務之執行，應當從國家工業化開始。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這就是基本的環節，而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工作之擴展，就必須從這個環節開始。無論是革命在西歐方面的延遲爆發，無論是資本主義在非蘇維埃國家裏的局部穩定，都不能停止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的行程。新經濟政策祇能是促進這個事業，因為黨之所以施行新經濟政策，就正是為着促進我們國民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之建設的。

這就是黨對於社會主義建設在我國勝利問題的答覆。

可是黨知道：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問題，並不盡在於此。社會主義之在蘇聯建成，乃是在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轉變，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底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然而這畢竟是蘇聯國內的事情，而且祇是社會主義勝利問題底一部份。這問題底另一部份，就是這問題底國際方面。斯大林同志在論證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勝利的原理時，曾多次指出說：應當辨別這個問題底兩方面——國內的方面和國際的方面。至於說到這問題底國內的方面，就是說，國內階級相互關係方面，那末，蘇聯底工人階級和農民，是完全能够在經濟上克服自己本國的資產階級並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是，還有這問題底國際的方面，就是說，外部關係方面，蘇維埃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間，蘇維埃人民與國際資產階級間的關係方面，而國際資產階級是仇恨蘇維埃制度的，

它尋找機會舉行新的武裝干涉來反對蘇維埃國家，來進行要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新的嘗試。而因為蘇聯暫時還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其他的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國家，於是在蘇聯周圍就繼續存在着資本主義的包圍，而這個包圍就產生着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很明顯的，當資本主義的包圍還存在時，則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也會存在的。蘇維埃人民祇靠自己所有的力量，就能够消滅這種外來的危險，這種反蘇聯的資本主義武裝干涉危險麼？不是的，是不能够的，因為要消滅資本主義武裝干涉危險，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而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則祇有當無產階級革命至少是在幾個國家內勝利後才有可能。但由此就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這勝利是表現於已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消滅並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成，——還不能算是最終的勝利，因為外國武裝干涉的危險和資本主義復辟的企圖依然沒有消除掉，因為社會主義國家尚無免除這種危險的保障。為要消滅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干涉的危險，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包圍。

當然，在蘇維埃政權底正確政策之下，蘇聯人民及其紅軍一定能給新的外國資本主義武裝干涉以應有的回擊，正如他們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曾給第一次資本主義武裝干涉以回擊一樣。然而這還不是說，新的資本主義武裝干涉危險就會因此而消滅。第一次武裝干涉之失敗，並沒有消滅新的武裝干涉危險，因為武裝干涉危險底來源——資本主義的包圍還繼續存在着。如果資本主義的包圍還會存在着，那末，就是新的武裝干

涉之失敗，也不會把武裝干涉危險消滅的。

由此就得出結論：無產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的勝利，乃是蘇聯勞動者切身的利益。

這就是黨關於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的方針。

中央當時要求把這個方針提交當前的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去討論，以便由代表會議贊同和通過作為全黨方針，作為全體黨員所務須服從的全黨法規。

黨底這個方針，使反對派份子目定口呆。這個方針之所以使他們目定口呆，首先就是因為黨給了這個方針以具體的實踐的性質，把它和關於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的實際計劃聯系起來了，並要求把這個方針變為全黨法規，變為全體黨員所務須服從的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的決議案。

托洛茨基份子起來反對黨底方針，以孟什維克的「不斷革命論」來和黨底方針對立，而這個「理論」，祇是為着譏笑馬克思主義，才可稱作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否認在蘇聯有社會主義建設勝利可能的。

當時，布哈林份子還沒有敢於公開出來反對黨底方針。但他們畢竟已開始暗中以自己的關於資產階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理論」來和黨底方針對立，並以「新的」口號「發財罷」來補充這個「理論」。照布哈林份子說來，社會主義勝利底意義，並不是消滅資產階級，而是培養資產階級並使之發財致富。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有一個時候也曾鑽出來聲稱，說由於蘇聯技術經濟落後之故，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可是後來，他們却不得不躲在灌木林裏去。

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一九二五年四月）斥責了所有這些公開的和暗藏的反對派份子底投降主義的「理論」，批准了黨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方針，並通過了相當的決議案。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被逼得無路可走時，也只好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案。但是黨知道：他們祇是暫時延展自己反黨的鬥爭，而決定在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再來「對黨開戰」。他們在列寧格拉收集了自己的伙伴並組織了所謂「新反對派」。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開幕了。

代表大會是在黨內緊張的環境中舉行的。自黨存在以來，還未曾有過這樣的情況，就是像列寧格拉這樣一個最大的黨中心組織底整個代表團，竟打算出來反對自己的中央。

出席代表大會的，有六百六十五人是有表決權的代表，六百四十一人是只有發言權的代表，他們代表着六十四萬三千個黨員和四十四萬五千個候補黨員，就是說，比在上次代表大會時稍許少些。在這裏，表現出對那些有反黨份子混入的高級學校支部和機關支部實行局部清黨的結果。

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工作報告，是由斯大林同志作的。他把蘇聯底政治實力和經濟實

力增長情形，作了一番鮮明的敘述。無論是工業，無論是農業，由於蘇維埃經濟制度之優越，都在比較短的時期內恢復起來，並接近到戰前水平了。雖然有這些成功，而斯大林同志還是提議不要以此自滿，因為這些成功還不能消滅這樣一件事實，就是說，我們的國家仍然是落後的農業的國家。農業出產佔有全部出產總量三分之二，而工業則只佔三分之一。斯大林同志說：在黨面前，很迫切地擺着要把我國變為在經濟上不依賴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國的問題。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這是必須做到的。於是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為社會主義底勝利而鬥爭，就成為黨底中心任務。

斯大林同志指出說：

「把我國由農業國變為能夠以自己本身力量來生產必需機器設備品的工業國，這就是我們的總路線之實質和基礎所在」。

國家工業化就能保證國家底經濟獨立性，鞏固國防力量，並創造為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所必要的條件。

季諾維也夫份子起來反對黨底總路線。季諾維也夫份子索科里尼可夫以在帝國主義豺狼中流行的資產階級計劃來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對立。按照索科里尼可夫這個計劃，蘇聯應當仍舊為農業國，主要是出產原料和糧食，把原料和糧食輸出國外，並從國外輸入自己所不生產而且不應當生產的機器。在一九二五年條件之下，這個計劃乃是讓工業發展的外國來在經濟上奴役蘇聯的計劃，是為滿足資本主義各國帝國主義豺

徹底貪慾而使蘇聯工業永遠落後的計劃。

採取這個計劃，就等於把我們的國家變為資本主義世界底軟弱無力的農業的附庸，使我們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包圍面前成爲手無寸鐵的和軟弱無力的國家，而歸根到底就是把在蘇聯的社會主義事業葬送掉。

代表大會痛斥了季諾維也夫份子底經濟「計劃」，認爲這是奴役蘇聯的計劃。

像「新反對派」這樣的狂言暴語，如硬說（違反着列寧！）我們的國家工業不是社會主義的工業，或者宜稱（也是違反着列寧！）中農不能成爲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同盟者，——也未能幫助「新反對派」。

代表大會痛斥了「新反對派」底這些狂言暴語，認爲這是反列寧主義的狂言暴語。斯大林同志揭破了「新反對派」底托洛茨基——孟什維克的實質。他指明說：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只是重唱我黨敵人底調子，而列寧在世時是和這些敵人作過無情鬥爭的。

當時看得很明白：季諾維也夫份子，乃是掩飾得不巧妙的托洛茨基份子。

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說：鞏固工人階級與中農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的聯盟，乃是本黨最重要的任務。他指出當時在黨內關於農民問題有兩種傾向，這兩種傾向對於這個聯盟事業都是有危險的。第一種傾向就是輕視和小視富農危險；第二種傾向就是畏懼和害怕富農並看輕中農作用。當有人問到那一種傾向更壞時，斯大林同志回答說：「無論

是第一種傾向，或是第二種傾向，兩者都是一樣壞的。如果讓這個傾向發展起來，那末他們就能够在解和殺害黨。幸而在我們黨內有着既能够打破第一種傾向，又能够打破第二種傾向的力量」。

黨果然是擊潰和打破了「左」傾和右傾。

在總結關於經濟建設問題的討論時，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是一致否決了反對派份子底投降主義計劃，並在自己的著名決議中寫着：

「在經濟建設方面，代表大會底出發點，就是認為我們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有『爲建成完全民權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的一切』（列寧）。代表大會認為：爲在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勝利而鬥爭，乃是我們黨底基本任務」。

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批准了新黨章。

從第十四次代表大會起，我們的黨就開始稱爲蘇聯共黨（波爾什維克）——聯共（波）。

已在代表大會上被擊敗的季諾維也夫份子，並沒有服從黨。他們開始了反對第十四次代表大會決議的鬥爭。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季諾維也夫立刻就召集了列寧格勒青年團工委會議，這工委上層份子，是會由季諾維也夫、查魯茨基，巴卡也夫，葉夫多基莫夫，庫克林，薩發羅夫以及其他兩面份子養成了仇恨我們黨列寧中央的精神的。在這個會議上，列寧格勒青年團工委通過在蘇聯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歷史上從所未有的

關於拒絕服從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決定。

但是，列寧格拉青年團底季諾維也夫上層份子，完全沒有反映列寧格拉青年團黨來底情緒。因此，這些上層份子就很容易被擊潰了，而列寧格拉青年團組織，很快就重新在青年團中佔居自己應有的地位。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結束時，代表大會一部份代表——莫洛托夫，基洛夫，沃羅希洛夫，加里寧，安得列也夫以及其他同志，被派到列寧格拉去。曾必須向列寧格拉黨組織裏的黨員們解釋那用欺騙手段取得委任狀的列寧格拉代表團在代表大會上所採取的立場之罪惡的和反波爾什維克的性質。為聽代表大會工作報告而召集的黨員大會，是舉行得很激烈的。曾召集了新的非常的列寧格拉黨代表會議。列寧格拉黨組織裏的絕大多數黨員羣衆（百分之九十七以上）都完全贊同了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底決議，並斥責了反黨的季諾維也夫的「新反對派」。後者在那時已經成爲沒有軍隊的將軍了。

列寧格拉的波爾什維克，仍然是站在列寧——斯大林黨底前列。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時寫着：

「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底歷史意義，就在於它善於根本揭破了「新反對派」底錯誤，唾棄了新反對派底不相信和號泣態度，明白而確切地指出了繼續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道路，給了黨以勝利的前途，並因此而以確信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勝利的堅固信心來武裝了無產階級」（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一五〇）

簡短的結論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的年份，乃是波爾什維克黨歷史中責任最艱鉅的時期之一。在緊張的環境中，黨善於實現了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進到新經濟政策的困難轉變。黨在新的經濟的基礎上鞏固了工農聯盟。建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在新經濟政策道路上達到了在恢復國民經濟方面的有決定意義的成功。蘇維埃國家有成效地經歷了國民經濟發展中的恢復時期，而開始來過渡到新的時期，到國家工業化的時期。

由國內戰爭過渡到和平的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在最初一個時候，曾遇到巨大的困難。波爾什維主義底敵人，蘇聯共產黨（波）隊伍中的反黨份子，在這個時期內，進行了致命的反對列寧黨的鬥爭。托洛茨基是這些反黨份子底首領。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是他在這個鬥爭中的助手。反對派份子打算在列寧逝世後來瓦解波爾什維克黨底隊伍，來分裂黨，來以不相信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專業的心理來傳染黨。按實質說來，托洛茨基份子曾企圖在蘇聯建立新資產階級底政治組織，建立另一個黨，即資本

主義復辟黨。

黨舉着列寧旗幟而團結在自己的列寧中央週圍，團結在斯大林同志週圍，並擊敗了托洛茨基份子及其在列寧格拉的新朋友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底新反對派。

波爾什維克黨既已經積蓄起力量 and 資財，就引導國家走到新的歷史階段——走到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階段。

第十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爲

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

(一) 社會主義工業化時期中的困難以及爲克服這些困難而鬥爭。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反黨聯盟之形成。聯盟之反蘇維埃的發動。聯盟之失敗。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就爲實現蘇維埃政權關於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的總方針而開展鬥爭。

在恢復時期，任務會在於首先就振興農業，從農業方面取得原料和糧食並使工業活躍起來，——恢復工業，恢復現有的工廠。

蘇維埃政權是比較容易地解決了這些任務。

可是，恢復時期曾有以下三大缺點：

第一，當時所有的工廠，是技術陳舊落後的舊工廠，是很快就會不中用的工廠。當時的任務，就在於要根據新技術來改裝這些工廠。

第二，恢復時期所有的工業，是基礎太狹小的工業，因為在當時所有的工廠中，會缺乏幾十幾百個為國家所絕對必需的機器製造廠，我們當時沒有這些工廠，可是，我們必須要把這些工廠建築起來，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工廠，則工業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工業。當時的任務，就在於要建立這些工廠並用現代技術把它們裝備起來。

第三，恢復時期所有的工業，主要是輕工業，這種工業是由恢復時期所發展並引上大道了。可是，輕工業本身向前的發展就開始因重工業薄弱而受到阻碍，更不用說只有發展重工業才能得到滿足的國內其他需要了。當時的任務，就在於要開始偏重於重工業。所有這些新任務，都是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政策所應當解決的。

會必須從新建成那些在沙皇俄國所未會有的許多工業部門，——建成新的機器製造廠、新的機架製造廠、新的汽車製造廠、新的化學工廠、新的冶金工廠，辦好本國自製的發動機和電站裝具的生產，增加金屬和煤炭開採量，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事業所要求的。

會必須創立新的國防工業，——建成新的大砲製造廠、新的砲彈製造廠、新的飛機製造廠、新的坦克製造廠、新的機關槍製造廠，因為這是處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的蘇聯國防利益所要求的。

會必須建成拖拉機製造廠和現代農業機器製造廠，並以其出產品供給農業，以便使千百萬小的個體農莊有可能過渡到大的集體農莊的生產，因為這是社會主義在農村中勝利的利益所要求的。

所有這些都是工業化政策所應當貢獻出來的，因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底內容，正在於此。

不言而喻的，這樣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作，沒有數十萬萬資金投入，是不可能。要指靠於外債，那是沒有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會拒絕償還給我們。僅只靠不要外來幫助而專靠本國所有資財來從事建設。而我們的國家在當時還是不富足的。

當時的主要困難之一，就在這裏。

資本主義國家之建設自己的重工業，通常都是靠着外來資金之流入；靠着搶掠殖民地，靠着戰敗國人民底賠款，靠着外債。蘇維埃國家是在原則上就不能利用這樣污濁的來源，如搶掠殖民地或戰敗國人民，來吸取工業化資金的。至於說到外債，那末這個來源對於蘇聯，也是斷絕了，因為資本主義國家是不肯借款給蘇聯的。所以會必須在國內找得資金。

而這樣的資金也就在蘇聯找到了。在蘇聯所找到的積蓄來源，乃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不知道的。蘇維埃國家收歸自己支配的，有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從資本家和地主手中奪取過來的一切工廠和一切土地，以及運輸業，銀行，對外貿易和國內商業。此

時，從國家工廠中，從運輸業上，從商業和銀行中所得到的利潤，並不是用去供資本家寄生階級所消費，而是用來繼續擴大工業了。

蘇維埃政權取消了沙皇政府的外債，爲着這些外債，單說利息而論，人民會每年繳付幾萬萬金盧布。蘇維埃政權既已消滅地主的土地私有制，就使農民免除了每年須向地主繳納的約及五萬萬金盧布的地租。農民既已擺脫所有這些負擔，就夠幫助國家來建造新的強大的工業了。農民生底切身利益，就在於要得到拖拉機和農業機器。

所有這些進款來源，都是由蘇維埃國家所支配。這些來源，能供給幾萬萬和幾十萬萬盧布作爲建設重工業之用。只是必須用管理經濟的態度來處理事情，在金錢支用方面實行最嚴格的節省，進行生產合理化，減低生產成本費，剷除那些不生產的耗費等等。蘇維埃政權就正是這樣作的。

因爲實行節省制的關係，每年所積蓄來供基本建設之用的資金，已經是風餐露宿了。於是就有可能來着手建築這樣巨大的企業，如德涅泊爾水電站，土爾克斯坦——西伯利亞鐵路，斯大林格拉拖拉機製造廠，各種機架製造廠，「阿模」汽車製造廠（現在是斯大林汽車製造廠）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度，投入工業的資金，約近十萬萬盧布，那末經過三年以後，却已經能夠投入約近五十萬萬盧布了。

工業化的事業，是向前進展了。

資本主義國家覺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底鞏固，是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威脅。因此，各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就採取了一切可能辦法來對蘇聯施行新的逼迫，來引起混亂，來破壞或至少是阻滯蘇聯工業化的事業。

一九二七年五月，坐在政府內的英國保守黨人（「死硬派」）向「阿爾可斯」（蘇聯對英貿易協會）組織了挑釁的襲擊。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英國保守黨政府宣佈英國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

一九二七年六月七日，加入波蘭國籍的俄國白匪份子在華沙刺死蘇聯大使沃義可夫同志。

同時，在蘇聯境內，英國的間諜和軍事破壞者向列寧格勒黨俱樂部投擲炸彈，被炸傷者約三十人，其中有幾人受傷甚重。

一九二七年夏，在柏林、北京、上海和天津，差不多同時發生襲擊蘇聯大使館和蘇聯商務使館的事件。

這樣就為蘇維埃政權造成額外的困難。

然而，蘇聯並沒有在逼迫面前表示屈服，而是很容易就打退了帝國主義者及其代辦們底挑釁的襲擊。

托洛茨基份子及其他反對派份子所進行的破壞工作，也使黨和蘇維埃國家遭受到同樣多的困難。所以斯大林同志當時不為無因地說過：爲反對蘇維埃政權而「造成了某種

由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統一戰線。雖然有第十四次黨代表大會底決議以及反對派自己關於對黨忠實的聲明，但是反對派份子並沒有放下自己的武器。而且，他們還更其加強了自己的破壞搗亂的分裂主義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夏，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結成反黨聯盟，把一切已被擊破的反對派集團底餘孽，團結在這個聯盟周圍，並打下自己反列寧主義的秘密黨底基礎，於是他們就肆意違背了黨章以及幾次黨代表大會關於禁止成立派別組織的決議。黨中央委員會警告說：如果這個與有名的孟什維克八月聯盟同類的反黨聯盟不解散的試，那末結果是於聯盟參加者不妙的。然而聯盟參加者並未停止其活動。

同年秋，在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前夜，他們在莫斯科，列寧格勒以及其他城市底工廠中的黨員大會上實行襲擊，企圖迫使黨來進行新的爭論。同時，他們提出自己的政綱要黨員討論，而這個政綱不過是通常的托洛茨基——孟什維克的反列寧主義的政綱底抄本。黨員們會給反對派份子以無情的回擊，而在有些地方，並且直截痛快地把他們逐出會場了。中央再次警告聯盟參加者，說黨已經不能再容忍他們的破壞工作了。

反對派份子由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索科里尼可夫署名向中央提出聲明書，在那裏，他們隱瞞着自己的派別組織活動并承諾說將來會對黨忠實。然而聯盟在事實上還繼續存在着，而聯盟參加者，並沒有停止其秘密的反黨的工作。他們繼續利用自己的反列寧主義的黨，建立秘密的印刷所，在自己的伙伴中徵收黨費，散佈自己的政

編。

因為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這種行為的關係，第十五次黨代表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就討論到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的問題並在自己的決議中痛斥聯盟參加者爲分裂主義者，這些分裂主義者在自己的政綱中已灌入孟什維克的立場了。

然而，這也沒有使聯盟參加者得到教益。一九二七年，在英國保守黨大與蘇聯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的時候，他們又來加強其對黨的攻擊。他們造作了新的反列寧主義的政綱，即所謂「八十三人的政綱」，並開始把這個政綱散發到黨員中去，並且要求中央宣佈新的空黨的爭論。

在一切反對派的政綱中，這個政綱要算是最虛偽的最偽善的了。

在口頭上，就是說，在政綱中，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並不反對遵守黨底決議並表示贊成對黨忠實，而在事實上，他們却最極端地違背黨底決議，譏笑着對黨及其中央的任何忠實。

在口頭上，就是說，在政綱中，他們並不反對黨底統一並表示反對分裂，而在事實上，他們却極端地違背黨底統一，進行分裂路線，並已經有自己特別的秘密的反列寧主義的黨，而這個黨曾有一切根據去變成爲反蘇維埃的反革命的黨。

在口頭上，就是說，在政綱中，他們表示贊成工業化政策，甚至責備中央，說中央

沒有用充分迅速的速度進行工業化，而在實際上，他們則辱罵黨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決定，譏笑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要求將整批工廠租讓給外國人，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於外國資本在蘇聯境內的租借企業。

在口頭上，就是說，在政綱中，他們表示贊成集體農莊運動，甚至責備中央，說中央沒有用充分迅速的速度來進行集體化，而在事實上，他們却譏笑吸收農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宣傳說工人階級與農民間必然發生「不可解決的衝突」，並把自己的希望寄托於農村中的「文明的租佃人」，就是說，寄托於富農的農莊。

這是反對派一切虛偽政綱中最虛偽的政綱。

它是為打算聚騙黨而提出的。

中央拒絕了反對派份子關於立刻宣佈開始爭論的要求，並向反對派份子說，要宣佈開始爭論，就祇能是根據黨章，就是說，祇能在黨代表大會以前兩個月，才可以宣佈。

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就是說，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前兩個月，黨中央委員會宣佈了全黨的爭論。戰鬥開始了。爭論底結果，歸於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原來是極其悲慘的。投票贊成中央政策的，有七十二萬四千個黨員。而贊成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的，却只有四千人，就是說，還不到百分之一。反黨的聯盟是被迎頭擊破了。黨內絕大多數人一致否決了聯盟底政綱。

這就是黨所明顯表現出來的意志，而聯盟參加者自己當時是向黨任意控訴的。

然而，就是這一個教訓也沒有使聯盟參加者得到教益。他們不來服從黨底意志，却決定去破壞黨底意志。還在爭論未結束以前，當他們看到自己必然要遭受可恥破產的時候，就決定採取更尖銳的鬥爭形式來反對黨和蘇維埃政府。他們決定要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舉行公開的抗議示威。他們所選擇的示威日子，是十一月七日，而這一天是十月革命紀念日，是蘇聯勞動者舉行自己的革命的全民示威的日子。這樣，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是立意要組織平行的示威了。果然不出所料，聯盟參加者所能帶到街上去的，祇是自己那很可憐的一小羣應聲蟲。應聲蟲和魁首們是被全民的示威所踏潰了和趕走了。

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之已經滾入反蘇維埃的泥潭，現在已無可置疑了。如果在全黨爭論時，他們曾是在黨面前控訴中央，那末在這裏，在自己的可憐示威時，他們就已經走上向敵人階級去控訴黨和蘇維埃國家的道路了。他們既然已經拖定破壞波爾什維克黨的目的，就必然要滾到破壞蘇維埃國家的道路上去，因為在蘇維埃國家中，波爾什維克黨與國家是分不開的。這樣，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底魁首們就自己置身於黨外了，因為在波爾什維克黨底隊伍中，對於這些已滾入反蘇維埃泥潭中的人們，是再不能容忍下去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就把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了。

(二) 社會主義工業化之成功。農業之落後。黨之第十五次

代表大會。農業集體化的方針。托洛茨基份子——季

諾維也夫份子聯盟之被粉碎。政治上的兩面手。腕。

到一九二七年末，社會主義工業化政策底有決定意義的成功，就已經確定了。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於很短的期間內，工業化就已經得到重大的進展。工業和整個農業（包括林木業和漁業在內），就其總出產量說來，不僅已達到戰前水平，而且已經超過這個水平了。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增長到佔百分之四十二，已達到戰前時期的相當水平。

工業中的社會主義部份，排擠着私人部份而迅速增長起來，在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佔百分之八十一，而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則已增至百分之八十六，而私人部份底比重，在同一時期內，則由百分之十九降低到百分之十四。

這就是說，蘇聯底工業化是具有表現得很明顯的社會主義的性質，就是說，蘇聯底工業是按社會主義生產制度獲得勝利的道路發展着，就是說，「種戰勝誰」的問題，在工業方面已經是以有利於社會主義而預先解決了。

在商業方面，私商也同樣迅速地被排擠出去了，私商所佔的部份，在零售方面已由

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的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度的百分之三十二；更不要說批發商業了，在這裏，私商所佔的部份，在同一時期內，已由百分之九降到百分之五。

大的社會主義的工業，是增長得更快的，這種工業在一九二七年，在恢復時期以後第一年的出產量，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十八。這是打破紀錄的增長數字，是資本主義最先進國底大工業所達不到的數字。

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底情形，却就不同了。雖然整個說來，農業是超過戰前水平了，但是它的主要部門——穀物業——出產總量，却祇佔戰前水平百分之九十一，而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份，即賣出去供給城市需要的部份，却未必已達到戰前水平百分之三十七；而且，當時一切事實都說明穀物出產總量中的商品部份，將有繼續低落的危險。

這就是說，一九一八年開始在農村中發生的由大的商品的農莊分降為小農莊，而小農莊分降為極小農莊的現象，是還在繼續着；小的和極小的農民經濟成為半自然的經濟，祇能出產最低限度的商品穀物；一九二七年時期的穀物業，雖然出產着比戰前穀物業稍做少些的穀物，然而，它所能出賣給城市的數量，却只是稍許比戰前穀物業所輸出賣的穀物數量三分之一多一點。

毫無疑義的，在穀物業這種狀況之下，蘇聯底軍隊和城市，就會陷於慢性的飢餓情

況中。

這會使穀物業底危機，在這種危機後面，養畜業的危機，勢必跟踪而至。

爲要擺脫這種狀況，就必須在農業方面過渡到大規模的生產，這種大生產是能夠使用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並把穀物業底商品產量提高幾倍的。當時在國家面前擺着兩種可能：或者是過渡到大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這就是使農民羣衆遭受破產，使工農聯盟陷於滅亡，使富農勢力加強並使社會主義在農村中遭受失敗；或者是走上小的農民的農莊統一成爲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的農莊，統一爲集體農莊的道路，這種農莊是能夠利用拖拉機以及其他現代機器來迅速提高穀物業及其商品產量的。

不言而喻的，波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祇能夠走上第二條道路，即集體農莊的發展道路。

黨在這方面，是倚據於列寧下列關於必須在農業中由小的農民的農莊過渡到巨大的勞動組合的集體的農莊的指示：

(1) 『蘇小農經濟是不能擺脫貧困境遇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四〇頁)。

(2) 『如果我們將照舊依靠小農莊而生活，那怕就是以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資格，我們都會同樣不免於滅亡的』(『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四二七頁)。

(3) 『要農民經濟能繼續發展，就必須堅固地保證那繼續的過渡，而繼續的

過渡將不可避免地是逐漸把最少利益的、最落後的、小的、單獨的農民的農莊聯合起來，組織公共的巨大的農莊」（『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九九頁）。

（4）「只有能够在事實上向農民指明公共的、集體的、協作的、勞動組合的土地耕種制度優越時，只有能够利用協作的勞動組合的經濟來幫助農民時——只有在這個情形之下，那末，掌握着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才能够實在向農民證明自己是正確有理，才能够實在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固地和真正地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九頁）。

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是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開幕的。出席代表大會的，有八百九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七百七十一個只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着八十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三個黨員和三十四萬八千九百五十七個候補黨員。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報告中指出工業化底成功和社會主義工業底迅速增長時，向黨提出任務如下：

「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無論是在城市中，無論是在農村中，都要擴大和鞏固我們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命脈，抱定要消滅在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成份的方针」。

斯大林同志拿農業來和工業比較並指出農業——特別是穀物業——因本身零散而不

容許採用近代技術以致落後時，會着重指出：農業這樣值得羨慕的情形，給整個國民經濟造成威脅的狀況。

「出路在什麼地方呢？」——斯大林同志問道。

「出路，——斯大林同志回答道，——就在於要以公共的土地耕種制為基礎來使小的和零散的農莊過渡到大的和聯合的農莊，要以新的更高的技術為基礎來過渡到集體的土地耕種制。出路就在於逐漸地，但一貫到底地，不是用強迫方法，而是用表彰和說服方法，把小的和最小的農莊統一為大的農莊，以公共的協作的集體的土地耕種制為基礎，採用農業機器和拖拉機，採用增加農業強度的科學方法。別的路是沒有的」。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極力開展農業集體化的決議。代表大會規定了擴大和鞏固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網的計劃，並給了關於應如何為農業集體化而鬥爭的明確指示。

同時，代表大會又給了以下的指令：

「繼續開展對富農的進攻，並採取許多新辦法來限制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並引導農民經濟循着社會主義的方向前進」（「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下，第二六〇頁）。

最後，為鞏固國民經濟中的計劃原則並為組織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全線上向資本主

議成份實行有計劃的進攻起見，代表大會給了各相當機關以製定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指令。

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把社會主義建設問題結束以後，就進而討論關於消滅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的問題。

代表大會認為：「反對派在思想上已與列寧主義決絕，已蜕化為孟什維克的集團，已走上投降國際資產階級和國內資產階級勢力的道路，已在客觀上變成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第三種勢力底工具」。（『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下，第二三二頁）。

代表大會認為黨與反對派之間的意見分歧已轉變為綱領上的意見分歧，認為托洛茨基反對派已走上了反蘇維埃鬥爭的道路。因此，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宣佈說：凡隸屬托洛茨基反對派者和宣傳托洛茨基反對派觀點者，是絕對不能容留在波爾什維克黨隊伍中的。

代表大會贊同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關於開除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底黨籍的決議，並決定開除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中的一切積極活動份子底黨籍，如拉狄克，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拉科夫斯基，皮達可夫，舍列布里亞可夫，依·斯米爾諾夫，加米涅夫，薩爾斯基，薩發羅夫，里弗施茨，麥吉凡尼，斯米爾加以及整個「民主集中派」集團（薩普朗諾夫，佛，斯米爾諾夫，波古斯拉夫斯基，多

羅布尼斯以及其他等人)。

在思想上已被擊破和在組織上已被粉碎的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參加者，已喪失自己在人民中的最後一點影響殘餘了。

已被開除黨籍的反列寧主義者，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以後經過一些時間，便開始來呈遞其關於脫離托洛茨基主義和請求恢復其黨籍的申明書了。當然，黨那時還不能知道：托洛茨基，拉科夫斯基，拉狄克，克列斯庭斯基，索科里尼可夫以及其他等人，早已是人民公敵，是已被外國偵探機關所招募的間諜；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皮達可夫以及其他等人是已經和蘇聯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敵人建立聯系，以便同他們「合作」來反對蘇聯人民了。但是黨已學得充分的經驗，知道這些會屢次在最重要關頭出來反對列寧和列寧黨的人們，是能幹出任何醜態勾當的。因此，黨對於這些被開除黨籍者底申明書是表示不信任的。爲初次考查這些申請者底誠意起見，黨曾提出下列各項要求作爲恢復黨籍的條件：

- (1) 公開斥責托洛茨基主義爲反波爾什維克的和反蘇維埃的思想系統；
- (2) 公開承認黨底政策是唯一正確的政策；
- (3) 無條件地服從黨及其機關底決議；
- (4) 要經過考察期限，在這個期限內，黨將考察那些呈遞申明書者，而在考察期限屆滿後，黨將根據考察結果，以個人爲單位提出關於恢復每個被開除者底黨籍問題。

黨在這裏所指望的，就是：被開除者之公開承認這些條件，無論如何都一定會於黨有利的，因為這樣的承認，將會打破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隊伍底統一，將會引起他們內部的瓦解，將會再次表明黨底正確和威力，並且給黨以可能，如果申請者是有誠意時，就把過去的黨工作人員收回黨來，而如果你們沒有誠意時，則在大家眼前來揭破他們，但已不是把他們當作犯錯誤的人們，而是把他們當作毫無宗旨的野心家，當作欺騙工人階級者和不可救藥的兩面份子了。

多數被開除者都接受了黨所提出的恢復黨籍的條件並在報章上公佈了相當的申明書。

黨因為憐惜他們和不願意拒絕給他們以重新成爲黨和工人階級底人們的機會，於是就恢復了他們的黨籍。

然而，經過一些時候以後，就發現了：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底「積極活動家」——除了少數例外——所寫的申明書，乃是完全虛偽的、兩面手腕的申明書。

原來，這些老爺們還在未呈遞自己的申明書以前，就已經不是決意在人民面前堅持自己親詣的政治派別，而是已經變成毫無宗旨的野心家的夥幫，不惜在大家眼前來踐踏自己觀點殘餘，不惜在大眾眼前來頌揚爲自己所敵視的黨的觀點，不惜採取任何顏色，——如變色的蜥蜴一樣，——祇要能把自己保存於黨內，保存在工人階級內，以便

有可能來危害工人階級及其黨就是了。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積極活動家」，原來是政治的騙子和政治的兩面份子。

政治的兩面份子，通常都是從欺騙開始，並以欺騙人民，欺騙工人階級，欺騙工人階級的方法進行自己的黑暗勾當。然而，不可把政治的兩面份子只是看作騙子。政治的兩面份子，乃是毫無宗旨的政治野心家夥幫，這個夥幫是早已失去人民底信任，却用欺騙的方法，用蜥蜴變色的方法，用拐騙的方法——用隱便什麼方法——來力圖重新獲得信任，祇要是能為自己保存着政治活動家的稱號就是了。政治的兩面份子，是毫無原則的政治野心家夥幫，他們不惜倚靠於隨便什麼人，那怕就是倚靠於刑事犯份子也罷，那怕就是倚靠於社會敗類也罷，那怕就是倚靠於人民死敵也罷，以便在「適當時機」重新爬上政治舞台，騎在人民頭上來當人民底「統治者」。

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的「積極活動家」，原來正是這樣的政治的兩面份子。

(三) 對富農的進攻。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的反黨集團。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採取。社會主義競賽。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之開始。

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爲反對黨底政策，爲反對社會主義建設，爲

反對集體化而進行的煽動，以及布哈林份子所進行的煽動——如說集體農莊事業走不通，說不要觸動富農，因為富農會自己「長入」社會主義，說什麼資產階級富裕化對於社會主義並不危險，——所有這些煽動，都在國內資本主義份子中間，而首先就是在富農中間得到了大的回響。富農現在從報章上的回響中知道了：他們並不是孤獨的，他們有自己的保護者和扶助者——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季可夫以及其他等人。不言而喻的，這個情況不能不提高富農反對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反抗精神。而富農就果然開始日益強烈地反抗起來了。富農已開始成羣地拒絕把他們已積蓄得不少的剩餘糧食出賣給蘇維埃國家。他們已開始用恐怖手段來反對集體農莊莊員，反對農村中的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已開始來焚燒集體農莊和國家穀倉。

黨很懂得：在富農反抗還未被打破時，當富農還沒有在農民眼前，在公開戰鬥中被擊潰時，則工人階級和紅軍將還會苦於糧食不足，而農民的集體農莊運動就不能具有羣衆的性質。

黨根據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底指令，已進而向富農作堅決的進攻了。黨在實行自己的進攻中所實現的口號，就是：堅固地倚靠着貧農和鞏固與中農的聯盟，進行堅決的反抗富農的鬥爭。爲回答富農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給國家起見，黨和政府就實行了許多反對富農的非常辦法，採用了刑律第一百零七條，就是說，凡遇富農及投機商人拒絕按固定價格出賣剩餘糧食給國家時，得根據法庭判決而沒收富農及投機商人所有的剩

餘糧食；並給與貧農許多優待，由於這些優待，貧農會從被沒收的富農糧食中，領得百分之二十五以供自己支配。

非常辦法是發生了自己的效力：貧農和中農已加入堅決的反富農鬥爭了，富農已被孤立了，富農和投機商人底反抗已被打破了。到一九二八年年末，蘇維埃國家已擁有充足的由自己支配的後備糧食，而集體農莊運動則以更有信心的步驟向前邁進了。

同年間，在頓巴斯的沙赫亭區破獲了一個巨大的資產階級專門家暗害組織。沙赫亭的暗害份子是和過去的企業主——俄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家，以及外國的軍事偵探機關有密切聯系的。他們所抱定的目的，就是破壞社會主義工業底增長進程和協助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暗害份子用不正確的方法來經營礦井，以便減少煤炭產量。他們實行損壞機器和通風機，設法使礦井崩陷，爆炸和焚燒礦井、工廠和電站。暗害份子故意阻撓工人物質狀況改善，違抗蘇維埃的勞動保護法。

暗害份子被提交法庭究辦了。他們從法庭那裏得到了應有的懲罰。

黨中央委員會責成各級黨組織從沙赫亭案件中取得教訓。斯大林同志指出，波爾什維克的經濟工作人員自己應當成爲精通生產技術者，以便使舊的資產階級專門家中的暗害份子在將來不能欺騙他們；必須加速從工人階級隊伍中造就新的技術幹部。

根據中央底決議，改善了在高級技術學校裏造就青年專門家的工作。被動員去學習的，有數千個黨員，青年團員和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非黨員。

在黨尚未過渡到實行進攻富農以前，黨黨選在從事於消滅托洛茨基份子——李諾維也夫份子聯盟的時候，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集團底行為是比較沉寂，他們尚保留為反黨勢力底後備力量，還沒有敢於公開援助托洛茨基份子，有時甚至於還和黨一起反對托洛茨基份子。自黨過渡實行進攻富農的時候起，自採用非常辦法去反對富農的時候起，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集團就拋棄了假面具，並開始公開出來反對黨底政策了。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集團底富農的靈魂，已隱藏不住了，這個集團底參加者已經公開出來擁護富農了。他們要求廢除非常辦法，用恐嚇優子的情話說，如果不然，那末農業就會開始「退化」（下降，衰落，崩壞），並且硬說退化已經開始了。牠們沒有看見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這些農業最高形式增長的事實，同時却又看見富農經濟衰落的事實，於是就把富農經濟底退化當作農業底退化。為要在理論上扶持自己起見，他們就造作出一種可笑的「階級鬥爭熄滅論」，他們根據這個理論而硬說：社會主義在其與資本主義成份鬥爭中所得到的成功愈多，則階級鬥爭也將愈加緩和起來；階級鬥爭很快就完全熄滅下去，階級敵人就會不經抵抗而交出自己的一切陣地，因此就根本用不着實行進攻富農。這樣，他們就恢復了自己的關於富農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這個陳腐的資產階級理論，而踐踏了列寧主義底著名原理，根據這個原理，階級敵人愈是失去立足地，社會主義底成功愈多，則階級敵人底反抗也將採取愈加尖銳的形式，只有當階級敵人已被消滅以後，階級鬥爭才會「熄滅」。

當時不難瞭解，擺在黨面前的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集團，乃是右派機會主義的集團，這個集團與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的區別，祇是在形式上，祇是在於：托洛茨基份子和季諾維也夫份子，會有些許可能用左的、關於「不斷革命」的喧鬧的革命詞句來掩蓋自己的投降主義的實質，而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集團，既是以爲黨過渡到實行進攻富農而出來反對黨的，却已經沒有可能來掩蓋自己的投降主義的面目，於是就不得不公開地、赤裸裸地、不帶假面具地擁護我國反動勢力，而首先就是擁護富農。

黨很懂得：布哈林份子——李可夫份子集團早晚必會去和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底餘孽携手來共同進行反黨鬥爭的。

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在進行自己的政治發動時，並且還進行了收集自己夥伴的組織「工作」。這個集團，曾經過布哈林去糾合了資產階級的青年，如斯列普可夫，馬列茨基，愛恒瓦里特，哥里登伯爾格以及其他等人之流，曾經過托姆斯基去糾合了那些已官僚化的職工會上層份子（麥里尼昂斯基，多加多夫以及其他等人），曾經過李可夫去糾合了那些已腐化的蘇維埃機關上層份子（阿·斯米爾諾夫，愛斯曼特，佛·史米特以及其他等人）。在政治上已經腐化的和未曾掩蔽自己的投降主義情緒的人們，都樂意加入了這個集團。

到這時候，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得到莫斯科黨組織上層份子底援助（烏格爾諾

夫，科托夫，烏漢諾夫，柳亭，雅果達，坡朗斯基以及其他等人。同時，有一部份右派份子掩藏起來而沒有公開發表反對黨路線的言論。在莫斯科黨報編輯上和在黨員大會上曾鼓吹着：必須向富農讓步，向富農徵稅是不適當的，工業化對人民是太重的負擔，重工業底建設是爲時過早。烏格蘭諾夫曾出來反對建築德涅泊水電站，並要求把資金由重工業移到輕工業中去。烏格蘭諾夫以及其他的右派投降主義者曾硬說莫斯科會是而且將來仍然是出產花布的莫斯科，硬說不要在莫斯科建築機器製造廠。

莫斯科的黨組織把烏格蘭諾夫及其伙伴揭破了，給他們以最後警告，並更加團結在黨中央委員會周圍了。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二八年在蘇聯共產黨（波）莫斯科省委全會上，指出必須進行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必須集中火力來反對右傾。斯大林同志說：右派是富農在黨內的代辦。

「如果右傾在我們黨內得到勝利，那就會縱容資本主義底勢力，就會破壞無產階級底革命陣地並助長資本主義在我國恢復的機會」，——斯大林同志會這樣說過（「列寧主義問題」，第二三四頁）。

在一九二九年初查明了：布哈林受着右派投降主義者集團底委託，經過加米涅夫而和托洛茨基份子勾結起來，并和他們製成共同反黨鬥爭的協定。中央揭破右派投降主義者這種罪惡的活動并警告說：這件事情將來發生的結果，對於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及其他等人會是很悲慘的，但是右派投降主義者不肯干休。他們在中央提出新的反黨

的政綱——意見書，而這個意見書是受到中央底譴責的。中央重新警告他們，叫他們記着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聯盟底命運。布哈林——李可夫集團却不顧這些，而繼續着自己的反黨活動。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向中央提出關於辭職的申明書，想藉此來恐嚇黨。中央斥責了這個怠工的辭職政策。最後，一九二九年，中央十一月全會認為宣傳右派機會主義者觀點是與黨員資格不能相容的，并提議把布哈林這個右派投降主義者底急先鋒和領導者開除出中央政治局，而對於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其他右傾反對派參加者，則提出了嚴重的警告。

右派投降主義者底魁首們見勢不佳，乃呈遞關於承認自己的錯誤並承認黨底政治路線為正確路線的申明書。

右派投降主義者決定了暫時退却，以便使自己的幹部免於粉碎。

黨與右派投降主義者鬥爭之第一個階段，到這裏便告結束了。

黨內的新的意見分歧不能不為蘇聯底外部敵人所注意。他們以為我們黨內的「新的紛爭」是我們黨力量減弱之標誌，於是他們就進行新的嘗試要把蘇聯捲入戰爭並破壞尚未鞏固的全國工業化事業。一九二九年夏，帝國主義者組織中國與蘇聯間的衝突，組織中國軍閥來搶佔中東路（中東路是屬於蘇聯的）並組織中國白軍侵犯我們祖國的遠東邊界。但是，中國軍閥的襲擊在短期間內就被消滅了，被紅軍擊破的軍閥們敗退了，而此次衝突，就以和滿洲當局訂立和平協定而終結了。

蘇聯底和平政策，不顧一切，不顧外部敵人底陰謀和黨內的「紛爭」，而再次得到勝利了。

不久以後，前此被英國保守黨人所斷絕的蘇英兩國的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又恢復了。

黨一方面勝利擊退了內部敵人和外部敵人底進攻，同時又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去開展重工業底建設，組織社會主義競賽，建設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最後，準備為採取和實現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所必要的條件。

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召集了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代表會議底主要問題，是第一個五年計劃。代表會議排斥了右派投降主義者所擁護的「最低限度的」五年計劃草案而採取了「樂觀的」五年計劃草案作為在任何條件下都是必須執行的計劃。

這樣，黨就採取了有名的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

按照五年計劃，由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年，國民經濟中的基本建設資金，決定為六百四十六萬萬盧布。其中：預定投入工業和電氣化方面的資金，為一百九十五萬萬盧布；預定投入運輸業的資金，為一百萬萬盧布；預定投入農業的資金，為二百三十二萬萬盧布。

這是以近代技術來把蘇聯底工業和農業武裝起來的偉大計劃。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

「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就是要在我國創立這樣一種工業，這種工業能夠在社會主義基礎上不僅重新武裝和改造整個工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運輸業，而且重新武裝和改造農業」（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八五頁）。

這個計劃雖然是很偉大的，但它對於波爾什維克并不是什麼意外的和足以衝暈頭腦的。這個計劃是由工業化和集體化整個發展進程所準備了的。它是由在此以前就已普及於工廠間而表現於社會主義競賽中的勞動高漲所準備了的。

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通過了為開展社會主義競賽告全體勞動羣衆書。

社會主義競賽表現了燦爛的勞動模範和對於勞動的新態度的模範。在許多企業中，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中，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提出了自己的迎接計劃。他們表現了英勇工作的模範。他們不僅執行了，而且超過了黨和政府所擬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人們對於勞動的觀點改變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勞動乃是不自由的和苦役的義務，而現在，勞動却已開始變為「光榮的事業，榮耀的事業，果敢和英勇的事業」（斯大林）。

在全國各地，都進行着新的巨大的工業建設。德涅泊爾水電站建築工程開展起來了。在頓巴斯一帶，克拉馬托爾工廠和哥爾洛夫工廠建築工程開始了，魯干斯克火車頭製造廠改造工作開始了。新的礦井和新的熔鐵爐增長起來了。在烏拉爾一帶，烏拉爾機器製造廠，植列茲尼克的和索力康的化學聯合廠已在建築了。馬格尼托哥爾斯基冶金工

廠建築工程開始了。在莫斯科，在高爾基，巨大的汽車工廠建築工程，正在開展着。許多巨大的拖拉機製造廠，康拜因機製造廠，頓河岸上羅斯托夫城的巨大的農業機製造廠，已在建築了。蘇聯第二個採煤根據地——庫茲巴斯煤礦區也擴大了。在斯大林格拉巨大的拖拉機製造廠，在十一個月之內就在荒野上建立起來了。在德涅泊爾水電站和斯大林格拉拖拉機製造廠建築工程中，工人們打破了勞動生產率的世界紀錄。

歷史上從來還沒有過這樣巨大的新的工業建設規模，這樣的新建設熱忱，這樣的人階級千百萬羣衆勞動英勇精神。

這是真正的，在社會主義競賽基礎上開展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勞動高漲。

農民在這次並不比工人落後。在農村中，建設集體農莊的農民羣衆勞動高漲，也開始了。農民羣衆已開始確定地轉向集體農莊方面來了。以拖拉機和其他機器爲武裝的蘇維埃農莊和機器拖拉機站，在這裏起了巨大的作用。農民成羣結隊地來到蘇維埃農莊，來到機器拖拉機站，參觀拖拉機以及其他農業機器底工作，表示出自己的歡欣，并就地通過決議——「加入集體農莊」。農民會是分成許多小的和最小的個體農莊，沒有稍許像樣子的工具和曳引力，沒有耕種廣大荒地的可能，沒有改善經濟的前途，而是受貧困所拘束，孤零而無所依靠的，——現在，農民畢竟已找到出路了，找到走到優美生活的道路了，這條道路就在於把細小的農莊聯合爲集體，聯合爲集體農莊，這條道路就在於能够耕種任何「硬土」，任何荒地的拖拉機，這條道路就在於國家以機器、金錢、人材

和意見給予的幫助，這條道路就在於擺脫富農奴役的可能，而這些富農剛在不久之前，才被蘇維埃政府所擊破和打得永遠不能翻身，使千百萬農民羣衆引以為快。

在這個基礎上，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就開始了，隨後就開展了，而到一九二九年末，則已特別加強起來了，並使集體農莊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增長起來，這種速度，甚至於就連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也是未曾知道的。

在一九二八年，集體農莊播種面積，計有一百三十九萬海克脫，在一九二九年，計有四百二十六萬二千海克脫，而在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則已經有可能規定耕種一千五百萬海克脫土地的計劃了。

斯大林同志在其論文「偉大轉變的一年」中（一九二九年），曾說到集體農莊增長底速度，他說：

「必須承認，這樣洶湧的發展速度，甚至於就連我們的社會主義化的大工業也未曾知道，而社會主義化的大工業發展底速度，一般說來，乃是規模很大的」。

這就是集體農莊運動發展過程中的轉變。

這就是羣衆集體農莊運動底開始。

「現時集體農莊運動中新現象在什麼地方呢？」——斯大林同志在其論文「偉大轉變的一年」中這樣設問。他接着就回答道：

「現時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新的和有決定意義的現象，就是農民現時加入集體農

莊，並不是以個別集團爲單位，如像從前那樣，而是以整個鄉村，整個鄉鎮，整個區，甚至於整個府爲單位。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中農已走進集體農莊了。這就是農業發展過程中的根本轉變之基礎所在，而這個轉變乃是蘇維埃政權最重要的成績……」。

這就是說，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任務，是正在成熟着，或者是已經成熟了。

簡短的結論

在爲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鬥爭中，黨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九年這一時期，克服了巨大的國內困難和國際困難。黨和工人階級底努力，使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政策得到勝利了。

工業化專業最困難任務之一——爲建設重工業而積蓄資金的任務，在基本上已經解決了。能修重新武裝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工業底基礎，已經奠定了。

社會主義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採取了。新工廠、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的偉大建設事業，已經發展了。

這假使社會主義道路的進展，是有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和蘇聯鬥爭尖銳化陪伴着。這個鬥爭底最重要的總結，就是：富農反抗之被鎮壓下去，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投降主義聯盟之被揭破爲反蘇維埃聯盟，右派投降主義者之被揭破爲富農代辦，托洛茨基份子之被驅逐出黨，托洛茨基份子和右派機會主義者黨魁之被認爲是與蘇聯共產黨（波）的黨籍不能相容的。

托洛茨基份子既在思想上被波爾什維克黨所擊破，已失去其在工人階級中的任何基礎，就不復是什麼政治派別，而已變成毫無原則的野心家的政治騙子的夥幫了，變成政治兩面份子的匪幫了。

黨既已奠定重工業底基礎，就動員工人階級和農民去執行蘇聯社會主義改造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國內，千百萬勞動羣衆底社會主義競賽開展起來，強大的勞動高漲產生出來，新的勞動紀律日益發成了。

這個時期以偉大轉變的一年爲終結，而這個轉變就是表明社會主義已在工業中獲得最大的成功，就是表明在農業中已獲得第一批重大的成功，就是表明中農已轉向集體農莊方面，就是表明羣衆的集體農莊運動已經開始了。

第十一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爲農業集體化而鬥爭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

(一)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之國際環境。在各資本

主義國家裏之經濟危機。日本之強佔東三省。法

西斯蒂之在德國上台執政。兩個戰爭策源地。

當蘇聯已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方面得到重大成功並以很快速度發展工業時，在各資本主義國家裏，却於一九二九年末爆發了具有空前未有的破壞力的世界經濟危機，這個危機在以後三年中，且更加深入了。工業危機與農業危機錯綜結合起來，並因此而使各資本主義國家底狀況更加惡化了。

在發生經濟危機的三年（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內，在蘇聯，工業已增長到兩倍有餘，就是說，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二九年水平比較，已增長到百分之二百零一；而美國工業到一九三三年末與一九二九年水平比較，則已降到百分之六十五，美國工業降

到百分之八十六，德國工業降到百分之六十六，法國工業降到百分之七十七。

這個情況就是再次顯示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這個情況就是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是世界上唯一無二的不沾受經濟危機的國家。

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結果，二千四百萬失業工人，陷於飢餓、貧困、痛苦的境地。數千萬農民因農業危機而受苦。

世界經濟危機，使帝國主義列強間、戰勝國與戰敗國間、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以及依賴國間、工人與資本家間、農民與地主間的矛盾，更加尖銳化了。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工作報告中，曾指出：資產階級將尋找逃出經濟危機的出路——一方面，就是以建立法西斯專政，就是說，以建立資本主義最反動的、最沙文主義的、最帝國主義的份子底專政，來鎮壓工人階級；另一方面，就是挑起重新瓜分殖民地及勢力範圍的戰爭，來取償於防衛薄弱的國家。

而事實果然如此。

一九三二年，日本把戰爭威脅加強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因看見歐洲列強和美國正在完全忙於國內經濟危機所引起的事情，就決定乘此機會來試圖逼迫防衛薄弱的中國，企圖把它征服並成爲那裏的統治者。日本帝國主義者沒有正式向中國宣戰，而是以擅騙手段利用他們自己一手造成的「地方事件」，用盜賊行竊方式把自己的軍隊調到東三省。日本軍隊把東三省完全佔領了，同時準備着方便的陣地，以便奪取中國北部和

侵犯蘇聯。日本爲便於自由行動起見，就選出了國際聯盟，並開始更加緊武裝起來。

這個情況就推動美英法三國去加強其在遠東方面的海上軍備。日本所顯然追求的目的，就是征服中國並把歐美帝國主義列強趕出中國。而歐美帝國主義列強則以加強自己的軍備來回答這一點。

但是，日本還抱定另一個目的——佔領蘇維埃的遠東。不言而喻的，蘇聯不能忽視這樣的危險，於是它就開始加緊鞏固遠東邊疆底國防能力了。

這樣，因爲有了日本已經法西斯化的帝國主義者，就在遠東形成了第一個戰爭策源地。

經濟危機，不僅已使資本主義矛盾在遠東尖銳化。同時，它使這些矛盾在歐洲也尖銳化了。拖延的工業農業危機，人數浩大的失業，以及貧窮階級底生活之更加痛苦，就使工農不滿情緒更其加強起來了。不滿情緒已轉變爲工人階級底革命的義憤。不滿情緒特別是在德國加強了——這這是因爲戰爭、因爲給英法戰勝國繳納賠款、因爲經濟危機而在經濟上陷於精疲力竭的國家，在這裏，工人階級曾是呻吟於本國資產階級和外國——英法資產階級雙重壓迫之下。關於這一點的最好的說明，就是在法西斯帶上台執政以前最後一次國會選舉中，德國共產黨獲得六百萬選票的事實。德國資產階級看到了：德國當時所保存着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權利，是會給它弄出惡果的，工人階級會利用這些自由權利來開展革命運動的。因此它就決定：爲要在德國保持資產階級的政權，那

只有一個方法，——取消資產階級的自由權利，把國會化為烏有，並建立專制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專政，以為這個專政會能够鎮壓工人階級並且給自己在具有復仇情緒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找到基礎。於是它就號召那個爲欺騙人民而以民族社會主義者黨自稱的黨——法西斯蒂黨來執掌政權，因爲它很知道：第一，法西斯蒂黨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和最敵視工人階級的部份；第二，法西斯蒂黨是最帶復仇色彩的黨，它巧於引誘千百萬具有民族主義情緒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在這一方面，工人階級底叛徒——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首領是幫助了法西斯蒂黨，因爲他們用自己的妥協政策，替法西斯主義掃清了道路。

這就是決定德國法西斯蒂在一九三三年取得政權的種種條件。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分析到德國事變時，曾說：

「不僅要把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和那替法西斯主義做清道夫的社會民主黨叛變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還要把它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這樣一件事實的表現，就是資產階級已經不能用舊的國會制度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方法來實行統治，因此它就不得不在對內政策上採用恐怖的管理方法……」（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四五頁）。

德國法西斯蒂，以火燒國會、殘酷鎮壓工人階級、消滅工人階級底組織、消滅資產階級民主的自由權利的方法，來表示了他們自己的對內政策。他們以退出國際聯盟和公

開準備戰爭來用強力修改歐洲各國疆界以利於德國的方法，來表示了他們自己的對外政策。

這樣，因為有了德國法西斯蒂，於是就在歐洲中部形成了第二個戰爭策源地。不言而喻的，蘇聯不能忽視這樣一個嚴重的事實。於是，它就開始來銳利地注視西歐事態的進程，並鞏固自己西方邊境方面的國防能力。

(二) 由限制富農成份的政策進到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為反對至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政策而鬥爭。為反對資本主義成份而舉行的全線進攻。黨之第十六次代表大會。

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所展開的、大批農民加入集體農莊的運動。是黨和政府過去全部工作的結果。社會主義工業之增長，以至於開始為着農業來生產大批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二九年採辦糧食運動時與富農所進行的堅決鬥爭；逐漸教導農民走向集體經濟的農業合作社之增長；第一批集體農莊與蘇維埃農莊之良好的經驗，——所有這些，都準備了過渡到全盤集體化的條件，農民以整鄉、整區、整府為單位加入集體農莊的條件。

過渡到全盤集體化之經過，並不是由於基本農民羣衆之簡單的和平的加入集體農

莊，而是由於農民反富農的羣衆鬥爭。全盤集體化，就是要全村所有一切土地轉入集體農莊之手，然而這些土地頗大一部分，曾是握在富農手中的，——因此，農民就把富農從土地上趕走，沒收富農底財產，奪去富農底牲畜和機器，並要求蘇維埃政權逮捕和驅逐富農。

這樣，全盤集體化就是消滅富農。

這就是在全盤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

此時，在蘇聯已有充分的物質基礎來剷除富農，擊破他們的反抗，消滅他們之爲階級，並以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底生產來代替他們的生產了。

在一九二七年，富農還生產了六萬萬餘普特的糧食，從這中間，他們交出將近一萬三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而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在一九二七年却還只交出三千五百萬普特的商品糧食。在一九二九年，由於波爾什維克黨採取關於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堅決方針，以及把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農村的社會主義工業之成功，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長成爲重大的力量了。還在這一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就已經生產不下四萬萬普特的糧食，而從這中間，他們已交出多於一萬三千萬普特的商品糧食，就是說，多於富農在一九二七年所交出的商品糧食。而一九三〇年，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會應當交出而且確實交出了四萬萬餘普特的商品糧食，就是說，已比富農在一九二七年所交出的糧食多得不可比擬了。

這樣，國內經濟中的階級力量之變動以及爲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生產來代替富農糧食生產所必需的物質基礎之存在，就使波爾什維克黨有可能由限制富農的政策進到新的政策，進到在全蘇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

在十九二九年以前，蘇維埃政權是實行着限制富農的政策。當時，蘇維埃政權課富農以高度的賦稅，要求他們按照固定價格來出賣糧食給國家，並以租地法律來在某種範圍內限制富農土地使用權，以關於個體農戶採用僱傭勞動的法律來限制富農經濟底範圍。然而蘇維埃政權在當時還沒有實行消滅富農的政策，因爲租地法和勞動僱傭法尚准許富農之存在，而關於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又曾給與這個情形以相當的保障。這個政策，結果是使富農底增長過程被阻滯了，而經不住這種限制的個別富農階層則被擠出來而陷於破產了。然而，這個政策並未消滅富農之爲階級底經濟基礎，並未實行去消滅富農。這是限制富農的政策，而不是消滅富農的政策。這個政策，在一定時期以前，曾是必要的，就是說，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選力其薄弱和尙不能以自己的生產來代替富農的糧食生產的時候，曾是必要的。

在一九二九年末，因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之增長，蘇維埃政權就離開這個政策而實行一個急劇的轉變了。它已進到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進到剷除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了。它廢除了租地法和勞動僱傭法，這樣就使富農既喪失土地，又喪失僱傭工作者。它取消了關於禁止沒收富農財產的命令。它准許了農民沒收富農農具、機器和其

他農具以利於集體農莊。富農是被剝奪了。富農之被剝奪，也如在一九一八年，資本家在工業方面被剝奪一樣，而其不同處，則是富農底生產資料在這次已不是轉入國家之手，而是轉入已經聯合起來的農民之手，就是說，轉入集體農莊之手了。

這是一個最深刻的革命大變革，是從社會底舊質態進到新質態的飛躍，照其結果來說，它是與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大變革有同等意義的。

這個革命底特殊處，就在於它是由上面，由國家政權所提倡，和在千百萬為反對富農束縛、為自由的集體農莊生活而奮鬥的農民群眾從下面來的直接贊助之下實現的。

這個革命，一舉而解決了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三個根本問題：

(1) 它已經把我們國內人數最多的剝削者階級——富農階級，即資本主義復辟階級支極消滅了。

(2) 它已經把我們國內人數最多的勞動者階級——農民階級，從產生着資本主義的個體經濟道路上，轉移到公共的、集體農莊的，社會主義經濟道路上來。

(3) 它已經在國民經濟最廣闊的和為生命所必需的，但同時又是最落後的部門——農業中，為蘇維埃政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礎。

於是，就在國內消滅了資本主義復辟階級最後的根源，並創造了為建成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所必需的新的、有決定意義的條件。

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同志在論證消滅富農之為階級的政策並指出農民爭取全盤集體

化的羣衆運動底結果時，曾寫道：

「夢想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的各國資本家底最後一點希望——『神聖的私有制原則』，已經崩毀和化為灰燼了。被他們看作資本主義肥料之農民，已成淨結隊拋棄那所讚美的『私有制』旗幟，而走上集體制度底軌道，走上社會主義底軌道。恢復資本主義的最後一點希望，已經崩毀了」（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九六頁）。

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曾在蘇聯共產黨（波）中央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通過的「關於集體化之速度和國家幫助集體農莊建設之辦法」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決議中固定起來。這個決議曾完全估計到在蘇聯各區域彼此不同的條件，完全估計到在蘇聯各省區對於進行集體化的彼此不齊一的準備程度。

曾規定了進行集體化的各種不同的速度。蘇聯共產黨（波）中央以集體化速度爲標準而把蘇聯各省區分爲三大類。

歸入第一類的，是些最重要的穀物區，是對於集體化最有準備的、有較多拖拉機、有較多蘇維埃農莊、並在過去幾次採辦糧食運動時與富農鬥爭中獲得較多經驗的穀物區，——北高加索（庫班、頓河區、特勒克），窩爾加河中下游區域，窩爾加河下游區域。對於這類的穀物區，中央提議要於一九三一年春在基本上完結集體化。

第二類的穀物區，其中包括有烏克蘭，中央黑土省，西伯利亞，烏拉爾，卡查赫斯

坦以及其他穀物區域，這類區域能於一九三二年春在基本上完成集體化。

其餘的省、邊疆及共和國（莫斯科省，南高加索，以及中亞細亞各共和國等等），可把集體化完成時間延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終期，即是到一九三三年。

蘇聯黨中央認為：因為集體化速度日益增長的關係，必須加速那些製造拖拉機、康拜因機、各種良的農具等等的工廠。同時，中央要求給「那些在集體農莊運動現階段上輕騎馬匹與引力作用的偏向以堅決的打擊，因為這些偏向會引起浪費馬匹和出賣馬匹的現象」。

給集體農莊的貸款，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曾增加到兩倍（增加到五萬萬盧布）。

提議由國家出款來給集體農莊保證進行土地整理。

在這個決議中，給了最重要的指示，就是在目前階段上，集體農莊運動應主要形式是農業勞動組合，在這種勞動組合裏，只把基本的生產資料集體化。

中央曾經嚴重警告各級黨組織，「反對任何由上面用『命令方式』對待集體農莊運動，因為這種『命令方式』會造成一種危險——只集體化為兒戲來代替真正的在組織集體農莊工作方面的社會主義競賽」（「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下，第六六二頁）。

中央這個決議使黨在農村中的新政策之實施得到清楚的指示。

在消滅富農和建立全盤集體化底政策基礎上，開展了強大的集體農莊運動。農民以整村和整區爲單位來加入集體農莊，從道路上掃除富農，因而擺脫富農束縛。

然而，除集體化底巨大勝利而外，很快就發現了黨工作人員實際工作中的缺點，歪曲黨關於集體農莊建設的政策動行爲。雖然中央曾發出警告，說不要過分醉心於集體化底成功，但許多黨工作人員，竟不估計到地方條件和時間條件，不估計到農民對於加入集體農莊的準備程度，而用人工方法勉強加速集體化。

曾發現出一種違背集體農莊建設中的自願原則的現象。在有些區域內，人們竟以強迫手段代替自願原則，以「沒收富農財產的手段」，以剝奪選舉權等相威脅來強迫農民加入集體農莊。

在有些區域內，人們竟以官僚主義的、官吏式的自上的命令手段勉強製造一些關於似乎已經建成的集體農莊的浮誇數字，故意誇大集體化底百分數，來代替在集體化方面的準備工作和代替耐心解釋黨在集體化方面的政策基礎的工作。

中央底指示，是說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在這組合內，祇是把基本的生產資料化爲公有，——可是在有些地方，人們竟違反中央這種指示，却魯莽從事地跳過勞動組合而逕直組織農業公社，實行把住房，把非商品的奶牛、小牲畜以及家禽等等都化爲公有。

有幾省的領導工作者，因被集體化第一批成功所驚醉，公然違背了中央關於集體化

速度和期限的直接指令。莫斯科省爲了追逐誇張的數字，竟開始指示自己的工作人員，要在一九三〇年春完成集體化，雖然他們還擁有一些於三年的時間（到一九三二年底）。在南高加索，在中亞細亞，人們之違背這個指示，則更加粗暴了。

富農及其應聲蟲就來利用這些過火行動來實現其挑撥的目的，他們提議要組織公社以代替農業勞動組合，要立刻將住房、小牲畜、家禽都化爲公有。同時，富農進行煽動，叫農民在加入集體農莊前將牲畜殺掉，誘惑農民，說牲畜到集體農莊內「橫豎是會被人拿去的」。階級敵人會打算着：地方組織在集體化運動中所犯的過火行動和錯誤，將會激怒農民，將會引起反蘇維埃政權的叛亂。

由於黨組織所犯的錯誤以及階級敵人直接挑撥搗亂的結果，於一九三〇年二月下半月，當集體化運動已獲得一般的毫無疑義的勝利的總局面之下，在有些區域內，却有農民嚴重不滿情緒底危險徵兆表現出來。而在個別地方，富農及其走狗甚至竟能煽起農民去進行直接反蘇維埃的發動。

黨中央委員會接到許多關於人們歪曲黨路線而威脅到破壞集體化事業的警號以後，就立刻着手來糾正現狀，而開始把黨的幹部轉上立即改正錯誤的道路上來了。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根據中央決議而公佈了斯大林同志底論文——「勝利衝昏頭腦」。在這篇論文裏，曾警告那一切因醉心於集體化成功而陷入嚴重錯誤並離開黨路線的人們，警告那一切企圖以行政強迫手段把農民轉入集體農莊道路的人們。在這篇論文中，特別着重

指出集體農莊建設底自願原則，並指出在規定集體化速度和方法時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區底特殊條件。斯大林同志曾提醒說：集體農莊運動底基本環節是農業勞動組合，在這組合內，祇是把基本的生產資料，主要是穀物經濟底基本生產資料，化為公有；而屋旁的園地、住宅、產奶牲畜中的一部份、小牲畜、家禽等等，則不化為公有。

斯大林同志底論文是有最偉大的政治意義的。這篇論文幫助了黨組織改正自己的錯誤並給蘇維埃政權底敵人以極有力的打擊，這些敵人曾指望他們自己將能利用這種過火行動而把農民們煽動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廣大的農民羣衆都深信了：波爾什維克黨底路線，是與在各地方所犯的魯莽從事的「左的」過火行動毫不相干的。這篇論文使農民羣衆安心了。

爲着將斯大林同志底論文所開端的關於改正過火行動和糾正錯誤的專業進行到底，蘇聯共產黨（波）中央就決定再一次打擊這些錯誤，於是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公佈了「爲反對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而鬥爭」的決議。

在這個決議中，詳細分析了那些因離開列寧——斯大林黨底路線，因直接違背黨指令的結果而犯的錯誤。

中央指出：「左的」過火行動乃是直接幫助階級敵人。

中央提議：「把那些不善於或不願意進行堅決鬥爭以反對歪曲黨路線的工作者撤職而以其其他的工作者代替之」（『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下，第六六三頁）。

中央把幾個既犯政治錯誤而又不善於改正錯誤的省黨組織和邊區黨組織（莫斯科省，南高加索）底領導革除了。

一九三〇年四月三日，公佈了斯大林同志底論文——「給集體農莊工作同志們的答覆」。在這篇論文中，指出在農民問題方面所犯錯誤底根源以及在集體農莊運動中所犯的主要錯誤如下：不正確的對待中農，在建設集體農莊時違背列寧的自願原則，違背列寧關於必須估計到蘇聯各區特殊條件的原則，跳過勞動組合而逕直成立公社。

由於實行這一切辦法的結果，黨就把好多區域內的地方工作人員所犯的過火行為剷除了。

爲要及時把頗大一部份因被勝利所薰醉以至於離開黨路線而向下飛奔的黨幹部轉入軌軌，會需要中央委員會極大的堅強精神和反潮流的本領。

黨已經達到這一步，就是已把那些歪曲黨在集體農莊運動中的路線的現象消滅了。

在這個基礎上，就把集體農莊運動底成功鞏固了。

在這個基礎上，就爲集體農莊運動更加雄偉發展造成根基了。

在黨進到消滅富農之爲階級的政策以前爲反對資本主義成份並以消滅資本主義成份爲目的的嚴重進攻，主要是在城市方面，在工業方面。農業，農村，暫時還落後於工業，還落後於城市。因此，進攻會是帶着片面的、非全部的、非總進攻的性質。而現

在，當農村底層犧牲已成過去，農民為消滅富農而進行的鬥爭已表現得十分明顯，而黨已達到消滅富農的政策的時候，——反資本主義成份的進攻就已具有總進攻的性質，片面的進攻就已達到全線的進攻。到召集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時，向資本主義成份的總進攻，已經在全線上開展了。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是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六日開幕的。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八百九十一個只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六萬零八百七十四個黨員和七十一萬一千六百零九個候補黨員。

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在黨史上，是「社會主義在全線上開展進攻，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以及實現全盤集體化的代表大會」（斯大林）。

斯大林同志在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所作的中央委員會政治工作報告中，指出波爾什維克黨在開展社會主義進攻時達到如何巨大的勝利。

在社會主義的工業化方面，已達到使工業在全部國民經濟出產總量中的比重較大於農業比重。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經濟年度中，工業部份已不下於全部國民經濟出產總量百分之五十三，而農業部份，則約佔百分之四十七。

到第十五次黨代表大會時，在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度，全部工業出產總量不過等於戰前水平百分之一百〇二點五，而到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時，就是說，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却已約佔戰前水平百分之一百八十了。

重工業——生產資料的生產，機器製造業，更加鞏固了。

在全體代表大會熱烈贊同之下，斯大林同志聲稱：

「……我們現時已處在變農業國爲工業國的前夜了」。

然而，斯大林同志解釋說：不可把工業發展底很高速度和工業發展底水平混爲一談。雖然社會主義的工業是以空前未有的速度發展着，可是就工業發展底水平來說，我們却遠遠落後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在電力生產方面的情形，就是如此，雖然蘇聯在電氣化方面已達到巨大的成功。在五金生產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蘇聯生鐵的出產，按照計劃，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度末，應當是五百五十萬噸，而同時在德國，在一九二九年，生鐵鑄量已是一千三百四十萬噸，在法國已是一千零四十五萬噸了。爲着在最短時期內消滅我國底技術的落後性，曾必須繼續加快我國工業發展底速度，曾必須和那些企圖降低社會主義工業發展速度的機會主義者作最堅決的鬥爭。

斯大林同志曾指出：

「……那些瞎說必須減低我國工業發展速度的人們，乃是社會主義底敵人，乃是我們的階級敵人底走狗」（『列寧主義問題』，三六九頁）。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度計劃順利的完成和超過以後，在羣衆中間就產生了「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的口號。在許多先進工業部門（石油業、泥炭業、一般機器製造業、農業機器製造業、電氣技術工業），計劃會是如此順利地執行着，以至於在兩年半

到五年內就可以實現五年計劃關於這些部門的綱領。這證實了「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的口號是完全可以實現的，並揭破了那些懷疑其有實現可能的機會主義者底機會主義。

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委託黨中央「保證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今後也舉國門性的演習維克的速度，達到五年計劃真正在四年內完成」。

到第十次蘇聯代表大會時，在蘇聯農業發展方面已達到最偉大的轉變。廣大的農民羣衆已轉向社會主義方面來了。到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在出產省中的基本穀物區裏，集體化已包括農戶總數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十（而在一九二八年春，則還只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集體農莊底播種面積，已有三千六百萬海克脫了。

這樣，在中央於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的決議中規定的那個增高綱領（三千萬海克脫），就被超過完成了。而五年的集體農莊建設綱領，則在兩年以內就被超過完成到一倍半了。

集體農莊底商品產量，在這三年內已增加四十餘倍。還在一九三〇年，國家從集體農莊中蘇維埃農莊還不算在內——所得到的商品穀物，就已等於國內穀物商品出產總量一半有餘了。

這就是說，從此以後，農業底命運，已不會是由個體農莊來決定，而是由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來決定了。

如果在農民大批加入集體農莊以前，蘇維埃政權會主要是倚靠着社會主義的工業，那末從此以後，它却已同時倚靠着迅速發展的社會主義部份的農業，即倚靠着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

正如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一個決議中所說的那樣，集體農民，已成爲「蘇維埃政權底真正的和堅固的支柱了」。

(三) 改造國民經濟所有各部門的方針。技術之作用。集體農莊運動之繼續發展。機器——拖拉機站中的政治部。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之總結。社會主義在全線上的勝利。黨之第十七次代表大會。

當已經明白看出：重工業，尤其是機器製造業，不僅已經創立和鞏固了，而且以頗快的速度往前發展着以後，在黨面前，就呈現出一個當前的任務，就是要在新的現代的技術基礎上來改造國民經濟所有各部門。會必須給燃料工業、冶金業、輕工業、食品工業、林木工業、軍事工業、運輸業、農業以新的現代的技術，新的機架，新的機器。由於農產品和工業品需求類銳增的關係，會必須把國民經濟所有各部門出產量增加兩三倍。然而爲要達到這點，如果不供給工廠、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以足數的新的、現代的設備，那就沒有可能，因爲，舊的設備，是不能把出產量提到這樣高度的。

不改造國民經濟各個基本部門，就不能滿足國家及其國民經濟底新的、日益增長的需要。

不實行改造，就不能把社會主義在全線上的進攻進行到底，因為當時爲要打擊和徹底打破城鄉資本主義成份，就不僅必須要用新的勞動組織和新的所有制組織，而且必須用新的技術，用自已技術方面的優越性。

不實行改造，就不能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趕上和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如果從工業發展速度方面來看，蘇聯當時是優越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那末從工業發展水平方面，從出產品數量方面來看，蘇聯當時却就還是很落後於它們了。

爲要消滅這種落後狀態，就必須以新技術來供給我們的整個國民經濟，就必須要在新的、現代的技術基礎上來改造國民經濟所有各部門。

於是，技術就具有決定一切的意義了。

在這個專業方面的障礙，主要並不是在於新的機器和新的機架之不够，——因爲機器製造業當時已有可能供給新的設備品，——而是在於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以不正確態度對待技術，輕視技術在改造時期的作用，鄙視技術。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曾認爲：技術是「專門家」底事情，是次要的事情，是委託給「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去作的事情，而做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則是不必去干涉生產技術的，而他們所應當從事的，並不是技術，却是更重要的事情，即是所謂「一般地」領導生產。

於是，就把生產事務讓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去辦，而做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所留給自己的，則是「一般的」領導，在紙上簽字的手續。

根本用不着證明：既然以這樣的態度對待事情，那末，「一般的」領導，就會變成關於「一般」領導的廢話，變成毫無意思的紙上簽字的事情，變成紙上的勞碌。

不言而喻的，在做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這樣鄙薄技術的態度下，我們就會不僅永遠不能超過，而且也不能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這種對待技術的態度，——何況是在改造時期，——就是迫使我陷於落後，並迫使我們的發展速度陷於低落。其實，這種對待技術的態度，是會掩蓋和掩飾一部分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所暗藏在心的願望——延緩工業發展速度，降低工業發展速度而替自己造成一種「安靜的環境」，把生產責任推卸在「專門家」身上。

會必須使做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掉回頭來而面向着技術，使他們對技術感覺興味，向他們證明說：「精通新技術乃是彼得什維克經濟工作人員切身的事情，如果我們不精通新技術，那末，我們就是冒險使我們的祖國陷於落後，陷於苟延殘喘的地步。」

當時的任務就是這樣，而不解決這個任務，就不能前進。

在這方面起了最重大作用的，就是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一年二月在第一次工業工作人代表會議上的發言。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發言中說：

「人們有時發問：不可以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率嗎。不行的，不可以，同志們！不可以減低速度！……延緩速度，——這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然而，我們是不願意挨打的。不呀，我們絕對不願意！」

舊俄羅斯歷史底內容，就是在於它因為落後而時常挨打。蒙古的可汗會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會打過它，瑞典的封建諸侯會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會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會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會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為它落後……

我們比先進國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過這個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是我們被人打翻……

至多在十年當中，我們就應當跑過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不夠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的本領而已。而這却是依靠於我們。而且只是依靠於我們！已經是我們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結束那所謂不要干與生產工作的腐敗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新的適合於現時期的方針——要干與一切的時候了。你既然是工廠經理，那你就得干與一切事務，就得要熟悉一切，什麼也不要忽略過去，就得學習和再三學習。波爾什維克應當精通技術。已經是波爾什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四四至四四四）

六頁)。

斯大林同志這個發言底歷史意義，就在於它把做經濟工作的共產黨員鄙薄技術的態度打破了，使他們面向技術，開闢了爲使波爾什維克以自己的力量精通技術而奮鬥的新時期，並因此而使開展國民經濟改造的事業易於進行了。

從此時起，技術就由資產階級「專家」底壟斷事業變成波爾什維克經濟工作人員自己的切身事業了，而「專家」這個鄙薄稱呼就變成已精通技術的波爾什維克底榮稱號了。

從此時起，就應當出現——而後來確實出現了——整隊的、成千成萬的已經精通技術並且善於領導生產的紅色專家。

這已是新的、蘇維埃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具有生產技術的智識份子，他們現在是我們經濟領導中的基本力量。

所有這些，都會應當促進——而且確實促進了——國民經濟改造事業底開展。

改造事業不僅在工業和運輸業方面開展了。它並且以更加緊的速度在農業方面開展了。而這是不言而喻的：農業所具有的機器，會比其他部門少些，因此它就需要新機器的供給。尤其是現在，特別需要加緊供給農業以新的機器，因爲現在，集體農莊建設是每月每週都有新的增長，也就是說，每月每週都提出關於成千成萬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的新要求。

一九三一年，集體農莊運動更加增長了。就蘇聯的穀物區域來說，加入集體農莊的農戶，已佔農戶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在這些區域裏，全盤集體化事業在本上已經完成了。在主要的穀物區域和工業原料作物種植區中，集體農莊已包括農戶總數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十萬個集體農莊和四千個蘇維埃農莊已播種着全部播種面積三分之二，而個體農民却只播種三分之一。

這是社會主義在農村中的巨大勝利。

然而，集體農莊建設之發展，暫時還不是深入，而是擴大，不是改善集體農莊及其幹部底工作質量，而是增加集體農莊底數量以及把集體農莊普及到一批一批新的區域裏去。這種情形，是由於集體農莊積極份子之增長，集體農莊幹部之增長，會趕不上集體農莊本身數量之增長。由此，在新的集體農莊裏的工作，並不是時常都作得令人滿意，而集體農莊本身，暫時還是薄弱的，尚未鞏固的。還有以下的事實也阻礙了鞏固集體農莊的事業，如農村中沒有足夠的爲集體農莊所必需的有知識的人（會計員，經濟部主任，秘書）以及農民缺乏經營大規模的集體農莊經濟的經驗。在集體農莊中工作的，還是昨天的個體農民。他們是有在小塊土地上經營經濟的經驗。然而他們還沒有領導大規模的集體農莊經濟的經驗。爲要獲得這樣的經驗，會需要相當的時間。

因爲有這些情況，所以在第一個時期，在集體農莊工作中，曾發現出一些嚴重的缺點。曾發現出來：在集體農莊中，勞動還組織得不好，勞動紀律還是薄弱的。在許多集

體農莊裏，不是按照勞動日，而是按照人口來分配收入。往往有這樣的事情，就是懶者竟比努力工作的誠實的集體農莊莊員領得更多的糧食。由於在集體農莊領導方面有這些缺點，就減低了集體農莊莊員在工作中的興趣；甚至於在農事極忙的時候，也曾有許多集體農莊莊員不出來作工，一部份集體農莊的莊稼直到落雪時還未收穫，而收穫工作本身，也是做得馬馬虎虎，使穀物受到巨大的損失。機器和馬匹之缺乏專人照料，在工作中之缺乏個人負責制，都會減弱集體農莊事業，都會減少集體農莊底收入。

當時情形特別壞的，是在那些被過去的富農及富農走狗鑽得集體農莊中某些職務的區域。已被剝奪財產的富農，往往跑到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區域中去，並在那裏鑽進集體農莊，以便實行暗害和破壞工作。有時候，因黨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缺乏警覺性的結果，富農也會鑽進到本區的集體農莊中去。富農之在反對集體農莊鬥爭中急劇改變自己的策略，這也是使過去的富農易於混入集體農莊的原因。在以前，富農曾是公開地出來反對集體農莊，進行殘忍鬥爭，來反對集體農莊的積極份子，反對先進的集體農莊莊員，暗殺他們，放火焚燒他們的房子，倉庫等等。富農會想用這些手段來恐嚇農民羣衆，不讓他們加入集體農莊。現在，當公開反對集體農莊的鬥爭已遭到失敗時，他們就改變了自己的策略。他們現在已不用短槍來射擊了，而是裝作柔和的、和氣的、馴順的、完全像蘇維埃人的樣子。當他們已鑽進集體農莊時，他們就用暗中拆台的手段來危害集體農莊。他們曾到處力圖從內部瓦解集體農莊，破壞集體農莊的勞動紀律，混亂收

成統計和勞動統計。富農會精心指點於消滅集體農莊所有的馬匹，並且居然能殺害死很多馬匹。富農會故意用馬痘症、鼻疥病以及其他病症來傳染馬匹，不給馬匹以任何照料等等。富農會毀壞拖拉機和其他機器。

富農之所以竟能欺騙集體農莊莊員和肆無忌憚地進行暗害工作，乃是因為當時集體農莊還薄弱和無經驗，而集體農莊的幹部又還未及鞏固起來。

為要剷除富農在集體農莊中的暗害勾當和加速鞏固集體農莊的事業，就會必須給集體農莊以迅速的和嚴重的幫助：給以人材，供以意見，予以領導。

波爾什維克黨就給了集體農莊以這樣的幫助。一九三三年一月，黨中央通過了關於在為集體農莊服務的機器——拖拉機站中組織政治部的決議。曾為幫助集體農莊而派去一萬七千個黨工作者到農村去作政治部的工作。

這是重大的幫助。

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在兩年當中（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在剷除集體農莊工作缺點方面，在培養集體農莊積極份子方面，在鞏固集體農莊方面，在從集體農莊裏把敵視的、富農的、暗害份子清除出去的事業方面，就做成很大的工作。

政治都是光榮地實現了它們所擔負的任務：它們在組織方面和經濟方面鞏固了集體農莊，培養成了新的集體農莊的幹部，整頓了集體農莊底經濟上的領導並提高了集體農莊莊員羣衆底政治的水平。

第一次全蘇聯集體農莊莊員——突擊隊員代表大會（一九三三年二月）和斯大林同志在這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對於提高集體農莊莊員羣衆爲鞏固集體農莊而奮鬥的積極性，實有偉大的意義。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演說中，拿農村中的舊的、集體農莊以前的制度和新的、集體農莊的制度比較時，說：

「在舊的制度之下，農民是單獨做工，是用祖傳老方法和舊式勞動工具做工，是替地主及資本家，替富農及投機商人做工，替他人生財致富，而自己却忍飢受餓。而在新的集體農莊的制度之下，農民却是共同做工，按勞動組合制做工，是用新式農具——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做工，大家都是替自己，替自己的集體農莊做工，是在沒有資本家及地主，沒有富農及投機商人的情形下面生活着，他們做工，是爲着逐日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二八頁）。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這個演說中，曾指明農民走上集體農莊道路以後在事實上所達到的成績。波爾什維克黨幫助千百萬貧農羣衆加入了集體農莊，擺脫了富農束縛。而既已加入集體農莊並在集體農莊裏使用着優良土地和優良生產工具，於是從前忍飢受餓的千萬貧農羣衆，現在在集體農莊裏就已升到中農水平，已成爲生活有保障的人了。

這是在集體農莊建設道路上的第一步，第一個成績。

斯大林同志當時說：第二步就是要把集體農莊莊員——過去的貧農也好，過來的中

農也好——獲得更高些並使一切集體農莊莊員都成爲豐裕的集體農莊莊員，而使一切集體農莊都成爲波羅丹維克的集體農莊。

斯大林同志說：

「集體農莊莊員爲要成爲豐裕的集體農莊莊員，現在只需要一個條件——就是要在集體農莊裏忠誠地工作，正確地利用拖拉機和機器，正確地利用耕作牲畜，正確地耕種土地，愛護集體農莊的財產」（「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三二至五三三頁）。

斯大林同志底演說深深刺進了千百萬集體農莊莊員底意識中，成了集體農莊底實際的、戰鬥的綱領。

到一九三四年末，集體農莊已成爲堅固的、不可被戰勝的力量了。到此時，集體農莊已包括約佔全蘇聯農戶總數四分之三和約佔全部播種面積百分之九十了。

一九三四年，在蘇聯農業中工作的，已有二十八萬一千架拖拉機和三萬二千架康拜因機了。一九三四年的春種是比一九三三年提前完結十五日到二十日，比一九三二年提前完結三十日到四十日，而採辦糧食的計劃則比一九三二年早完成三個月。

這樣，由於黨和工農國家給集體農莊以巨大幫助的結果，集體農莊在兩年中就獲得了。

集體農莊制度底堅實勝利以及隨此而來的農業高漲，就使蘇維埃政權有可能廢除購

買麵包以及其他食品的購物證制並規定糧食品可以自由購買。

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既然是當作臨時的政治機關而設立的，所以當它們已實現自己的任務時，中央就決定把機器——拖拉機站政治部改為通常的黨機關，把政治部與黨部的黨區委員會合併。

所有這些成功，無論是在農業方面，無論是在工業方面，都是由於五年計劃之勝利實現而獲得的。

到一九三三年初就已明顯看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實現了，已經先期實現了，已經在四年零三個月內實現了。

這是蘇聯工人階級和農民底偉大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

一九三三年，斯大林同志在黨中央委員會和中東亞委員會一月全會上的報告中，作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底總結。從報告中看得很明白，黨和蘇維埃政權在最近以來這個時期，在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時期，達到下列的基本結果。

(1) 蘇聯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因為在國民經濟全部生產中，工業出產量底比重已增長到百分之七十。

(2)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工業方面已經消滅了資本主義的成份，並在工業中成了唯一的經濟制度。

(3) 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在農業方面已消滅富農之為階級了，並且在農業方面成

「統消」的力量。

(4) 集體農莊制度已經消滅了農村中的貧窮困乏現象，一千百萬貧農已得到生活有保障的人們地位了。

(5) 社會主義制度在工業中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在一些生產部門裏保存了八小時工作日，在絕大多數企業中已過渡到七小時工作日，在有害於健康的企業中已規定了六小時工作日。

(6) 社會主義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的勝利，已經消滅了剝削人的現象。

第一個五年計劃這些成績底意義，首先就在於它們已最終把工人和農民從剝削桎梏之下解放出來了，並且給蘇聯全體勞動者開闢了保證自己以豐裕生活和文化的廣大道路。

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召集了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大會的，有一千二百二十五種有表決權的代表和七百三十六個只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者一百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十八個黨員以及九十三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個候補黨員。

代表大會把黨在過去以來這個時期內的工作作了總結，指出了社會主義在所有各經濟部門和各文化部門中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並確定說黨的總路線在全線上勝利了。

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是以「勝利者代表大會」及歷史的。

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工作報告中，指出了蘇聯已在報告所包括時期內發生的根本改

「蘇聯在這個時期內，已經根本改變樣子了，它已經拋棄了落後的中世紀的面貌。它已由農業國變成了工業國。它已由具有個體小規模農業的國家，變成了具有集體大規模機械化農業的國家。它已由不開通的、不識字的和不文化的國家，變成了一——更確切一點說，正在變成——人人識字的和文化的國家，到處都遍設有應用蘇聯各民族語言的高級學校，中等學校和初等學校」（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三頁）。

到這時候，社會主義的工業已佔國內全部工業百分之九十九。社會主義的農業，即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已約佔國內全部播種面積百分之九十。至於說到商品流轉，那末，資本主義的成份已完全從商業中被排擠出去了。

列寧在開始施行新經濟政策時曾說過：我們國內有五種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第一種結構，乃是宗法經濟，多半是自然經濟，即是幾乎不進行任何商業的經濟。第二種結構，乃是小商品生產，即出賣農產品的大多數農戶，以及手工業者。這種經濟結構在蘇聯經濟政策最初幾年中曾包括大多數居民。第三種結構，乃是私人經營的資本主義，這資本主義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曾活躍起來。第四種結構，乃是國家的資本主義，主要是租借企業，這種企業沒有得到什麼大的發展。第五種結構，乃是社會主義，即在當時還薄弱的社會主義工業，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在國民經濟中佔微小地位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

農莊，以及在新經濟政策開始時也曾是薄弱的國家商業和合作社。

列寧會指出：從所有這些結構中，社會主義的結構應當獲得勝利。

新經濟政策所預計的，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形式底完全勝利。

而這個目的，到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時是已經實現了。

斯大林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會說：

「現在我們可以說，第一種，第三種和第四種社會經濟結構已不存在了，第二種社會經濟結構已被排擠到次等地位，而第五種社會經濟結構，即社會主義的結構，乃是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獨佔統治的和唯一的指揮力量」（同上，第五五五頁）。

思想上的政治上的領導問題，在斯大林同志底報告中佔着重要的位置。他預告黨說：雖然黨底敵人，各色機會主義者，各種民族主義傾向份子已被擊破了，可是他們的思想系統底殘餘，還在個別黨員底頭腦中活着，而且往往流露出來。在經濟中，特別是在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就是使那些已被擊破的反列寧主義集團底思想系統能藉以復活起來的良好基地。人們意識之發展，是落後於人們底經濟狀況的。因此，雖然資本主義在經濟中已經消滅了，但是在人們底頭腦中，資產階級觀點底殘餘是存留着，而且將存留着。此外，還要估計到：我們所應當時刻戒備去對付的資本主義包圍，是力圖復活和援助這些殘餘的。

斯大林同志就中還講到民族問題方面的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這些殘餘擊在民

族問題上是特別頑固的。波爾什維克黨進行了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既反對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傾向，同時又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傾向。在好些共和國內（烏克蘭，別洛羅西亞等），黨組織會減弱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的鬥爭，竟讓它滋長到已經與敵視勢力，與武裝干涉者勾結起來，已經變成對於國家的危險。斯大林同志在答覆什麼傾向是民族問題上主要危險時曾說：

「主要的危險便是這樣一種傾向，對於這種傾向會中止進行鬥爭，因此就讓這種傾向滋長成了對於國家的危險」（同上，第五八七頁）。

斯大林同志號召黨來加強思想上的政治上的工作，有系統地來揭破那些敵視階級以及敵視列寧主義的派別底思想系統和思想系統殘餘。

其次，斯大林同志在自己報告中指出：只靠通過正確決議，還不能保證事情得到成功。要保證事情得到成功，就必須正確佈置那些能夠實現領導機關底決議的人材，以及組織對於這些決議底執行程度的審查。如果沒有這些組織辦法，決議就會有變成脫離實際生活的紙上決議的危險。在這裏，斯大林同志會引用列寧底著名原理——在組織工作中的主要點，就是挑選人材和審查執行程度。同時，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我們實際工作中的基本害毒，就是已通過的決議與爲執行決議、爲審查決議執行程度而進行的組織工作，彼此不符。

爲改善對於黨和政府底決議執行程度的審查工作起見，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就在蘇

聯共黨(波)中央委員會下設立了黨監督委員會，以及在蘇聯人民委員會下設立了蘇維埃監督委員會，以代替那從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以來已經完成自己任務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工農檢查院。

斯大林同志會規定黨在新階段上的組織任務如下：

- (1) 督促我們的組織工作去適應黨的政治路線底要求；
- (2) 提高組織的領導到政治的領導底水平；
- (3) 務使組織的領導能够完全保證黨底政治口號和決議之實現。

斯大林同志在結束這個報告時，曾警告說：雖然社會主義底成就是偉大的而且是理應引以自豪的，但是，不可為已有的成功所誘惑，不可「誇功自滿」和使自己高枕而臥。

斯大林同志曾說：

「……不是要黨去高枕而臥，而是要在黨內發展警覺性，不是要黨去酣眠，而是要把它保持在戰鬥準備情況中，不是要把黨的武裝解除，而是要把它武裝起來，不是要使黨解員，而是要把它保持在動員情況中，以便實現第二個五年計劃」

（『列寧主義問題』，第五九六頁）。

第十七次代表大會聽了莫洛托夫同志和庫依貝舍夫同志關於國民經濟發展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報告。第二個五年計劃底任務，是比第一個五年計劃底任務更加宏大的。到第

二個五年計劃完結時，就是說，在一九三七年，工業出產最應當比戰前水平，大約增加到八倍。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全部國民經濟中的基本建設工作規模，是規定為一千三百三十萬萬盧布，而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則曾為六百四十餘萬萬盧布。

這樣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作，就能保證國民經濟一切部門完全改換技術裝備。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農業機械化應當在基本上完成。所有拖拉機總和能力，在一九三二年是等於二百二十五萬馬力，而在一九三七年，則應當增至八百餘萬馬力。會規定廣泛採用各種農藝設施（正確的輪流播種制，用精良種子播種，秋季預耕等等）。會規定在運輸業和郵電業技術改造方面進行巨大工作。

會規定關於繼續提高工農物質水平與文化水平的廣闊綱領。

第十七次代表大會曾給組織問題以很大的注意並根據卡甘諾維赤同志底報告而通過了關於黨建設和蘇維埃建設問題的專門決議。當黨底總路線已經勝利時，當黨底政策已由實際生活，已由千百萬工農底經驗所考驗過的時候，組織問題就具有更大的意義了。第二個五年計劃底新的複雜的任務，要求提高所有各部門中的工作質量。

在代表大會關於組織問題的決議上說着：

「第二個五年計劃底基本任務——最終消滅資本主義成份，克服經濟中和人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餘孽，在最新的技術基礎上完成全部國民經濟底改造，學會儘量利用新技術和新企業，使農業機械化和提高農業出產率——這些任務是極尖銳地提

出關於提高所有各部門中的工作質量，首先是組織的和實際的領導質量問題。」（『蘇聯共產黨（波）決議案彙集』，卷下，第五九一頁）。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黨章，它之與舊黨章不同，首先就是在新黨章上增加了導言。在黨章導言中談着共產黨底簡短定義，共產黨對於無產階級鬥爭意義底定義以及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系統中的地位。新黨章詳細地列舉黨員底義務。在新黨章中，規定了關於接收黨員的更嚴格的條件以及新增加了關於同情員小組的條款。在新黨章中，更詳細地把黨底組織結構問題規定了，關於從前的黨支部——初級組織（自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起就改稱從前的黨支部為黨初級組織）的條款，已有新的規定。在新黨章上，關於黨內民主和黨紀律問題，也有新的規定。

（四）布哈林份子之蛻化爲政治上的兩面份子。托洛茨基兩面份子之蛻化爲白匪的兇手間諜匪幫。賽·米·基洛夫之被兇殺。黨之關於加強波爾什維克警覺性的辦法。

社會主義在我國之成功，不僅是使我們黨，不僅是使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歡欣鼓舞。這些成功，並且也使我們的整個蘇維埃智識界，蘇聯一切忠實公民都歡欣鼓舞。這些成功，不是使已被擊破的剝削階級底餘孽歡欣鼓舞，而是使他們更加仇恨起來。

丁。
這些成功，就使已被擊破的階級底喧嘩——小得可憐的布哈林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餘孽——瘋狂起來了。

這些老爺之估計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底成績，不是以人民底利益——而人民是歡迎每一個這種成績的——為出發點，而是以自己的小得可憐的、脫離了實際生活而完全腐臭的派別組織集團底利益為出發點的。因為社會主義在我國的成功，就是黨底政策之勝利，就是這些老爺底政策之最終破產，於是這些老爺就不是去承認顯然的事實和加入共同的事業，却因為自己已遭受失敗、已遭受破產而去向黨和向人民實行報仇，實行破壞和暗害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底事業，爆炸礦井，放火焚燒工廠，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裏進行暗害勾當，以便破壞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底成績並在人民中間引起對於蘇維埃政權的不滿。而同時，他們為保存自己的小得可憐的集團不致於被揭發和粉碎起見，他們就戴起假面具而假裝為忠誠於黨的人，日益加緊地在黨面前獻起媚來，讚頌黨，在黨面前表示卑躬屈節的樣子，而在事實上却仍然繼續着自己的暗中進行的破壞勾當以反對工人和農民。

在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出來作了懺悔式的演說，頌揚黨，把黨底成績吹捧得天一般高。然而代表大會已經感覺到；他們的演說是帶着不誠懇的和兩面手腕的形跡，因為黨所要求於自己的黨員的，並不是歌頌和讚美其成績，而

是在社會主義戰線上誠懇工作，可是，這點在布哈林份子身上却早已看不見了。黨看見了：在事實上，這些老爺是在自己這些虛偽的演說中，來和自己在代表大會以外那些夥伴互相呼應，教導他們玩弄兩面手腕，號召他們不要放下武器。

在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出來講了話，他們因自己犯有錯誤，而以過甚其辭的話來打罵自己，並因黨獲得成功而也是以過甚其辭的話來讚頌黨。但是代表大會不能不看出：無論是令人作嘔的自打自罵的行爲也好，無論是以甜言蜜語來讚頌黨的態度也好，都是這些老爺心懷醜態和做賊心虛底反面表現。然而當時黨還不會知道，還不會猜想到：這些老爺一面在代表大會上作甜蜜的演說，同時却又準備兇殺賽·米·基洛夫。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在列寧格拉的斯莫爾雷宮裏，賽·米·基洛夫被人用手槍兇殺了。

就兇殺案的兇手，原來是反革命秘密集團中的份子，這個集團是由在列寧格拉的反蘇聯的季諾維也夫集團中的參加者所組成起來的。

黨所敬愛的，工人階級所敬愛的賽·米·基洛夫被殺害事件，引起了我國勞動羣衆極大的憤怒和深沉的哀悼。

預審判明了：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在列寧格拉，由過去的季諾維也夫反對派參加者組織了以所謂「列寧格拉總部」爲首的機密的反革命的恐怖集團。這個集團

所指定的目的，就是要刺殺共產黨底領導者。他們所擬定的第一個犧牲者，就是賽·米·基洛夫。從這個反革命集團參加者底口供中查明了：他們是與外國資本主義國家底代表們勾結着並從他們那裏領得金錢。

這個組織中的已被揭破的參加者，是被蘇聯最高法院底軍事法庭所判處極刑——槍斃了。

很快又查明有秘密的反革命的「莫斯科總部」之存在。預審和庭審查明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葉夫多基莫夫以及該組織其他領導人在自己的夥伴中間培養恐怖情緒的專業中，在準備暗殺蘇中央委員會委員和蘇維埃政府委員的事業中所表現的可惡的作

用。

這些人底兩面手腕和卑鄙醜惡伎，竟達到這樣的地步，就是季諾維也夫——這個暗殺賽·米·基洛夫事件的組織者和指使者之一，這個會催促兇手加速去執行這一萬惡罪行——竟寫了一篇頌揚死者基洛夫的諛詞，並要求把這諛詞登載出來。

季諾維也夫份子在法庭上裝出悔過的樣子，而其實，他們就在這時還是繼續玩着兩面手腕。他們隱瞞了他們自己與托洛茨基的聯系。他們隱瞞了他們自己同托洛茨基份子一塊置身給法西斯特偵探機關的事實，隱瞞了他們自己所幹的間諜的暗害的活動。季諾維也夫份子在法庭上，隱瞞了他們自己與布哈林份子的聯系，隱瞞了有法西斯主義偏袒奴僕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聯盟匪幫存在着的事實。

不久以後就查明了：基洛夫同志被殺害事件，就是這個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聯盟匪幫所幹成的。

還在當時，在一九三五年，就已經清楚了：季諾維也夫集團是帶着假面具的白匪組織，這個組織是完全應當受到人們用對付白匪的手段來對付該組織中的份子的。

經過一年以後，又查明了：暗殺基洛夫事件底真正的、直接的和實際的組織者，以及爲要暗殺中央委員會其他委員而進行的準備步驟底組織者，乃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同謀人。被提交法庭審判的，有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巴卡也夫，葉夫多基莫夫，皮克里，斯米爾諾夫，依·恩，穆拉契科夫斯基，特爾—瓦幹尼洋，萊因果里得以及其他等人。這些連賊拿獲的罪犯，不得不在法庭上當衆承認：他們不僅組織了暗殺基洛夫的事件，而且曾準備殺害黨和政府其他一切領導者。預審機關在以後判明了：這些惡徒已走上了組織軍事破壞行動的道路，已走上偵探間諜的道路了。一九三六年在莫斯科所舉行的庭審，曾揭破這些人在道德上和政治上最駭人聽聞的墮落，揭破這些人用關於忠實於黨的兩面手腕的聲明所掩蓋着的、最卑鄙下流的和叛賣的行爲。

這整個兇手間諜匪幫底主要指使者和組織者，乃是下賤叛徒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底幫兇及其反革命指示底執行者，乃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及其托洛茨基的匪夥。他們準備了使蘇聯在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時遭受失敗，他們已成了力謀使工農國家遭受失敗的失敗主義者，他們已成了德日法西斯蒂底可惡奴僕和走狗。

黨組織應從委·米·基洛夫被兇殺案件審判中得出的基本教訓，就是要消滅自己在政治上的盲目病，消滅自己在政治上的漠不關心態度，提高自己的警覺性，提高全體黨員底警覺性。

黨中央曾在其國委·米·基洛夫被兇殺事件而發出的告全體黨組織的信上指示說：

(甲)「必須剷除那種從錯誤設想出發的機會主義的漠不關心態度，這種錯誤設想，就是以為我們的力量越增長，則敵人就會日益馴服和日益無害。這種錯誤設想根本不正確的。這種設想乃是右傾之復發，這右傾是硬想要大家相信：敵人將於無形中與進社會主義去，敵人終究會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而波爾什維克是不應當高枕而臥和馬馬虎虎的。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漠不關心態度，而是警覺性，真正的波爾什維克的革命的警覺性。必須記着：敵人之地位總是絕望，則他們就越是樂於把「極端手段」奉為他們與黨維持政權作最後掙扎鬥爭的唯一手段。須記着這一點和具着警覺性。

(乙)「必須把在黨員中間教授黨史的工作，提到應有的高度，研究我們黨史中所有的一切各種反黨集團，研究他們用以進行反對黨路線鬥爭的方法，他們的策略，而且尤其是要研究我們黨用以進行反對一切反黨集團鬥爭的策略和方法，研究會給我黨以可能去克服和迎頭擊破這些反黨集團的策略和方法。必須使我們的黨員不僅熟悉黨會怎樣鬥爭和怎樣克服「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

克、無政府主義者，而且要熟悉黨會怎樣鬥爭和怎樣克服托洛茨基份子、『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對派』、季諾維也夫份子、右傾份子、右『左』畸形兒等等。不可忘記，連曉我黨歷史和瞭解我黨歷史，乃是爲完全保證黨員具有革命覺悟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方法」。

在這個時期有極大意義的，是一九三三年所開始的把那些混進黨來的和異己的份子從黨隊伍中清洗出去的工作。而特別是在麥·米·基洛夫被兇殺後所實行的仔細審查黨證表冊以及把舊的黨證表冊更換爲新的黨證表冊的工作。

在審查黨證表冊以前，在許多黨組織中曾流行着一種任意和隨便對待黨證的態度。在好些地方黨組織裏，曾發現在統計共產黨員工作上一種完全不可容忍的混亂狀態，而這種混亂狀態，就會被敵人利用去達到自己卑鄙醜惡的目的，利用黨證去掩蔽其間諜和暗害勾當等等。許多黨組織領導者把接受新黨員和發給黨證的工作轉託給很不重要的人員，而且往往轉託給那些完全沒有經過考驗的黨員。

黨中央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所發出的關於統計，關於發給和保存黨證問題告全體各組織的專門信上，曾責成在全黨各組織中實行仔細審查黨證表冊的工作，說要「在我們自己的黨的屋子裏面，整理好波爾什維克的秩序」。

審查黨證表冊的工作，實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黨中央全會根據中央書記葉紹夫同志關於審查黨證表冊的總結報告而通過的決議案中說着：

這個審查工作乃是在鞏固蘇聯共產黨（波）隊伍方面的極重要的組織的政治的設施。

在實行審查和更換黨證表冊以後，就恢復了接收新黨員的工作。同時，蘇聯共產黨（波）中央要求：不是用籠統的方法來充實黨的隊伍，而是根據嚴格個別手續接收入黨的方法來充實黨的隊伍，就是說，要接受「我國那些真正先進的、真正忠實於工人階級事業的優秀人們，首先是工人中間的，以及農民和勞動智識份子中間的已經在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各方面工作中經過考驗的人們」入黨。

中央在恢復接收新黨員入黨工作時，曾責成黨組織謹記着：敵視份子在今後也還會企圖鑽進蘇聯共產黨（波）隊伍中來的。因此：

「每個黨組織底任務，就是要用一切方法來提高波爾什維克的警覺性，高舉着列寧黨底旗幟並保護黨免除那些異己的、敵視的和偶然的份子鑽到黨隊伍中來的現象」（蘇聯共產黨（波）中央於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通過的決議，見一九三六年份第二七〇號「真理報」）。

波爾什維克黨既清洗着和鞏固着自己的隊伍，消滅着黨底敵人和進行無情鬥爭去反對曲解黨路線的行動，於是就更緊密地在黨中央周圍團結起來了；在黨中央領導之下，黨和蘇維埃國家就進入新的階段——去完成沒有階級的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

簡短的結論

在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間，波爾什維克黨解決了無產階級革命在奪取政權以後的最困難的歷史任務——把千百萬小私有者農戶轉移到集體農莊道路，轉移到社會主義道路。

由於消滅為數最多的剝削階級——富農以及把基本農民羣衆轉移到集體農莊道路的結果，就把國內資本主義底最後根帶消滅了，就使社會主義在農業中的勝利完成了，就使蘇維埃政權在農村中最終鞏固了。

集體農莊在克服了許多組織性質的困難後，就最終地鞏固了，並且已走上豐裕生活的道路了。

由於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結果，已在我國內建成了社會主義經濟底堅固不移的基礎——頭等的社會主義的重工業和集體的機械化的農業，消滅了失業現象，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創造了為不斷改善我祖國勞動羣衆底物質狀況和文化狀況的條件。

我國工人階級，集體農莊莊員和一切勞動者之所以達到這些偉大的成功，乃是由於黨和政府底果敢的、革命的、英明的政策。

資本主義包圍勢力，因力圖減弱和摧毀蘇聯底威力，乃加緊自己的『工作』來在蘇聯內部組織暗殺者、暗害者、間諜的匪幫。自法西斯蒂在德國和日本上台執政時起，資本主義包圍勢力敵視蘇聯的活動，就特別加緊起來。法西斯主義獲得托洛茨基份子、季諾維也夫份子爲自己的忠實奴僕，這些奴僕進行着間諜活動、暗害、恐怖暗殺和軍事破壞勾當，力圖使蘇聯遭受失敗——爲着恢復資本主義制度。

蘇維埃政權以強硬手腕去懲治這些人類姦賊，鐵面無情地把他們當作人民公敵與祖國叛徒去懲辦。

第十二章 波爾什維克黨之爲完成社會

主義社會建設和實行新憲法而鬥爭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

(一)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的國際環境。經濟危機之暫時的減弱。新的經濟危機之開始。意大利之強佔阿比西尼亞。德意兩國之武裝干涉西班牙。日本之侵入中國中部。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之開始。

於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開始的經濟危機，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三年末。此後工業低落過程就歸於停止，危機就轉爲停滯，然後工業就開始稍許活躍，稍許高漲起來，然而這個高漲並不是那種會有在新的更高基礎上發生的工業繁榮接踵而至的高漲。世界資本主義的工業，甚至還沒有能夠升到一九二九年的水平，它到一九三七年中期祇不過達到這個水平百分之九十五至九十六。而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已經開始了新的經濟危機，這個危機首先就籠罩着美國。到一九三七年末，美國失業者數量，又

增長到一千萬人。在英國，失業者數目，也開始驟增着。

於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未醫治好不久以前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創傷，就已陷入新的經濟危機了。

這個情況，就使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矛盾更其加強。因此之故，侵略國想取價於其他國家，即防衛薄弱的國家來彌補其國內經濟危機而受到的損失的企圖，就日益加強起來了。同時，和兩個有名的侵略國——德國和日本糾合的，這一次還有第三個國家——意大利。

一九三五年，法西斯的意大利實行侵犯阿比西尼亞，並強佔了阿比西尼亞。意大利之侵犯阿比西尼亞，從「國際公法」方面看來，是沒有任何根據或理由的，它這種侵犯，是用不宣而戰的方法，是用盜竊的方法來進行的，而這種方法，現在已成爲法西斯蒂底時髦貨色了。這不僅是對於阿比西尼亞的打擊。這並且是對於英國，對於英國從歐洲到印度，到亞洲的海路的打擊。英國曾試圖阻撓意大利佔據阿比西尼亞，可是它這種企圖，並沒有得到任何效果。爲便於肆意橫行起見，意大利後來已退出國際聯盟並加緊武裝起來。

這樣，在由歐洲到亞洲去的最短海路上，就結成了新的戰爭紐結。

法西斯的德國用單方面的行動撕破了凡爾賽和約，並已決意用暴力來實現修改歐洲各國疆界的計劃。德國法西斯蒂並不隱瞞他們想要征服比鄰各國，或至少是要侵佔這些

國家有德意志居民的地區。照這個計劃底預定，首先就佔奧地利，然後打擊捷克斯拉伐克，然後也許就要打擊波蘭，因為在那裏也有一整塊和德國交界的有德意志居民的地區，而後：……然後「那時再看罷」。

一九三六年夏，德意兩國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武裝干涉開始了。意大利和德國假借援助西班牙法西斯蒂的形式而取得可能來暗中派遣自己的陸軍部隊進駐西班牙境內，侵入法國後方，並把自己的海軍開到西班牙領海中——在南方，是開到巴列阿爾羣島和直布羅陀海峽一帶；在西方，是開到大西洋一帶；在北方，是開到比斯開海灣一帶。一九三八年初，德國法西斯蒂強佔了奧地利，侵入多瑙河中游並擴展到歐洲南部，逼近亞得利亞海了。

德意法西斯蒂在開展其對西班牙武裝干涉時，曾硬向大家宣稱，說他們在西班牙只是進行着反對「赤化」的鬥爭，而並不抱有任何其他的目的。然而，這乃是很粗笨的和很不聰明的掩飾，是打算欺騙頭腦簡單的傻子的。實際上，他們是打擊着英國和法國，因為他們要把英法兩國與其非亞洲廣大殖民地領土的海路都切斷。

至於強佔奧地利一事，那就無論如何也不可勉強說這是反凡爾賽條約的鬥爭，不可勉強說這是德國因力圖收回它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結果中所喪失的領土而藉以保護自己的「民族」利益了。奧地利無論在戰前，無論在戰後，都不是德國底組成部份。用暴力把奧地利合併於德國——這就是粗暴帝國主義的佔領異國領土的行爲。這種合併，毫

無疑義地是暴露出法西斯德國想攫取西歐大陸上的統治地位的企圖。

這首先就是對於法國和英國利益的打擊。

這樣，在歐洲南部——在奧地利和亞得利亞海一帶，以及在歐洲極西部——在西班牙及其週圍海面一帶，就結成了新的戰爭紐結。

一九三七年，日本法西斯軍閥，佔領了北平，侵入了中國中部和強佔了上海。日本軍隊之侵入中國中部，也如在數年前侵入東三省一樣，是按照日本方法而進行的，就是說，用盜竊的方法，用撞騙式的利用那些由日本人自己所造成的各種「地方事件」的方法，用事實上破壞一切任何「國際公法」、條約、協定等等的方法而進行的。日本既佔領天津和上海，就把持着外界與市場廣闊的中國通商的鎖鑰了。這就是說，只要日本還掌握着上海和天津時，那末它在任何時候都能把在中國投有巨量資本的英美德中國中都趕出去。

當然，中國人民及其軍隊為反對日本侵略者而進行的英勇鬥爭，中國偉大民族運動的高漲，中國底浩大後備人力和廣大疆土，最後，中國國民政府要把中國解放鬥爭進行到底，一直到完全把侵略者從中國境內驅逐出去時為止的決心——所有這一切，都是毫無疑義地說明：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是沒有而且不能有什麼前途的。

但這也是事實，就是日本暫時掌握着外界與中國通商的鎖鑰，因而，它所進行的反對中國的戰爭，實質上是對英美利益的最嚴重的打擊。

這樣，在太平洋上，在中國一帶，就結成了又一個戰爭紐結。

所有這些事實，都是表明：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實際上已經開始了。它是暗地裏開始的，是不宣而戰的。各個國家和各國人民，好像是不知不覺地陷入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漩渦了。三個侵略國——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底法西斯當局，在世界幾個不同的地方，開始了戰爭。戰爭是在廣闊地面上進行着，西起直布羅陀海峽，東至上海。戰爭已經把五萬萬多居民捲入自己的漩渦。戰爭歸根到底是反對英法美底資本主義利益的，因為這戰爭底目的，就是要重分世界領土和勢力範圍，以利於侵略國而取徵於這些所謂民主國。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底特點，暫時是在於：進行和開展這個戰爭的，乃是侵略的國家，而同時，其他的列強，即所謂「民主的」列強——而戰爭鋒芒，本來就是針對着它們的——則裝模作樣，似乎戰爭與他們無關，袖手旁觀，向後退避，以愛好和平自誇，責罵法西斯侵略者，並……一步一步把自己的陣地讓給侵略者，同時却又揚言，說他們是在準備實行回擊哩。

這樣看來，這個戰爭是具有很奇怪的和片面的性質。然而它終究是殘酷的和橫蠻侵略性的戰爭，是在防衛薄弱的阿比西尼亞人民，西班牙人民以及中國人民身上進行着的戰爭。

如果以為戰爭之所以具有這種片面的性質，是由於「民主」國家底軍事上的或經濟上

的軟弱，那就不對了。「民主」國家底力量，當然比法西斯國家底力量強大得多。正在開展着的世界大戰之所以具有片面的性質，乃是由於「民主」國家沒有結成一戰線去反對法西斯國家。所謂「民主」國家，當然是不贊同法西斯國家底「極端手段」並害怕法西斯國家之加強。可是他們更害怕歐洲的工人運動和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而認為法西斯主義乃是抵抗所有這些「危險」運動的「消毒劑」。因此，「民主」國家底當局，特別是英國當政的保守黨人，只是以勸導那些猖狂的法西斯獨裁者的政策為限，勸他們「不要走極端」，同時又暗示他們說他們自己「完全瞭解」並在基本上同情於他們為反對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而採取的反動的警察的政策。英國當局在這裏所採取的政策，是與俄國自由保皇資產者在沙皇制度下所採取的政策相近似的，俄國自由保皇資產者雖害怕沙皇政策底「極端手段」，但是更害怕人民，於是他們就採取勸導沙皇的政策，也就是說，採取和沙皇勾結起來反對人民的政策。大家知道：俄國自由保皇資產階級由於採取這種兩重的政策而吃了大虧。可以料想到：英國當政者及其在法國和美國的盟友們，也會得到自己的歷史報應的。

不言而喻的：蘇聯既然看見這樣的國際局勢，是不能不過問這些兇險奇變的。侵略者所開始的任何一個戰爭，即令就是範圍不大的戰爭，都是於愛好和平的國家有危險的，那末，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這樣「於無形中」臨到各國人民身邊並且已包括五萬萬多居民的戰爭，就對於各國人民，首先是對於蘇聯，更不能不是最嚴重的危險了。德意日

「三國」反共聯盟之成立，就是對於這一點的最明顯的說明。因此，我們的國家一方面是實行着自己的和平政策，同時又擴展工作來繼續加強我國邊界防禦能力和紅軍與紅色海軍底戰鬥準備。一九三四年末，蘇聯加入國際聯盟，因為蘇聯知道：國際聯盟雖有其弱點，但它總還是能修成爲揭穿侵略者的場所和某種程度的和平工具，雖然是薄弱的和平工具，但多少是能阻礙戰爭爆發的工具。蘇聯認爲：在這樣的時候，甚至像國際聯盟這樣薄弱的國際組織，也是不應當忽視的。一九三五年五月，在法國和蘇聯間締結了互助公約以反對從侵略者方面可能的侵犯。同時，和捷克斯拉伐克也締結了同樣的公約。一九三六年三月，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締結了互助公約。一九三七年八月，蘇聯與中華民國締結了互不侵犯公約。

(二) 蘇聯底工業和農業之繼續高漲。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先期完成。農業之改造與集體化之完成。幹部之意義。斯達漢諾夫運動。人民幸福之增進。人民文化之高漲。蘇維埃革命之力量。

當着在資本主義國家內，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三年經濟危機以後，再經過三年，就又有新的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而在蘇聯，在這整個時期中，工業的高漲，却是一往直前地繼續着。如果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在一九三七年中期，甚至還未必達到一九二

九年水平百分之九十五到九十六，而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已走入新的經濟危機時期了，那末，蘇聯底工業在自己的有增無已的高漲中，到一九三七年末，却已達到一九二九年水平百分之四百二十八，而和戰前水平比較起來，則已增長到七倍有餘了。

這些成功，乃是黨和政府所十分堅決實行了的改造政策底直接結果。

因為有這些成功，所以第二個五年計劃在工業方面就先期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是到一九三七年四月一日，就是說，在四年零三個月以內完成的。

這是社會主義底最大勝利。

農業高漲情形，也差不多是這樣。各種農作物播種面積，在一九一三年（戰前的時候），是一萬萬零五百萬海克脫，而一九三七年則已增加到一萬萬三千五百萬海克脫。穀物產量，在一九一三年是四十八萬萬普特，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長到六十八萬萬普特；生棉花產量，由四千四百萬普特增長到一萬五千四百萬普特；亞麻（纖維質）產量，已由一千九百萬普特增長到三千一百萬普特；糖蘿蔔產量，已由六萬五千四百萬普特增長到十三萬一千一百萬普特；油類作物產量，已由一萬二千九百萬普特增長到三萬萬零六百萬普特。

應當指出，在一九三七年，只是集體農莊（蘇維埃農莊在外）所供給國家的商品麥子，就有十七萬萬餘普特，就是說，至少要比地主、富農和農民總共在一九一三年所供給的麥子，超過四萬萬普特。

在農業中，只有一個部門——養畜業——還落後於戰前水平，並繼續以緩慢速度向前進行着。

至於說到農業集體化，那末可以說它已經完成了。在一九三七年，集體農莊已包含有一千八百五十萬農戶，就是說，佔農戶總數百分之九十三，而集體農莊在穀物方面的播種面積，則已佔全體農民在穀物方面的播種面積總數百分之九十九。

農業之改造，以及農業之被加緊供給拖拉機和農業機器，已把自己的果實顯示出來了。

由於工業和農業改造事業完成的結果，國民經濟已經具備有豐富的頭等技術。工業和農業，運輸業和紅軍，已得到巨大數量的新技術，新機器和新機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火車頭和輪船，大砲和坦克，飛機和軍艦。會必須動用數萬個和數十萬個有訓練的，能夠駕馭這一切技術並能夠最高限度利用這些技術的幹部。如果沒有這一點，如果沒有充分數量的精通技術的人材，那末技術就會變成一堆放着不用的死鐵。這會是一種嚴重的危險，其原因就是由於能夠駕馭技術的幹部之增長，會趕不上和遠遠落後於技術之增長。而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又有頗大一部份人會未覺悟到這個危險，並認為技術「自己會做出」自己的事業，——這就使事情更加複雜化了。如果在以前，人們會輕視技術和鄙薄技術。那末現在，人們却已經在誇大技術並把技術奉為偶像了。人們沒有瞭解：技術者沒有精通技術的人材，那它就是死的東西。人們沒有瞭解：技術只有在被精

通技術的人來駕馭時，才能夠產生出最高的生產率。

於是，關於精通技術的幹部問題，便具有頭等意義了。

會必須把我們的工作人員從那種過分醉心技術和輕視幹部意義的態度轉變過來，使他們注意於學會儘量利用技術，精通技術，極力加強工作以培養許許多多能夠駕馭技術並最高限度利用技術效能的幹部。

如果在以前，在改造時期之初，黨國內感覺到技術方面十分缺乏的時候，黨曾提出「在改造時期內，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那末在現時，在技術已經豐富時，在改造時期已經基本上完成以後，黨國內感覺到幹部十分不夠的時候，黨就曾應當提出新的口號，這個口號所要求集中注意的，已經不是技術，而是人材，而是能夠完全利用技術的幹部。

在這方面，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五年五月在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會議上的演說，是有巨大意義的。

斯大林同志說：

「在以前，我們會說：『技術決定一切』。這個口號是幫助了我們，幫助我們消滅了缺乏技術的現象，並且在一切工作部門裏創造了極廣大的技術基礎，以使用頭等技術來武裝我們的人。這是很好的。可是，這還千萬不夠。爲要使技術動作起來並把它利用到底，就需要有精通技術的人，就需要有能夠按照一切藝術規則來

學會儘量利用和運用這種技術的幹部。技術若沒有精通技術的人，那它就是死的東西。技術若有精通技術的人來使用，那它就能夠而且應當顯出奇蹟。如果在我們的頭等工廠裏，在我們的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裏，在我們的紅軍裏，有充分數量能夠駕馭這種技術的幹部，那末，我們國家所得到的效果，就會要比它現時所有的，還要多過三四倍。正因為如此，所以現在應當特別注重人材，特別注重幹部，特別注重精通技術的工作者。正因為如此，所以舊口號——「技術決定一切」的口號，反映已經過去時期的口號，反映我們十分缺乏技術時期的口號——現在應當由新口號，即「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來代替。現時的主要點，就在這裏……

畢竟須要瞭解：在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資本中，最寶貴的和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乃是人材，乃是幹部。須要瞭解：在我們的現時條件之下，「幹部決定一切」。如果我們在工業中，在農業中，在運輸業中，在軍隊中，將有良好的和人數衆多的幹部，那末，我們的國家就會是不可被戰勝的。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幹部，那末，我們就會寸步難行」。

這樣，爲更加提高勞動生產率而加速培養技術幹部並迅速學會儘量利用新技術，就成爲首要的任務了。

這種幹部之增長底最明顯的例子，我們的人材之學會儘量利用新技術和勞動生產率之更加增長底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斯達漢諾夫運動。這個運動，是在頓巴斯，在煤礦工

業中產生和展開的，它散佈到其他工業部門中，擴展到運輸業中，後來就普及於農業了。這個運動之所以稱為斯達漢諾夫運動，是因為這個運動的首創人，是姓斯達漢諾夫，名阿列克色依，他是「中央依爾明」（頓巴斯）礦井裏的氣鑽掘煤工人。還在斯達漢諾夫以前，尼基塔·易左托夫就已作出在那時以前從所未見的掘煤紀錄。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斯達漢諾夫在一班工作時間內，就採掘了一百零二噸煤炭，於是就超過普通採煤定額十四倍之多，——這個榜樣，就奠定了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為提高生產定額，為更加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羣衆運動之端緒。汽車工業中的布塞根，皮鞋工業中的斯美坦寧，運輸業中的克里沃諾斯，林木工業中的毛新斯基，紡織工業中的葉夫多基亞·維諾格拉多娃和瑪利亞·維諾格拉多娃，農業中的瑪利亞·德姆青科，瑪利亞·格那亭科，帕·安格林娜，坡拉古亭，科列索夫，波靈，科瓦爾達克，——這就是斯達漢諾夫運動第一批先驅底姓名。

隨他們而起的，還有其他先驅，還有整批整批先驅，他們並且超過了第一批先驅底勞動生產率。

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克列姆里宮舉行的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和斯大林同志在這個會議上的發言，在斯達漢諾夫運動底開展事業上，實有極巨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發言中說：

「斯達漢諾夫運動，表現着社會主義競賽底新的高漲；表現着社會主義競賽底

新的最高的階段……。在過去，在三年以前，就是說，在社會主義競賽第一個階段時期中，社會主義競賽並不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而且，我們當時本來就幾乎沒有什麼新技術。而社會主義競賽底現今階段，即斯達漢諾夫運動，却恰巧相反，却是一定要與新技術相聯繫。如果沒有新的更高的技術，就決不會有斯達漢諾夫運動。現在你們面前這些人，像斯達漢諾夫，布森根，斯美坦寧，克里沃諾斯，兩位維諾格拉多娃以及其他許多同志，都是一些新的人材，都是已經完全精通本行工作技術，駕駛並驅使這種技術前進的男工和女工。三年以前，我們是沒有這樣的人材，或者幾乎是沒有這樣的人材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底意義，就在於它是這樣的運動，這個運動是打破那些舊的技術定額——不充分的技術定額，並且往往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底勞動生產率，這樣就造成實際的可能來在我國更加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造成可能來把我國變成最富裕的國家。

在說明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們工作方法底特徵並闡明斯達漢諾夫運動對於我國前途的巨大意義時，斯大林同志繼續說：

「請你們仔細看看這些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同志罷。這是一些什麼人呢？這些人，大多數都是年輕的或中年的男工和女工，有文化素養的，有技術修養的人物，他們表明出準確工作和着實工作的模範；他們善於重視工作中的時間因素，已學會計算時間——不僅是一分鐘，就連一秒鐘也不浪費。在他們中間，大多數人都已經學

遷所謂技術基本知識，而且還繼續充實自己的技術知識。他們沒有某些工程師、技師以及經濟管理員底保守主義和頑固思想；他們很勇敢地前進着，打破陳舊的技術定額，創造新的更高的技術定額；他們對我國工業領導者所製定的預定生產能力和經濟計劃提出修改，而且往往補充並糾正工程師和技師，他們時常教導工程師和技師，並推動工程師和技師前進，因為這是已經完全精通本行工作技術並善於最高限度利用技術的人們。在今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還不多；可是，到明天，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一定會增加十倍——關於這點，誰能懷疑呢？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是我國工業裏的革新家，斯達漢諾夫運動是我國工業底未來之花。這個運動包含着工人階級將來文化的技術的高漲底種子，這個運動給我們開闢這樣一條道路，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可以達到那些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這種指標，是為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需的，為消滅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性所必需的——這難道不是顯而易見的嗎？！

斯達漢諾夫運動之發展和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先期完成，就造成了使勞動者底幸福和文化程度更加提高的條件。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工人和職員底實際工資增加到兩倍有餘。工資基金，在一九三三年是三百四十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至八百一十萬萬盧布。國家的社會保險基金，在一九三三年是四十六萬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七年，則已增至五十六萬萬

盧布。單是在一九三七年一年中，在國家對工人和職員的保險方面，在改善日常生活和文化需要方面，在療養院，療養地，休養所和醫藥救護方面，就支出約一百萬盧布。

在農村中，集體農莊制度已最終鞏固了。大大促進了這一點的，就是第二次集體農莊莊員——審判員代表大會（一九三五年二月）所通過的農業勞動組合底章程以及把集體農莊所耕種的一切土地交歸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決定。由於集體農莊制度之鞏固，於是就在農村中消滅了貧窮和生活無保證的現象。如果在三年以前，按每個勞動日，只能領到一個基羅格蘭姆或兩個基羅格蘭姆的穀物，那末現時，在穀物區中，大多數集體農莊莊員按每個勞動日已經是領得五個基羅格蘭姆到十二個基羅格蘭姆，而其中許多人並且是按每個勞動日領得二十個基羅格蘭姆，更不必說領得其他生產品和貨幣收入了。已經出現了幾百萬個這樣的集體農莊的農家，他們在穀物出產區裏，在一年當中領到五百個至一千五百個普特穀物；而在種棉花、種糖蘿蔔、種亞蔬、養畜、釀酒、種植柑果、種植果木蔬菜的區域裏，則在一年當中領得數萬盧布的進款；集體農莊已成爲豐裕的了。建築新穀倉和儲藏室的工作，已成爲集體農莊的農家所注意的主要問題，因爲舊有的儲藏室是預定容納數不多的全年貯藏品的，這已不能滿足集體農莊莊員底新需要於什一了。

一九三六年，政府因民衆幸福增進而頒佈了禁止墮胎的法律。同時又擬定了大規模建築產兒院，嬰兒院，製乳廚房和幼稚園的廣闊計劃。在一九三六年，爲進行這些設施

而支出二十一萬七千四百萬盧布，而在一九三五年所支出的，則是八萬七千五百萬盧布。曾用特別法律來規定給兒女衆多的家庭以巨量的補助金。根據這個法律而在一九三七年發出的補助金，計有十萬萬盧布以上。

由於普通義務教育之實施和新學校之建設，民衆底文化程度，已經洶湧高漲了。在全國範圍內，擴展了宏大的學校建設工作。初等小學和中學校學生數目，在一九一四年是八百萬人，而在一九三六——三七年度，則已增至二千八百萬人。高級學校學生數目，在一九一四年是十一萬二千人，而在一九三六——三七年度，則已增至五十四萬二千人。

這就是文化革命。

民衆底物質狀況之增進和文化程度之高漲，就是表明我們蘇維埃革命底力量，威力和不可被戰勝性。過去許多革命之所以陷於滅亡，就是因爲它們只是給人民以自由，而沒有同時給人民以切實改善物質生活和文化狀況之可能。它們的基本弱點，就在這裏。我們的革命之和其他一切革命不同的地方，就在於它不僅使人民已擺脫沙皇制度，已擺脫資本主義制度而得到自由，而且把人民底物質生活和文化狀況根本改善了。我們的革命底力量和不可被戰勝性，就在這裏。

斯大林同志在第一次全蘇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會議上的發言中說過：

「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全世界上的唯一的革命，只有這個革命才不僅已經把

擁有的政治果實，而且已經把自己的物質果實顯示給民衆看了。在過去一切工人革命中，我們知道只有一個工人革命，曾經勉勉強強取得過政權。這就是巴黎公社。可是，它並沒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曾嘗試來打破資本主義底枷鎖，可是，它並沒有來得及把這種枷鎖打破，因此更沒有來得及把革命底物質福利果實顯示給人民。我們的革命，乃是唯一的革命，只有這個革命不僅已打破資本主義底枷鎖，不僅已給予人民以自由，而且已給予人民以達到豐裕生活的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之力量 and 不可被戰勝性，就在這裏。

(三) 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蘇聯新「憲法」之經過。

一九三五年二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第七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修改一九二四年所通過的「蘇聯憲法」的決議。從一九二四年以來，就是說，從通過第一個「蘇聯憲法」時起到現時止，在「蘇聯」生活中已發生巨大的變更，於是就有修改「蘇聯憲法」之必要。在過去幾年中，蘇聯國內的階級力量對比，已經完全改變了：新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已經創立成功，富農已被粉碎，集體農莊制度已經勝利，生產資料底社會主義公有制已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奠定為蘇維埃社會底基礎。由於社會主義底

勝利，已經有可能來使選舉制度更加民主化，來施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

以斯大林同志爲主席的憲法專門委員會，製定了蘇聯新「憲法」草案。草案經過了延長至五個半月的全民討論。「憲法」草案被提交非常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來討論。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召集了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其使命就是批准或者否決蘇聯新「憲法」草案。

斯大林同志在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新「憲法」草案的報告中，敘述了在蘇維埃國家內，自通過一九二四年「憲法」以來所發生的基本變更。

一九二四年的「憲法」，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個時期中製定的。當時，蘇維埃政權除社會主義底發展外，還容許資本主義底發展。當時，蘇維埃政權是打算在兩個系統——資本主義系統和社會主義系統——競賽進程中，來組織和保證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戰勝資本主義。當時，「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當時，建築在舊的不豐富的技術基礎上的工業，甚至還沒有達到戰前的水平。當時，農業情況是更不雅觀的，當時，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與個體農戶比較起來，還不過是汪洋大海中的個別小島而已。當時所談到的，還不是消滅富農，而只是限制富農。當時，在商品流轉方面，社會主義部門還只約佔百分之五十。

而在一九三六年，蘇聯底情況却就不同了。到一九三六年時，蘇聯底經濟已經完全改變了。到這時候，資本主義成份已被完全消滅——社會主義系統在國民經濟所有一切部門中都勝利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已經超過前出產量七倍，私人工業完全被排擠出去了。在農業方面，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機械化的、用新技術武裝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系統，已經勝利了。到一九三六年時，富農之為階級，是已被完全消滅了。而個體農民的部份，在國家經濟中已不能起任何嚴重作用了。全部的商品流轉，都已經集中在國家與合作社手裏。人對人的剝削，已被永遠消滅了。公共的，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已在國民經濟一切部門中奠定為新的，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不可動搖的基礎。在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危機，貧困，失業和破產，已經永遠絕跡了。為蘇維埃社會全體組成氣貫宇宙的文化的生活的條件，已經造成了。

與此相適應的，——斯大林同志在其報告中說——蘇聯居民底階級成份，也改變了。地主階級和舊的大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還在國內戰爭時期就已被消滅了。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份中，一切剝削者份子——資本家，商賈，富農，投機商人，都被消滅了。所保存下來的，不過是已被消滅的剝削者階級底少數殘餘，而這些殘餘之完全被消滅，乃是最近時間內的問題。

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份中，蘇聯底勞動者——工人，農民，智識份子，已經深刻地變化了。

工人階級已不是沒有生產資料的被剝削的階級，如在資本主義之下那樣。它已把資本主義消滅了，它已從資本家手中奪來生產資料並把這生產資料變成公有財產了。它已經不是無產階級這個名辭本來的、舊有意義上的無產階級。蘇聯無產階級是擁有國家政權的，它已變成完全新的階級了。它已變成這樣的工人階級，這個工人階級已擺脫剝削制，已消滅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已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是說，已變成在人類史上沒有先例的工人階級。

在蘇聯農民底情況中，也發生了同樣深刻的變化。在舊時，曾有兩千餘萬零散的個體農戶——小農的農戶和中場的農戶，各自單獨地在自己的份地上勞苦耕作。他們當時使用着落後的技術，受地主，富農，商賈，投機商人，高利貸者等等所剝削。而現時在蘇聯，却已長成完全新的農民了：那些能剝削農民的地主和富農，商人和高利貸者，已經不復存在了。絕大多數的農戶，已經加入集體農莊，而集體農莊底基礎，並不是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而是在集體勞動基礎上長成的集體所有制。這是已擺脫任何剝削的新式農民。這樣的農民，也是在人類史上沒有先例的。

蘇聯底智識份子，也改變了。智識份子就其大多數說來，已經是完全新的智識份子。大多數智識份子都是由工農出身的。他們不是像舊時的智識份子一樣替資本主義服務，而是替社會主義服務。智識份子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底享有平等權利的一員。這些智識份子是和工人農民們一起建設着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替人民服務的和已擺

脫任何剝削的新式智識份子。這樣的智識份子，也是在人類史上沒有先例的。

這樣，蘇聯勞動者之間的階級界限，就日益泯滅，舊的階級特殊性，就日益消失。工人，農民，智識份子之間的經濟上的和政治上的矛盾，就日益降低和泯滅。社會底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統一之基礎，就造成了。

蘇聯生活中的這些深刻的變更，社會主義已在蘇聯獲得的這些有決定意義的成功，都在蘇聯新「憲法」中反映出來了。

根據這個「憲法」，蘇維埃社會是由兩個友誼階級——工人和農民組成的，在工人與農民之間，還存留着一些階級區別。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乃是工農底社會主義國家。

蘇聯底政治基礎，是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所構成的，而這蘇維埃，是由於推翻地主與資產階級政權和爭得無產階級專政的結果而長成和鞏固了。

在蘇聯的全部政權，皆屬於城鄉勞動者，是由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表現的。

蘇聯底最高國家政權機關，乃是蘇聯最高蘇維埃。

蘇聯最高蘇維埃由平權的兩院——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所組成，而由蘇聯公民根據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不記名投票的選舉制選舉之，其任期為四年。

蘇聯最高蘇維埃以及一切勞動者代表蘇維埃之選舉，皆是採用普選制。這就是說，凡年滿十八歲的蘇聯公民，不分人種和民族，不分宗教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同居住

期限，不問社會出身，財產狀況以及過去活動如何，皆有選舉代表和被選為代表之權，惟忌精神病者和由法院判決褫奪選舉權者除外。

代表之選舉是採取平等制。這就是說，每一公民，皆有一票選舉權，所有一切公民均按平等原則參加選舉。

代表之選舉是採取直接制。這就是說，凡一切勞動者代表蘇維埃之選舉，自鄉村鎮和城市的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起，至蘇聯最高蘇維埃止，皆經由公民用直接選舉方法實行之。

蘇聯最高蘇維埃在兩院聯席會議上選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蘇聯人民委員會。蘇聯底經濟基礎，是由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所形成的。在蘇聯，實行的社會主義底原則：『各盡所能，按勞取酬』。

凡蘇聯公民皆被保護有勞動權，休息權，受教育權，在年老以及患病和喪失勞動能力時享受物質保證權。

婦女在一切活動方面皆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蘇聯公民，不分民族和宗教，一律平等，是為確定不變的法則。

一切公民皆有組織自由和進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

為鞏固社會主義社會起見，『憲法』保障言論、出版、集會和羣衆大會的自由，保障結社之自由，社會組織的權利，保障身體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和通信秘密，保障凡

國維護勞動者利益，或進行科學實驗，或進行民族解放鬥爭而被進口的外國公民有居留權。

同時，新「憲法」責成蘇聯一切公民執行下列嚴厲義務：履行各種法律，遵守勞動紀律，誠實履行社會義務，尊重社會主義共同生活規則，愛惜和鞏固社會主義公有財產，保衛社會主義祖國。

「保衛祖國，乃是每一蘇聯公民底神聖天職」。

關於公民結合於各種團體的權利，在「憲法」條文中，有一條裏規定說：

「工人階級中以及其他勞動者階層中之最積極的最覺悟的公民，則結合於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內，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乃是勞動者在其爲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鬥爭中的先鋒隊，乃是勞動者所有一切社會組織和國家組織底領導核心」。

第八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一致贊同了和批准了蘇聯新「憲法」草案。

這樣，蘇維埃國家就得到了新「憲法」，得到了社會主義和工農民主制底「憲法」。

這樣，「憲法」就固定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就是蘇聯已走進新的發展時期，已走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應當是社會生活底原則。

(四) 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間諜、暗害者，賣國

賊餘孽之被消滅。對於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之準備。

黨之擴展黨內民主的方針。蘇聯最高蘇維埃之選舉。

一九三七年，暴露出關於那些參攔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匪幫的暴徒們的新材料。法庭對於皮達可夫，拉狄克以及其他等人案件的審判，法庭對於屠哈切夫斯基，羅雅基爾以及其他等人案件的審判，最後，法庭對於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庭斯基，羅森果里茨以及其他等人案件的審判——所有這幾次審判，都揭露出來：布哈林份子和托洛茨基份子，原來老早就以「右派份子——托洛茨基份子聯盟」為形式而組成一個共同的人民公敵的匪幫了。

法庭審判揭露出來：這些人類蠹賊，協同人民公敵——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以及加米涅夫，還是從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最初幾天起，就已經組織了陰謀來反對列寧，反對黨，反對蘇維埃國家。在一九一八年初，為破壞布列斯特和約而進行挑撥嘗試；在一九一八年春，陰謀反對列寧以及勾結「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圖謀逮捕和圖謀殺害列寧、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在一九一八年夏，行兇槍擊列寧和使列寧受傷；在一九一八年夏，「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舉行叛亂；在一九二一年，為着由內部來動搖和摧

翻列寧領導而故意使黨內意見分歧趨於尖銳化；在列寧臥病時和逝世以後，試圖推翻黨底領導；出賣國家秘密並以間諜消息供給外國偵探機關；兇殺基洛夫；進行暗害的營、軍事破壞、爆炸工作；兇殺明仁斯基、庫依貝舍夫和高爾基，——所有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罪行，在二十年當中，原來都是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及其同夥們參加或領導之下，遵照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底指令而進行的。

法庭審判已經查明：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暴徒們，執行着自己主人——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底意志，抱定目的要破壞黨和蘇維埃國家，毀壞國防，協助外國武裝干涉，準備使紅軍遭受失敗，分裂蘇聯，把蘇維埃沿海洲割讓給日本，把蘇維埃別洛羅西亞割讓給波蘭，把蘇維埃烏克蘭割讓給德國，消滅工人和集體農莊莊員底勝利品並在蘇聯來恢復資本主義奴隸制度。

這些如區區蜉蝣一樣薄弱的白匪侏儒們，大概是爲着令人發笑而把自己當作國家主人翁，並夢想他們會真能把烏克蘭、別洛羅西亞和沿海州割讓和出賣給他人。

這些白匪蜉蝣忘記了：蘇維埃國家底主人翁乃是蘇聯人民，而這些李可夫輩，布哈林輩，季諾維也夫輩，加米涅夫輩老爺們，祇不過是暫時在國家機關中服務的人，而國家在任何一分鐘都能够從自己的辦公室裏把這些人當作無用廢物拋棄出去的。

這些區區的法西斯奴僕們忘記了：只要蘇聯人民把手指動一下，就可把他們剷除

無緣的。

蘇維埃法庭把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暴徒們判決槍斃。

內務人民委員部執行了這個判決。

蘇聯人民贊同了粉碎布哈林份子——托洛茨基份子匪幫的辦法並轉而進行當前的事務了。

而當前的事務，就是準備蘇聯最高蘇維埃底選舉，並有組織地實行這個選舉。黨以全力開展了對於選舉的準備工作。黨認為蘇聯新「憲法」之施行，就是國內政治生活中的轉變。黨認為這個轉變就在於實行使選舉制度完全民主化，在於由有限制的選舉而過渡到普遍的選舉，由不完全平等的選舉而過渡到平等的選舉，由多級的選舉而過渡到直接的選舉，由記名的選舉而過渡到不記名的選舉。

如果在新「憲法」施行以前，對於僑民，對於過去的白匪份子，對於過去的富農以及不從事於有益於社會的勞動的人們，曾有過選舉權方面的限制；那末，新「憲法」就把對於這類類公民的任何選舉權限制，都應行取消了，於是就使代表選舉成為普遍的選舉。

如果從前，代表底選舉，曾是不平等的，因為那時對於城市居民和鄉村居民，曾有遇不同的選舉定額；那末現在，選舉平等限制之必要，却已經消失了，於是一切公民都有按平等原則參加選舉的權利。

如果從前，蘇維埃政權之中等機關和高級機關應選舉，會是多選的；那末現在，按照新「憲法」，一切蘇維埃底選舉，自鄉村蘇維埃和城市蘇維埃起一直到最高蘇維埃為止，都應當經由公民用直接選舉方法來實行。

如果從前，蘇維埃代表底選舉，會是用公開投票和按名單投票來實行的；那末現在，在選舉代表時的投票，却應當是不記名的，不是按名單投票表決，而是按選舉區所提出的個別候選人來投票表決。

這是國內政治生活中的毫無疑義的轉變。

新選舉制度會應當使而且確實已經使羣衆底政治積極性加強了，使羣衆對蘇維埃政權機關的監督加強了，使蘇維埃政權機關對人民的責任加強了。

爲要準備週到地迎接這個轉變起見，黨會應當領導這個轉變並完全保證自己在當前選舉中的領導作用；但是爲着這個目的，就必須：使各級黨組織自己在其實際工作中成爲徹底的民主組織；使它們在自己的黨內生活中，正如黨章所要求一樣，完全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使黨章每一句話都是切實地執行起來的；使批評和自我批評在黨內完全發展起來；使黨組織在黨員羣衆面前完全負責；使黨員羣衆本身完全積極化。

由史丹諾夫同志於一九三七年二月末，在中央全會上關於黨組織應如何準備去迎接蘇聯最高蘇維埃選舉的問題所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許多黨組織在自己的實際工作中，往往違背黨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則，以提充制來代替選舉制，以按名單表決法來代替接觸

別候選人表決法，以記名投票法來代替不記名投票法等。不言而喻的，具有這樣的實踐的這種組織，是不能在選舉最高蘇維埃時執行自己的任務的。因此，曾必須首先就把黨組織中這種反民主主義的實踐剷除掉並在擴展民主的基礎上來改造黨的工作。

因此，中央全會聽了史丹諾夫同志底報告以後，就決議如下：

「(1) 在無條件地和完全地實現黨章所要求的黨內民主原則的基礎上來改造黨的工作。

(2) 取消補充黨委員會委員的實踐，並遵照黨章來恢復黨組織底領導機關之選舉制。

(3) 禁止在選舉黨機關時按名單表決，而須按照個別候選人來進行表決，同時，要保證一切黨員有提議撤消候選人和批評候選人的無限權利。

(4) 規定在選舉黨機關時採用不記名（秘密）投票法來表決候選人。

(5) 在各級黨組織中，實行選舉黨機關——由初級黨組織底黨委員會起，至邊疆委員會，省委員會以及各民族共產黨中央為止，應於五月二十日以前結束選舉。

(6) 責成各級黨組織根據黨章而嚴格遵守黨機關選舉期限：初級黨組織是每年一次，區組織和城市組織是每年一次，省組織和邊疆組織以及共和國

(7) 必須保證在初級黨組織中，嚴格遵守在全工廠黨員大會上選舉黨委員會的手續，不許以代表會議來代替全工廠黨員大會。

(8) 必須消滅現在許多初級黨組織中所有的那種在實際上取消全體大會而以車間大會和代表會議來代替全體大會的實踐。

黨準備迎接當前選舉的工作，就是這樣開始的。

中央委員會這個決議，實有巨大的政治意義。它的意義，不僅在於它開始了黨為選舉蘇聯最高蘇維埃而進行的選舉運動。它的意義，首先就在於它幫助了黨組織去改造自己的工作，實行發展黨內民主的方針，並準備周到地去迎接最高蘇維埃底選舉。

黨在開展選舉運動時，就決定以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底選舉同盟的思想作為自己選舉政策底中心。黨是在和非黨員同盟中，和非黨員聯盟中去進行選舉的，黨決定了和非黨員一塊來接選舉區提出共同的候選人。這是在資產階級國家選舉運動中從來未有的和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可是，對於我國，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底同盟却成了完全自然的現象，因為在我國，已經沒有彼此仇視的階級，而人民各階層底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統一，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了告全體選舉人的宣言。在這個宣言裏說：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蘇聯勞動者將根據我們的社會主義的『憲法』去選

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波爾什維克黨是非黨員的工人、農民、職員、智識份子們結成同盟，結成聯盟去參加選舉的……波爾什維克黨不是和非黨員隔離起來，而是恰巧相反，是和非黨員結成同盟，結成聯盟去參加選舉的，是和工人與職員的職工會，是和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及其他非黨員組織與非黨員團體結成聯盟去參加選舉的。因此，代表候選人，將是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共同代表候選人，每個非黨員代表將也是共產黨員代表，正如每個共產黨員代表將也是非黨員代表一樣。

中央委員會底宣言是以向選舉人所發出的下列號召來結束的：

「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號召一切共產黨員和同情員以他們所應當投票選舉共產黨員候選人那樣的同心一致去投票選舉共產黨員候選人。」

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號召一切非黨員選舉人以他們將投票選舉非黨員候選人那樣的同心一致去投票選舉共產黨員候選人。

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號召全體選舉人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家像一個人一樣都到選舉箱前前去選舉聯盟蘇維埃代表和民族蘇維埃代表。

不應當有一個選舉人不去享受其選舉蘇維埃聯盟最高機關代表的光榮權利。不應當有一個積極公民不把協助一切而毫無例外的選舉人去參加最高蘇維埃選

舉，看作是自己的公民天職。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應當是蘇聯所有各族勞動者在列寧——斯大林勝利旗幟周圍統一起來的大節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在選舉廳前夜，斯大林同志會在自己的選舉區裏演說；斯大林同志在自己的演說中講到人民所推選出來的人們，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們應當是怎樣的活動家時，曾說道：

「選舉人，人民，應當要求自己的代表們：要他們始終勝任自己的職務；要他們在自己的工作中不致墮落為政治上的庸人；要他們始終不愧為列寧式的政治活動家；要他們成爲像列寧一樣光明正大和堅定不移的人物；要他們像列寧一樣在戰鬥中是大無畏的和對人民公敵是毫不留情的；要他們在事情開始複雜化並當着在地平線上呈現某種危險的時候，不會發生任何張惶失措的心理，不會發生任何類似張惶失措的心理；要他們像列寧一樣，不發生任何類似張惶失措的心理；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需要周密決定方向，周密估計正反各方面時，能够像列寧一樣明哲與鎮定；要他們像列寧一樣正直與忠誠；要他們像列寧一樣鍾愛自己的人民」。

十二月十二日，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底選舉。選舉是在巨大的熱潮中進行的。這並不是平凡的選舉，而是偉大的節日，是蘇聯人民底慶祝節；是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底表示。

在九千四百萬選舉人當中，有九千一百餘萬人，就是說有百分之九十六點八的選舉人，是參加了選舉的。其中有八千九百八十四萬四千人，就是說有百分之九十八點六的選舉人，投票贊成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底候選人。只有六十三萬二千人，就是說還不到百分之一的選舉人，投票反對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底候選人。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所有一切而毫無例外的候選人，都當選了。

這樣，九千萬人就以其萬衆一心的投票來證實了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勝利。

這是共產黨員和非黨員同盟底顯著勝利。

這是波爾什維克黨底勝利凱旋。

莫洛托夫同志在其爲紀念十月革命二十週年而作的有歷史意義的演說中，曾說到蘇聯人民底精神上的政治上的統一，而這個統一，就在這裏獲得了燦爛的證實。

結 束 語

波爾什維克黨所已經歷的歷史道路底基本總結是怎樣呢？

蘇聯共產黨（波）底歷史是教訓我們什麼呢？

（一）黨史首先就教訓我們說：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無產階級專政底勝利，如果

沒有無產階級底革命黨——它是不受機會主義沾染的，是對妥協者和投降主義者採取毫不調和態度的，是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政權採取革命態度的，——就沒有可能。

黨史教訓我們說：使無產階級沒有這樣的黨，就是使無產階級沒有革命的領導，而使無產階級沒有革命的領導，就是使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遭受失敗。

黨史教訓我們說：普通的西歐式的社會民主黨，是不能成爲這樣的黨的，因爲普通的西歐式的社會民主黨是在國內和平條件下訓育出來的，是跟着機會主義者做尾巴的，是夢想「社會改良」而害怕社會革命的。

黨史教訓我們說：只有新式的黨，才能成爲這樣的黨，這新式的黨，就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黨，社會革命底黨，這個黨是能够準備無產階級去和資產階級決戰並組織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的。

這樣的黨，在蘇聯，就是波爾什維克黨。

斯大林同志說：

「在革命前的時期，在多少是和平發展的時期，當時，第二國際底黨是在工人運動中佔統治的力量，而國會的鬥爭形式，算是基本的鬥爭形式，——在這種條件之下，黨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後來在公開的革命戰鬥條件中所具有的那種嚴重的和決定的意義。考茨基在反對別人攻擊第二國際而替第二國際辯護時說道：第二國際底黨，乃是和平底工具，而不是戰爭底工具，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它們在戰

等時期，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動時期，竟表明自己是無力採取什麼實際辦法。這是完全對的。而這是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明：第二國際底黨對於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是不適用的，它們並不是無產階級底戰鬥的黨——引導工人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是遷就於國會選舉和國會鬥爭的選舉機關。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在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者佔統治的時期，無產階級底基本政治組織，並不是黨，而是國會黨團。大家知道：在事實上，黨在這時期只是國會黨團底附屬品和服役者。顯然用不着證明：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這樣的黨領導之下，當然是斷不到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的。

然而，新時期一到來，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新時期乃是階級公開衝突時期，無產階級底革命發動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直接準備力量去推翻帝國主義，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期。這個時期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一些新的任務：按新的革命的風格去改造整個黨工作，培養工人以爭取政權而進行革命鬥爭的精神，準備和吸引後備力量，與鄰國無產階級聯盟，與殖民地 and 依賴國解放運動建立堅固的聯繫，以及其他等等。如果以為這些新任務可以由在國會制度和條件中訓育出來的陳舊的社會民主黨底力量來解決，——那就是使自己陷於絕望的境地，陷於必不可免的失敗。担負有這樣的任務在肩上面以陳舊的黨為領導，——這就是陷於完全解除武裝的情況。顯然用不着證明：無產階級是不能容忍這樣的情形的。

因此，就必需要有新的黨，戰鬥的黨，革命的黨，這個黨要這樣勇敢，以至於

足以引導無產者去為爭取政權而鬥爭；這個黨要這樣有經驗，以至於足以應付革命環境底複雜條件；這個黨要這樣機敏，以至於足以繞過那橫在達到目標的道路上的一切和任何障礙。

如果沒有這樣的黨，那就甚至於莫要想去推翻帝國主義，莫要想去爭得無產階級專政。

這新的黨，就是列寧主義底黨」（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六二至六三頁）。

（二）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底黨，如果它沒有精通工人運動底先鋒理論，如果它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那它就不能實現其為本階級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為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底力量，就在於它給黨以可能來在任何環境中確定方針，來瞭解周圍事變底內部聯系，來預見事變底進程，來不僅知道事變在目前是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而且知道事變在將來應當如何發展和向那裏發展。

只有已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黨，才能够有信心地向前進展和引導工人階級前進。

反之，那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的黨，却不得不徘徊摸索，失去在自己行動中的信心，沒有能力領導工人階級前進。

有人也許覺得：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誠心來讀熟馬克思——恩格思——列寧著作中所有的個別結論和個別原理，學會按時引證這些結論和原理而以此自慰，並希望已讀熟的結論和原理將能適宜於任何環境，將能適宜於一切實際情形。然而，這樣對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是完全不正確的。不可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看成是教條集錄，看成是教義問答，看成是信仰象徵，而把馬克思主義者本身看成是咬文嚼字者和讀死書者。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乃是關於社會發展的科學，關於工人運動的科學，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它既然是科學，就不是固定而且不能固定在一個地點，——它是發展着和完善的。不言而喻的，它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不能不以新經驗和新知識來豐富自己，而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則不能不因時間變遷而變更，不能不由那些適合於新的歷史條件的新結論和新原理來代替。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完全不是說要讀熟它的一切公式和結論，並拘守這些公式和結論底每一字句。爲要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首先就必須學會區別它的字句和實質。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領會這個理論底實質，並學會在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各種條件下，在解決革命運動底實際問題時來運用這個理論。

精通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這就是說要善於以革命運動底新經驗來豐富這

個理論，要善於以新原理和新結論來豐富它，要善於發展它和推遷它，要不怕根據這個理論底實質而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來代替其某些已經過時的原理和結論。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理論，並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

在第二次俄國革命（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前，各國馬克思主義者都是由以下一點出發，就是認為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乃是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最適宜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固然，馬克思在七十年代曾指出：不是國會制的共和國，而是巴黎公社式的政治組織乃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最適宜的形式。然而，很可惜的，馬克思這個指示，並沒有在馬克思底著作裏得到繼續的發展，因而便付諸遺忘了。此外，恩格斯在其對「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中（在一八九一年）所作的有威信的聲明——「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特殊的形式」，也是無容置疑地說明：馬克思主義者正是繼續認為民主共和國是無產階級專政底政治形式。恩格斯底這個原理，後來就成為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其中也是對於列寧——的準則。然而，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特別是一九一七年二月間的革命，却提出了新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工農代表蘇維埃。根據對於俄國兩次革命底經驗的研究，列寧從馬克思主義底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說：無產階級專政最好的政治形式，並不是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而是蘇維埃共和國。根據這一點，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是說在無產階級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前

時期中，就提出組織蘇維埃共和國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底最好政治形式的口號。各國機會主義者就起來拚命拘守國會制的共和國，而實備列寧為脫離馬克思主義，為破壞民主。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為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的經驗把它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則把它拉向後退，把它的各原理中的一個原理變成教條。

如果列寧曾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而不敢用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關於蘇維埃共和國的新原理，來代替馬克思主義各舊有原理中的一個由恩格斯所規定的原理，那末，黨、我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就會陷於什麼情況呢？那末，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蘇維埃就會陷於瓦解，我們就不會有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遭到嚴重的損傷。無產階級就會遭受失敗，而無產階級底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恩格斯和馬克思研究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時，曾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革命不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社會主義革命祇有在所有一切或大多數文明國家裏同時舉行進擊的條件下才能獲得勝利。這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說的。這個結論以後就成為對於一切馬克思主義者的準則。但是，到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前期的資本主義已轉變為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向上的資本主義已變成垂死的資本主義。根據對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之研究，列寧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說：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已經不適於新的歷史環境；社會主義革命完全可能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各國機

會主義者就起來拚命拘守恩格斯和馬克思底舊公式，責備列寧爲脫離馬克思主義。然而，精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當然是列寧，而不是機會主義者，因爲列寧把馬克思主義理論推向前進，用新經驗把它豐富起來，而機會主義者則把它拉向後退，把它變成僵尸。

如果列寧會屈服於馬克思主義底字句，如果他沒有充分的理論上的勇氣去拋棄馬克思主義各舊有結論中的一個結論，而代之以適合於新的歷史環境的、關於社會主義有在單獨一個國家裏獲得勝利可能的新結論，那末，黨、我們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就會陷於什麼情況呢？那末，黨就會陷於黑夜徘徊的地位，無產階級革命就會失去領導，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會開始衰頹起來。無產階級就會遭受失敗，而無產階級底敵人就會獲得勝利。

機會主義并不時時都是直接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或這個理論底個別原理和結論的。機會主義有時還表現於企圖拘守馬克思主義底個別已經過時的原理並把它們變成教條，以便這樣來阻止馬克思主義底向前發展，因此也就是來阻止無產階級底革命運動之發展。

可以毫不誇大地來說：在恩格斯死後最偉大的理論家——列寧，而在列寧以後，斯大林以及其他列寧門生——乃是唯一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他們推進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用新經驗來豐富了它。

正因為列寧和列寧主義者，獲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底前展，是在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條件下的馬克思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已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獲得勝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波爾什維克黨底先進幹部，沒有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把這個理論看作是行動指南，如果他們沒有學會推進馬克思主義理論並以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的新經驗來豐富它，那末，波爾什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就會不能獲得勝利了。

恩格斯在批評那些住在美洲並以領導美洲工人運動為己任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時，曾寫道：

「德國人沒有善於把自己的理論變成能把美洲羣衆發動起來的槓桿。他們在大多數情形下是連自己都不懂得這個理論，却把它看作是教義和教條，他們認為必須把這個理論背得爛熟——而這樣就足以應付一切實際情形了。在他們看來，這是教條，而不是行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六〇六頁）。

列寧在批評加米涅夫以及某些老波爾什維克時，——這些人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曾拘守着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民主專政的舊公式，而當時，革命運動却已向前進展而要求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在批評這些人時寫道：

「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這樣說，他

們會很公平地譏笑那些背誦和簡單重複「公式」的行爲，因為這種「公式」最多只能提出一般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必須依歷史進程中每個特殊時期底具體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而改變其形態的……必須領會那不容置辯的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應當估計到活的生活，估計到實際中的確定的事實，而不是繼續拘守着昨天的理論……」（『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一〇〇至一〇一頁）。

（三）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如果不粉碎那些在工人階級隊伍中活動的、把工人階級落後階層推到資產階級懷抱中去的，並因此而破壞工人階級統一的小資產階級黨，那末，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就是不可說的。

我們黨底歷史，乃是爲反對小資產階級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而鬥爭並將它們粉碎的歷史。如果沒有克服這些黨並把他們從工人階級隊伍中驅逐出去，那就會沒有可能達到工人階級底統一，而沒有工人階級底統一，那就會沒有可能來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

如果沒有粉碎這些起初主張保存資本主義、而往後——在十月革命以後——則主張恢復資本主義的黨，那就會沒有可能來保持無產階級專政，來戰勝外國武裝干涉，來建成社會主義了。

不可把這樣的事實當作偶然的，就是所有這些爲欺騙人民起見而以「革命」黨和「社會主義」黨自稱的小資產階級黨——「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民

黨主義者，還在十月社會革命以前就已成爲反革命的黨，而在後來，却已變成外國資產階級偵探機關走狗，已變成間諜、暗害者、軍事破壞者、殺人兇手和賣國賊匪幫了。

列寧說：

「在社會革命時代，只有馬克思主義底極革命的黨，只有以無情鬥爭來反對其他一切黨，才能够實現無產階級底統一」（『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五〇頁）。

（四）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黨，如果不向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者作不調和的鬥爭，如果不粉碎自己隊伍中的投降主義者，就不能保存自己隊伍底統一和紀律，就不能實現其爲無產階級革命底組織者和領導者的作用，就不能實現其爲新社會，即社會主義社會建設者的作用。

我們黨內部生活發展底歷史，乃是爲反對黨內機會主義集團——「經濟主義者」、孟什維克、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民族主義傾向者而鬥爭並將他們粉碎的歷史。黨史教訓我們說：所有這些投降主義者集團在實質上都是孟什維主義在我們黨內的代理人，是孟什維主義底餘孽，孟什維主義底繼續。他們也如孟什維主義一樣，在工人階級中和在黨內，執行了資產階級影響底傳達者的作用。因此，在黨內爲消滅這些集團而鬥爭，乃是爲消滅孟什維主義而鬥爭之繼續。

如果我們沒有擊破「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那我們當時就會不能建成黨並引導

工人階級去實行無產階級革命。

如果我們沒有擊破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那我們當時就會不能準備為建康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條件。

如果我們沒有擊破一切和各色民族主義傾向者，那我們當時就會不能以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人民，就會不能保持蘇聯各族人民偉大友誼底旗幟，就會不能建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有人也許覺得：波爾什維克花費了太多的時間去進行反對黨內機會主義份子的鬥爭，波爾什維克過分估計了這些機會主義份子底意義。然而，這是完全不對的。不可在自己內部容忍機會主義，正如不可在健全身體上容忍毒瘡一樣。黨是工人階級底領導部隊，是工人階級底前方堡壘，是工人階級底戰鬥參謀部。在工人階級底領導參謀部中，是不可容許那些缺少信念者、機會主義者、投降主義者和叛徒們立足的。如果在自己的參謀部中，在自己的堡壘中存留有投降主義者和叛徒，而去和資產階級作殊死鬥爭，那就是陷於腹背受擊的地位。不難瞭解：這樣的鬥爭是總會得到失敗結局的。堡壘是最容易從內部奪取的。為要達到勝利，首先就必須從工人階級底黨內，從工人階級底領導參謀部內，從工人階級底前方堡壘中把投降主義者、逃兵、工賊、叛徒們清除出去。

不可把這樣的事實當作偶然的，就是托洛茨基份子、布哈林份子以及民族主義傾向者，既然反對列寧，既然反對黨，所以結局也如孟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人黨底結

局一樣，就是說，變成了法西斯偵探機關底走狗，變成了間諜、暗害者、殺人兇手、軍事破壞者和賣國賊。

列寧說：

「如果在自己隊伍內有改良主義者，有孟什維克，那就不能在無產階級革命中獲得勝利，就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革命。這在原則上是很顯然的。這是已經由俄國和匈牙利底經驗所具體證實了的。在俄國，曾有過很多次數的困難情形，當時，如果孟什維克，改良主義者，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仍舊留在我們黨內，那末黨維埃制度就會一定被推翻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六二至四六三頁）。

斯大林同志說：

「如果我們黨已經創立了自己內部的統一，創立了自己隊伍空前未有的團結，那末這首先就是因為它會能及時清除了機會主義的污濁東西，它會能從黨內驅逐了取消派，孟什維克。無產階級黨發展和鞏固的道路，就是把機會主義者與改良主義者，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沙文主義者，社會——愛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從黨內清除出去。黨是因為清除自己隊伍裏的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七二頁）。

（五）其次，黨史教訓我們說：如果黨因被成功所薰醉而開始驕傲起來，如果黨已不復看見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如果黨害怕承認自己的錯誤，害怕及時來公開和誠懇糾正

這些錯誤，那末，黨就不能實現其爲工人階級領導者的作用。

如果黨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黨不掩蓋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如果黨是在黨工作的錯誤中來教育和訓練幹部，如果黨善於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那末，黨就是不可被戰勝的。

如果黨隱瞞自己的錯誤，抹殺迫切困難的問題，用百事大吉的虛誇來掩蓋自己的缺點，不能容忍批評和自我批評，浸透自滿情緒，一味自高自大，並開始高枕而臥，那末，黨就會不免於滅亡。

列寧說：

「政黨對於自己的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尺度之一，以考察這個黨是否鄭重和它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錯誤底原因，分析那產生錯誤的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錯誤的方法，——這就是鄭重黨底標誌，這就是黨執行自己的義務，這就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其次：

「迄今以前一切革命黨之所以陷於滅亡，就是由於它們自傲和不善於看出自己力量之所在，並害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我們是不會滅亡的，因爲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弱點，而且學會克服弱點」（『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至二六一頁）。

(六) 最後，黨史教訓我們說：工人階級黨，如果和羣衆沒有廣泛的聯繫，如果不是經常鞏固這些聯繫，如果不善於傾聽羣衆底呼聲和瞭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如果沒有不備去教導羣衆，而且去向羣衆學習的決心，那末，它就不能成爲真正羣衆的黨——有能引領導至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和全體勞動羣衆的黨。

黨如果善於像列寧所說的那樣「與極廣大勞動羣衆，首先是與無產者羣衆，但同樣也與非無產者勞動羣衆——聯繫，接近，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他們融成一片」(「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七四頁)，那末，它就是不可被戰勝的。

黨如果在自己狹隘的黨範圍內閉戶幽居，如果它與羣衆隔絕，如果它用官僚主義的灰塵掩蓋着自己，那末，它就會陷於滅亡。

斯大林同志說：

「只要波爾什維克是保持着與廣大人民羣衆的聯繫，那他們就會是不可被戰勝的，——這可以說是一個定律。反之，波爾什維克只要是一脫離羣衆，一失掉自己與羣衆的聯繫，一染上官僚主義的毛病，那他們就會喪失任何力量，並變成空架架。」

在古代希臘人的神話中，曾有一個著名的英雄，他名叫安泰；據神話所說，他的父親是海神波賽東，他的母親是地神蓋婭。他非常愛慕自己這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的母親。這安泰很有力量，任何英雄都戰他不過；因此大家都叫他無敵英

雄。他的力量在什麼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於每當他與敵人決鬥而遇到困難時，他總是在他身上，就是說，在生育和撫養了他的母親身上靠一靠，於是就得到新的力量。可是，他終究還有自己的弱點，就是害怕人家用某種方法使他脫離地面。敵人因為知道他這個弱點，所以就時刻暗中窺伺他。有一次，他碰到了一個敵人，這敵人利用了他這個弱點，並戰勝了他。這敵人名叫蓋爾枯里斯。可是，這敵人是怎樣戰勝他的呢？原來，這敵人設法使他離開了地面，把他舉在空中，使他失去與地面接觸的可能，於是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認為，波爾什維克也好似這個希臘神話中的英雄安泰一樣。也正好似安泰一樣，波爾什維克之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導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聯系。而只要是他們與自己的母親，與人民保持着聯系，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被戰勝者。

波爾什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被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斯大林，「論黨工作缺點」）。

以上各點，就是波爾什維克黨所已經歷的歷史道路底基本教訓。

（本書完）

個別名辭註釋

〔註一〕十二月派，乃是貴族出身的革命家，他們曾於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起義反對沙皇政府和農奴制度。（見第三五頁）。

〔註二〕地政官，乃是由貴族中指定的，他擁有警察權，司法權和行政權。（見第四〇頁）。

〔註三〕沙皇警察局，乃是沙俄為反對革命運動而設的秘密政治警察機關。（見第四二頁）。

〔註四〕馬尼諾夫精神，乃是指荷且倫安，消極無為，只說空話而言。馬尼諾夫是戈栗里小說「死靈魂」中的主角之一。（見第六六頁）。

〔註五〕縉紳會議，乃是舊俄底等級代表會議，曾於第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召集，以視和政府商議事宜。（見第八八頁）。

〔註六〕國家杜馬，乃是沙俄底立法機關，是根據反民主的選舉法而選舉的。（見第八八頁）。

〔註七〕勞動派（勞動團），乃是小資產階級的集團，是於一九〇六年，由參加第一屆國家杜馬的一部份農民代表所組成而由「社會革命」黨人智識份子所領導。（見第九二頁）。

〔註八〕烏克蘭的拉達，乃是烏克蘭反革命民族主義資產階級政府，曾及精德奧帝國主義者軍隊到烏克蘭來撲滅革命。（見第三三二頁）。

（註九）博羅提比斯特，乃是烏克蘭「社會革命」黨人底民族——沙文主義黨底左翼，曾於一九一八年以前出版自己的中央機關報「博羅提巴」。（見第三六七頁）。

（註十）耐齊曼，乃是在新經濟政策第一時期中期的私資企業家；商人，投機販子。（見第三八〇頁）。

——此註釋乃是譯者所加

（註十一）崇拜主義，原文爲 Fideism，即僧侶主義，亦譯信仰論、信仰主義，在英文中稱信仰哲學（Faith Philosophy）。這種學說以信仰來代替知識；或一般地重信
仰的意義。列寧稱哲學上的唯心主義「多多少少是軟化了的、沖淡了的崇拜主義」。（見第一六四頁）。

（註十二）猶達施卡·托洛茨基，次譯本作 Judah Tolsky，乃「叛徒托洛茨基」之意。猶達施卡（通常譯作猶大）是耶穌的門徒，後曾出賣耶穌。（見第一九六頁）。

（註十三）沙文主義（Chauvinism），指專橫的、排外的（因此常常帶侵略性的）、狹隘的愛國主義，亦譯「排外的愛國主義」。（見第二三八頁）。

——以上三條註釋乃山東新華書店編輯部所加

重要更正

本書第一七〇頁第一一行下面，漏排小標題一行：

「（卷）歷史唯物主義」

請讀者插入。

蘇聯共產黨(波蘭維克)歷史

定價	印刷者	分發行處	發行者	出版者	編著者
每部	石新 家華 莊印 刷廠	各地 新華 書店	北平 新華 書店	北平 新華 書店	蘇聯共產黨(波蘭維克)中央 委員會所設專門委員會
元					

一九四九年五月出版

[2] 1—10,000

457

1130
1400